

杭大人

ISSN 2641-9068

(2021年3月号)

总第27期



杭大人出版社

期刊编目数据

杭大人/温时幸主编。--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杭大人出版社，2019-
(国际标准刊号：ISSN 2641-9068)

I. 杭大人 II. 温时幸 III. 杭州大学 IV. 杭州大学—校友

杭大人

2021年3月号

总第27期

本期编辑：吴 磊

封面题词：任 平

封三题诗：施建基

封底印章：任 平

出版发行：杭大人出版社（Hangdaren Press）

地 址：2376 Timbercrest Court, Ann Arbor, MI 48105, USA

网 址：<http://www.white-clouds.com/hdrp/>

电子信箱：shixingwen@yahoo.com

出刊日期：2021年3月

本期网址：<http://www.white-clouds.com/hdrp/hdr202103.pdf>

开 本：32K

类 型：电子期刊

定 价：免费阅读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杭大人》月刊编委会

- 刘 榕（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1 月号）
沈加红（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2 月号）
吴 磊（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3 月号）
伊建新（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4 月号）
周遇春（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5 月号）
吴 磊（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6 月号）
夏 超（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7 月号）
伊建新（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8 月号）
沈加红（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9 月号）
戚志红（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 10 月号）
孙淦钊（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11 月号）
周遇春（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12 月号）
温时幸（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总 编）

编辑按

2021年2月，春天的脚步，随着禾城绿道上开放的红白梅花，匆匆步入了杭大人月刊中。

本期牛年专栏有幸收入了陈建新的“过年琐忆三部曲”；张广星的“除夕全家福”；钟留群的“年皮”和罗卫东的“牛年颂牛”；相信大家都会喜欢，都会爱不释手。

专栏还收入了金秋芬为春节专栏赐稿的海棠画和金钗合作的12首海棠花词为月刊润色添彩。

让我们感受到东风的暖意；听取桃蕊柳丝的倾诉；寄意春日的暖情；共盼望、冰消霜溶，车流如龙，环球往来无虑。

三月刊共收入各类文章，诗词，书画，摄影和歌曲400余篇。

我们仿佛穿越时空，在这里缅怀逝去的大师，在这里聆听大师的教诲；在这里重温校园里的读书声、笑语声和歌舞声。

正如本人在“长忆西溪”一词中所忆所思：

长忆西溪，柳下依依芳径地，黉门冷冷古桥亭。
往岁九回萦。

石台香墨丹青赋。
竹苑钓矶闲聚。
月刊汇入好文章。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冉冉化春光。

在和煦的春风里，庚子年的寒冬渐行渐远，辛丑祥瑞年如约而至；五湖四海的杭大人在冷暖交织的光阴中，目光坚定地眺望新的希望和梦想，祝愿我们聚在一起，把日子过出诗情画意的模样！

吴磊

2021年3月4日

目录

杭大轶事

难忘西溪：半个世纪的记忆片断	洪定国	1
我的《路》：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	孙嘉萍	10
大学，我来了	吴国雄	13
参加物理学系 90 周年庆祝怀	周亚平	16
我的古典音乐之缘	赵建中	20

杭大图片

化学系 77 级毕业 30 周年同学会	戚志红	24
德国石荷州州长访问杭大	李爱笙	25
沈善洪校长访问德国	李爱笙	26
外语系 78 级 6 班男生	刘榕	30
野营途中日记	许高渝	31
鲍屡平教授赠书仪式	石雅芳	32
鲍屡平教授赠书仪式	许高渝	33
林珍珍老师译作“天使的愤怒”封面	吴磊	34

杭大诗词

忆余杭·校园呆梦	周遇春	36
忆余杭·同窗	董根生	37
忆余杭·杭州大学	张澹澹	38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忆余杭·长忆西溪	吴磊	39
忆余杭·弈棋	伊建新	40
忆余杭·忆杭州	戴莺	41
忆余杭·游西子湖	朱小明	42
忆余杭·长忆西溪	孙淦钊	43
忆余杭·长忆西溪	王齐杭	44
忆余杭·长忆西溪	金秋芬	45
忆余杭·尤忆西溪	田伟	46
七绝·悼杭大张大芝老师	毛宝钺	47

杭大人足迹

挑起扁担上北京	孙崇涛	48
---------	-----	----

缅怀杭大师长

素帏洒泪哭春风：缅怀恩师吴熊和教授	应守岩	57
爱生如子慈母心：追念盛静霞先生	陆坚	63
我的老师白正国	沈一兵	70
难忘名师指点：怀念陈企霞老师	潜问根	75
难忘导师情：怀念业师郭在贻先生	张涌泉	83
清风留古道 春雨忆初阳：怀念朔方师	楼含松	96

怀念校友

聊友：忆陈建平同学	邓梅妮	106
-----------	-----	-----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书法

春联	任平	111
书法：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抄	张一帆	112
书法：杜甫《石壕吏》诗抄	张一帆	113
书法：杜甫《绝句·堂西长笋别开门》诗抄	张一帆	114
书法：流莺佳话，晴雪希音	林普友	115
书法：李白《望庐山瀑布》诗抄	林普友	116
书法：王安石《梅花》诗抄	林普友	117
书法：张籍《梅溪》诗抄	邵勇	118

绘画

牛年快乐	张德明	119
辛丑吉祥	周崇坚	120
戏人牛弓	莫小也	121
扬鞭牵牛	莫小也	122
不用扬鞭自奋蹄	韩笑	123
春联	张德明	124
新年好	张德明	125
购年货	张德明	126
春祭乐队指挥	张德明	127
新年吉祥	周崇坚	128
梅	任平	129
樱花满树	陈雯	130
海棠花	金秋芬	131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插花寄语	孙淦钊	132
桃	韩笑	134
小鸡和葡萄	韩笑	135
果子熟了	韩笑	136
回眸	韩笑	137
清欢	韩笑	138
茶花	韩笑	139
一鸣惊人	韩笑	140
果子成熟了	韩笑	141
临摹梵高的树和花园三幅	卢易	142
水彩画：静物-临摩高更油画	刘志奋	145
竹隐庐	林普友	146
落香	林普友	147
晚秋	林普友	148
青山	林普友	149
习习於飞	张德明	150
新石器时代	张德明	151
分享	张德明	152
不用的玩具收起来	张德明	153
问女有所思	张德明	154
渴望	张德明	155
新来的钟点工	张德明	156
白雪公主	张德明	157
紫苔菜花	张德明	158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油画：玫瑰三幅	陈莉红	159
油画：雨中	陈莉红	162
玫瑰	夏超	163
风景画二幅	陈炼佳	164
瓜与蒜	陈雯	166
白罂粟	陈雯	167

摄影

祈福	沈加红	168
中国节，中国结	沈加红	169
暮归	沈加红	170
新西兰的塘鹅	沈加红	171
赏梅	邱建华	172
林芝的桃花	曾骅	173
一枝春	孙奕蓉	175
请亮码	孙奕蓉	176
洞头的海	王齐杭	177
“平衡木”表演	李健	179
上塔跨默农瀑布冬景	温时幸	182
冬日夕阳中飞溅的浪花	温时幸	184
美洲红雀雌鸟	温时幸	185
雪地沙丘鹤	温时幸	186
沙丘鹤和狐松鼠雪地嬉戏	温时幸	187
环颈雉鸡	温时幸	192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红头鸭	温时幸	193
小潜鸭	温时幸	194
镜冠秋沙鸭	温时幸	195
密歇根湖冬景	温时幸	196

小说

沧桑岁月（连载之九）	蒋忠全	197
山水哗哗地流淌（连载之一）	顾宏远	211

散文·杂谈

牛年颂牛	罗卫东	226
过年琐忆之一：买猪头	陈建新	230
过年琐忆之二：年夜饭	陈建新	233
过年琐忆之三：包粽子	陈建新	236
除夕全家福	张广星	239
年皮	钟留群	242
安昌的亮光	钟留群	244
读书隅见	蒋礼鸿	247
词学访谈录	吴熊和	258
从业五十春 学用半世纪	陆宗城	273
却道天凉好个秋：我的诗词情结	黄朴民	282
先生宋清如	王福基	293
访 102 岁女寿星俞芳老师	李 丹	316
追忆恩师 E.B. Smith 教授	洪朝辉	335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世上事惟欢乐永恒	卓勇良	343
吉冈数子：感动中国的日本老人 院士的乡愁	全根先	346
拱门鸟瞰老法院	王福基	354
精研儒学的法学家	孙笑侠	358
雪中寻山	孙笑侠	363
浅议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董平	378
望闻问切十里琅坞	陈岳云	381
立春说春	钟留群	388
说围棋输赢	陈建新	391
路路通马 网上遗产	陈建新	393
小区保洁老魏	卢敦基	396
汉代“独尊儒术”表象的背后	卓勇良	399
抖音诉腾讯垄断不成立	黄朴民	404
酒人酒语之七	史晋川	408
关于那只不想下蛋只想看海的鸡	麻桑	411
著作“两等身”的周宪文教授	周黎明	414
推荐几本 21 世纪年度好书	张广星	418
冬日瓦尔登湖探古寻幽	罗卫东	421
漫步西兴	麻桑	423
卢纶“予心君冀言”	徐川	426
想起去年的今日	陈侃章	430
新冠改变了合唱排练模式	张广星	433
“往事深远而奥妙”读蔡天新《小回忆》增订本	陈雯	436
	余刚	439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杂忆元宵节	张广星	450
记一次难忘的墨尔本春节联欢会	周晓康	454
汉字书写与文化传承	全根先	462
周行己、许景衡、刘安上三家诗论温州	钱志熙	471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序	陈才宇	500
《莎士比亚两首长诗》译序	陈才宇	505

诗论

有关《乐游曲》的几句赘言	金友元	512
闲聊词牌《惜分飞》	金友元	518

古体诗

五古·咏牛	陈雯	523
五古·上元赐福播春雨	赵斌涛	523
七古·辛丑春节灵隐寺	任平	524
七古·立春	任平	524

近体诗

五绝·牛年吉祥	田伟	525
七绝·牛年大吉	姜群星	525
七绝·鼠贺牛	王骏	526
七律·庚子除夕	张德明	526
五律·过年	方志刚	527
五律·庚子除夕为久旱逢雨喜作	高知贤	527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辛丑岁首咏牛	戚志红	528
七绝·除夕祝愿	戚志红	528
七律·跨年随想	魏子青	529
七绝·新春抒怀	徐秀强	530
五律·咏春	吴久籁	531
七绝·庚子除夕	陶连发	531
七绝·归	徐秀强	532
七绝·辛丑初三	田伟	532
七律·辛丑元日书怀赠妻	高知贤	533
七律·辛丑正月初四感赋	高知贤	533
七绝·河畔杂感	全根先	534
七绝·春耕	戴莺	534
七绝·耕归	毛宝钺	535
七绝·钓耕	朱小明	535
七律·春耕	孙淦钊	536
七律·春耕	朱小明	537
七绝·春耕	金秋芬	537
七律·金牛焕彩	伊建新	538
七律·立春颂	姜群星	538
七绝·立春	田伟	539
七绝·庚子小年漫成	吴久籁	539
七绝·北小年漫成	吴久籁	539
七绝·南小年话梅	吴久籁	540
五律·年关	田伟	540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律·当年少女发苍苍	顾宏远	541
七律·粗蔬香	赵斌涛	541
五绝·悯牛（二首）	方志刚	542
五绝·悯学（二首）	方志刚	543
五绝·悯教（二首）	方志刚	544
七律·种牙有感	朱小明	545
七律·修牙记和小明兄	周遇春	545
七律·掉一牙	毛宝钺	546
七绝·辛丑新正行吟	吴久籁	546
七绝·辛丑雨水	吴久籁	546
七律·辛丑正月初五书怀再赠内子	高知贤	547
七律·辛丑谷日书怀	高知贤	547
七绝·冬末春初	王 骏	548
七绝·雨水（三首）	田 伟	548
七律·早春二月	戴 莺	549
七律·煖律熏风凝翠色	戴 莺	549
七律·风机矗立远尘埃	戴 莺	550
七绝·才子词人连叹咏	戴 莺	551
七绝·续唐韦蟾句	葛 藤	551
七绝·续唐韦蟾句	孙淦钊	552
七绝·续唐韦蟾句	戚志红	552
七绝·续韦蟾集句	陈 雯	553
七律·新春首泳有感	张德明	554
七律·成吉思汗	全根先	554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辛丑谷日（二首）	吴久籁	555
七绝·春游	周遇春	555
七绝·清香	魏子青	556
七律·偶感	高知贤	556
七律·悼同学	魏子青	557
七律·西泠桥畔	朱小明	557
七律·钱江落日	伊建新	558
七绝·钱江夕照	田伟	558
五绝·媲美	彭捷	559
五绝·酒	彭捷	559
七绝·重逢	彭捷	559
七绝·春意	彭捷	560
七绝·上元雨	田伟	560
五律·立春	徐秀强	561
七绝·睹水中垂杨有感	徐秀强	561
七绝·早梅	徐秀强	562
七绝·月下梅	徐秀强	562
七绝·除夕抒怀	徐秀强	563
七绝·耕归	徐秀强	563
七绝·破五迎五福	徐秀强	564
七律·珠山日出	徐秀强	564
七绝·春燕	徐秀强	565
七绝·早春	徐秀强	565
七绝·题小句 赠三三	徐秀强	566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渔翁	徐秀强	566
七绝·普者黑	徐秀强	567
七绝·湖畔春早	徐秀强	567
七绝·玉兰花开	徐秀强	568
七绝·三分春色	徐秀强	568
七绝·石梅望海	徐秀强	568
七绝·灵雀	徐秀强	569
七绝·迎春花	徐秀强	569
七律·坐越海索道	徐秀强	569
七律·杨柳人家	田伟	570
七律·和李殿仁将军	全根先	570
七律·辛丑上元节	吴久籁	571
七绝·诗威志红	胡雪梅	571
五绝·庆生	胡雪梅	572
七绝·听雪茗饮	胡雪梅	572
七绝·元旦	胡雪梅	572
七绝·赞金姐	戚志红	573
七绝·鹂恋樱	孙淦钊	573
七律·西施有约	孙淦钊	574
七绝·东明有竹	卫军英	575

词·曲

飞龙宴·金牛扬蹄踏春来	毛宝钺	576
鹧鸪天·拜年	陶连发	577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期夜月·迎新祝福	毛宝钺	578
鹧鸪天·庚子腊月廿九书感	高知贤	579
皂罗特髻·牧童短笛	刘榕	580
二郎神·耕牛牧韵	吴磊	581
月中桂·看荧屏烂片咏怀	毛宝钺	582
万年欢·梅香春乐	赵斌涛	583
汉宫春·九曲探梅	赵斌涛	584
凤来朝·梦未醒	陈中英	585
沁园春·探秘乌岩岭	吴久籁	586
江南烟雨·冰溪暗解	徐秀强	587
南歌子·望春归	王齐杭	588
阮郎归·庚子腊月廿二立辛丑春	高知贤	589
十六字令·风（三首）	陈雯	590
十六字令·芦（三首）	陈雯	591
关河令·昭君怨	陈雯	592
一井金·井上黄昏时候	顾宏远	593
惜分飞·长相见	陶蓓蓓	594
十二时慢·闰土	毛宝钺	595
醉春风·两地书	毛宝钺	596
归朝欢·兰湖风景区咏怀	毛宝钺	597
望春回·仙境	毛宝钺	598
醉思仙·漳江凌波	赵斌涛	599
宜男草·酒沽三两自消遣	董根生	600
渔家傲·搬到新家	全根先	601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赤枣子·鸢尾花	顾宏远	602
月当厅·幽思	毛宝钺	603
浣溪纱慢·我喝故我在	毛宝钺	604
柳梢青·贺妻生日	陶连发	605
玉堂春·绿草红梅	董根生	606
瓦盆歌·凡人识得破	顾宏远	607
少年游·赏梅	张西廷	608
沁园春·偶思	全根先	609
踏莎行·题温兄上塔夸默农瀑布摄影	徐秀强	610
踏莎行·题温兄上塔夸默农瀑布摄影	顾宏远	611
春晓曲·欧风	徐秀强	612
春晓曲·村落	田伟	612
春晓曲·风情小镇春初晓	戴莺	613
春晓曲·碧水流春过小镇	赵斌涛	613
春晓曲·朦胧晓色笼山镇	顾宏远	614
春晓曲·美画	金秋芬	614
太平时·元日姑苏	卫岭	615
望梅花·疏影入轩窗	戴莺	616
黄鹤洞仙·仙侣阆山来	戴莺	617
采桑子·柳色春藏	戴莺	618
相思儿令·飞马草场	吴磊	619
上小楼·摇篮曲	吴磊	620
玉液泉·小店之歌	吴磊	621
归田乐·一色湖天音信匿	董根生	622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定风波·暖日红梅残沁休	董根生	623
风入松·访云居寺	全根先	624
一剪梅·欢聚	高知贤	625
忆江南·儿时趣	吴伟强	626
醉太平·洞头观日	王齐杭	627
醉太平·南屏晓溟	金玲玲	628
散余霞·搁浅孤舟	彭捷	629
散余霞·谁洒流霞彩	戴莺	630
应天长·木舟搁	徐秀强	631
望远行·本意	徐秀强	632
扑蝴蝶·宝钗扑蝶	刘榕	633
厌金杯·雀金裘	刘榕	634
踏阳春·本意	刘榕	635
四犯令·落夕归舟	徐秀强	635
满江红·钱塘暮色	王齐杭	636
一斛珠·触景生情	陈中英	637
四犯令·渔歌	金秋芬	638
鹧鸪天·辛丑元宵节怀王梅溪公	高知贤	639
生查子·元宵	戴莺	640
生查子·辛丑元宵群中分享春意	邓梅妮	641
夜飞鹤·天鹅高歌	吴磊	642
惜分飞·孤天鹅	戚志红	643
折红梅·早春梅岭	赵斌涛	644
龙山会·春雷一响动芳心	赵斌涛	645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雨中花慢·敲窗夜雨细流丝	赵斌涛	646
陌上花·采得南枝一缕香	赵斌涛	647
清波引·黄昏偷闲走鉴湖	赵斌涛	648
越溪春·渔歌好唱口难开	赵斌涛	649
柳初新·春风吹遍田野	赵斌涛	650
青玉案·花落花开春雨意	赵斌涛	651
玉堂春·贺立春生日	卫军英	652
画堂春·佳人	卫军英	653
永遇乐·思回	卫军英	654
柳梢青·道法自然	卫军英	655
西江月·美人如花英雄血	卫军英	656
促拍满路花·草草赋竹	卫军英	657
离亭宴·一片糊涂	卫军英	658
鹧鸪天·那是杜鹃在叫	卫军英	659
水调歌头·问天探火	徐秀强	661
蝶恋花·初二忽过午	徐秀强	662
踏莎行·游珠街阁	徐秀强	663
添声杨柳枝·新梅	徐秀强	664
恋绣衾·雨水时节	徐秀强	665
桂殿秋·当归	徐秀强	666
杏花天·夜渔叹	徐秀强	667
南歌子·燕归巢	徐秀强	668
惜分飞·灵思蔓	徐秀强	669
醉乡曲·春江上	徐秀强	670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湘春夜月·岁匆匆	毛宝钺	671
庆春泽·春在何处	毛宝钺	672
歌头·秦兴亡咏叹	毛宝钺	673
庆春宫·钱塘诗画水路	毛宝钺	674
虞美人·金陵怀古	陆火亮	675
醉花阴·廊桥夜色	陆火亮	676
醉春风·梅信来	胡雪梅	677
甘露歌·梅香满地	胡雪梅	678
脱布衫·梅衫	胡雪梅	679
遍地花·雪中红梅	胡雪梅	680
兵要望江南·军中绿花	胡雪梅	681
醉中归·苏小小	胡雪梅	682
梅梢雪·凤头山雀	孙淦钊	683
玩瑶台·一去天堂远	孙淦钊	684
玉京谣·人间仙境	孙淦钊	685
蕊珠间·三色堇	孙淦钊	686
留春令·鸢尾花	孙淦钊	687
留春令·茶芽露珠	孙淦钊	688
怨遥夜·湘灵怨	孙淦钊	689
荷叶杯·雯华天籟	戚志红	690
春晓曲·欧风民居	戚志红	691
宴琼林·慈母百龄遥有此寄	戚志红	692
东风第一枝系列		
东风第一枝·春来第一枝	卫军英	693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东风第一枝·小年	伊建新	694
东风第一枝·冬尽春来	金友元	695
东风第一枝·春归	徐秀强	696
东风第一枝·春在何方	孙淦钊	697
东风第一枝·和孙淦钊	陈雯	698
东风第一枝·弄影	周遇春	699
东风第一枝·远方信到	吴磊	700
东风第一枝·抗疫	王齐杭	701
东风第一枝·再赋溪梅	卫军英	702
东风第一枝·冬日才过	金玲玲	703
东风第一枝·春归葱蒨多许	戴莺	704
东风第一枝·极地冰融	彭捷	705
东风第一枝·红梅花开忆祖荣	赵斌涛	706

忆余杭系列

忆余杭·本意	金友元	707
忆余杭·本意	朱小明	708
忆余杭·本意	魏子青	709
忆余杭·长忆西湖	陈雯	710
忆余杭·春到钱塘	赵斌涛	711
忆余杭·梦里归乡	孙淦钊	712
忆余杭·佳节思亲	吴磊	713
忆余杭·思乡	朱小明	714
忆余杭·思乡	周遇春	715
忆余杭·元宵节	徐秀强	716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忆余杭·望断飞鸿	高知贤	717
忆余杭·杨乃武与小白菜	毛宝钺	718

三冬雪系列

三冬雪·孤山梅	胡雪梅	719
三冬雪·过大年	徐涌金	719
三冬雪·忽闻伙伴北归来	陶蓓蓓	720
三冬雪·孤鹅	金玲玲	721
三冬雪·孤鹅	金友元	721
三冬雪·孤鹅	顾宏远	722
三冬雪·孤鹅	徐秀强	722
三冬雪·孤鹅	金秋芬	723
三冬雪·孤鹅	戴 莺	723

疏影系列

疏影·风流犹古今	卫军英	724
疏影·柯亭闻笛暗香来	赵斌涛	726
暗香·放鹤亭	卫军英	727
暗香·晓风吹醒罗浮梦	赵斌涛	728
暗香·鲲鹏展翼	毛宝钺	729
暗香疏影·孤山寒梅颂	金友元	730
暗香疏影·梅妆	赵斌涛	731
暗香疏影·雪梅咏	毛宝钺	732
暗香疏影·本意	戴 莺	733

春从天上来系列

春从天上来·本意	赵斌涛	734
----------	-----	-----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春从天上来·火瀑奇观	金友元	735
春从天上来·火瀑	徐秀强	737
春从天上来·马尾瀑	孙淦钊	738
春从天上来·红叶李	卫军英	739
春从天上来·春到人间	戴 莺	740

咏海棠专辑

转调木兰花·海棠曲	金秋芬	741
柳青娘·咏金姐海棠工笔画	陈海红	742
江南树·海棠	陈 雯	743
荐金蕉·海棠著雨	卫 岭	744
夹竹桃花·海棠花	胡雪梅	745
抛球乐折花令·海棠春	刘 榕	746
太清舞·国艳报春	戚志红	747
柘枝舞·海棠画韵	陈中英	748
传花枝·一片春心付海棠	张晓音	749
传花枝·题金姐海棠图	吴 磊	750
忆桃源慢·海棠赋	孙淦钊	751
金花叶·海棠图	林超英	752

现代诗

雨打除夕	董绍林	753
在远古的荒原和未来的铜像之间	陈文育	754
少年同学	陶蓓蓓	757
毛里求斯，我美丽的梦乡	张也频	758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茅家埠撷影	赵红	763
感受	陈雯	766
立春对艾子说	张德明	768
高中时代	顾宏远	769
初见大海	顾宏远	770
稷下学宫	余刚	772

杭大人歌声

苏州好风光	卫岭	778
无人的海边	贾怒	779
Somewhere My Love	乐淳	780
同桌的你	吴诚	781
春山空	邹晏	782
相思河畔	王齐杭	783
Vincent	赵红	784
贵妃醉酒	蓝育青	785
沂蒙山小调	蓝育青	786
美女与野兽	胡雪梅	787
臭美	胡雪梅	788
记得	朱红宇	789
雁南飞	何灵巧	790
灯碗碗开花在窗台	何灵巧	791
桃花谣	何美华	792
落叶	何美华	793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哥哥不来花不开	袁 婷	794
大地飞歌	袁 婷	795
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	李 菁	796
荞麦花	李 菁	797
爱我的请举手	罗 群	798
Laughing With	罗 群	799

杭大轶事

难忘西溪——半个世纪的记忆片断

——杭州大学中文系 61 级 洪定国

岁月蹉跎，往事如烟……半个世纪倏忽而过，当年西溪河下、道古桥畔共剪一窗烛的伙伴，或两鬓染霜，或黑顶尽谢，而今一朝故园重游，无不唏嘘再三。然而，任凭世事沧桑、光阴如梭，梦萦魂绕、挥之不去的却是这半个世纪的拳拳思念。啊，西溪，啊，杭大，我亲爱的母校！您可知道——我，一个年近古稀的您的儿子对您深深的依恋。尽管徜徉于如今浙大西溪校园的林荫、花径，遥想当年师友们的一颦一笑，不免使人颇感恍若隔世，然而半个世纪的记忆碎片此时也一一映上脑海，诉说不尽的是我对您的深情眷恋……

抢座

我在进校前，早听说中文系是“富农”，意思是说中文系师资超强，教授、副教授特多。这使我一个因家庭因素而背上“该生不宜录取”政审结论却意外被中文系录取的新

生颇感几分安慰。当时的浙师院中文系的师资在全国真称得上凤毛麟角：既有原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与之江大学的一批专家教授，又有1952年院系调整后陆续调来任教的不少学者名家，其中有被誉为“一代词宗”的唐宋词专家夏承焘、楚辞和古文字研究专家姜亮夫、先秦散文专家王驾吾、明清小说专家胡士莹、古典文学与书画名家陆维钊、著名外国文学教授孙席珍以及蒋礼鸿、徐朔方、刘操南、钱南扬、蒋祖怡等一大群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专家、学者。而且正值1957年的“反右”运动刚结束，上面一声号令，专家教授全部上课堂讲课，谁敢不从？这就好了我们这一届新生，系里所有顶尖的学者教授全部给我们开了课。187个同学在201大教室场场爆满，每天听课都要提前到大教室抢座位。

这天上午正好是夏承焘先生讲宋词，又是讲我最敬佩的苏轼的豪放词。我早早来到大教室，不料比我来得早的比比皆是；好不容易看到二排左边角上还空着一个位子，我就把自己的笔记本放在桌面上，然后去洗手间。等我从洗手间回来，转眼功夫，一个面容姣好的温州女娃已坐在我占的那个座位，嘴里呜里哇啦说着我如听天书似的温州话。我只好装出绅士风度去后排寻座。在教室角落居然发现一张方凳，我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高兴地到前排边上就座。不料那凳子是拐脚的，刚坐下去就歪了；我也不管，把破凳紧靠在边座上，两腿紧张却又全神贯注地听了夏老两小时的讲课，可心里是甜滋滋的。

右派“先生！”

进杭大不几天，我想给教我高三课的中学老师写写信，说说进大学的感慨，也表表我对老师的敬谢之意。信刚开了个头，一位考上浙大的中学老友从老和山下步行来道古桥1号宿舍看我。看到我在写信，说：“别写了，此信怕是不能寄过去了。”我问为什么，他告诉我高三的几位任课老师有三位被划为“右派”，一个是“现行反革命”，我要去信感谢的那位老师恰恰是“右派分子”，已被责令离校回原籍，即便信寄过去也无法收到，闹不好给我自己弄个“敌我不分、立场不稳”。我只好作罢，留下一个终生的遗憾。心里还想：这么好的老师，怎么都会成“右派”呢？那时，中文系反右运动刚结束，学生中也颇有几个出了名的“右派”。不知怎么的，我对他们不但没有恨，还觉得有几位颇有文才。嘴上当然是不敢说的。

一天下午，和一个同学有事去中文系办公室，在走廊上，看到一个年近五十的人在扫地，弯腰曲背挺费劲似的，见我俩要过去，他就停下来让我们过去。他无意中朝我看了一眼，我感到他并不算老，只是眼神分明是压抑的，也带着几许和善，大概是感觉到我还是个“小孩”吧（我年龄小，个子也小）！我正在诧异，同伴小声告诉我：他就是中文系的极右分子任铭善，很有名的。我“哦”了一声，心想：任先生是颇为有名的语言学家，怎么也成右派了？（我大伯和朱自清、夏丏尊等人是朋友，我父亲曾是上海新华艺专学生，师从潘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天寿等大师，书香家族的熏陶使我在中学里就知道了学界的不少名人。）

为此事我耿耿于怀。我有了一个大胆而又幼稚的打算。我要去叫他一声“先生”。在高中时，我们管自己所尊敬的、喜爱的老师叫“先生”；一般的呢，就光叫他“老师”。那几天，我有事没事就往中文系走廊上过，因为我知道任先生的落脚点在资料室。终于有一天，我从走廊东侧走过去，任先生拿着水瓶迎面过来。我心跳也快起来了，等他距我二三步的时候，我就怯怯地冲他叫了声“任先生”。他可能认出我这个“小孩”来了，又朝我露出了和善的笑，同时又向我摆摆手，示意我别叫他了。我又低低地说了声“保重”就赶快走过去了。

我冲“右派”叫“先生”，这在当时可能是很“另类”的举动了。这个秘密我也保守了整整50年。反右那年头，报上把右派说得凶神恶煞似的，人人犹恐避之不及。而我脑海里至今仍留着任先生那和善的笑和他朝我摆摆手的一刹那。任先生若是九泉有知，还记得我这个不知名的称他“先生”的“小孩”吗？

那一串眼泪

我酷爱戏剧，进杭大不久，校话剧团招生，我和同班的童汀苗（后来成为国家一级编剧、浙江省话剧团团长）、王福基（退休前是嘉兴市文联主席）两位同学都考入了杭大话剧团。1958年，杭大话剧团排演的是杭大中文系学生创作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组根据杨沫小说《青春之歌》改编的话剧《青春之歌》。记得最早扮演女一号林道静的是外语系翟燕芳老师（不久改由外语系史佩珍同学主演），男一号是把小说中卢嘉川、江华两个人物揉合而成一个角色的革命者江华，由中文系比我们高一级的陈坚同学扮演。我们还请来了浙江省话剧团的资深导演骆可任话剧《青春之歌》的导演。后又由老演员史崇仁担任指导。80年代后，史崇仁多次在影视中主演聂荣臻元帅，形神毕肖，声誉颇高。

在他们精心指导下，话剧《青春之歌》一炮打响，在省军区礼堂首演时，在省市文化界及高等学校中为之轰动，至有“满城争看林道静”之盛。不久，杭大话剧团又先后到宁波、金华、嘉兴、湖州等地演出，盛况空前；后又应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之邀到上海演出。一时间，沪上各高校师生以一睹杭大话剧团的话剧《青春之歌》为快，林道静也成了当时大学生们追捧的偶像。那两个“校花”级的女主角还收到过不少上海大学生表仰慕之意的来信呢！

我在剧中只是演一个小角色，倒也有过一段小小的花絮。我演的是一个情绪低落、颇有点颓废色彩的东北流亡学生，叫于一民。剧中第三幕，说的是“九·一八”以后，一群东北流亡来北平的学生，除夕夜聚在白莉萍住处，想起家乡沦亡遭日寇铁蹄蹂躏无不黯然泣下。我的台词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夜里我的爸爸妈妈又在想念儿子啦！可爱的松江啊，你那清清的水浪，还是那样美丽吗？”按说，我一说完这一段，全场离愁别绪、思乡忧国之情全都激发起来，在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场的人哭成一片才好。可是无论我怎么练，导演对我这段台词总不满意，说气氛出不来。那一天，导演下了死命令，说：“小洪，三天之内你再说不行，换人！”呵，乖乖，那不就要断了我的后路，破了我的演员梦？我向童汀苗兄讨教，他说：“你这两天少玩，别去打球，也不要和别人说笑，空下来多想想你难受的事。”天哪，那不要憋死我？没办法，为了过一把做演员的瘾，那几天我成天哭丧着脸，别人来跟我说话我也只好爱理不理的。几天苦下来，咳，我还真找到那种感觉了。演出那天，我在上场前，一个人像著名演员白杨演祥林嫂那样，躲在一个角落，想着三四岁时我舅舅用担子挑着我一路逃难的情景。一到上场，情绪已快憋不住，两句台词还没说完，一串眼泪就挂了下来，还把大家都引哭了。下了场，导演拍拍我的肩，说：“今天不错！”

入另册的历练

我们大四的时候，正赶上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9月，系里决定：四年级各班到绍兴县农村湖塘人民公社劳动锻炼。四个班级分别落户到六个生产队，我们（1）班被分到鉴湖生产队落户。我的好友童汀苗所在的（2）班分在邻近的中联生产队。我和同班三个同学落在一位叫“阿根哥”的贫农社员家里。

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的绍兴湖塘可是个好地方了：公路四通八达，车水马龙；别墅式的楼房鳞次栉比，光鲜夺目。附近是名闻遐迩的风景区——香林花雨，一年四季游客如云。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可是我们去劳动锻炼的那年月，农民缺吃少穿，到后来，连“糠菜半年粮”都无法保证了，孩子们个个面黄肌瘦。我们这些大学生虽有国家给的生活保障，但日子也不好过。在不忘阶级斗争的“左”的思潮指导下，学生群也是按家庭出身、思想倾向分等级的。（当然，这种思想等级的划分也是按某些人的主观臆断为依据的，因为有的同学什么表不满的话都没说过，也被列入了“思想偏右”的行列。）像我这一类家庭出身不好的，是无庸置疑地被列入另册的。哪怕你在劳动中用出了十二分的努力，能说你“有了一点点小小的进步”，已经算不错了。那年12月，寒冬到了，家里因重大变故断了给我的接济，我衣衫单薄，冻得直发抖，手脚都开了裂。同班华侨生蔡再生同学恻隐之心油然而生，脱下自己的棉外套给我穿上。我的裤子破得裤腿前后通风，我自己找针线乱七八糟缝上。（今天回头看看当年偶尔留下的那些照片，怎能不叫人心中发酸？）还好，领头的人看到我那近乎乞儿的破烂相，对我说了句“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好话，我只好苦笑。为了尽可能减轻“家庭出身不好”给人的坏影响，所有这些入“另册”的同学，在劳动中努力找苦活、累活干，也真是诚心实意地改造着自己。我从大学读书到中学教书，几十年来，参加的劳动不计其数，每每碰到最苦最脏的差使我就会自告奋勇。大学时，到半山筑铁路，有我；到狮峰挑矿石，有我；到安吉背毛竹，也有我；来到绍兴教书后，我带学生开过荒山，拆过荒坟，抬过石板，修过水库……

大四时在绍兴湖塘的那一个寒冬，真是历练人！我学过的农活，除了农民不让我干的犁田（怕牛不听使唤弄坏犁），什么都学过。记得第一次学耨河泥，因为我的两脚控制不好船的走向，风从身后吹来，而我还未能把耨杆拔起，结果是连人带耨杆弹到河里，成了个落汤鸡！一开始，这样的笑话是很多的，练得多了，慢慢也像个农村青年干活的样了。生活上倒的确是和农民兄弟打成了一片：有一次，我和三个农民摇船出去割草积肥，傍晚，船到了绍兴县钱清镇上，船上草已堆满了。舱里只睡得下两个人，一个老农民和一个小孩就睡在舱里，我和一个小伙子就睡到钱清镇上一家酱油铺门口的街沿边。第二天早上我是被早起的路人踢醒的。那时节，谁会想到睡在石板路边的是一个号称“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呢！那真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啊！当然，这种历练对我自己也确实实是终生受益的，它的价值是那些一辈子躲在父辈避风港里的人所不能企及的。

光阴荏苒，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就这样一页一页徐徐翻过。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们这一代学子也渐入古稀之年。西溪依旧，故园犹在。每当我们这些杭大、浙大的“孩子”流连西溪河下、伫立竺老像前，忆及往昔在道古桥畔、老和山下的苦读生活，无不万千感慨缠绵于心，使人久久难以释怀。诚然那岁月的光影里，有灿烂，也有阴霾，有欢笑，也有苦涩；诚然那逝去的一幕幕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般不可逆转，然而曾在这个菁菁校园里以自己的青春与热血演绎过一幅幅鲜活生动的画卷的人们，那一颗依恋母校的童心却永远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不变。“儿行千里毋忘娘啊”，一一是的，无论我们走到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无论上苍会有一天来召唤我们去天际重聚，去拜见我们的众多前辈，去再次聆听竺校长、夏教授们的教诲，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说一句早已铭刻在心的见面话：“我是杭大人！”

[返回目录](#)

我的《路》

——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孙嘉萍

纪念中国恢复高考四十年，我有机会重读自己的高考作文《路》。除了为那些极左色彩哑然失笑，我对自己临场所表现的思路清晰很感意外，尤其是文中对话。其时我二十一岁，下乡务农近三年，经过杭州地区初试后，参加浙江省复试。《路》中所写均为真实感受。唯一说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当时紧张得腾云驾雾，连题目都没看清便已下笔，幸好没有离题。文中起承转合的那句「田间小路，崎岖山路——两条小路，一个目标」并非我原文所有，应该是为使范文完美，编者所加。

记忆中，我的高考数学考得一塌糊涂。地理把一张浙江省地图当成美国地图来填，还将钱塘江误为密西西比河。出考场听人在议论，我想：完了，地理卷也没戏了。考完我便怏怏返回知青点，因为赴考暴露了我「不安心扎根农村」，之后的日子肯定更难过。填报志愿时我毫无把握，但也不免跃跃欲试。我填了北大图书馆系，复旦新闻系，杭大中文系，好像还填了黑龙江商学院和服从分配，我当时一心只想「跳农门」。

至于，何时和怎样收到杭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我都是得其彷彿，想不真切。只记得我返杭搭乘的是一辆送新知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青下乡的客车。新老知青及其家长都神情复杂地目送我上车。那一刻，比之侥幸和骄傲，更占据我心的是沉重：他们还要在此呆多久？我们公社共有四百多名下乡和回乡知青，那次只考上三个，我是其中唯一的文科生。

恢复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给予我的则是人生尤其是写作的信心。我体会写作就是要我手写我口。下乡经历和农村社会的错综复杂，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用笔战斗」的愿望。我是怀着十分矛盾的心情离开杭嘉湖平原，沪杭线上，那个现在叫星桥乡，当时叫星桥公社的地方。我既感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生涯，使我明白中国农民之艰辛，改变中国之要务是农村，也想尽快摆脱仍有不少阴暗面的农村社会。我深深同情弱势农民的无助，很想用笔反映他们的现状。入学后，我没少逃课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可是我眼睁睁地看着七七级冒出不少小说家，自己的作家梦却始终没做成。

记得录取后回中学母校杭州学军中学，遇上后来的中文系七七级同学陈志锋，他当时是该校的教师。他提起自己的《路》引用了屈原的《离骚》，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很是自卑，文学根柢到底薄弱。幸亏大学教育很让人感恩：尽管集中了十一年的考生，但中文系七七级把我们结集在同一起跑线，重新出发。

大约一九七八年暮春，我收到《浙江教育》的两本刊物和平生第一笔稿费二十元。不敢相信，我一个被中学语文老师老是批评为文风不正的学生，竟然在慌不择路的高考作文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中脱颖而出。感谢最初发现我的阅卷老师。我的评阅老师是吕漠野教授。入学后，我一直未敢和吕先生「相认」，即使他来给我们七七级上课。直到毕业，才由金一平同学陪我去拜访吕教授。先生依然微笑，淡然，寡言。我们不安地立谈几分钟就离去。后来我在香港的小学《中国语文》课本中，偶然发现收入了吕先生写于抗战的诗歌《燕子》。可惜我没能保留住那个课本。

四十年过去了，当年文学创作愿望那么强烈的我，也没能写出小说，连象样的随笔都欠奉，但我一直难忘初衷。我感谢在我并不丰盛的人生中，上天赐予我文字表达的权利和能力。我知足了。

我移居香港后，在《大公报》任职副刊编辑，庶几圆了我的复旦新闻梦。在常感功力不足的同时，仍是极大地得益于杭大中文系的各项基础训练。尤其是像语感，句子分析，古汉语，文艺学，包括多重人物性格分析，虽然分析到最后，连自己也因瞻前顾后变得犹豫软弱，但我依然非常享受杭大的校风、学风和文风。在我担任副刊编辑期间，有幸亲手刊发了不少七七级同窗的文章。

我发现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文字风格：平实，温婉，清爽，始知中文系给予我们的滋养是一生的。

而我和七七级同学的情义，如男同学所言：「考上做同学，成了一辈子的记忆。」

（2017年夏，于香港）

大学，我来了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 吴国雄

我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考试成绩还算不错，常听到大人们说：“这小孩，挺聪明。”因为年幼不懂事，听到大人们的夸赞，就心高气傲。每当有人问我，长大了打算干什么，我就会顺口说，长大了当科学家、当工程师、当老师。其实，那时候我连科学家、工程师究竟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和老师一样都是很有知识的。可以说，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懵懵懂懂有了一个上大学的梦想。

1963年，我初中毕业了。国家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再加上我家人口多，有兄弟姐妹7个，却只有父亲一人工作，家庭困难是不难想象的。我是长子，父亲就在供销社给我找了一份工作，让我去上班。那一年镇海县只招收了4个高中班：镇海中学2个班，柴桥中学2个班。那时我已经收到了柴桥中学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因为我家住在柴桥镇）。当父亲让我上班工作时，我对父亲说，我还想读书。最后，父亲无奈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让我上了高中。一晃，高中三年过去了。1966年夏天，高中毕业考试已经结束，再有12天就要高考了，我心里既期盼又担心考不上。这时，突然来了通知：高考推迟半年，要求学生在校参加“文革”。说是半年，后面却再没人提起高考的事。再后来就是知识青年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需要的地方去。我与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一起响应号召到了黑龙江插队落户。从此，大学就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是1969年5月到黑龙江插队的。在插队期间，当地的农民对我们知青还是蛮关心和照顾的，我只干了一年多的木工活和农活。到第二年8月，我就成了一名代课教师，再过一年转为公办教师。在黑龙江教书7年间，原来停办的大学慢慢恢复招生了，只不过是招工农兵，且主要以推荐为主。我们知青人生地不熟，一般是不大可能被推荐的。我也就是看看人家上大学罢了。

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上大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1976年结婚后，我就基本没再去做大学梦了。

1977年10月，我听到了当年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并且确有专长的“老三届”学生也可以参加考试。恢复高考的消息霎时把我的大学梦重新激活。两个月前，我刚从黑龙江调回镇海老家，在大榭中学工作。但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有专长、能不能参加考试。于是，我鼓起勇气去找校长，提出我想参加高考。校长问：“你高中毕业，学校安排你教高中毕业班，还让你担任高中理化教研组组长，学校对你这样重视，你为什么还不安心？”我只能低声喃喃道：“这是我上大学的最后机会了，错过了就不再会有了，我想上大学。”最后，校长还是支持了我。与妻子商量，她当然支持我。与父母商量，父亲的一席话却使我陷入了深思。父亲说：“你现在教着高中，如果考上大学，那什么事也没有；但如果考不上，你以后怎么教学生？人家会说，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你自己都考不上，我们孩子让他教，怎么能考上大学！”父亲的话也有道理，我内心非常矛盾。但是，儿时的梦想、对知识的渴求，最终促使我决定背水一战，我义无反顾地报了名。

复习的时间也就一个月左右。我一边给学生辅导，一边自己复习。后来，我与好多位学生一起参加了考试，他们有的还跟我在同一年上了大学。1977年的高考，由于人数太多，因此分了初试和复试。我报的是理科，初试已经印象不深了，复试考了语文、数学、理化和政治。理化是一张试卷，我是高中化学老师，化学部分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道化学平衡的附加题却没有做出来。物理也还可以。数学一共有三道难题，一道数列题，一道平面几何题，还有一道代数题。我只做出了一道平面几何题。

那年高考，还有一个小插曲。复试前几天，妻子难产，我和母亲把她送到了离柴桥 100 多里的宁波市第三医院妇产科待产后，自己狠狠心返回柴桥参加考试。高兴的是刚考了半天，母亲就打来电话说妻子已经顺利生了个男孩，叫我去接回家。我只能告诉母亲，等我考完后再去接。这样，我儿子在医院又多住了两天。

大概是 1978 年 2 月，我收到了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在化学系，3 月到学校报到。此时距高中毕业已过了 11 年，我 30 岁，我的大学梦终于圆了。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返回目录

参加物理学系 90 周年庆感怀

—杭州大学物理系 65 级 周亚平

今年 5 月末我特地从苏州去了一趟杭州。因为物理学系向我发了份 90 周年系庆的邀请函，我去参加了母校物理学系 90 周年庆活动。

这次 90 周年系庆来了 4 位院士系友。物理学系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 5 位中科院新院士中，原杭大物理系出了 3 位本科院士系友（按国际惯例以本科为统计口径，以免重复）和 1 位硕士系友；原浙大物理系培养了 1 位本科院士系友。

这次物理学系 90 周年系庆比较低调、务实，但庄重、喜庆。整个庆典活动以学术年会为主。系庆的规模也不大，向每一届学生发出的邀请函不多。像我这样既无显要社会地位又无突出学术贡献的系友能受到邀请，则是始料不及的，这让我感慨万千。

我是在 1965 年 8 月以下乡仅一年的往届生知青身份考入杭大物理系的。由于当年的社会政治环境关系，在今天看来易如反掌之事在那时却“难于上青天”。因为参加高考过程中须过诸多“难关”，譬如高考报名关（必须由当地政府开具“同意报考”的证明）、复习关（要边劳动边复习）、考试关（比如，1965 年数学高考试卷中第一年列入《平面解析几何》内容，且占分百分制的 33 分，对我这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位未学过这门课程的往届知青生简直是灭顶之灾……）、临场发挥关、政审关（对往届生及知青的政审更严）、录取关（往届生及知青限录院校及录取分数线上提等）、举报关（如各种原因而向省高招办举报）等等。这个过程中只要有一“关”被卡，就会使一切努力尽付之东流。

记得那年8月30日，我赴校报到。在物理系的新生报到处，接待老师一看我的录取通知书上的姓名，立即和善地对我说“请你先到物理系党总支办公室去一下”。看到我前面报到的同学并无此项程序，马上领悟到我可能遇上麻烦事了。到了物理系党总支办公室，系办陈主任说：“作为知青考生，你所在的当地知青联名写信给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举报你下乡仅有一年，违背了上级关于上山下乡知青必须满两年才能招工招生的有关规定，并反映你表现平平等情况。省高招办责成我校我系去实地调查你的相关情况。目前暂停你的大学录取资格，等待外调结果出来后再决定是否恢复你的大学录取资格”。我在头脑昏昏、精神萎顿的状态下迷迷糊糊地跨出了物理系党总支办公室的门槛。

眼看着同寝室的其他同学报到后领取教材资料、参加新生体检、出席开学典礼、进行始业教育等一系列活动，而自己只能头脑一片空白地整天躺在床铺上，数着时间一分一秒地在身旁缓缓逝去！此时此情，真是五味杂陈、思绪万千：很可能几天后外调结果出来，我的大学录取资格被

取消，那么我只能像高尔基一样，去读社会这所“无限大的大学”了……

终于在焦躁不安、万般无奈的境况中度过了恍若一年的一个星期。一天，一位同学来寝室转告我“系党总支办陈老师要你去一下”。我怀着忐忑不安、七上八下的等待宣判一样的心境，拖着沉重的步履走向物理系党总支办公室。一进办公室，党总支办主任陈老师对我说：“外调结束，你去补办入学手续吧”。我如遇特赦一般，一周来始终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赶紧拿着陈老师开给我的条子去补办各项入学手续。

恢复我的大学录取资格，也可以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走向。按当年的社会政治环境，取消我的大学录取资格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国家确实有上山下乡知青必须满两年才能招工招生的规定的。原杭大物理系在外调后同意恢复我的入学资格，既“破了格”又冒了一定政治风险。

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自己也迈入了老年。由于家国历史与个人命运之使然，我没有对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但也没有给母校母系当年的“破格”录取抹黑：我获得过省级优秀科技成果奖；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技术论文50余篇（其中2/3以上为全国性期刊，10篇为全国核心期刊，且有多篇被国家级、省级学会评为优秀论文）；发表科普文章5篇（其中的《未来的计算机》不仅被其它书刊转载，还获得不少奖项）；发表社科文章包括散文等50多篇（其中的《鲁迅与周恩来同为周勃后裔新考》不仅多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次被转载或引载，还获得诸多奖项；另有多篇散文获得若干奖项）。而值得我自慰的是，我发表的所有文章全部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

我是怀着虔敬之心参加90周年系庆的。在参加系庆的学术年会听取学术报告时，我仔细听、认真记，犹如当年年轻时当学生一般。90周年系庆结束，当我别离物理学母系所在的十二教学楼时，恋恋不舍之意油然而生。挥手自兹去，学子深深情！

[返回目录](#)

我的古典音乐之缘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赵建中

（一）

启蒙在我的记忆中，读大学之前，由于文革十年的文化禁锢，我几乎没有欣赏过西方古典音乐，听得最多的就是《地道战》、《地雷战》等几首电影插曲与《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杜鹃山》、《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等几个样板戏的音乐，还有就是在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学校老师忽然让我们学唱《毕业歌》、《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文革以前的革命歌曲。接触到西方古典音乐，还是在进入大学之后。

1978年，我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记得在一个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午后，先我一年考入杭大物理系的一位来自莫干山的同学来找我。这位同学姓张，中学比我高一个年级。中学时期，由于志趣相投，他家距我家又比较近，因此我们经常碰头。她母亲是机关干部，教育孩子严格，因此，他的文化修养与家庭教养都很好。先入山门为大，因此，他就是我的学长。他一听说我来杭大报到，第一时间就来看我。一见到我，他先大致说了学习情况，然后很快就聊到杭大的文化生活。其时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与大量外国名著同时引进中国的，还有大量外国电影。前不久他刚看过以芭蕾舞演员生活为题材的奥地利电影《冰上的

梦》，于是就兴奋地向我介绍。他原来性格温和沉静，但一年不见，性格活跃许多。他眉飞色舞地对我说：该片不仅舞蹈很美，还有三支歌也很好听，就是《我的幸福》、《不要爵士》、《我对你说》。他特别喜欢《不要爵士》这首歌曲，还专门模仿影片中演员表演学唱了一下，表情陶醉。同时，他还告诉我一个信息：一位名叫毛昭晰的杭大历史系的教授会不定期地在校本部举行“西方古典音乐讲座”，让我关注学校的通知。电影海报毛昭晰是历史学家，除长年担任杭州大学（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外，还先后担任过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浙江省考古学会会长、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并且还从过政，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近年，他为保护文化遗产到处奔走、呼吁，有文化遗产保护的“救火兵”之誉。不过，他还有一门精通的学问，大概除了老杭大师生以外知道的人不多，那就是西方古典音乐欣赏与研究。我入杭大中文系的时候，恰逢国门刚刚打开，人们对外国文学艺术如饥似渴，就在这时，毛教授送来了及时雨，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选修课“西方古典音乐欣赏”。

毛教授从莫扎特讲到贝多芬，从《天鹅湖》讲到《胡桃夹子》，从《茶花女》讲到《蝴蝶夫人》，从宣叙调讲到咏叹调，从圆舞曲讲到波尔卡，让我听了大开眼界。那时候欣赏音乐的条件有限，只有磁带，CD 唱片还没有问世，音响效果也不是很好，但我仍然听得如痴如醉。他在播放

莫扎特的乐曲时，还有一句评论莫扎特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最喜欢莫扎特的作品，他虽然人生历经苦难，但作品却是明亮欢快的，这是多么高尚的境界啊！”特别是当毛教授播放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时候，我听了深受震撼。毛教授还对该曲作了详细讲解，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他说，这首交响曲一开始的“邦、邦、邦、邦”，是表现“命运在敲门”，但贝多芬不甘屈服，要“扼住命运的喉咙”。这是一首光明战胜黑暗的壮丽凯歌。当时我对高度抽象的音乐能作这样的理解感到很新奇，并从此开始慢慢体味到音乐的魅力。教授的讲座既有作品欣赏，又有作品分析，还有许多作曲家的故事，深入浅出，表达生动，因此深受同学们欢迎，去晚了根本找不到位置，于是经常在教室后面的过道上、窗户外挤满了人。毛教授的讲座让我很着迷，于是，自此以后，我隔三差五地从位于杭州市上宁桥的杭大中文系出发，步行近20分钟到位于天目山路的校本部听毛教授的讲座。当年因为杭州有浙江美术学院，我们听美术讲座相对比较容易，比如说我就曾在美院听过梵高的系列讲座，但浙江没有音乐学院，要听到西方古典音乐方面的讲座就难了。

毛教授的讲座，让我们十分欣喜。毛教授的讲座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不过，他有时也夹杂几句杭州话或英语、日语，以活跃气氛。毛教授爱好音乐几乎与他爱好读书一样痴迷。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47年一个秋天的夜晚，在学校的操场上，我和几个爱好音乐的同学坐在土木系朱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兆祥先生的周围，听他给我们讲音乐。就在学生时代，他曾编过竺可桢校长从国外带回浙大的四五百张唱片的目录。改革开放以后，每次出差或出国，他都携带随声听，并且每到一地，总要抽空去淘唱片，为此，他收藏有大量原版唱片。记得毛教授是浙江奉化人，出生于1920年代，身材中等偏上，不胖不瘦，脸型稍长，面容清癯，眉眼俊朗，既有江南才子的风流倜傥，又有民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还有上海人称之为“老克勒”的绅士风度。

我对这位古典音乐的启蒙老师一直心存感激，与他所讲的音乐一起，他的形象至今还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杭大图片

化学系 77 级毕业 30 周年同学会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 戚志红提供图片



[返回目录](#)

德国石荷州州长访问杭大

—杭州大学外语系教师 李爱笙提供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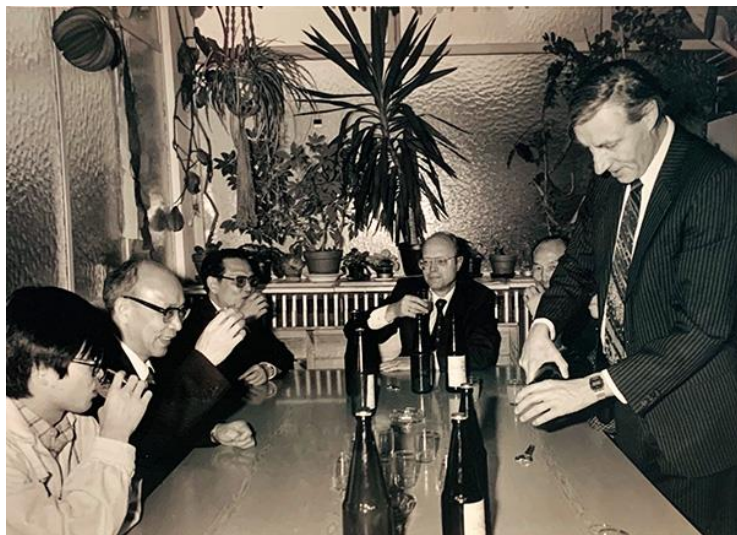
德国石荷州原州长应浙江省省长及杭大领导的正式邀请来杭州访问，首先来到了杭州大学参观。照片中有浙江省副省长李德葆陪同，学校领导交给李爱笙老师的任务是当全程翻译。当外宾到达杭大校门时，受到杭大正副校长们的热情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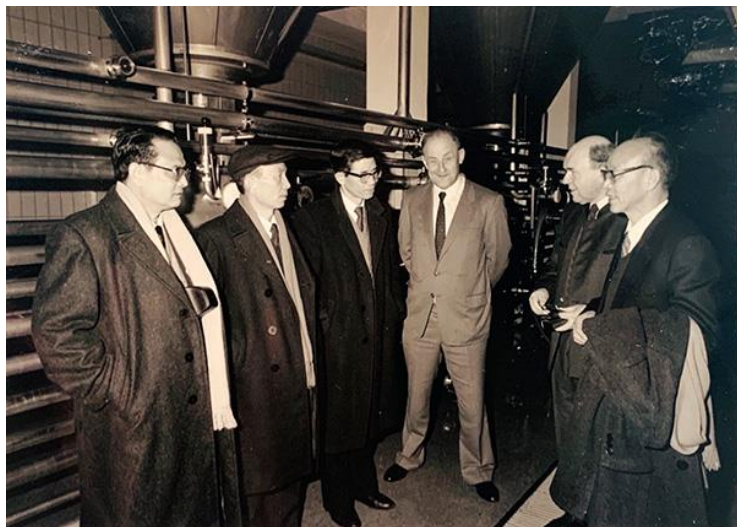
[返回目录](#)

沈善洪校长访问德国

—杭州大学外语系教师 李爱笙提供图片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外语系 78 级 6 班男生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刘榕提供图片



毕业前夕（82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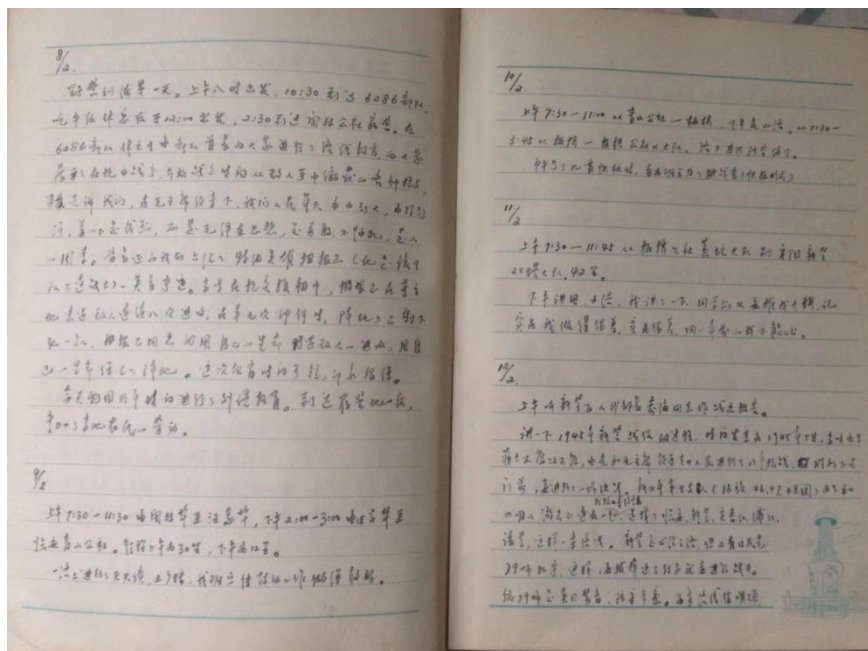
左起：孙忠豪，辛赛克，姚剑鹏，田田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野营途中日记

—杭州大学外语系教师 许高渝提供图片



1971年2月8日—3月5日，杭州大学组织师生进行野营拉练活动，上图为我当时在野营途中最初几天的日记实录。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鲍屺平教授赠书仪式

—杭州大学外语系 83 级研究生 石雅芳提供图片



（2021年2月26日）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鲍屺平教授赠书仪式

—杭州大学外语系教师 许高渝提供图片



（2021年2月26日在图书分馆五楼名人名家文库隆重举行）

前排左起：劳逸君、徐世芳、陈贤珍、王小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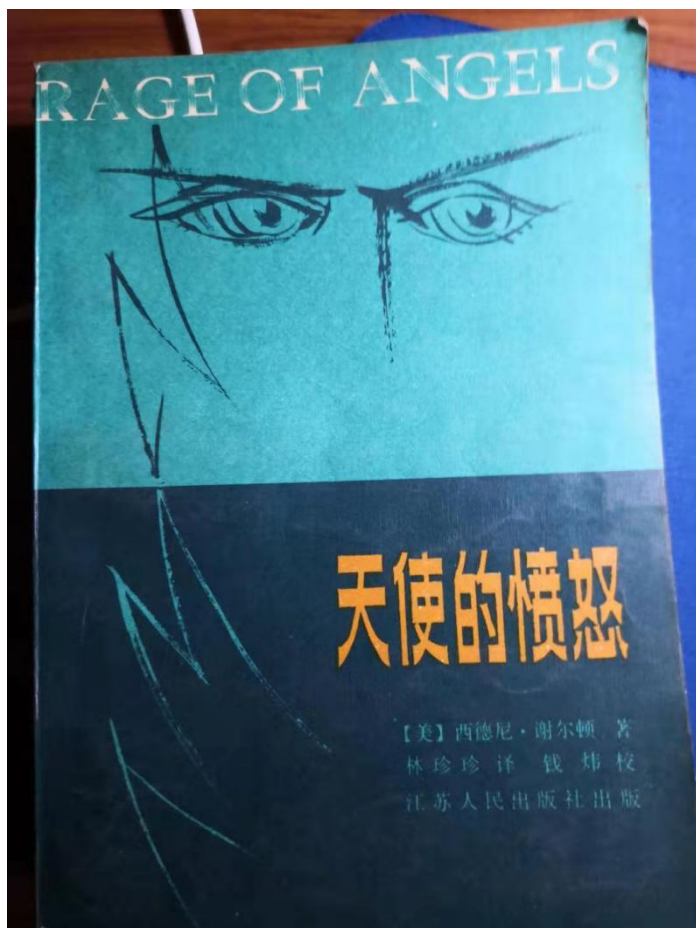
后排左起：王之光、陈刚、许高渝、陆志权

[返回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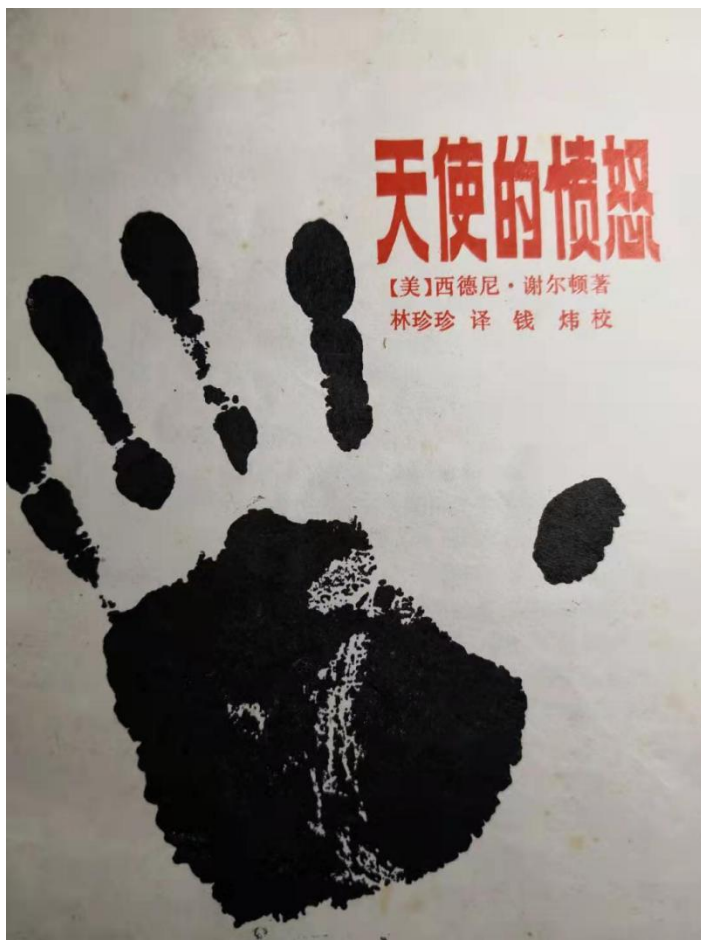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林珍珍老师译作“天使的愤怒”封面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吴磊提供图片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返回目录](#)

杭大诗词

【忆余杭·校园呆梦】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周遇春

长忆西溪，花事楼前芳草径，抬头忽见梦中人。
笑脸正青春。

秀颜盈溢晨光下。
黑发晓风飘洒。
霎时失魄顿无言。
更觉步行难。

[返回目录](#)

【忆余杭·同窗】

—杭州大学政治系85级 董根生

余杭城大学四年，同室八人，情意拳拳，而今三十二年过去，二人作古，一人失联，唯余五人，虽音信相通，也不常见矣。思之怆然，感怀忆之。

长忆杭城，数载同窗终惜别，正当丝柳绿浓时。
结结不分离。

乃今三友何归去。
欲寄尺笺无处。
夜来忽梦聚如前，
相顾泪无言。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忆余杭·杭州大学】

—杭州大学数学系81级 张澍澍
(2021年3月1日)

长忆西溪，两地公车寒暑过，鹿城媛子赴杭城。
二八尚年轻。

四秋簧序灯光炬。
教室笑声欢语。
晚来漫步上宁桥。
同学百年交。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忆余杭·长忆西溪】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吴磊
(2021年2月28日)

长忆西溪，柳下依依芳径地，龔门冷冷古桥亭。
往岁九回萦。

石台香墨丹青赋。
竹苑钓矶闲聚。
月刊汇入好文章。
冉冉化春光。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忆余杭·弈棋】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伊建新
（2021年2月28日）

长忆杭城，晃晃悠悠书懒读，浑浑噩噩只贪棋。
终日杀声驰。

那时同好今安在？
好想手谈求败。
少年岁月去如簧。
鬓白莫彷徨。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忆余杭·忆杭州】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戴莺

（2021年2月25日）

长忆杭城，双剑穿云霞绚彩，三潭弄月影潺湲。
春又绿孤山。

倚阑嬉鲤迷花港。
棹舸闻莺惊柳浪。
别来还念望湖楼。
何处最勾留？

注：

望湖楼：始建于公元 967，北宋乾德五年，为吴越王钱俶所建，是一湖胜景皆来眼底，一赏西湖万千风情的绝佳处。自苏轼的“望湖楼下水如天”，王安石的“水光山气碧浮浮”，的咏望湖楼诗词，望湖楼更是名闻遐迩。

[返回目录](#)

【忆余杭·游西湖】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朱小明

长忆钱塘，舟入湖波晴好日，荷花十里竞香开。
移棹独寻来。

紫藤亭古迎诗友。
色石坟黄眠弱柳。
道闻欢笑说蛾眉。
苏小与西施。

注：

弱柳：1. 柳条柔弱，故称弱柳。2. 喻指妓女。唐贾至《春思》诗之二：“红粉当垆弱柳垂，金花腊酒解酴醾。笙歌日暮能留客，醉杀长安轻薄儿。”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忆余杭·长忆西溪】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淦钊
（2021年2月28日）

长忆西溪，雨打芭蕉幽径短，花间俪影印心声。
金桂吐芳馨。

夜深人静和风拂。
水漾草摇鱼悦。
翠蓬桥畔柳知真。
相约不离分。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忆余杭·长忆西溪】

—杭州大学物理系 78 级 王齐杭
（2021年2月28日）

时光一甲子，最忆是西溪！从小在西溪边长大，三学（小学、中学、大学）在西溪，魂牵梦绕更西溪。

长忆西溪，甲子烟云成过迹，儿时三两闹桑田。
游戏不思还。

稻花秋柿菰芦荡。
白鹭柳莺闲唱。
月浮九曲泛渔舟。
霞色梦芳洲。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忆余杭·长忆西溪】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金秋芬
（2021年3月1日）

长忆西溪，又见芳菲春草绿，交枝红艳柳轻烟。
微雨画帘妍。

梦魂消断情难绝。
遇变故名更迭。
奈何花落泪珠抛。
伤绪万丝飘。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忆余杭·尤忆西溪】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 田伟
（2021年2月28日）

长忆西溪，烟雨江南留底色，年来把酒话桑麻。
耕读趁芳华。

近山怀水亲仁智。
荡漾春风今又是。
与携何处藕花塘？
抬望柳成行。

注：

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通智。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悼杭大张大芝老师】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桃李秾芳挂满枝，沐恩入骨一生痴。
故楼寄勉千重意，学子犹疑在此时。



[返回目录](#)

杭大人足迹

挑起扁担上北京

—杭州大学中文系 57 级 孙崇涛

离京回乡，我取道省城杭州，逗留数日，主要是去母校杭大看望几位要好同学和老师。

我最先要碰的是好友郭在贻（1939～1989）。老郭跟我大一同班，之后分班各处。大学毕业，我回乡教书，他留校任教，并随系主任姜亮夫教授研习古汉语。我俩的距离似乎拉得更加遥远，实际我们却走得更近。这是彼此心气相投的牵系。多年来我们经常通信往来，敞开心扉，无话不谈。每逢我去省城，首站必定先去他家，接着便是数日不停的长谈。我见证了他在大学从助教到讲师、副教授、教授节节攀升的“发迹”经历，目睹他家住房从学生宿舍到单间、双间、三间的递增变化，也亲闻他成为全国赫赫有名的“青年语言学家”的种种消息。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嘉璐先生所撰《郭在贻教授墓志》，对英年早逝的郭在贻学术成就及其治学精神有过比较全面的描述：

年甫四十，适逢盛世，自谓此正有为之时，遂尽吐所蓄，训诂之作汨汨然来。校勘、考释、评说，无所不为，尤精于《楚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辞》、俗文学语词之诠释，卓然成一家言，杰出当世。在贻素羸弱，然初不自惜，渐罹心胆诸疾，不意后竟卒于癌症，盖积劳所致焉。呜呼，一代俊秀，中道而陨。凶闻所至，士林潸然。歿时，少一日即五十岁也。

（转引自《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教师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郭在贻：才高足八斗，命亏欠半途

不了解郭在贻的人，常错误的认为他是个只知钻故纸堆、不通世务的书虫子。“文革”间，杭大一篇大批判文章揭发中文系某青年教师是“封建遗少”，说他痴迷故纸堆，还仿照古儒打扮，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帽，手捧线装书，站在校门口摄影留念。所写未免夸大，而所指的“封建遗少”，我猜想一定指郭在贻。郭在贻对故纸堆的痴迷程度，远近闻名。

其实，郭在贻还是个“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天才，这一点恐怕只有我一人才了解（顶多加上他的内人彭娜琪）。仅举一小事，便可证实。这回我见到他，说起自己刚从北京“文研院”考研回来，他即刻告知我两桩“文研院”人员走动的消息：一是说马彦祥前阵子到过杭州，二是说冯其庸最近在杭州。后经我查证，消息一点儿不差。这些别人不太理会，“文研院”院长也未必清楚的事，大门不出一步的老郭，竟了如指掌，令我十分惊奇。

我想所有的天才读书人都具备这种天才素质。他们有极好的记性，极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强的思索力。他们会从细微现象中捕捉到信息连接，从而对事物作出准确推理和判断。郭在贻

钻研的是古文古辞，可对近现代和身边发生的事，还有外界学术信息，却一概了然于胸。

我和郭在贻结交，并不出于二人共同爱好古典的趣味，而是从穷聊近现代文学开始。1958年夏天，中文系学生下乡参加萧山临平“双枪”劳动，我和他分在一组。我们一边并排踩踏水稻桩，一边聊起了现代文学。他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熟悉程度令我吃惊，就连那些二三流作家作品情况，说起来都如数家珍，这使我自愧不如，只有乖乖恭听他对我“教诲”的份。

老郭参加工作后，爱学古人做派，倒也真实。比如，他给我写信，一律用毛笔，一律直书于红格宣纸信笺，一律装进印有红签框的竖信封。写的是龙飞凤舞的行草，满纸之乎者也，读之宛若跟古人交往。我还保存他给我的一封信，现复制信的头尾，供见一斑。

郭在贻的荣幸与不幸，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多数中青年知识分子精英际遇的写照。他们富有才华，迫切追求事业，而在取得事业成功同时，却被他们艰难的生活境况所击倒。据说，那时中科院的中青年科学家平均寿命不足50岁——我的表姐张川谷就是其中的一位。民间戏称“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并非夸大之词。已是全国闻名学者的郭在贻，其家庭生活困苦状况，正如他给我的此信中所言：“上有老，下有小，收入微薄，难以糊口”，“母老，家贫，子幼”，“如蜗牛负重”……，加上评职称等造成的心情压抑与郁闷，如他信中所喟叹的“世味秋茶苦，人间行路难”，使他心力交瘁，疾病接踵，

而致英年早逝，并非完全如许先生墓志中所述，是“素羸弱，然初不自惜，渐罹心胆诸疾”、“积劳所致”的结果。

在杭大，我还拜访了大一同室同窗陆坚。陆坚和郭在贻相似，大学毕业留校，跟随导师夏承焘教授研习词学。他还像从前那样稳重，谦和，热情，相见如沐春风。说到自己，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环境、条件很好，由于努力不够，没有多大作为。实际据我了解，他在杭大中文系的声望甚高，担任过系主任、党总支书记等职。他还兼任教务处处长、校党委常委，可谓身肩多重重任。1978年公布的全国“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统招目录中，杭大中文系的导师名单里，仅见徐朔方和他两人，可见学术、业务亦属拔尖，这让这时候正在报考研究生的我，见了汗颜。

旧同窗相遇，有说不尽的往事回忆，也有道不完的眼前感慨和笑谈。这些笑谈，多是有关“十年动乱”造成的社会读书无用、知识匮乏、人才奇缺的笑里带酸的见闻。

只有见到我才一反常态、爱说笑的郭在贻，给我讲了两个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的现代版笑话：一是说，学校图书馆的一位小青年，在编辑图书目录时，竟把苏联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编入冶金工业类。二是说，自己参加某地举办“训诂学术研讨会”，当地一领导莅临开幕大会，发表即兴祝词，从头至尾，都把“训诂”说成“训话”。如先强调“训话”的重要性，说：领导不善“训话”，政策不能贯彻；家长“训话”不对，孩子就会闹脾气；老公“训话”有错，老婆就会跟你打架，等等。继而说明研讨会举办对推动本地群众学好“训话”如何具有积极意义。最后对参加研讨“训话”的专家代表表示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希望通过这次研讨“训话”活动，促进全党、全民、全军把“训话”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以推动“四化”建设……。一番话听得底下代表个个笑翻，但又不敢放肆表现出来，场面十分滑稽。

在陆坚家，我遇到一位在某刊物当编辑的陆坚学生拜访陆坚。座间，这位学生也讲了一个他单位里发生的类似笑话：说他们编辑部曾约请某名家老先生赐稿。老先生给寄来一首古体诗，毛笔工楷，从右到左直书，不加标点。稿件由某青年编辑初审，他左看右看，就是搞不懂意思，于是掷稿于桌，骂道：“什么名家，狗屁不通！”主编过来问：“怎么不通？”此编辑一边朗读稿子，一边反问主编：“您听听，这写的都是什么话？简直像读天书！”主编细察其所读文稿，发现他是按横排文字、从左到右读的。

这类笑话，当时充斥全社会，完全可以辑成一部《新笑林》，来记录“文革”的丰功伟绩。

在郭、陆两位带领下，我还拜访了中文系姜亮夫（1902～1995）、王焕镛（1900～1982）等老教授和蔡义江、邵海清等中年老师。详情不必赘述。而我最想看望的业师夏承焘教授，正在北京夫人处养病。

告别杭大，回到瑞中，已近1979年新年。过了元旦，学期接近结束，学校不再给我安排教学工作，说只需参加教工活动即可。我参加了一回全校教师集会、两回语文教研组活动和一堂学生期末考试监考。这是我留给母校的“全部工作”。我每想到此，深感对母校的亏欠。后来只要有机会回乡，母校需要我给学生讲座，我都十分乐意，想借此弥补我的亏欠。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寒假期间，我从各方透露的信息，都证实我跟“文研院”读研已经无缘。钱苗灿的来信中写道，北京复试期间，“文研院”有关领导曾找过他谈话，希望他做好来京读书的思想准备。我想，无论从出身、经历、学识各方面条件考量，老钱绝对是“文研院”录取的首选对象。没有人找我谈话，说明我该属淘汰之列。从西安考点考入复试的“杭大”周育德师兄，向来喜欢调侃，他的来信言道：据有关信息透露，“文研院”录取对象，只要“小生”，不要“老生”。言下之意是，我等这批1940年前出生的“老生”们，都属出局对象。

我对考试结果，已不抱希望，并且渐渐将它淡忘，心里惦记的，是自己今后如何在母校好好施展身手。可事情的结果，竟想不到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1979年元月31日，阴历正月初四日傍晚，我去瑞城邮局发信。邮局出来时，我蓦见“瑞中”校办主任江如鑫老师咧着笑嘴，冲着我走来。走近时，他用家乡土语对我悄悄言道：“你北京的事‘桩牢吧’（搞定了），通知书在我处。”原来，“文研院”将我的录取通知书寄给“瑞中”校长室代转。

江如鑫的这句轻声细语的土语，无异是对我后半生的宣判，它如同晴空霹雳，震得我心头怦怦直跳。是兴奋？激动？高兴？还是惊讶？疑惑？不解？抑或在盘算来日的打算？……种种莫可名状的感觉，交杂一起，令我头脑昏乱、发懵，不知所以。

后来从各方消息了解到，“文研院”录取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录取人数比原计划猛增了三倍，总人数由14名增至40名。这种变化是国家形势大局转变使然，印证了董润生的预测，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文研院”招生计划的改变。结果是，我、

周育德等一批“老生”们成为受惠对象，几乎全被“文研院”收罗——后来事实证明，此举无比英明。而在少数被淘汰的复试者中，竟有众人公认最有把握被录取的钱苗灿，使人甚是不解。

后来听说，本质单纯、心直口快、全无半点城府的老钱，过早地把自己参加“文研院”复试情况透露出去，消息传到他“文革”间工作的浙江省艺校，引起对立一派群众的强烈反响。他们给文化部领导联名写信，说“文革”中站错队的钱苗灿，怎能可以让他削尖脑袋钻进文化部研究院。部领导收信后，致电“文研院”询问究竟。这一问，把“文研院”搞招生的吓着了，把老钱的录取希望问没了。老钱也真是倒霉，在人生最关键的两次升学考试中，都经历事与愿违的摔倒：第一次高考，由于大姐的过度关爱、劝阻，他被拽倒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外；这一回，“煮熟的鸭子飞走了”，用后来张庚老师的话来说，是由于“历史的误会”，其实应该说，它是被一条看不见的粗大的“文革尾巴”给绊倒的。

在家乡，我的录取消息，很快变成一桩社会新闻，纷纷传布，被人四处议论和讹传。这跟“文革”后首次考研、考取几率极少、我是家乡唯一一名考上研究生的罕见现象有关。母校同事把它当做传奇故事到处议论。我的先前老师，如教过我历史课的马允伦老师、语文老教师张世楷老师等，为我高兴和自豪，还亲自来我家登门道贺。马老师进我家门时，见我正在收拾书本，便用唐诗打趣道：“嗨，漫卷诗书喜欲狂！”

消息传到乡间，被讹传成：城里有个读书人，被邓小平调到中央去了。这话传到嫁给农村的我三妹茶花那里，三妹便对

众人纠正道：“这人是我家大哥，他是自己考上北京去读书的。”众人听后，哈哈大笑道：“吹牛大王，你会有这样的大哥？做梦去吧！”

“文研院”招办通知，3月9、10二日为报到日期。我收拾了日常必备用品、四季衣装、被褥卧具、洗漱用品、文具书籍等等，分量不少。那时国家物资奇缺，什么东西都购买不易，旧物都得随身带上。兄弟崇川用旧木料给我钉制一只简易木箱，装了被褥和什物，托交相熟的汽车司机，提前运往上海。我随身带着途中用品和那只跟随我21年，逗留过杭州、平阳两处人生驿站的牛皮箱，即是上文写到的我高考“中举”，大舅妈送我的重礼。

母亲久病不愈，瑞城医师确诊不了，全家决定趁我出门之便，带她去温州大医院做番深入检查。3月初，弟妹崇川、阿静陪送我和母亲一起去了温州，在长妹春姑家落脚。

温州医学院医院“穿刺”检验结果出来，诊断母亲患的是肠癌后期。医师说，治疗已无望，顶多只剩下三个月的弥留期限。这个突如其来的宣判，使我们子女顿感山崩地裂，欲哭不能，欲语还休，只好强作平静，劝慰母亲放心无碍，伤心的眼泪只往肚里吞咽。我们带母亲去温州最好的照相馆拍了半身照，以备不测之用。这就是复制在本书正文开头一张的照片。

告别母亲，动身去北京的刹那，是我一生最刻骨铭心的时刻。我与母亲这一别，不知今后还有重见的机会？当我意识到这可能是我跟她生离死别的时刻，心似刀割，对于未来的所有企盼，都化为乌有，什么前程、追求、向往，都变得无所谓。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我带着无限悲伤、忧愁和茫然，走向我的第四处人生驿站，开始我此生最漫长的羁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个流传很广的真实笑话：说某大学生出身贫寒，平日生活艰苦朴素，出门行李布袋粗囊，用扁担挑着走。毕业分配报到那天，他照旧挑着行李上火车。心想从今以后，我是国家干部，因公旅途费用国家报销，这扁担再也用不上了。于是他对扁担挥挥手道：“兄弟，再见了！”将那条跟随他多年的扁担，射出了车窗外头。

学校常用这个故事教育大家，无论个人身份、条件如何改变，劳动人民本色不能丢。我则以切身经历认为，这故事不具普遍意义。如我的身份无论怎样改变，也不管自己走到那里，我的那条竹扁担，永远是我的伙伴，从来没有想到跟它拜拜。那年月，没有带轱辘的旅行箱包，出门用扁担挑行李司空见惯。大学毕业十多年来，我就一直用扁担挑行李，挑东西，挑过家乡小城的街头巷尾，也挑过大城市的闹市马路。旁人见我这个戴眼镜的读书人，驼着背，一路晃荡着两头担子，滑稽可笑，我毫不在乎。

[返回目录](#)

缅怀杭大师长

素帏洒泪哭春风

缅怀恩师吴熊和教授

—杭州大学中文系 59 级 应守岩

感伤的告别哀乐渐渐消逝，安祥的先生遗容淡淡远去，但填补脑海的镜头一个接一个地跳跃而出，联缀起我与词学大师吴熊和先生的一幕幕往事，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是杭州大学 63 届的中文系学生。当年，吴熊和先生教我们宋词，那从容、清晰而富有磁性的讲课风格，那亲切和蔼的待人态度，在学子心中烙下深刻的印象。

1963 年我毕业后，分配在杭州一中（今杭州高级中学）当老师。吴先生住在杭州体育场路御蹕弄杭大教工宿舍。他的家离我的家很近，故常去拜访。我退休后，来往更加密切。谈形势，谈学术，谈思想，谈生活，可以无话不谈。

我与先生相处，最令我感动的是他的热情待人与先生对我学业上的扶持帮助。我退休后，仍参加一些编纂书籍的工作，也写点文章。当我遇到学业上的问题去向他请教时，他总是满腔热情地予以解惑。2004 年，我参加整理编纂《东阳丛书》。在点校清初东阳学者王崇炳（1653—1739）的《金华徵献略》一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书时，发现了南宋词人黄中辅的《满庭芳·题太平楼》词。这是一篇痛斥秦桧卖国罪行的杰作。但在唐圭璋所编的《全宋词》中，只有“快磨三尺剑，欲斩佞巨头”两句，未见全阙。为此，我写了一篇《黄中辅和他的〈题太平楼词〉》。吴先生带病审读并修改我的文章，还把关于我发现此词的经过部分，给单独辑出改写，题为《痛斥秦桧的黄中辅〈满庭芳〉词全阙尚存》，以我的名义发表在国家图书馆主办的2006年第3期《文献》季刊上，令我非常感动。

吴先生患的是多发性骨髓瘤。2007年，先生的病情加重了，癌细胞转移到了肾脏。他眼不能看，手不能写，只能坐在轮椅上接待来访者。但当我有问题向他请教时，他依然广征博引，侃侃而谈，思路清晰。

2010年，杭州师范大学林正秋教授约我编一本《南宋西湖词选》，我觉得没有把握，于是向先生征询。先生说南宋词人写西湖的词很多，他鼓励我接受此任务。当我问起南宋词人张鎡(1153—1211)卜居的“南湖”在何处时，他说就是今天杭州市艮山门的水星阁一带，说当年夏承焘先生曾带他们去考察过。后来他还跟我谈起：他原想写一部《西湖词话》，后来没有时间顾及，今更不可能了。吴先生希望我写写这方面的文章，其连载的报刊，他可给我联系。我说待我手头的《南宋西湖词解读》书稿杀青后再考虑吧。而今我的《南宋西湖词解读》书稿已交出版社，不久即可与读者见面，而先生却魂归道山，再也不能得到他的指教了，不禁扼腕叹息！

今年3月中旬，李丹学兄来杭，我俩同去看望业师吴先生。李兄在给拍照片时，端坐在轮椅上的吴先生突然问我：“这几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天你有没有看过《钱江晚报》？”随后，让师母把3月7日的《钱江晚报》交到我的手上。原来，这一天的《钱江晚报》刊登了介绍《西湖红颜》一书的文章，此书的作者在谈到李清照时说：“李清照在杭州待了二十多年，却从来没有提到过西湖，没有写过西湖的词。”吴先生说：“这是胡说八道！”大概是因我曾写过《李清照与杭州》的论文（刊《文澜》2009年第2期），他授意我写一篇批驳文章。为此，他不仅讲了李清照流落杭州后与秦桧夫人王氏的关系以及与流落泉州的丈夫赵明诚家属的关系，还特地叫师母找出徐培均先生的《李清照集笺注》一书交给我。后来我写了《李清照没有写过西湖词吗？》一文，请先生过目，得到先生的认可。后此文刊发于《浙江杂文界》（2012年第2期）。当我把此消息告诉先生时，先生也感到高兴。

吴先生不仅言传身教帮助我做学问，还赠送我不少书籍。他不仅把他自己的著作《唐宋词通论》、《吴熊和词学论集》工整地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我，还把他案头的如《诗词浙大》、《庆贺吴熊和教授从教50周年论文集》、《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的校友卷、吴战垒学兄女儿吴蓓（吴先生的博士生）著的《梦窗词彙校签释集评》等书送给我，这对我了解情况和做学问都有很大的帮助。最令人感动的，是我在解读南宋黄中辅的《题太平楼》词时，对“筹边楼”一词，尚未查得出处。在拜望先生时，我见他的书柜上面有台湾的《中文大辞典》，我想查一下，先生马上去搬来梯子，让我查找，终于解决了难题。先生见此书对我有用，后来就把此书送给我了，真使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我虽然雅好诗词，却只是偶尔为之。2008年初，东阳市的金一初学兄送给我一本他的《诗词艺文续选》，我回赠他一本拙著《西湖小品》。因有所感，附寄去一首《〈诗词艺文续选〉见赠呈一初同学》的七律：“世事沧桑留梦痕，而今皆已白头人。秋冬春夏平平过，出处穷达淡淡闻。有志唐僧能见佛，无知杞子枉劳神。遥呈《小品》供谈笑，何日孤山细论文。”本想请先生批评指正的，想不到先生和了我四首诗。先生的前三首七律，已入选于《庆贺吴熊和教授从教50周年论文集》，其诗如下：

应守岩见示新律，依韵奉和 三首（2008年2月）

其一

双鬓满堆岁月痕，浮生大半是劳生。
人无奇遇诚堪贺，子有微言了不闻。
七省破冰除大厄，¹一星绕月独丰神。²
当今正用亲民策，愧煞相如封禅文。

注：

¹去冬湘鄂赣皖等七省横遭冰雪之灾。

²嫦娥一号探月成功。

其二

水上风行自扫痕，乐于盛世作闲人。
旧时语业终须弃，当下鸿儒总阙闻。
薄酒难招虬髯客，余年莫问紫姑神。

前贤名节斑斑在，廉退岂为谀墓文。

其三

雪泥鸿爪数留痕，燕去雁来尽故人。
病后家山频问讯，云间鸡犬少知闻。
老归笔塚诗成帙，寒拥书城句偶神。
把酒何时寻旧约，从容论世复论文。

其实在此后面还有一首：

再和应守岩

钟声渡水了无痕，佛说真如是我闻。
尘事虽烦知世味，名心渐泯识高人。
暮年欲结桑榆社，岁祀还同土地神。
洁去洁来终有累，不须更作解嘲人。

先生是个性情中人，其诗内涵丰富。有的诗句我还领会不透，但我知道，它既是先生感情的抒发和志节的表白，也是对我的勉励和教诲。因此得先生赠诗后，我又写了《呈恩师》诗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浮生有幸近程门，说地谈天更论文。今读锦诗思玉语，最难相报是师恩。”今重读先生的诗，先生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目。可转眼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真是“钟声渡水了无痕”，此情何堪！

今年中秋前，我去看望先生，带去一篇《南宋西湖词解读》的《前言》，请先生看一看，并征求写《序》之人。谁知这是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最后的相见。在告别的时候，我见先生人虽清瘦，精神却不错。我握着他的手，问他“胃口可好？”他说“可以。”“睡眠如何？”回答“也好。”我总以为恶梦已经过去，先生的恶病已向好的方向转化。不意11月3日，我参加“西溪祭祀两浙词人祠”的仪式回家，打开电脑，看到老杭大63届同班窗友告知的噩耗，得悉吴先生已于11月2日22时10分走了，享年78岁（虚龄79岁）。我五内寸裂，眼前顿时一片空白！“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中国文坛失去了一位标杆性的词学大家，我失去了最可亲的指导老师！

我立即给师母陆兰芬女士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先生的儿子吴海若先生。我表吊慰后，要求参加先生家庭式的送别。在11月4日的告别仪式上，我敬挽联一副：

诗书有骨，卧榻问经沾化雨；
药石无功，素帙洒泪哭春风。

并受托，代居外地的我杭大1963届窗友、吴先生弟子张世欣、李丹、沈洪保、郑爽明、王湄若、方伯荣、毕炎英等诸君，向吴先生遗体深深三鞠躬。

据说天上有白玉楼，如李贺还在，当不会感到寂寞。请恩师一路走好！

（2012年12月6日于杭州师范大学）

返回目录

爱生如子慈母心 一追念盛静霞先生

—杭州大学中文系 57 级 陆坚

盛静霞先生是我进大学后，第一位给我们讲课的老师。她当时讲授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经》，是我们五七级学生入学后的第一堂专业基础课。

全年级 160 多名同学都集中在 101 阶梯大教室听课。盛先生讲课语言明晰清朗，语速不快不慢，她那略带扬州音色的普通话，我听了特别亲切悦耳。她在课堂上很注重师生互动，课堂秩序活跃。她生动的解说，常常赢得学生会意的微笑和赞赏的掌声。

盛先生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经常深入学生宿舍与学生谈心。她很关心从农村、山区、海岛来的学生，看到他们冬天赤脚穿布鞋，床上没有垫被，平时衣食都较困难，她总不声不响地给予帮助。有时怕对方不肯接收，盛先生就叫其他同学带过去，叫带者不要说是她送的。有时学生生病不能去听课，她知道后，常常烧好稀饭带到寝室去看学生。学生都很愿意和她交流思想，谈学习，谈生活，谈家庭，谈恋爱婚姻，聆听她的指教，很多学生毕业后，还与她通信联系，或特地登门拜望。盛先生不仅是一位关爱学生的好老师，她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但她平时不显耀自己的才华，总是朴实平和，可亲可敬。

她出于吴梅、汪辟疆、汪东、唐圭璋诸大家名下。在中央大学读书时，即以“女才子”闻名遐迩。当时曾流传着一句

话：“中央大学出了两位女才子：前有沈祖棻，后有盛静霞。”盛先生所作诗词，颇能尽此兴风雅之能事，许多篇章诚可与当代著名诗人沈祖棻先生诸作先后辉映。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盛先生的不少鸿篇巨制，直陈时事，反映现实，倾诉爱憎。在抗日战争期间，盛先生写了多首揭露日寇侵略暴行、鼓舞抗战卫国的“新乐府”。全国解放后，盛先生热情歌颂新时代的新人新事，也严厉批判一些不正之风。

在几十年的交往中，盛先生对我有三次不同的称呼。我做学生时，盛先生称我“陆坚同志”；我留学校工作之后，盛先生称我“陆坚老弟”；我做了盛先生家邻居以后，盛先生直称我“陆坚”。这三种不同称呼，使我有时难解却难忘，仔细想想，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师生感情的时代印记。

记得盛先生给我们讲好第一次课之后，就主动到我们学生宿舍征询意见。因为那时我们刚刚进大学，胆子小，心里慌，不好意思讲话。但老师这么热情，又不应该冷场。于是就有一位同学提议：“叫班长先说！”盛先生问：“班长是哪位？”还是那位同学指着我：“是他，陆坚。”盛先生马上就对我说：“好，陆坚同志，请你对我讲的课提提意见！”此后几年，盛先生就一直称我“陆坚同志”。我听了很不好意思，但我心中也知道这个称呼有一定的“时代含意”。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战火燃烧的岁月”，今天老师在台上讲课，明天就可能在台下听学生批判！以同志相称，在当时是最时尚，最平等，也是最亲切的称呼。自称我“同志”以后，盛先生经常叫我课前提建议，课后提批评。有时刮风下雨，也到学生宿舍来听建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议，听批评，有时还把备课笔记拿出来叫我们修改。那种虚心和认真的态度，使学生久久不忘！大家都希望多听听盛先生讲的课。

可是，“十年浩劫”中，盛先生也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打击，再也没能回到她所喜爱的、学生所盼望的课堂。盛先生中年时曾因十二指肠溃疡开过刀，此后饮食特别小心。稍有不慎，就会引起胃痛。在那“横扫一切”的暴风雨中，造反派挖空心思地翻出“三反”、“五反”运动中曾一度提及过的之江大学子虚乌有的“黄金案”，也就把盛先生揪进专案组，进行隔离审查。因天天吃冷菜硬饭，引起了肠梗阻，痛得倒地地上打滚，粪便从嘴里喷出来。直到病情非常危急时，造反派才勉强同意好心人把盛先生送去医院紧急开刀。

从此，身心备受摧残的盛先生，体质更为虚弱，不得不提早离开了教学第一线。但是，她对学校、对中文系的事，仍然十分关心。特别是“四人帮”粉碎后，她常常拖着缓慢的脚步，走到马灯桥，隔着天目山路望望校内的新景象，听听校内的新声息。或者向熟人问问学校的新变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学校命我担任中文系主任后不久，有一天在路上遇到盛先生，我马上从自行车上下来。盛先生突然喊了我一声“陆坚老弟”。我感到很难为情。她马上解释：“这不是恭维你，是祝贺你在前进的道路上长进了一步！”接着又说：“我赞成你做系主任，你做了系主任以后，要尽量多为系里的老师做好事，为学生做好事！我要退而不休，我支持你，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我会经常向你提建设性意见和合理化建议。”当时我顿觉一股暖流涌动全身。

盛先生非常关心我，生怕我把工作搞错，经常提醒我。有时还叫人带口信或带便信给我，告诉我哪位老师生病了，哪位老师有急事，要我去看看。有时还告诉我，兄弟院校有什么好经验。完全把我看作自家人，帮我扶我，真像一位好顾问、好教练！

有一天，在学校东门的西溪河边，又遇到盛先生站在那里，我马上下车。她比较严肃地对我说：“陆坚老弟，今天我要批评你了，听说有人去系主任办公室找你，几次都没有找到。这不应该啊！”我因一直教书，不太习惯坐办公室。自盛先生这一批评之后，我没有特殊情况，都能坐办公室；如不在办公室，也告诉系办公室我的去向。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下午，盛先生在系里一位青年教师陪同下，到了借住在省总工会干校的杭大中文系。她先在我办公室聊了一会儿，开玩笑地和我说：“我今天就是来看看你是不是在办公室。”后来她又去系办公室坐坐，听听往日的同事们讲讲话，然后再到校园内转转看看。那天下午我送她回家，请她坐在我自行车上，她不肯。走到上宁桥时，我看她很累了，不得不在附近的小商店歇了歇，又和我说：“下次到中文系时，半路上不歇就好了！”我说：“盛先生身体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她点点头，笑了笑。那天的情景，我至今仍常常浮现于目前，翻动于脑海！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1982年夏，我的家从借住的省总工会干校宿舍，搬到西溪路与杭大路相交的杭大新村27幢，与盛先生家做了门对门的邻居，天天相见。盛先生对我们一家十分关照。我夫人也是她的学生。盛先生常到我家坐坐聊聊。这时，她对我们夫妇都是直呼其名，犹如慈祥的长辈，我们都感到特别亲切！这段时间，她写的文章，往往要我先看看，提提意见。她和蒋礼鸿先生诗词《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合集》出版前，盛先生亲作注释，也许是邻居的关系，有时要我和她一字一句的讨论。有时一天之中，要我去她家三四次，或者她到我家来三四次，有时我下班迟了，一进家门，孩子就说：“快去盛奶奶家，她找你好几次了！”

由于盛先生的关爱和提携，这段时间，我增长了很多知识，也开拓了眼界，特别是对盛先生和蒋先生的道德文章，又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在那特殊年代，盛先生主动放弃了心爱的教学，放弃了评定职称的机会，但在我们老学生心目中，盛先生就是专家，就是教授，就是才华横溢的诗人！

大概是2004年，有一天盛先生来我家，径直对我说：“陆坚，到书房去，有要事和你说！”我请她坐定。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已封好的，在骑缝处盖了她印章的黄色信封。很沉重地对我说：“陆坚，过几天我准备住进杭州福利中心去，这信封里是我的遗嘱，托你先保存一下！”这出乎意外的嘱咐，使我既感激又觉心情沉重。感激老师对学生的信任，沉重的是盛先生可能自感身体不好。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盛先生住进杭州市福利中心后，我们仍如往日一样，经常联系，有时我去看她，有时她托人带信叫我去。每次见面她都很高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往往是她先要我谈谈学校和中文系的新闻，谈谈老同事们的情况，还讨论讨论当前的一些学术问题，然后再拿出她新近创作的诗词给我看，或者带我去看看黑板报或墙报上发表的她的作品。

她住进福利中心的第二年秋天，她的学生（我的同届同学）陈尚铭、陆惠解夫妇专诚从宁波来看她。陈、陆二位要我作陪。我们三人到达福利中心时，已过十二点。盛先生已吃好午饭，她一定要请我们三人到食堂吃饭，她买了很多菜，坐在旁边看我们三人吃，还不时给我们夹菜，仿佛家长看自己子女吃饭一样高兴！饭后，我们请盛先生先休息一下，我们去园内亭子里坐坐。可是盛先生不肯，她情绪很好，要和我们一起去亭子里坐坐，聊聊天。她一下子提及五十年前我们五七级同学中二十多位同学的名字，问及他们的近况，还叫陆惠解把部分同学的通信地址及电话给她记下，盛先生还想和他们联系联系。

为了不过多影响盛先生的休息，下午三时左右，我们告辞了。盛先生一定要送我们到大门口。我们几次挥手请她进屋，她还是一直站在大门口目送我们。后来，我们又走回去，送她进房间休息。站在房门口，她和陆惠解拥抱久久，然后陆惠解向她深深鞠了一躬说：“盛老师，请您多保重！过些时我们再来看您！”

走出杭州市福利中心，我们三人久久未能说一句话，只见陆惠解泪流满面。大家心中都在反问自己：“我们也是四五十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年教龄的老师，我们也有很多学生，今天也有这样的师生情谊吗？”我送陈、陆二同学到火车站时，陆惠解的眼睛仍是红红的。临别，她又一次对我说：“盛先生不仅给了我们学问，还为我们树立了做老师的榜样！”

我们再次去看望盛先生时，她已从杭州市福利中心转往杭州市中医院。得知盛先生重病住院，很多老学生纷纷赶去探望。有时学生们要依次排长队走进病房。那情景感动了医生和护士，感动院方，也感动每位至今仍深深怀念盛先生的学生！成了流传久远的、师生情谊的佳话！

[返回目录](#)

我的老师白正国

—杭州大学数学系 62 级研究生 沈一兵

白正国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益友。印象最深的是，白正国先生非常强调理学学生的文献功夫，因为上世纪 60 年代杭州大学数学系新建不久，图书资料还不够健全，他就派我们研究生轮流去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图书馆，把重要的学术文献抄回来，再请专门懂得数学符号和公式的师傅把它们蜡刻出来，复制 10 份给大家学习。

喜欢数学，就去考浙大

1916 年 12 月 17 日，白正国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父亲在镇上经营中药铺。他从小数学成绩出色，高中时，自学了微积分与射影几何，对严济慈的《几何证题法》和 Salmon 的“ConicSections”特别入迷。有一位留学过日本的数学老师对他说，平阳出了两位著名的数学家，姜立夫和苏步青。还说，苏步青和陈建功两位数学家都在浙江大学任教授，你既然喜欢数学，毕业后可以去考浙江大学数学系。

1936 年，白正国报考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在“求过四定点的抛物线”的考题中，他正确解出了两条抛物线，引起了苏步青教授的关注。苏步青和陈建功曾约定，要在浙江大学办一个世界一流的数学系；所有重要的数学课程都由他俩亲自讲授。大学四年，白正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浙大西迁时期，白正国在遵义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执教之余，选定射影微分几何为研究方向。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是意大利著名数学家 G. Fubini，这一领域的著作与论文，大多是用意大利文和法文写的。于是，白正国开始学习意大利和法文。

西迁唯一“研究助教”

1942年起，白正国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射影曲面论方面的文章。第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央研究院的《科学记录》上，该杂志是当时我国出版的可以发表数学论文的惟一的一种学术刊物，采用英文发表。可是由于物价飞涨，竟不能用起码的新闻纸印刷，而是用粗糙的土纸印刷。

1943年，白正国被浙江大学聘为研究助教。做助教第一个月的工资是70元，学校按月扣除10元抵还他读书时向学校借的贷金，实发60元。白正国托人到贵阳买了一个2磅热水瓶花去30元，买了12尺白竹布做床单花去10元，剩下20元只能勉强吃



从左至右分别为叶彦谦（后任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白正国、方德植（后任厦门大学数学系主任）、苏步青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饱饭。当时内迁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设有“研究助教”一职，竺校长借鉴此况，聘白正国为研究助教，以让他集中精力搞科学研究。这是浙江大学的唯一的一例。

由于国内发表论文的条件太差，白正国只得把论文航寄到美国去投稿。但抗日战争时期邮路不畅，没有回音。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白正国才从美国“数学评论”（Math. Revi.）的微缩胶卷上得知自己的好几篇论文已经发表在美国数学会的杂志上。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中美开始通邮。白正国发表在美国的近10篇论文的单行本也陆续寄来。这些“实物凭证”，使他在浙江大学的学术声誉大为提高。

1958年杭州大学新成立，陈建功教授被任命为杭州大学副校长，白正国任杭州大学数学系主任。同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白正国参与合并后的数学系的领导工作。

“文革”期间，白正国曾经参加浙江省气象局的台风路径数值预报的研究工作，研究小组集体发表的一篇文章，获浙江省科委颁发的二等奖。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复兴杭州大学数学系的过程中，年届花甲的白正国又受命出任数学系主任。1991年，白正国被杭州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成名之作

白正国的成名之作是在40年代初解决了射影微分几何中著名的Fubini问题。在30-40年代，以苏步青为首的浙大射影几何学派是与当时的意大利学派、美国学派“三足鼎立”的学

派。当时有一个引起国际数学界注意的问题：是否存在曲面，它的一族渐近曲线是互相射影等价的？问题的起因来自德国著名数学家 W. Blaschke 的一个定理：若非直纹曲面有一族渐近曲线属于线形丛，则此族是射影等价的。意大利著名数学家 G. Fubini 研究了 Blaschke 定理的逆问题，得到了问题的肯定回答。由此，Fubini 提问：除了一族渐近曲线属于线形丛的曲面以外，是否还有非直纹面的曲面，它的一族渐近曲线是互相射影等价的？这个难题被称为 Fubini 问题。白正国经过潜心研究，终于圆满地解决了此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即：除了有一族渐近曲线属于线形丛外，还存在且只存在一种特殊的射影极小曲面（projectiveminimalsurfacesofcon-cidence），它的一族渐近曲线是互相射影等价的。对白正国的这一结果，G. Fubini 来信大加赞许，并要求杂志社提前发表白正国的论文。后来，这一成果被载入由 Terracini 执笔的《Fubini 传》中。苏步青教授在专著《射影曲面概论》中对他的得意门生的这个成果也以专题作了详细介绍。此外，白正国在射影微分几何的曲面论方面还有许多独创性的工作。从 50 年代起，白正国转入一般空间的微分几何学的研究。1957 年，他发表了论文“关于空间曲线多边形的全曲率”，推广了著名的 W. Fenchel 定理。在空间曲线的整体微分几何中，这是一个非常简洁而有鲜明几何意义的不等式。它被载入《中国数学十年》一书，也被《中国百科全书》数学卷所提及。

在黎曼几何方面，白正国完美地解决了日本著名几何学家 矢野健太郎（K. Yano）提出的存在若干独立保圆变换的黎曼空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间的尺度形式问题，这是保圆几何中一个关键性的基本问题。1980年，由著名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倡导的“双微”（微分几何与微分方程）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法国著名几何学家 M. Berger 曾向白正国索要这个成果的论文单行本。

蜡刻纸的记忆

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苏步青之前面向研究生开设的高等微分几何课和主持的“讨论班”甲、乙等课程，由白正国讲授。这期间听过白正国课的学生，有中科院院士谷超豪与王元，美籍数学家杨忠道教授，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董光昌和郭竹瑞等。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白正国一面执教，一面培养教师队伍。那时正值大力提倡向苏联学习，白正国翻译了俄文的几何教材为教师讲课。白先生对教师的进修和培养非常关心，特别是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与提升尤为关注。有一次教师调整工资，他认为有一位教师科研成绩突出而工资偏低，主张给这位教师连升两级。但上级不同意，认为全省无此先例。后来，白正国两次向系党总支坚决要求，终于被批准了。

正是由于白正国和陈建功的努力，杭州大学数学系在“文革”前夕，已从开课都成问题的极差境地发展成为有相当规模、教学和科研达到一个新阶段、可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数学系之列的水平了。

难忘名师指点——怀念陈企霞老师

—杭州大学中文系 60 级 潜问根

走出杭州大学校门二十多年了，大学里的许多人与事都已忘却，可是有一位老师的名字，却一直以来深深地、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里……

1961年6月，我因病休学，次年春上病愈返回母校。新学期开始，忽然听说教我们中文系二年级(3)班写作课的老师是：陈企霞。陈企霞？就是“丁陈反党集团”中的那个陈企霞？真的是他？我不敢相信，心里连连冒出问号。

老实说，在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里，再没有比“反党”这罪名更重的了。而现在竟然让一个“反党集团”的头目来教我们的写作课，真叫人不可思议！难道让他来教我们写“反党”文章？

但是，不管好歹，“反党”也罢，英雄也罢，是学校安排的，我能奈其何！不过，能让“名人”来教我们，还是好的。且看这大名鼎鼎的陈企霞本领如何，拭目以待。我心里这么一想，倒盼望着快点儿上写作课了。

第一节写作课，讲些什么，记不起来了。只记得这“反党”头目，一见之下，全然不是我心中原先想象的那般面目狰狞，青面獠牙，可怕可憎可恶之极，倒也是一个与一般人没什么任何不同的普普通通的人。不高的个子，方脸，微黑，鼻梁上架一副极为大众化的眼镜，就跟当时我们穷书生所架的一个样。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上身穿一件褪色的短呢大衣，没棱没角的。因为是给我们一个班四十余人上课，就在一个小教室里。他讲课时，脸上始终带着微笑。讲课的声音不大，像拉家常一般，不慌不忙地说下去，也没怎么看摊在讲桌上的讲义。一节课下来，没有激昂慷慨之势，没有故作顿挫之调，娓娓道来，不觉得刺耳，句句都能听清。

第一节课后，我们似乎和“反党”头目拉近了距离。

三周后的一天下午，我和两位同窗没去阅览室，就在宿舍里看看书，时而聊几句天，聊天难免会发出笑声。也许是这偶尔的笑声在整个静悄悄的宿舍显得太突出了，突然，有人轻轻叩门。

门只是虚掩着。我们相互看了看。

“进来！”同窗甲干脆利落地喊了一声。

门被慢慢地推开了，我们都没料到站在门口的竟然是他！宿舍里的温度仿佛骤然间下降了十几度。

短时间的沉默。

“陈——老师！”甲终于先开了口。

“进来吧，陈老师！”乙跟着说。

“陈老师，进来坐！”我也跟着说。

如果说，听课时我们都还有几分戒备心理的话，那么，此刻，面对咫尺之间的“反党”头目，望着他那始终微笑的脸孔，我们的心理防线，在一刹那间，就全垮了！

陈老师走进来坐在一张小方凳上，和我们随便聊了起来。他问我们，上课是否听得懂，对写作课有什么要求和意见。又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问我们，平时自己是否也写点什么。又说，如果有人写了习作，可送到他家里去，他愿意帮助修改等等。

我们就这样随便说说，大约一节课时间，他告辞走了。

说话中间，我有几次故意盯着他那略宽的脑门，意思是想从那脑门的皱纹之间寻出“反党”这两个字来，可是，直到他走出门去，我什么也没有寻见。

因为平时喜欢动动笔，也爱向报刊投投稿，但不知是编辑里没有伯乐，还是我自己本来就缺乏文学细胞，总之是稿子投出去，要么泥牛入海，要么盼来一张千篇一律的铅印退稿信。现在听了“反党”老师的说话，心里禁不住怦然一动：什么时候到他家里登门求教求教？兴许经他这位“名师”一指点，我这个“矮徒”也会变成“高徒”哩。

可是，我不敢对同窗袒露心声，也不敢独自登门。万一被他人知道了我和“反党”头目密切接触，那后果……

又是一日下午，宿舍里只留下我和同窗甲。

我们各自看了一会儿书，甲试探着问：你说，班上有人敢到“反党”头目家里去求教吗？

我反问：为什么不敢？

甲问：你敢？

我反问：你不敢？

暂停三秒钟，异口同声，我与甲轻而有力地吐出一个字：
敢！

两颗年轻人渴求知识的心，碰撞出了火花。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记得是五月初的一天，校园里春意浓浓的。上午上完写作课，我与同窗甲一起走出教室，走到陈老师跟前，问清了他的住处，便说晚饭后想去他家，当面请教一些问题。他听了微笑着点点头，和蔼地说：欢迎，欢迎你们来！

六十年代初期，杭州大学坐落的地方叫做道古桥，冷清得很。说是什么桥，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桥。一条通往浙江大学后门、留下方向的窄窄的沙子公路，从杭大教师宿舍旁边经过，一道长长的不高的竹篱笆，隔开了公路和宿舍。公路的北边还有一些宿舍，据说是教授们住的。“反党”头目自然不能享受教授的待遇，他就住在篱笆的南边那一排宿舍的最西头。

晚饭后，暮色苍茫，校园里一片宁静。我与同窗甲走进教工宿舍区，更是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找到了陈老师家。

那天谈话的内容，现在也全忘了。只依稀记得我们不是很有头绪地问了问写作上的一些问题后，同窗甲交给老师几首小诗，我交给老师的是一篇小说习作。老师高兴地接过我们的习作，说过几天还给我们，又送我们到门口，微笑着说：欢迎你们经常来。

以后，我与同窗甲，便或者同去，或各自去，渐渐地，俨然是老师家的常客了。

在我的心里，“写作老师”取代了“反党头目”。

同窗甲的小诗经过指导修改，终于有两首变成了铅字，出现在浙江省的文艺刊物《东海》上。我们班上的许多同学都为他高兴，心里也多了几分对陈老师的敬重。我的小说，老师帮助修改几次后，鼓励我投给《新体育》“试试看”，可我自己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总还觉得不行，最终没能投出去。可惜那写有老师不少修改意见的原稿，在“文革”初期连同日记、讲义、教科书一并付之一炬了。

陈老师每一次给我修改习作，都在我的稿纸上用红墨水写了不少字，或眉批，或增删词句，当时教我激动了半天，后来留在心里的只有抱愧了。

那时候，我正订阅着一份《北京晚报》，报上马南邨的“燕山夜话”专栏杂文每期必读，阅读之余，便也自己专门弄了一个练习本，每天在上边写几百字、千把字的杂感“豆腐干”，妄称“道古桥闲话”。大体上每周一次，把“闲话”送到陈老师家，请他指教。他也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逐篇地看，逐篇地改。在我的练习本天头地头和其它空白处，写满了陈老师的看法和修改意见。

我的“闲话”一直写到离开道古桥。没有写作课了，陈老师也不教我们的写作课了，我仍然不时地把自己的“闲话”拿去请陈老师指教，他也仍然一如既往耐心地给我看，给我说，丝毫不嫌弃我这些不值钱的“豆腐干”。

终于，到了大三快结束时，我的“闲话”开始变成铅字了。记得7月3日上午课间，有人告诉说，刚到的《浙江日报》三版上发表了我的一篇短文。我不敢相信，却又但愿如此。待跑去阅览室找到当日报纸，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省报上，顿时心花怒放。吃完中饭，马上急匆匆、乐滋滋地跑到陈老师家，告诉他这一对我来说是破天荒的好消息。他把报纸捏在手里，显出十分高兴的样子，指着那篇仅仅六百字的“随感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两个圆圈》，微笑着鼓励我：继续写，试试看，再投几篇。“关键是要有你自己对生活的新的发现，要有新意。”

他的话是对的。早些日子，他给我看“道古桥闲话”时，就曾指出那篇《两个圆圈》有点新意，可以投出去试试。我按他的指点去做了，果然投中。我佩服他的眼力。

他的话自此便牢牢地铭记在我的心里。

可惜，我那厚厚的一堆“闲话”，也连同日记在“文革”初期化成了灰烬。

要离开杭大了，我与同窗甲等人去向陈老师道别。那是1964年7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杭州的气温已高达摄氏三十几度，空气相当闷热。陈老师在屋子里，上身只穿着一件旧汗衫。没有电扇。他没有多说话。脸上显得很平静，仿佛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也没有凄凄惨惨的悲伤情调。我们几个同学也便只有淡淡的几句话，说分配方案已宣布，明天就各奔东西，不知以后哪天再能见面。

走出杭大校门，一分配到金华二中，不久便被派到农村搞“四清”，一年后回校，教书一年未竟，文革烈火骤起，九州大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这个长在红旗下的知识分子也被赶进了“臭老九”的行列，我猜想还在杭大的“反党”头目肯定在“横扫”之列，我只能把名师深深地、深深地藏在心底里……

终于，我从报上看到了党中央为“丁陈反党集团”平反的消息。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终于，我从报上看到了他是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这个好消息。

我想念他，想给他写信问好，想向他请教自己这许多年来教学与写作中的一些问题，因一时不明他的地址，信一直没写。有时又想，他一定还能为党工作许多年，以后总有机会的吧。何况，这么多年下来，我并无多少对生活新的发现，倘使见面之后，他问起来，我将何以言对？再等一等吧……

忽然，我从报上看到了他逝世的消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文艺评论家，《文艺报》，《民族文学》创办人之一陈企霞同志，因病于1988年1月1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我只能在心里深切地悼念他，深情地呼唤他……

现在，我的案头放着他的遗像，是从《文艺报》上剪下来的；放着他的遗诗，是从《人民日报》上剪下来的，其中《无题》一首中有“湖畔盘桓十五年，秋月春晓谁为伴”两句（1988.6.2.人民日报），从中可以想见他在杭州大学时的寂寞心情。我真后悔在杭大读书那几年，没能更多地向他请教，没能多叫他几声陈老师……

陈老师走了。他把一生交给了党。死后他把遗体捐献给了北京协和医院，他真正是把一切都献给了人民。

五年前我从西子湖畔来到了黄河之滨。我的心里铭记着名师指点。我在生活中努力做到有新的发现。断断续续地，教学之余将点滴新的发现写成短文，投诸报刊，仍是“豆腐干”，数量不多，但渐渐地也有那么一、二、三……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我原想待到有一定的量后，还像以前那样，再请陈老师指教，倘有可能，编一本小册子送给他……谁知他匆匆而去……叫我说什么好呢？……

每当我教学之余，于深夜灯下忽然想写几句“闲话”却又感到并无多大新意之时，我便记起了二十多年前陈企霞老师给我的指点，我的眼前便浮现出他那亲切微笑的面孔，于是用我笨拙的笔，在稿纸上顽强地向前走去……

（2009年7月21号）

[返回目录](#)

难忘导师情——怀念业师郭在贻先生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张涌泉

我自认为是一个幸运的人，在我求学的道路上，我有幸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好老师。郭在贻先生便是这些老师中的一个，是他把我引上了我今天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之路。

一

我见到郭先生是在 1979 年。1978 年春天，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大学生，我跨进了杭州大学的校门。中文系第三个学期开设的课程有一门是古代汉语，先生便是任课老师之一。

本来我对古汉语并没有特别的爱好，但先生那渊博的学识、生动的讲授，却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求知的欲望，也激发了我对古汉语的兴趣。每次听先生上课，就像是一种艺术享受，我总是早早地来到教室。从那时起，我就成了先生的信徒，尽管当时先生并不认识我（那时我们上的是大课，全年级一百四十多人挤在一起听课，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任课教师是不可能认识的）。两个学期结束，古汉语期末考试我竟然拿了个全年级最高分。这使先生感到意外，他专门把我找了去，对我取得好成绩表示祝贺，并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此后，我便成了先生家里的常客。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阅读一些古汉语方面的名著，诸如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等等，都是我涉猎的对象，这为我今天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79年下半年，我开始阅读杜甫诗及其他一些唐诗的选注本，其中如明王嗣擧的《杜臆》、清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杨伦的《杜诗镜铨》、施鸿保的《读杜诗说》，我都仔细地读过，并认真地做了笔记。一次我把阅读杜诗的一些札记送给先生看，先生亟表赞赏，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后来我把它整理成文，先生专门写了一个书面意见，推荐给杭州大学首届文科学生论文报告会，后来又推荐给学报发表。那几年我还写了另外几篇读书札记，每一篇先生都仔细地看过，一字一句也不放过。记得我在一篇文章中把单人旁的“俗”写成了双人旁，先生用红笔在旁边写了个大大的正字，并加上方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别看错个字是小事，编辑看了，就会觉得作者的基本功不行，文章自然也不会给你发表了。”先生还把他写的论文手稿拿给我看，只见毛笔小楷，一笔一画，极其工整；所有的引文都详细注明书名、版本、卷次、页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1年底，我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活。虽然先生极力推荐我留校任教，但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是被分到了远离杭州的一个小县城工作。对此，先生十分惋惜，但他劝我不要灰心丧气。先生用毛笔写下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十四个大字送给我。在我悲观的时刻，是先生的临别赠言，给了我继续前行的信心和勇气。

1983年春天，我出差来杭州，特意去看望了先生。先生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他希望我不要沉沦下去，并鼓励我报考研究生。在先生和母校其他老师的关心、鼓励下，我参加

了1984年的研究生考试，并以较好的成绩考取了古籍所的研究生，重新回到了先生的身边学习。

在读研究生的两年时间，先生系统地为我们讲授了训诂学、文字学等基础知识；先生还专门抽出时间，为我们介绍治学的经验和方法。先生常对我们说：不要急于述作，要紧的是打好基础，要甘于坐冷板凳。先生告诉我，做学问要注意根柢之学，对几种小学名著，必须扎扎实实地精读一两种。先生说他自己曾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读过几遍，这使他受益终身。根据先生的建议，1985年春夏之际，我开始通读郝懿行的《尔雅义疏》。

正好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拟议出版《清十三经注疏》，约请先生校点《尔雅义疏》，先生便让我和他合作，校点该书。在先生的直接指导下，我先把《尔雅义疏》通读一过，又在自己用的本子上校点一遍，然后再录到其他本子上。《尔雅义疏》的引例十分丰富，全书引例约有三万余条。这么多的例证，并非都出自第一手资料，其中有相当多一部分是郝懿行据《经籍诂》等书转引来的，存在着不少错误。为了保证校点的质量，我逐字逐句地查核了郝书所引例证的原文。有时为了查找一条例证，甚至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这项工作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到1987年底基本完成，几乎花了我整整两年的时间。虽然由于出版事业的不景气，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98年取消了整套书的出版计划，但通过这样一番艰苦劳动，我学到了一些根柢之学，觉得是值得的。

1985年暑假，我因事去上海，随身携带了王重民等先生编校的《敦煌变文集》上下册，抽暇读了一遍。我发现该书在校

勘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有些前贤已经指出，有些则没有指出。当时我想，造成这么多问题的原因何在？

其间有没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总结？回杭州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向先生作了汇报。先生大为赏许，他要我把《敦煌变文集》再认真地看一遍，写成一篇专文。后来先生因病住院，在病床上，先生仍不时地关心着文章的写作情况。

每写成一条，就让我读给他听。后来病情稍有好转，先生就让我带上文章的初稿，陪他到医院外面走走。洪春桥边的茶室，植物园中的小亭，飞来峰下的石墩，先生抱病为我审读论文的情景，今天仍历历在目。文章草成以后，先生写了很长的一篇评语，对我这篇今天看来并不成熟的论文，给予了较高评价。开始，先生建议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文史》，但又觉得《文史》出版周期太慢，便把它推荐给《杭州大学学报》。后来这篇长达三万余字的论文分别在《杭州大学学报》和《敦煌学辑刊》上发表了。

1986年夏天，我完成了两年的研究生学习。由于先生的力荐，我得以留校任教。这年春天，国务院批准先生为博士生导师，先生便鼓励我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并说可以以《尔雅研究》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当时有关部门负责人认为研究生班毕业必须工作两年以后才可报考博士研究生，不同意我报考。为此，先生亲自找研究生部主任，又专门写推荐意见。经先生的据理力争，有关部门终于同意我报考。但临到考试那天，却又突然通知我必须加试政治。对此，我毫无准备，只得罢考以示抗议。事后先生安慰我说，做学问关键是要有真才实学，要出成果，而不在于考不考博士。先生说他自己只有大学文凭，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没有读过硕士研究生，更没有读过博士研究生。先生劝我不要考博士研究生了，他希望我抓紧时间多出成果，争取破格晋升。

二

1980年前后，在蒋礼鸿先生的影响和熏陶下，先生的研究方向从传统的训诂学领域转向了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作为俗语词渊藪的敦煌变文，却一直未能有一部较为可靠的校点整理本问世。当时学者所依以为据的，大抵是50年代王重民等先生编校的《敦煌变文集》。如前所说，由于受当时学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敦煌变文集》的校订工作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疏漏，这就不能不对方俗语词考释工作的准确性带来严重的影响，同样也不利于敦煌变文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有鉴于此，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徐震等先生都一再呼吁学术界吸收这些年来的校勘成果，编辑出版一个敦煌变文的新本子。在老一辈学者的倡导下，先生在1987年前后开始酝酿《变文集》的汇校问题，并决定与我和黄征同志合作进行这一工作。1987年4月在杭州富阳举行的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年会上，先生正式提出了编着《敦煌变文汇校》一书的设想，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吕叔湘、项楚、王等着名学者都对我们的工作表示积极的支持。后来先生又提出编着《敦煌文书俗字典》及《枢敦煌变文集校议》的计划。这样，加上《敦煌变文汇校》，就是先生与我跟黄征合作撰着的“敦煌学三书”。

由于合作撰着“敦煌学三书”，我和先生有了更多的交往，也更多地接受了先生的教诲和熏陶。先生经常对我们说：学术商榷文章态度要诚恳，语气要谦和，用词要婉转，尽量少用“非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也”“误”等等过于生硬的字眼。先生说，他早年写的一些文章有时锋芒太露，过于咄咄逼人，这是一个教训，要我们引以为戒。

先生曾和我合作撰写过一篇《俗字研究与古籍整理》的论文（刊《古籍整理与研究》第五期），文章要刊出了，先生重阅此文时，觉得其中对《王梵志诗校辑》一书的几条批评，用词过于尖刻，便亲自给主编写信，希望主编代为斟酌删改。

1988年8月，我和黄征同志赴京参加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行前先生特意把我俩叫去，授以“谦虚谨慎”四字。可以说，“谦虚谨慎”正是先生处世治学的基本准则。

先生强调治学应该谦虚谨慎，但他又反对无原则的迁就，反对人云亦云，无所发明。先生提倡年轻人要有点傲气，要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他认为年轻人如果没有点傲气，没有自信，是很难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的。先生经常对我们说，做学问要贵发明、重创造。他把某一个训诂问题的解决比作发现一颗新星，并且常常以此自得其乐。先生特别推崇宋代理学家张载的一段话：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先生认为任何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或精于此，或疏于彼，不可能包罗万象，无所不通。所以他认为即便一些名家、权威的著作也会有纰漏，年轻人读书要尊重名家、权威的意见，但又不可为名家、权威所限，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学术探讨上，先生从不以长辈自居，他常常鼓励学生挑他的文章中的毛病。

先生的《敦煌变文校勘拾遗》是一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载《中国语文》1983年第2期），我看了这篇论文后，觉得其中

有一条似乎未尽切当：“遍体悉皆疮癩甚，形体苦老改容仪。”（《目连缘起》）其中的“苦老”较为费解。先生认为“苦”是恶义，“老”乃“差”字形讹，“苦差”就是丑陋、难看的样子。从文义看，这样的解释是可以成立的。但“苦差”连用，别无文献佐证；“苦”指容貌丑陋，也没有更多的证据，所以我觉得先生的校说不一定可靠。我把我的想法向先生作了汇报，先生觉得有理。他让我核对一下这两句话的敦煌写本原文，一查原文，答案找到了：原来“苦老”写卷本作“苦”，乃“考”的俗字（见《干禄字书》），“苦考”就是“枯槁”的假借字。在先生的指导下，我把我的想法整理成文，与先生的意见进行商榷。文章写成后，先生又专门写了一个评语，推荐给有关刊物发表。

先生这种严于解剖自己，不护己短的治学态度，使我很受感动。

在合作撰着“敦煌学三书”的过程中，先生和我们合写了数十万字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通常由黄征和我分头执笔。黄征执笔的，写好后先让我看一遍；我执笔的，写好后先让黄征看一遍，然后再送先生审定。先生审阅时，大到谋篇布局，小到遣字造句，都认真地加以推敲，或肯定，或否定，或增加例证，或删除枝蔓，在我们论文的初稿上，留下了先生数以千计的评语和删改意见。先生在我执笔的一篇论文初稿上写道：“文章应力求精炼，套语少用，多余之字宜删，反复琢磨，必能臻于妙境。”像这样的指导性意见，既使我们看到了文章的缺点，又使我们明白了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读书治学，先生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从不马虎苟且。但对我们的进步，先生却满腔热情。先生和我合作校点的《尔雅义疏》完稿以后，先生让我执笔写一篇校点前言，分析一下《尔雅义疏》的成就和不足。初稿写好后，我送给先生审阅。先生当天下午就带着看好的稿子来到我的住处，他说写得不错，他要我署我一个人的名字，誊抄后由他推荐给《辞书研究》发表。他对我说：像这种重点文章，你一个人署名好了，两个人署名，对你以后升职等不利。但这本是先生与我合作的项目，我怎么好意思一个人署名呢？由于我的坚持，先生才让两人连署。先生与我们合作撰着“敦煌学三书”，先生也坚持要把我和黄征的名字写在前面。他说，中国人论资排辈的思想非常顽固，这不利于学术发展，他想为学术界开一种新风。

三

1985年夏天，先生因胆囊炎引发腹膜炎而动了手术。手术不算太大，但术后的恢复却特别缓慢，先生在医院里一住就是四个多月。从那以后，先生的身体似乎一直就没有真正恢复过，不幸的种子那时候大概也就已经种下了。

但与此同时，先生在学术界的声望却如日中天，不断上升。于是登门拜访的、委托审稿的、请求看稿的，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接踵而至。特别是许多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的论文请先生审阅，在他们看来，先生俨然是一个超级裁判，先生的意见将会决定他们论文的命运。而先生恰恰又是“菩萨心肠”（一次先生和我谈话时，曾用这四个字来形容他自己），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先生每天忙于会客、看稿、写信（先生自己曾有个统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计，1987年全年发信297封）、跑邮局，这些繁杂的事务消耗了先生的时间，也消耗着先生的生命。与此同时，先生又要为未来的博士、硕士、学士们上课，为他们审阅论文、批改作业。就在先生去世前的那个学期，先生还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训诂学》、《楚辞研究》两门课程。实在太忙了，先生只得放弃许多像高考阅卷、自学考试阅卷、为夜大学生上课、函授辅导等等，这些在清贫的大学教师看来都不失为“赚钱”的机会，尽管先生家里仍然穷得可以！先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今天可以做好的事绝不会拖到明天，如果有什么本该做的事拖下了，先生会坐立不宁的。后来实在力不从心，书桌上待看的稿子渐渐多起来了，先生只得请他的学生帮着看一部分稿子。有一次先生感慨地对我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我现在算是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先生指着他刚编好的论着目录说：从1978年到1985年，他每年都要发五篇以上的论文，而这两年每年只发一两篇小文章，因而大有“江郎才尽”之叹。其实我们这些弟子心里都清楚，这些年杂七杂八的事就够先生应付了，先生那还有多少时间去搞他自己的科研呢！

四

先生的周围，聚集着一大批门徒弟子。先生对这些弟子的培养，倾尽了自己的心血；弟子们也十分崇敬、热爱自己的老师。1989年的1月11日是先生的五十岁生日。早在1988年初，弟子们就筹划着为老师举行一次热闹的庆祝会。但先生却说：不必大家费心了，去年《训诂丛稿》被评为省高校文科科研成果特等奖，有1000元奖金，到时我请大家到外面吃顿饭吧！可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是谁能想到，癌细胞已在吞噬着先生的生命，可怕的命运正等待着先生……

1988年10月底11月初，先生身体异常不适。11月5日上午，再次的B超检查诊断先生得了肝癌。那天下午我去看望先生，先生平静地对我说：情况不妙，我已作好了思想准备，只可怜他们孤儿寡母的……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我震惊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先生这么好的人怎么能患上不治之症呢？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安慰先生说：不会、不会的……接着几天的CT检查、彩色B超检查，似乎出现了某种转机，诊断结论倾向于血管瘤。对于经历了一场生死大地震后的人，这无疑是个值得庆幸的消息。然而好景不长，11月7日我和师母去医院取验血报告，上面赫然写着：火箭电泳 642ng（正常值为 ≤ 20 ng）。这是一个不祥的数字，我们的心头又罩上了一层阴影。为了稳定先生的情绪，我们没有把事实真相告诉他。

11月10日晚八时许，先生肝部剧痛，我和一新匆匆忙忙从黄龙饭店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和师母一起，把先生送进了浙江医院。值班医生诊断后，怀疑是肝癌肿瘤破裂（第二天下午开刀手术证实了这一点），因为是晚上，当时只采取了些止痛措施。病房没有空床位，当晚只得把先生安置在走廊尽头的的一个临时床位上。初冬的夜晚，寒气袭人，走廊上风呼呼地，简直让人冷得发抖。先生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疼痛和寒冷一起袭击着他。我口袋里揣着值班医生开的病危通知单，心里感到一阵阵的悲哀。第二天下午，先生接受了开刀手术，但因肝癌肿瘤太大，医生认为不宜切除，便缝了回去。手术刚结束，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先生看到我，第一句问话就是：是不是血管瘤？我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告诉先生是血管瘤。我还说：手术很成功，肿瘤已经切除，请先生安心养病。在先生面前，我从不撒谎，也从没有撒谎。但在先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六十多天里，我们却一次又一次地欺骗先生，我为此感到负疚和不安。如果先生九泉之下有知，该是会原谅我的吧？

在学校领导的关心下，11月19日上午，浙二医院为先生组织了第二次手术。先生后来对我说，那天他是担心在手术台上下来。但在进手术室前，先生显得分外平静；那天早晨，先生的食欲也特别强，他看到傅杰拿了一个包子给我吃，笑着说：“给我也吃一个吧（手术前是禁食的）！”先生谈笑风生，但我们却怎么也笑不起来。第二次手术是成功的，先生左肝上的大小三个肿瘤全被切除了。然而一切都太晚了。手术后不久，癌细胞便迅速向右肝转移。虽然医院、学校想尽了一切办法，但最终未能把先生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先生的病情不断恶化，身体也是日渐虚弱。但先生仍念念不忘他的科研工作，不忘他的学生。先生挂帅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先生说出院后要召集有关人员开个会，争取尽早完成；研究生要毕业了，先生关心着他们的分配问题；学校评职称了，先生记挂着青年教师的晋升；小方的论文迟迟不能发表，先生让我捎口信给编辑，先发小方的，他自己的论文晚些再发；小金为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向学校要求延迟回国，先生让我回信，说他出院后马上找校长商量……最使先生难以忘怀的，是他和我们合作撰着的“敦煌学三书”。当B超检查显示先生得肝癌的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那天下午，先生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给我和黄征写了一封遗书，希望我们努力完成“敦煌学三书”的撰着工作，争取把三本书出齐。

1989年1月8日，离先生五十岁的生日只有两天了，我对先生说：再过两天，就是先生的生日了，先生需要买点什么？先生回答说：什么都不需要了！

后来他对我说：你给我重新编个论着目录吧。那天先生还对我说：方以智的《通雅》是本好书，如果到了，给我也买上一本。

1月9日晚，是先生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个晚上。那晚我去医院护理先生。先生双眼紧闭，呼吸急促，前几天连续不断的咳嗽却意外地停止了，因而病房里显得格外的宁静。这异常的情况，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晚上十点多，护士对我说：郭老师情况不大好，今晚可能要出事，你要特别留神！

护士这一说，可把我的心提了上来。我把靠椅移近病床，守候在先生的身边。

先生偶尔睁开眼睛看看我，旋即又闭上了。夜越来越深，我那颗悬着的心也越来越感到紧张。好几次我想给师母挂电话，但又怕师母太紧张，拿起电话机又放下了。后来我想让蒋冀骋来医院，可偏偏学校研究生宿舍的电话好半天也接不通。那几天，我的左肩膀隐隐作痛，那晚上更是莫名其妙地痛得厉害，我真担心自己坚持不下去了。实在痛得不行，我便向护士要了颗止痛片，凑着自来水吃了下去。晚上十二时许，先生让我给他翻了个身。过了一会儿，先生要喝水，我便让先生喝点参汤。先生喝得特别费劲，连张开嘴巴似乎都需要巨大的力量，好半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天才喝进去一点点。望着先生那痛苦的神情，我的心底感到无限的悲痛。此后，先生就再也没有吃过什么，也再也没有说过什么了！凌晨四点左右，先生的血压突然降了下来，医生让我赶紧通知家属，并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但这时任何灵丹妙药都已经无济于事。1989年1月10日13时10分，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先生走得那样匆忙，他没能过上他五十岁的生日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先生走了，先生永远地走了。他静卧在他深深依恋着的西湖旁边的群山中。他太累了，他是需要好好地歇一歇了。虽然我和我的师兄们不能再当面请先生为我们传道解惑，但我们能在他留下的着作里找到我们需要的答案。

先生，您安息吧！

[返回目录](#)

清风留古道 春雨忆初阳——怀念朔方师

—杭州大学中文系 79 级 楼含松

我国著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中文系资深教授徐朔方先生于 2007 年 2 月 17 日下午与世长辞。在告别仪式上，我撰了一副挽联：“绛帐清风留道古，青衿凄雨忆初阳。”联语未工，但记录了师从先生的点点滴滴，也表达了我在先生逝世后的伤悼之情。作为他二十多年的学生，爰作此文，通过几个片断，感怀先生的教诲之恩，抒发对先生的深切思念。

“听不懂”的课

初识徐先生，是在我大学二年级。记得当时徐先生给我们上古代文学基础课，主讲两汉魏晋文学。当时徐先生年近六旬，虽然白发萧萧，但脸色红润，精神矍铄，身材不高而敦实。徐先生进得课堂，没看他拿什么讲义，只是带着《古代文学作品选》和几张写满字的纸片，没有什么客套，兀自就开讲了。他的嗓音清亮而略带尖锐。

已经不记得徐先生当时上课的具体内容了。说实在的，当时我就没有听懂徐先生的课。这固然与我的鲁钝有关，不过确实有不少同学与我有相同的感受，认为徐先生的课“听不懂”。

徐先生上课，并不像一般老师那样从时代特征、作家生平介绍开始，然后是作品串讲，进而思想与艺术分析，最后讲历史地位和文学影响。这是我们熟悉的文学史的授课方式，久之习以为常，觉得文学史就是应该这样的讲法。但徐先生不是这

样。记得是他讲《史记》，对于教科书上已经系统介绍的司马迁生平、思想，他没有重复讲述，简单带过，接着就讲作品。而讲作品，也不是逐句解释，大凡书中注释详尽的地方，他就略过不讲；而没有注释和注释不确切的地方，徐先生或作补充，或为纠谬。与后来读到的徐先生的学术论文思维缜密、文采华滋不一样，徐先生上课并不追求耸动听闻的效果，即使一些极有独到见解的观点，也是要言不烦，点到即止。

要听懂徐先生的课，得有充分的课前准备，必须对所讲内容有相当的了解，至少应该大致浏览过教材，这样才能领略徐先生揭示问题的眼光、解决疑难的慧心。这是我后来慢慢体会到的。但在当时，习惯了让老师牵着鼻子走的我们，面对徐先生这样看似略无崖际、不成系统的讲解，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中还生出一些不满。但是也有一些同学十分喜欢徐先生的课。

认为这样的讲课，才是真正水平的体现，可以得到很多启发。到了期中，徐先生安排了一次测试，结果班里几乎有一半同学不及格，我的成绩也很糟，但少数几个同学却得了高分。下半学期，我逐渐适应了徐先生的讲课方式，知道一点读书的方法，也略窥徐先生治学的门径，才算品到了听徐先生课的味道。

我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后来成为徐先生的在职博士研究生。在闲谈自己的治学道路时，先生提到，当年他考进浙大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听了一位先生连原文带注释照本宣科讲解《庄子·逍遥游》的课后，他产生了与《牡丹亭》的女主人公相同的感受：依注解书，学生自会。就不愿再在中文系了，转学到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了英文系，直到毕业。直到这时，我才领会当初徐先生给我们上课时的良苦用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尤其是大学教育，关键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考能力。我博士考试复试时，徐先生对我说了一番话：“我看过你写的一些文章，总的来说，文字功底还不错，表达还算清通，但思想深度方面不够。

要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的学术目标和要求，要超越自己。”此后，无论进修课程还是确定博士论文选题，徐先生都有针对我的弱点，有意识地增加这方面的训练。跟徐先生读博士，随时感到有巨大的压力。他的课程，常常会布置一些具体的问题，要求学生自己去查找资料，独立思考，写出文章。其实，这时候徐先生自己对此问题已经做了研究，并写成了论文。他会指点材料的范围，通过什么途径去收集，重点思考什么问题，但不会事先告诉他自己的研究结果。这样做，就是要我们经历研究的全过程，而不是简单接受现成的结论。我们学生提出的观点，常常与徐先生不一样，他就与我们辩论，引导我们研究的深入。有的时候，双方都不接受彼此的观点，徐先生也从不将自己的结论强加给学生。

这样的授课方式，对学生研究能力的提高十分有效，并让学生养成无证不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行走的“课堂”

“徐老师有一个毛病让我很难过，就是酷爱走路。在杭大时，他经常来到我的房间谈谈。他不喜欢坐着谈，不喜欢开空调，最讨厌老专家楼的沙发，夏天十分钟一过，冬天三十分钟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一过，他就说：‘在外面走着谈谈吧。’我们从西溪路走到黄龙公园走一个半小时左右。各位知道，徐老师谈的内容很丰富，但表达很简要，而且还带有一点儿家乡东阳的口音，像我这样的外国人，面对面谈谈也不容易理解，徐老师走着谈话，我把全身变成耳朵，拼命努力听他的话，总有不少部分听不懂。回到专家楼，满身是汗，累得要死。对当时的我来说，西溪路到黄龙公园这一段路，是我的大学院，世界上教育最严厉的大学院。”

这是日本神奈川大学的铃木阳一教授在庆祝徐先生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他的话引发会场一阵会心的笑声。凡是徐先生的弟子，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徐先生认为繁重的学术研究工作需要有充沛的体力支持，因此十分注意身体锻炼，夏天游泳，冬天跑步，到了七十多岁，出门还骑车。即便给研究生上课，他也喜欢边走边谈。徐先生招收的硕士生、博士生数量很少，因为他出的专业考卷很独特，内容范围很宽泛，问题角度不拘一格，几乎没办法通过常规的考前准备来应付，更不要说临时突击背书本。只有靠平时的阅读积累，加上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才能勉强通过。考徐先生的研究生难，是出了名的，很多考生知难而退，尽管应试的不少，能列门墙者还是寥寥。学校有关主管部门曾经向徐先生委婉提出降低考试难度，但徐先生照样我行我素，坚持宁缺毋滥。

因为及门弟子不多，徐先生也就不在教室正襟危坐地授课，而采用讨论的形式，通常是让学生定期去他家，讨论他事先布置的课题。但这样的讨论课一般总会从他家的客厅开始，在他的家门口结束。那时候徐先生的家在道古桥的杭大新村，等到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二三个学生到齐，他开个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就会提议出门边走边谈。通常的路线是沿杭大路到宝石山下，再拾阶而上，直到山顶的初阳台，稍作盘桓即下山，有时是原道返回，有时 would 会过紫云洞、黄龙洞而返，等走到徐先生家门口，大约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这一堂课也算结束了。

在徐先生看来，读书做学问，外在环境并不是很重要，关键是自己能否坚持。在“文化大革命”中，图书馆、资料室“门虽设而常关”，徐先生不能正常进行小说戏曲的研究，就想到“借《史记》和《汉书》的研读，也许可能做一点有益于人的事”。因为他手头有开明版的《二十五史》，研究《史》《汉》无待外求。徐先生谦称自己只是把小学生的加减法运用到了文史研究中，把《史记》和《汉书》内容重叠或其他可以对比的部分，逐一比勘，详细列出两书的异同，分析探究其中蕴涵的曲折原因和文化信息。在许多学人专业荒废的“十年动乱”期间，徐先生写成了《史汉论稿》一书。此书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对于当时好发空论甚至歪曲史实的恶劣学风来说，无疑是一种无言的抗争和有利的反拨。

有一次徐先生问研究生有什么困难，那位学生随口说，早晨宿舍楼外的学生广播站太吵。他想了一下，说：图书馆线装书部的门外，有一张长桌子，很安静，可以看书。又有一次，徐先生九十多岁高龄的老母亲摔跤骨折住院，需要有人抬着去拍片检查，几个学生赶去帮忙。学生到医院时，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多分钟，徐先生当时正站在病房门边，手持一卷线装书看得入神。见学生来了，赶紧说：“对不起，医生说可能还要晚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几分钟，你们带书了没有？”这话让几个学生面面相觑，因为谁也没想到带书本去。凡此种种，言传身教，令学生终身难忘。

徐先生博览群书，但自己的藏书并不算太多。一方面因为他所读的书、需要的资料不是寻常书肆上能够购得；另一方面，他认为书关键是为我所用，而不是为我所有，即使家中坐拥书城，也不过是摆个虚架子。因此他的工作地点常常是在图书馆。到外地出差开会，他总要尽量挤出时间去当地图书馆访书；对于自己没办法找到的资料，就千方百计托朋友查找。他也常常到学生、同事家里借书。有一段时间，我家也在道古桥，离徐先生住处不远，那时候徐先生体力已衰，腿脚不便，已经好几次摔倒受伤。但他还是坚持走路，好几次独自登上三楼到我家，为的是借书。每当听到他那清亮尖锐的嗓音喊着我的名字，打开门看到他颤颤巍巍地站在面前，我总是又惊又愧，一来担心他走路不稳，怕出意外；二来看他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还坚持学术研究，除了钦佩，只有惭愧了。我每次和他说，只要打个电话，他需要什么我马上可以送上门去。但他总是呵呵笑着回答：不麻烦你！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的杭州大学中文系，老一辈著名学者王驾吾、胡士莹、夏承焘诸先生，先后驾鹤归去。徐先生是中文系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加上他本人学术造诣高，为人坦诚，在中文系具有极高的威信。但徐先生也是一个看上去不容易接近的人。我留校任教时，正值徐先生应邀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等他回国，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登门谒见徐先生，因为他是我们古代文学教研室的主任，他还没见过我这个新助

教。但徐先生听我说明来意后，马上说：“我已经不当教研室主任了，因此你不必向我汇报。”听了徐先生如此直接回答，我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就是徐先生的直率。他从不客套，说话率真，不假辞色。在徐先生家，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正在与徐先生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有人敲门，徐先生总是快步走到门前，打开一条缝，问来人有什么事？不管是熟人还是生客，只要没特别重要的事情，徐先生一般不会让人进门，就隔着纱门，简单将事情说完，道声再见，随手就将门关了。徐先生平素喜走路，路上遇见相识，往往也是微笑点头而已，很少会停下他那急促的脚步，与人寒暄。这就是徐先生的风格，中文系的师生都知道他的脾气，也就见多不怪了。

在学术研究上，徐先生同样表现出鲜明的个性，那就是“特立独行”。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是1956年关于《琵琶记》的大讨论。这一年的4月8日，他在《光明日报》副刊发表《榘琵琶记柷是怎样的一个戏曲》一文，在肯定这个剧本在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后世戏剧创作的深远影响的同时，着重指出它的基本倾向是宣扬封建道德的。同年夏天，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首都文艺、戏剧界人士以及上海、广州、杭州、重庆、青岛、长沙、武汉等地的专家学者，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琵琶记》讨论会。会议从6月28日开始，7月23日结束，共进行了七场讨论，所有发言和会议记录汇集成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6年12月出版。前两场讨论中，所有发言基本上都对《琵琶记》持肯定态度。徐先生应邀于7月初赴会，参加了第三场以后的讨论。他重申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并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作了更加细致的分析。他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大批很有声望的学者都反对徐先生的观点，其中包括他的老师王季思教授。

作为一名三十三岁的青年讲师，徐先生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热烈的辩论。

这种独立不倚、惟真是尚的学术胆识与勇气，贯穿了他的一生。徐先生是汤显祖研究的权威，晚年还发表过《汤显祖与梅毒》的论文，有人劝他不要发表，以为有损汤显祖的清誉。但徐先生说：“我有材料啊！”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文章对于了解那个时代文人生活和社会风气，自有其特殊的学术价值，而不必为尊者讳。

熟悉徐先生的人，经常会听他说两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不知道。”在学术问题上，徐先生绝不苟同别人的观点，认为所有的观点和结论，都要经过事实的论证；他写文章也从不含糊其辞，总是思维缜密，论证充分，观点鲜明；但凡自己没有把握的问题，他绝不会强不知以为知，不作无根游谈。有一次，徐先生毫不客气地向我指出：“你的文章，‘也许’、‘可能’用得太多了，既然自己都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写出来呢？”原来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加上这样字眼，修辞上显得委婉些，徐先生一针见血的批评，正是发现了我写作时的不自信。20世纪60年代初，徐先生完成《汤显祖诗文集编年笺校》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该书的前言。出版社来信，说“中央负责同志”（实即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看了之后不满意，要求修改。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徐先生回信说自己只能重新研究以后才可以修改，怕他们急于出版，不能等待。出版社又来信说可以参考侯外庐（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最近发表的有关汤显祖的论文加以修改。徐先生读了侯外庐的论文后认为，他引用的汤显祖诗文，诠释理解往往违背原意，无法令人信服。于是徐先生写了论文对侯氏观点予以纠正，并告诉出版社，自己不能按照侯外庐的观点进行修改。徐先生的学术风骨，由此可见一斑。他在学校为庆祝他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召开的学术会议上，笑称自己是个“捣乱分子”。这是徐先生特有的幽默，这种自我解嘲其实表露了他对自己学术个性的自信和坚持。但徐先生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从不自满，而是不断修改以至重写旧作。他晚年自我总结说：“我不急于争辩，哪怕在几年以至几十年之后，我也要重申并完善我的论点。”

在《琵琶记》讨论之后三十多年，我重又发表了《论琵琶记》和《高明年谱》。正如同1954年我在《新建设》杂志发表论文《马致远和他的杂剧》，三十六年后我又发表了同样题目的论文；50年代发表的论文《汤显祖和他的传奇》到1993年的专著《汤显祖评传》；1957年的《汤显周年谱》到1993年收入《晚明曲家年谱》中的《汤显周年谱》重写本都是同样的例子。”

其实徐先生是一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学者，对于认真与他商榷学术问题的人，他都青眼有加，给予热情的回应。他待人真诚，因此也赢得别人的由衷尊敬。这里仅记两件小事。一是他的《史汉论稿》中关于司马迁生卒年份的考证，有一个附注：“在讲授《史记研究》选修课时，陈南民同学在课堂作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业中对司马迁出生年提出一个极为简截了当的论证：如果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他就不可能出生在原籍龙门，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奉令迁居茂陵。这种政治性的迁居不允许只身来京，而把家属留在原籍。乐于补充并介绍如上。”这就是他对一位在校本科生的奖掖。

还有一件让我至今历历在目的事：在师母不幸病逝后，徐先生年事已高，孑然一身，他的生活令大家担忧。一天傍晚，我去看望先生，才走到门口，就看到中文系王元骧（林祥）教授手捧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鱼，特地送来给徐先生。

王老师是徐先生在温州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也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而且也是孤身一人。王老师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本不是徐先生的学术同行，但他多次在我面前提到徐先生对他的关心和帮助，表达对徐先生的崇敬之情。

当时的场景令我十分感动：这碗鱼汤，凝聚着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谊啊！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怀念校友

聊友 —— 忆陈建平同学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邓梅妮



陈建平—— 后排右起第四人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一个很偶然的会听说78级日语班的陈建平同学过世了，心里一阵唏嘘不已，没想到这位我曾经的聊友在人生的路上竟然走得这样匆忙……

早就想提笔写一写这位昔日的同学加好友，可感恩节，圣诞节，春节，情人节，一个接着一个，忙得我不亦乐乎，心总是静不下来。现在这些节日都过去了，静下心来，往事就一幕接着一幕涌上心间，恍如昨日……

我打小就对文史感兴趣，七八年高考填专业时，我在中文与历史之间犹豫，最后还是填了历史系。高考分数下来后，可以改一次志愿。我妈不由分说的要我改成外语系英语专业。当时我已跟着广播电台自学日语两年有余，便嘟哝着说：“那我改成外语系日语专业好了。”我妈说：“不行，英语比日语更有用。”在我家我妈就是慈禧太后，任何事情她说了算。就这样我被阴差阳错地录取在了杭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往后的事实证明了我妈当时的决定不仅英明正确，它还助我圆了历史梦，当然那是后话了。

进入杭大后，学英语的同时，我仍未放弃日语。年级日语班的教室离我们的只有几步之遥，可谓近水楼台。每每碰到日语上的问题，我就往日语班跑，向日语班的同学请教。这样一来二去就与他们班的上海籍同学陈建平熟识了。

陈建平，瘦高个儿，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书生气十足，能侃会聊，人极聪慧，但又有几分放荡不羁或玩世不恭。他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没有南方人惯有的口音，不过我更喜欢听他说上海话。那时我有个习惯，就是每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天早上精读课结束后便会从教室里搬个凳子去校园中间的草地上背单词读课文，被陈建平撞见过几次后，他便天天来找我聊天。我们聊的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海阔天空无所不包。在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知识面很广，也见识了上海人的会侃。后来，只要他去草地上没见着我便会来我们教室的窗下等我下课。几次以后，只要他一出现在我们教室的窗口，我班同学的头便会齐刷刷地转向我，于是我就让他以后别在我们教室的窗下等，免得别人误会。没想他听了我的话撇了撇嘴：“谁爱说跑去，我才不在乎呢！”“可我在乎。”虽如是说，但我内心里却十分欣赏他的这份洒脱和磊落。

有一次在聊天的过程中，他提到香港有一款日语词典很好用。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回家后就说与外婆听，最疼我的外婆二话不说即提笔写信，让她在香港的弟弟买一本这样的日语词典寄我。我当时心里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了一封上海海关寄来的信，大意是说从香港寄给我的日语词典是台湾编撰，内容反动，故予以没收。看完信后我的整个人象掉进了冰窟窿里，从头凉到脚，不争气的眼泪也落了下来。胆小怕事的外婆则从口袋里掏出钱来对我说：“算啦算啦，就去外文书店买一本词典吧，反正日语也不是你的专业。”

第二天早上我象往常一样又搬个凳子去草地上念书，没几分钟陈建平来了，见到他，我没好气地说：“你走吧，今天我没心情聊天！”他睁大了眼睛吃惊地盯着我：“咋啦？有人说闲话了？”“没人说闲话，我就是今天不想聊天。”我转了个身把背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对着他，希望他赶快离开，也希望他没看到我快掉下来的眼泪。没想他的牛皮糖劲上来了：“你不说原因，我今天就不走了。”听了他的话我是又好气又好笑，只得转过身来，简单地述说了事情的原委。他听后略微沉思了一下，一改平时的嬉皮笑脸玩世不恭样，严肃地说：“我姐姐在上海海关工作，据她说，一般从国外寄来的词典或书被没收后，过一段时间都会被送往上海各大学的图书馆。我建议你给上海海关及上海市委各写一信，申诉一下，既然这些工具书大学的图书馆能用，你也是大学生，为什么你就不能用呢？”听了他的这个内幕消息我很震惊，也很气愤：对啊，既然上海的大学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当晚我就给上海海关，上海市政府，以及国务院各写了一信。三封信寄出后的一个月我就收到了上海海关寄来的日语词典。尽管不是香港寄给我的原书，是没收他人的同一款词典（词典的扉页上有寄赠人的留言和签名），我还是挺高兴这失而复得，心里也非常感激陈建平。

后来我决定报考历史系的研究生，这就意味着我得自学历史本科的课程，还得抽出空余时间去历史系旁听蹭课，而我学的日语已进入了高级阶段，继续学需要占据我大量的时间，为了圆历史梦，我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了日语，这样一来，我去校园草地上读书的时间就有限了。再后来，班上的一位男生走进了我的心里，便再无时间去校园的草地上念书了，我与陈建平之间的接触与交往也减少了许多…

最后一次见到陈建平是在 2017 的年级聚会照片上，他还是那么瘦，鼻梁上还是架着副黑边眼镜，只是人憔悴多了，也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老多了。听说他身体状况不太好，果然没多久便传出了他因病过世的消息。

陈建平走了，步履匆匆，他就象瞬间划过我人生轨道的一颗五彩流星，短暂、耀眼、温暖，使人过目不忘。与他曾有过的纯真友谊会在我的心底永远珍藏。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做聊友！

[返回目录](#)

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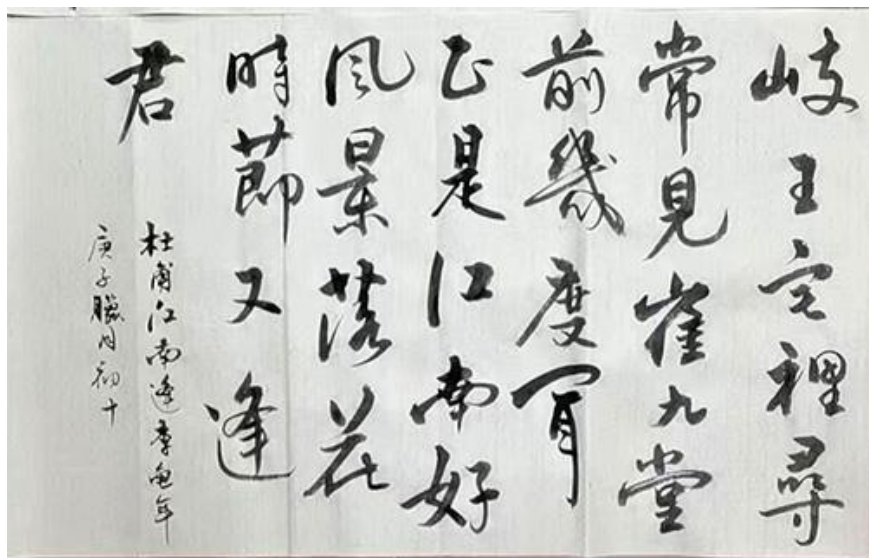
春联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任平



书法：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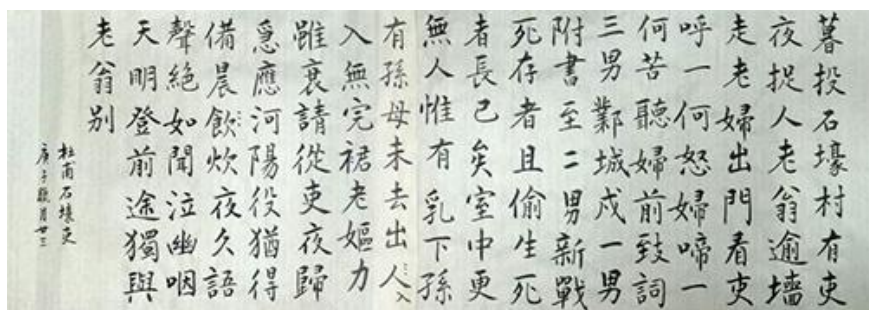
—杭州大学中文系 98 级 张一帆



[返回目录](#)

书法：杜甫《石壕吏》诗抄

—杭州大学中文系 98 级 张一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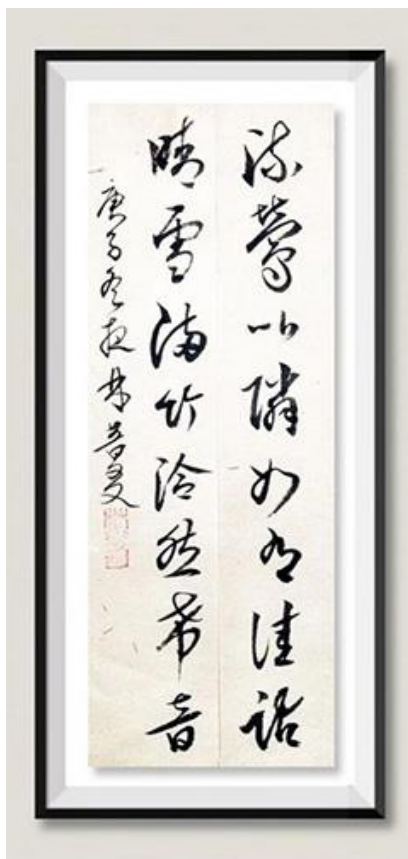


[返回目錄](#)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书法：流莺佳话，晴雪希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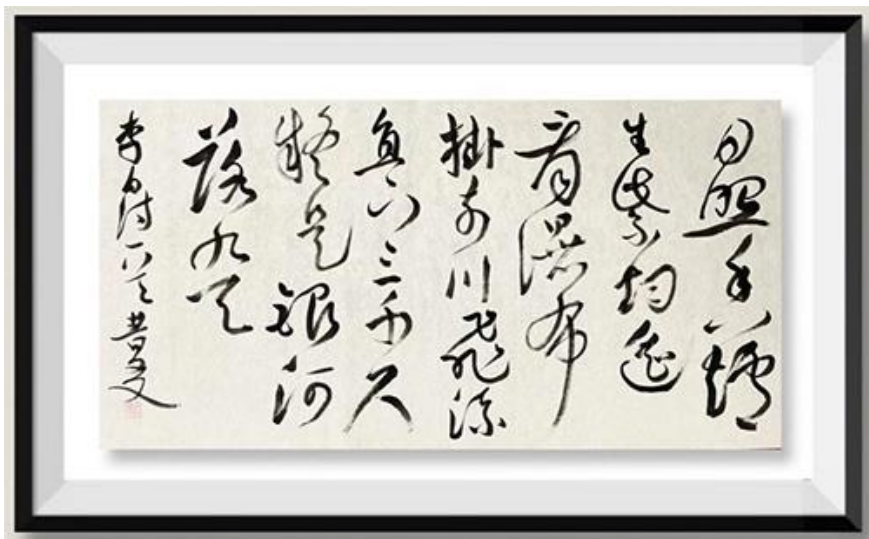
—杭州大学城市科学系 91 级 林普友



[返回目录](#)

书法：李白《望庐山瀑布》诗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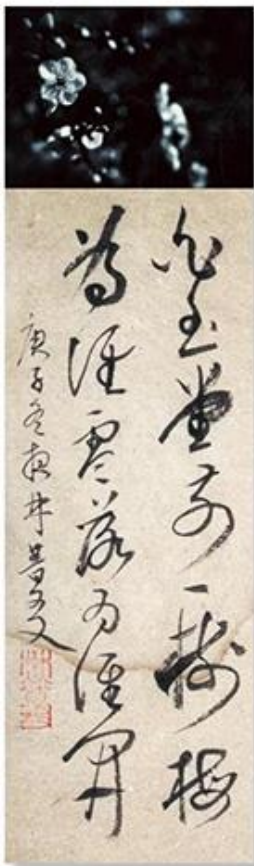
—杭州大学城市科学系 91 级 林普友



[返回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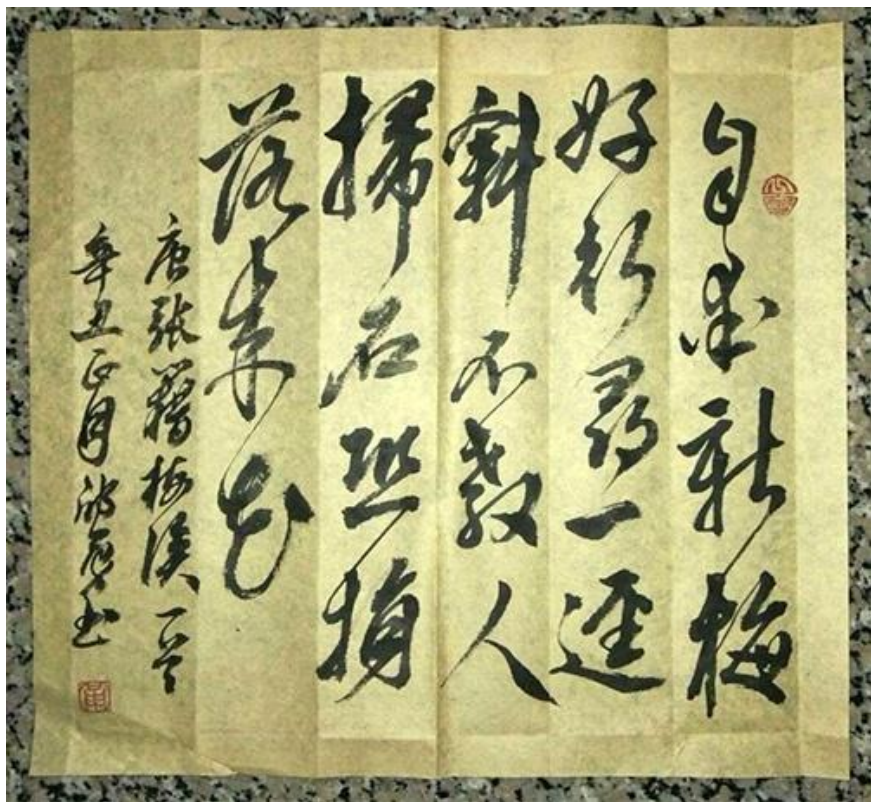
书法：王安石《梅花》诗抄

—杭州大学城市科学系 91 级 林普友



书法：张籍《梅溪》诗抄

—杭州大学中文系 90 级 邵勇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绘画

牛年快乐

—杭州大学中文系 85 级研究生 张德明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辛丑吉祥

—杭州大学历史系 80 级 周崇坚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戏人牛弓

—杭州大学外语系 79 级 莫小也



[返回目录](#)

扬鞭牵牛

—杭州大学外语系 79 级 莫小也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不用扬鞭自奋蹄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韩笑



[返回目录](#)

春联

—杭州大学中文系 85 级研究生 张德明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新年好

—杭州大学中文系 85 级研究生 张德明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购年货

—杭州大学中文系 85 级研究生 张德明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春祭乐队指挥

—杭州大学中文系 85 级研究生 张德明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新年吉祥

—杭州大学历史系 80 级 周崇坚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梅

—杭州大学中文系78级 任平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樱花满树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陈雯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海棠花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金秋芬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插花寄语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淦钊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桃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韩笑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小鸡和葡萄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韩笑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果子熟了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韩笑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回眸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韩笑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清欢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韩笑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茶花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韩笑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一鸣惊人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韩笑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果子成熟了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韩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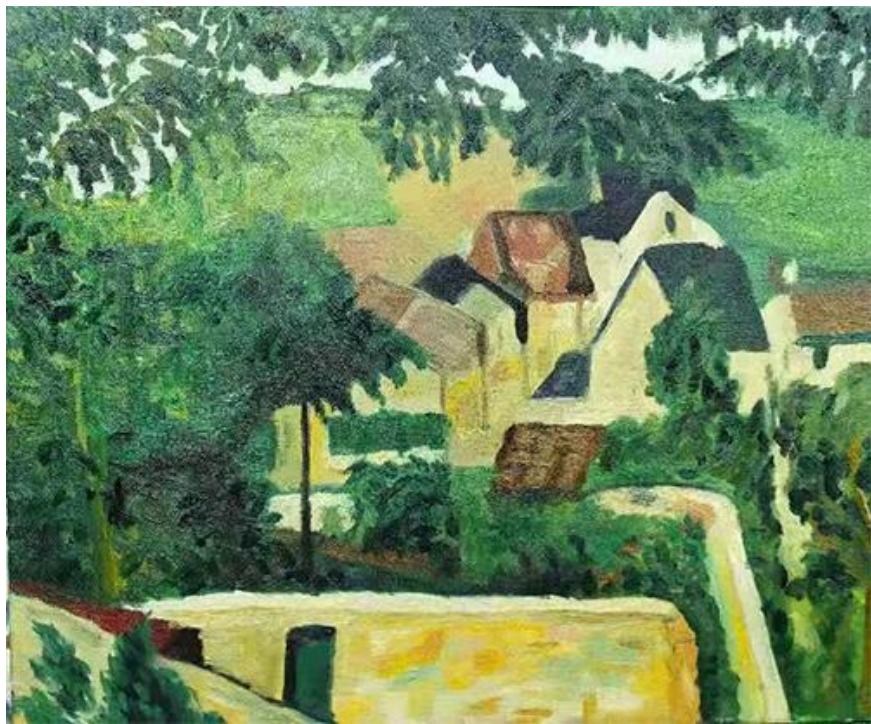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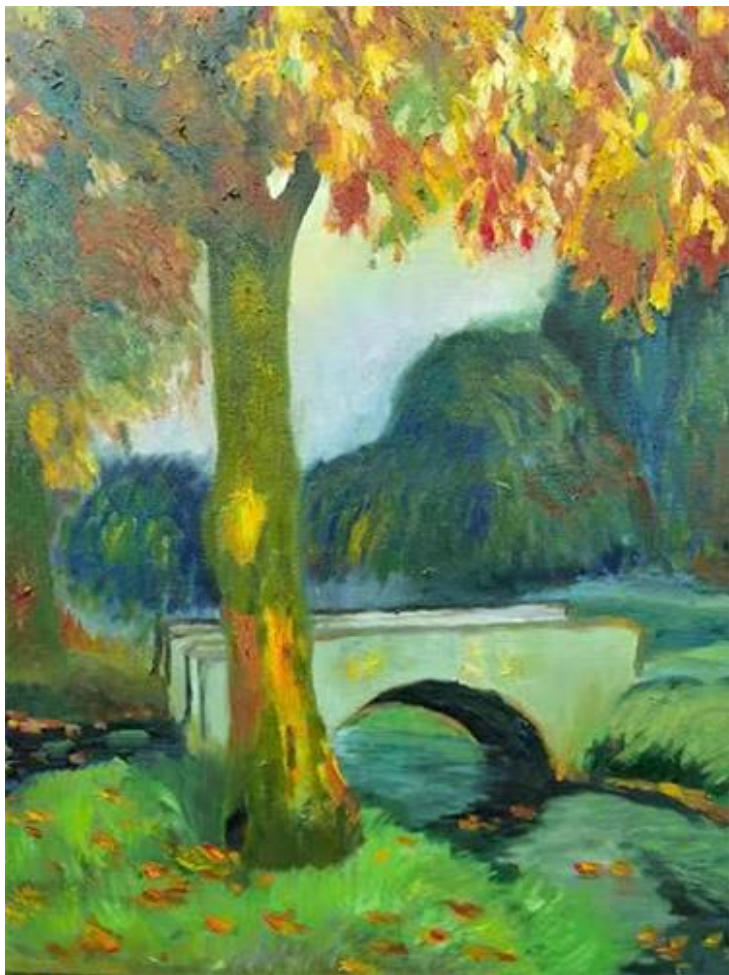
[返回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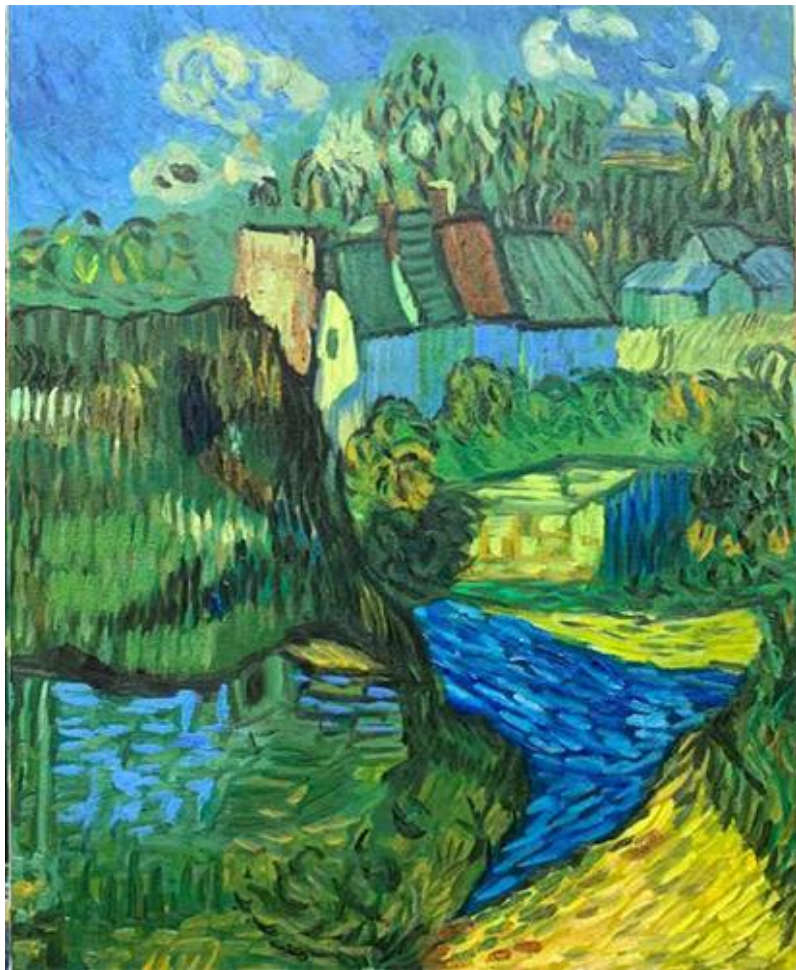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临摹梵高的树和花园三幅

—杭州大学外语系 80 级 卢易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水彩画：静物-临摹高更油画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刘志奋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竹隐庐

—杭州大学城市科学系 91 级 林普友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落 香

—杭州大学城市科学系 91 级 林普友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晚秋

—杭州大学城市科学系 91 级 林普友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青山

—杭州大学城市科学系 91 级 林普友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习习於飞

—杭州大学中文系 85 级研究生 张德明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新石器时代

—杭州大学中文系 85 级研究生 张德明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分 享

—杭州大学中文系 85 级研究生 张德明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不用的玩具收起来

—杭州大学中文系 85 级研究生 张德明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问女有所思

—杭州大学中文系 85 级研究生 张德明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渴望

—杭州大学中文系85级研究生 张德明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新来的钟点工

—杭州大学中文系 85 级研究生 张德明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白雪公主

—杭州大学中文系 85 级研究生 张德明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紫苔菜花

—杭州大学中文系 85 级研究生 张德明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油画：玫瑰三幅

—杭州大学经济系 81 级 陈莉红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油画：雨中

—杭州大学经济系 81 级 陈莉红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玫瑰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夏超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风景画二幅

—杭州大学外语系 79 级 陈炼佳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瓜与蒜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陈雯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白罌粟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陈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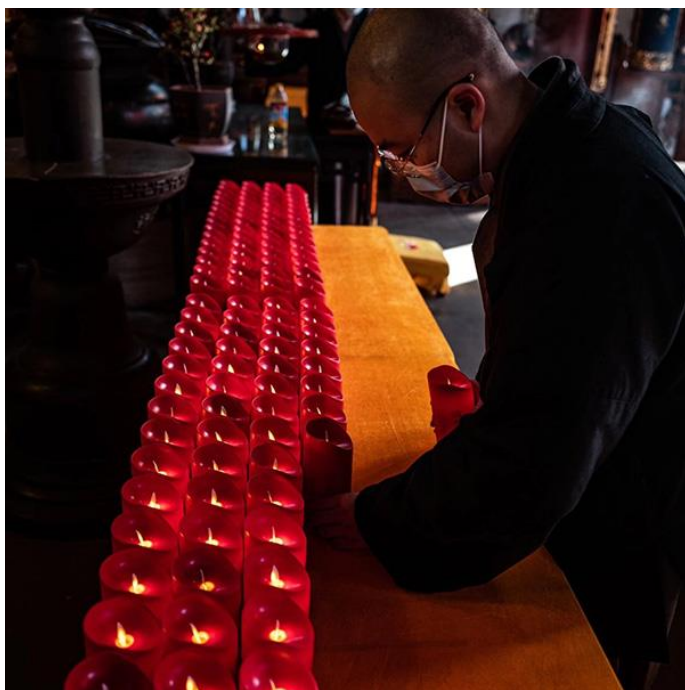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摄影

祈福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沈加红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中国节，中国结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沈加红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暮归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沈加红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新西兰的塘鹅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沈加红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赏梅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邱建华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林芝的桃花

—杭州大学经济系 77 级 曾骅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一枝春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奕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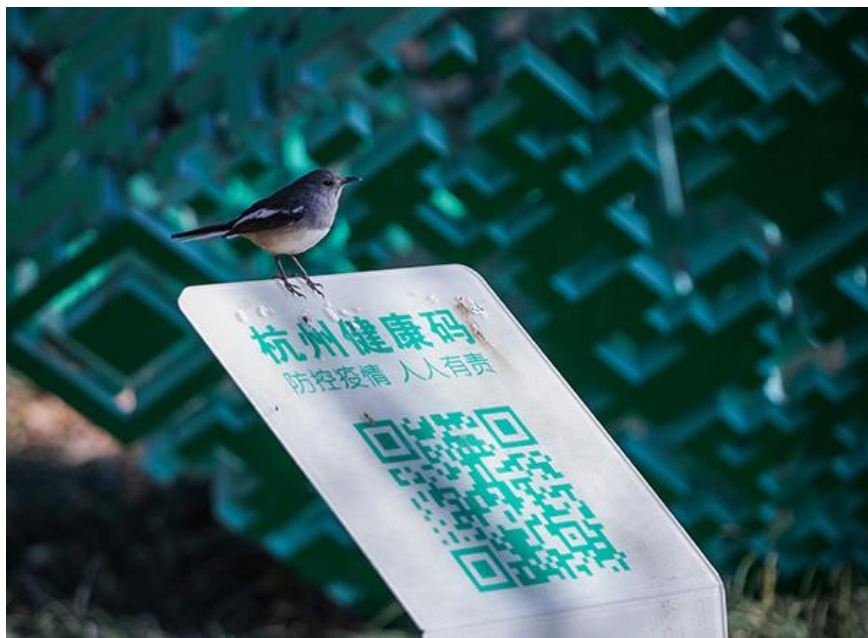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请亮码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奕蓉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洞头的海

—杭州大学物理系 78 级 王齐杭





[返回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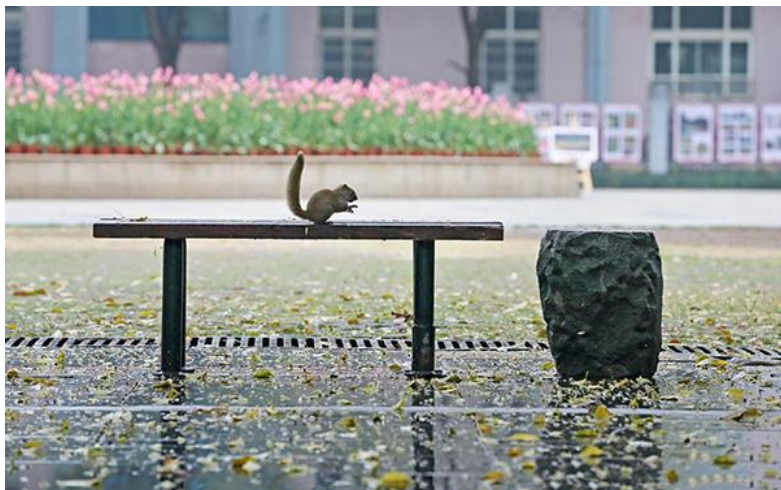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平衡木”表演

—杭州大学经济系 80 级 李健







[返回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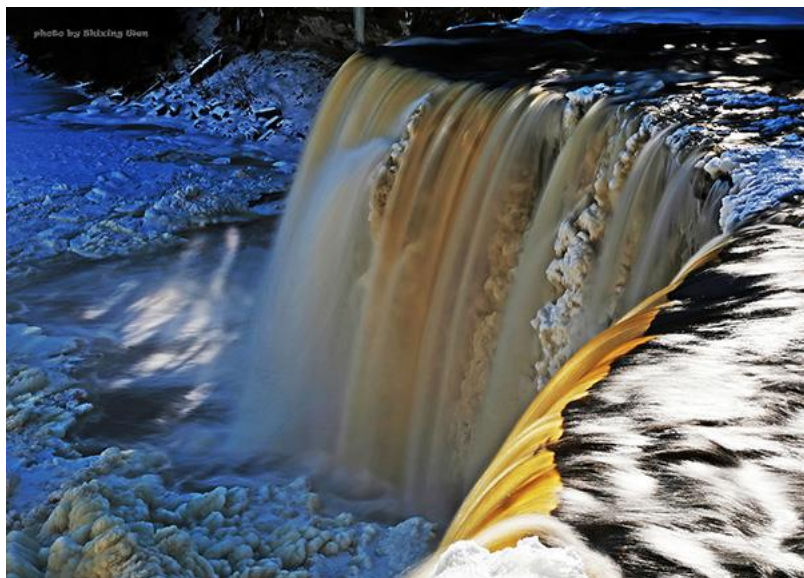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上塔跨默农瀑布冬景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温时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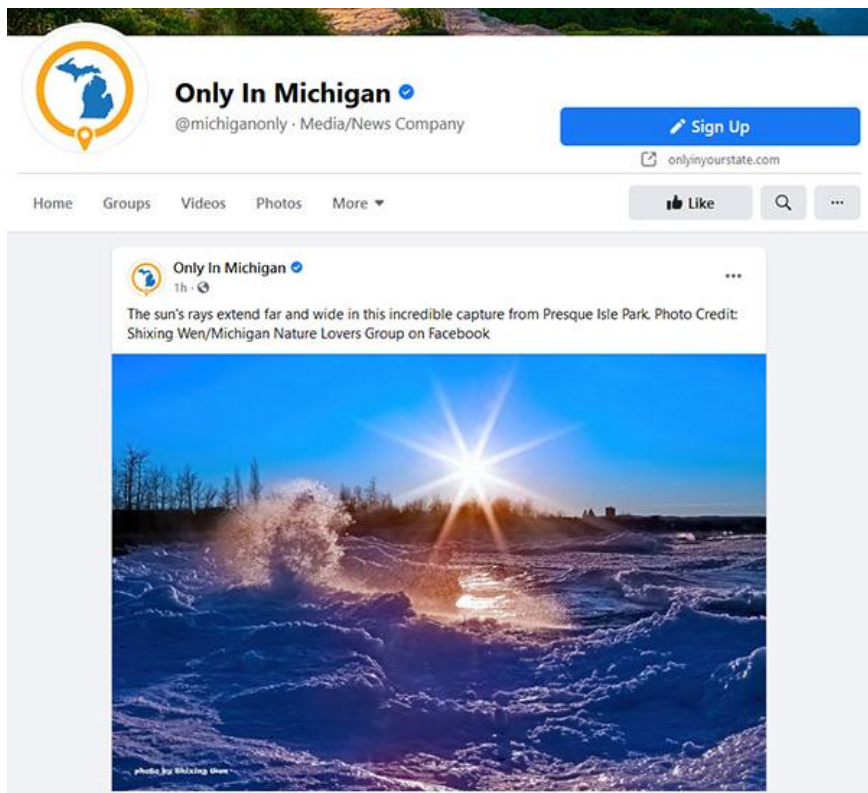
这幅作品 2021 年 2 月 2 日
被脸上的“摄影家眼中的世界”群选作封面图片。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冬日夕阳中飞溅的浪花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温时幸



这幅摄影作品 2021 年 2 月 13 日在脸书上被一家名为“密歇根特色”的新闻媒体公司选作头条。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美洲红雀雌鸟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温时幸



《彩色摄影世界》管理团队和策展人颁发此证书，恭喜我获得2021年2月份国际摄影奖。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雪地沙丘鹤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温时幸



这幅摄影作品 2021 年 3 月 2 日
在脸上被“国际精选摄影”群选作当日最佳图片。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沙丘鹤和狐松鼠雪地嬉戏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温时幸



这幅摄影作品 2021 年 3 月 6 日
在脸书上被“国际精选摄影”群选作当日最佳图片。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这幅摄影作品 2021 年 2 月 19 日
在脸上被“密歇根州观鸟”群选作封面图片。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这幅摄影作品 2021 年 3 月 6 日
在脸书上被“摄影家眼中的世界”群选作封面图片。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环颈雉鸡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温时幸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红头鸭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温时幸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小潜鸭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温时幸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镜冠秋沙鸭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温时幸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密歇根湖冬景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温时幸



这幅摄影作品 2021 年 2 月 26 日
在脸书上被“自然摄影之乐”群选作封面图片。



[返回目录](#)

小说

沧桑岁月

（连载之九）

——杭州大学外语系教师 蒋忠全

二十五

自从开了那次宽严大会以后，对全区那些有问题而又犹豫不决的资本家震动很大。他们排队找检查组坦白交待问题，以争取从宽处理。这次宽严大会的成功经验得到了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的重视和表扬，并决定在西城区召开全市三反五反的经验交流会。在这个交流会上，杨大龙和江绣山都发了言，都谈了各自的想法和体会。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的谢副主任也在会上讲了话。他充分肯定了西城区召开宽严大会的经验，公开表扬了杨大龙和江绣山。他还要求全市各区都要学习和推广西城区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动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开展。

为了庆贺三反五反的初步胜利，也是慰劳检查组的全体干部，经验交流会后，决定加菜打牙祭，而今叫举行宴会，饭后还要放电影。说是加菜，听起来好象只加一点菜，其实丰富得很。菜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的样数不多，但都是拿小脸盆似的搪瓷盆子盛的，盛得满满的，而且吃完了又添，管你吃够。一盆辣椒回锅肉和一盆酱爆鸡块吃了又添，不知吃了好几盆。酒也是喝完又加，有的一桌就喝了十几瓶。

谢副主任推说有事走了，杨大龙和江绣山便成众矢之的，向他两个敬酒的人好比烧香敬菩萨的一样，一个接一个。江绣山吓得饭也没吃就溜掉了。杨大龙则来者不拒，开始他是一口一杯，后来跟有些酒鬼索性用大碗喝了。他端起一大碗白酒象夏天喝白开水一样，仰起脖子一口就喝了下去，不过有半碗酒从嘴角漏出去了，漏得满地都是。因此有好几个酒鬼都烂醉如泥了，而杨大龙却没醉。

吃完饭只有少数人去看电影，多数人不是玩扑克就是睡大觉，只有江绣山利用这个时间躲在办公室给白宛英写信。因为他自从参加三反五反运动以后，白天黑夜都很忙，一直没有时间给白宛英写信。晚上回到宿舍，大概是太疲劳的缘故，一倒在铺上就酣然入睡，呼噜打得跟闷雷差不多，只在梦中见过白宛英两三次：

一次是梦见她象只白天鹅飞到他面前兴奋地说：“绣山，我用俄语朗诵普希金的诗《夜》给你听听，你看我的俄语学得怎么样了？”

“好呵好呵，你快朗诵！”江绣山也兴奋得叫了起来。

白宛英目光炯炯地凝视前方，仿佛望着漆黑的夜晚，旋即就极富感情地开始朗诵：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НОЧЬ (夜)

Мой голос для Тебя и ласковый и томный

只为你，我的声音是那样温柔而慵懒，

Тревожит позднее молчанье ночи темной.

它惊扰了黑夜里迟来的沉默。

Близ ложа моего печальная свеча

悲哀的蜡烛，在我床前燃烧；

Горит; мои стихи, сливаясь и журча,

我的诗呵，潺潺地流着。

Текут, ручьи любви, текут, полны тобою.

流着的，还有对你充满爱情的溪水。

Во тьме твои глаза блистают предо мною,

在黑暗中你的眼睛闪烁在我面前，

Мне улыбаются, и звуки слышу я:

在向我微笑——而我将听到那声音：

Мой друг, мой нежный друг... люблю...

我的朋友，我温柔的朋友……我爱你……

Твоя...твоя! ...

是你的…你的！

江绣山听了高兴得连说：“Хорошо, очень хорошо!”（好，很好！）因为他也学过一段时间的俄语，也会说几句俄语了。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第二个梦是江绣山收到白宛英表姐的来信，说白宛英病得很重，白天黑夜喊着要见他。他急得插上双翅飞到她的身边。等他睁眼一看，自己却躺在西城区检查组宿舍的床上。

再一次是梦见白宛英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游泳。他看到她象一只海鸥在水面翱翔，心里正有说不出的欢畅时，蓦然听到她大叫一声“哎呀，我的腿抽筋了！”接着便见她挣扎了几下就沉入湖底。他急忙箭也似地游过去，鸬鹚捉鱼般地把她从水中叼起……

江绣山正埋头给白宛英写信的时候，杨大龙无意地走进了办公室。他看到江绣山是那么专心，连他走进办公室都没发觉，就好奇地想偷看江绣山在干什么。于是他便蹑手蹑脚地走到江绣山的背后伸长脖子瞧了瞧，他瞧见信纸上的第一行字“我心爱的宛英！”，便打趣地大声叫了起来：“喏，你原来躲在这里写情书呵！能不能给我看看？”

江绣山一听是杨大龙的声音，便抬起头来大方地说：“你要看就看吧，不过还没写出来。”

杨大龙笑笑说：“我跟你开玩笑的，你们文化高，就是写出来了我也看不懂。你还是告诉我吧，你这个心爱的在什么地方？”

“她原先是我的同班同学，而今在北京北方大学读书。”

“她原先是你的同班同学，怎么到北京去读书了呢？”

江绣山觉得对领导不该隐瞒什么，便如实地把白宛英的家庭情况，把她为什么要到北京去读书的情况都告诉了杨大龙。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哦，原来是这样，这是不公平。”听了江绣山的叙说，杨大龙先说了一句同情的话，接着便开玩笑地说，“你这么喜欢她，她肯定很漂亮。”

江绣山不否认地说：“漂亮是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她跟我的思想、性格和爱好都很相投。”

杨大龙很羡慕地说：“我真羡慕你有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情人。”

江绣山觉得杨大龙说的“情人”二字不妥，很刺耳，但谅解他的文化程度也就没去纠正它，反而有所猜测地问：“怎么杨队长还没成家呀？”

杨大龙苦笑了一下，又“瞎”地叹了口气才说，“家是成了，在我参军以前家里就给我包办了一个比我大好儿岁的女人。去年我回家一看，她长得比我妈还老了。”说完又摇摇头。

江绣山听了同情地说：“旧社会的婚姻确实不合理。”

杨大龙怕耽误江绣山太多的时间，便说：“不耽误你了，你好好地写吧。”

杨大龙一走，江绣山的思绪和笔端又回到信笺上遨游起来。

二十六

为进一步深入了解俞宏发盗窃国家财产的问题，杨大龙又带着江绣山到俞宏发的家里去做家属工作。俞宏发的家是在离厂不远的的一个巷子里。一座不大也不小的公馆，黑漆的大门紧闭着，只在大门右边的一个耳门出入。耳门没关，但有一个老头坐在那里守着。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杨大龙和江绣山走到门口时，守门的老头一看他们的派头就站起来恭敬地问：“你们找谁？”

杨大龙就说：“我们是检查组的，要找你们的老板娘。”

守门的老头原来是一位工人，因年纪大了就帮老板看门了。他早听工友们说过检查组是干什么的，因此就很客气地说：“请你们稍等一下，我去叫老板娘。”

杨大龙点头说：“好，你去叫吧。”

老头进去后，杨大龙和江绣山在门口朝里望了望，觉得房子很深，进门就是一个大天井，两边是雕花门窗的厢房，厢房门前各有一座鲜花盛开的小花坛。穿过天井，正面是一个大客堂，左右都是雕花窗棂的房间。客堂后面还有很深的院落。

不大一会，俞宏发的小老婆就跟着老头出来了。

老头对杨大龙和江绣山说：“这是二太太。”

杨大龙一看，眼睛豁然一亮，恍若一朵粉嫩的鲜花蓦然绽开在他的眼前，只觉得一股浓香扑鼻而来，一时心慌意乱，手足无措。

还是那位二太太毫无拘束，她眉开眼笑地说：“两位长官请里面坐！”

“好，好。”杨大龙跟着那位妖艳的女人往里走，两眼死死地盯着她从旗袍衩口露出的穿着长统肉色丝袜的十分性感的大腿，还有那双穿着粉红高跟鞋的玲珑小脚，心里不禁咚咚地敲起了小鼓。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江绣山走在最后，对前面的女人看得一清二楚。他觉得她的身材和体态确实生得很娇媚，但她的打扮和举止显得过于轻佻和妖冶。

一进客堂，那位二太太就忙着请杨大龙和江绣山在两把红木椅上落坐，跟着又叫佣人装烟倒茶。等杨大龙和江绣山都坐下了，她自己也坐在对面。她先是挑逗似地跷起二郎腿，故意，暴露出她那条肉欲的腿杆。当她看到杨大龙的两眼灯蛾扑火似地扑向她的大腿时，她便假装正经地将腿放下。这时她含笑地问：“请问两位长官贵姓？”

为了说出杨大龙的身份，江绣山立即回答：“他是我们查组的杨组长，我叫江绣山。”

“哟，杨组长亲自光临，太荣幸啦！不知二位有何贵干？”这女人还很会讲话。

杨大龙装得很威严地说：“你丈夫盗窃了国家大量的财物还不肯交待。你是他的家属，你要劝他老老实实在地坦白交待，这对你们对国家都有好处，否则他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是是是，多谢杨组长关照，我一定劝他坦白交待。他要顽固不化，我就揭发他。你们先让我想想，过天把再来，我把我知道的情况全告诉你们。”这女人显得很开明。

杨大龙信以为真，当即表扬她：“好，你这种态度很好！你丈夫要有你这种态度就不会被关起来。我明天带你去看看他，好好地劝劝他。今天你好生想想，明天我再来。”说完他站起身就要走。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怎么就要走啦，再坐一会嘛。哦，你们是大忙人。那好，杨组长，你明天来，我等你。”

那女人一面说着蜜糖般沾糊糊的话，一面起身送客，但她那勾魂似地眉眼却一次次地投向杨大龙。杨大龙碍于江绣山在身边，只好装得很正经地离开了俞宏发的公馆。

第二天杨大龙就借口江绣山在商店当过学徒熟悉商店赏况，派他到一家绸布店去检查工作了。杨大龙把江绣山支开之后，就心怀鬼胎地单独一个人去找前宏发的小老婆。看门的老头已经认识他，一见他来了就点头招呼，请他入内，同时向里面喊了声，说杨组长来了。

听到老头的喊声，那位二太太就笑咪咪地一阵风迎了出来，嘴里甜甜地喊着：“哟，杨组长，这么早就来了！到底是当官的，说一是一，快请进！”

这个女人今天打扮得更加妖艳肉感，身披一件紫红大衣，前襟大敞，露出雪白柔嫩的酥胸，一件浅红丝绸汗衫鼓胀着两座高耸的乳峰，下身则穿着一条不长不短似裙非裙的鹅黄绸裤，露出半条白嫩的小腿和穿着一双绣花拖鞋的玉足。

杨大龙完全让这个女人的妖媚迷醉了，两眼发直地盯着她。好半晌才开口：“哎呀，我来得太早啦！你，你刚起床吧？”

那个女人扑哧一笑，手挽尚未梳理的乌发瞟着他说：“你看我这个样子好象刚起床吧？我早起来了，我知道你会来的，我早就在等你了。”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两人说着话就进了客堂。那个女人没叫杨大龙在客堂里坐，而是把他请进了她的卧室，说是外边谈话不方便。进她的卧室是杨大龙求之不得的，所以他就欣喜欲狂地跟了进去。

还没等杨大龙坐下，那个女人就走到他的面前用纤细的手指托着他胸前金光闪闪的军功章和纪念章娇滴滴地说：“这两块金牌真好看！”

一股浓香似百年陈酒顿时把杨大龙醉倒，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只觉得神魂颠倒，心跳得象敲鼓一样，两手紧紧搂住了女人的腰肢。

那个女人故意推搡着挣扎着，嘴里娇嗔地说：“不要，不要这样呀！”

杨大龙两手铁箍似地抱着她哪里肯放，嘴里哀求似地说：“我太喜欢你啦，太喜欢你啦！”

那个女人见他已入圈套便开始要价，撅起嘴巴说：“喜欢我，给我啥好处？”

“你要啥？只要我办得到的。”杨大龙急切地说。

“我要你把我男人放出来，我要你不再追查他的问题。”

“好，好，我答应。”杨大龙虽是满口答应，但他心里还是有诡计的。

那女人也不含糊，她进一步要挟地说：“光嘴说不行，你要把这两块金牌给我做抵押。”

“这……”杨大龙有些为难了。

“这啥子，不干就拉倒。”那女人佯装动气的样子。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行！就押给你，不过你以后要还我。”杨大龙虽抱着死也要贪花的决心一口答应了，但心里总觉得不妥。

“那要看你的事办得怎么样。快给我吧！”

“好，给你！”杨大龙狠了狠心，不顾一切地把两枚奖章摘下来给了她。

女人一手接过奖章，另一支手的指尖便戳着杨大龙的额头淫荡地骂道：“死鬼，便宜了你。”

一股淫心躁动得杨大龙浑身筛糠一样，他急不可耐地把那位二太太抱进了绮罗帐中……

过了两天，江绣山因有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同杨大龙商量，就到宏发厂去找他，厂里不在，江绣山又到俞宏发的家里去找。在那里，看门的老头告诉江绣山，说杨大龙正在里边。江绣山二话没说就往里走，老头知道他是检查组的，而且同杨大龙一起来过，所以就随他进去。

江绣山走进客堂没见人，心里正在纳闷，忽然听到房间里一阵浪笑。他伸手推推房门推不开，于是他心生疑窦地从前面的窗口往里面瞄了瞄，窗子虽有纱帘遮掩，但没遮实，尚能窥见房内卧床的一角。因而江绣山瞧见杨大龙解开了那女人的衣裤，用贪婪的嘴唇狂吻她的脸蛋、酥胸、乳头……那副架势恨不得要把她囫囵吞掉。

看到这里，江绣山气愤地转身就走，不料转身过猛，手臂碰撞得窗子“哐唧”一声，把里面的杨大龙吓了一跳。等他跑到窗口撩起窗帘张望时，江绣山已走了好远，但杨大龙仍看清他的背影。

二十七

看到自己很要好的顶头上司出了那样的问题，江绣山的心里几天都不好受。正当他苦苦地思索要不要把这件事向市领导报告的时候，他突然接到市节约检查委员会要他回原校学习的通知。他觉得自己检查组工作的表现是好的，而且受过公开表扬。为什么突然要他回学校去呢？他百思不得其解，本想去问问杨大龙，但见杨大龙老躲开他也就算了。于是他背起铺就回了学校。

江绣山回到学校的当天，已经脱产担任学校党支部组织委员的郑志平就找到他问道：“绣山，你知道为啥原因要你回学校吗？”

江绣山连连摇头：“不知道，我就为这个想不通。”

“那我告诉你吧，根据市里来的材料，说你政治立场不稳，与特务嫌疑分子勾勾搭搭，相亲相爱，因此不宜在检查组工作。”

江绣山听了大吃一惊，气得差不多叫了起来：“什么什么与特务嫌疑分子勾勾搭搭，谁是特务嫌疑分子？”

“我估计可能是指白宛英。”郑志平揣测地说。

“白宛英是特务嫌疑分子吗？你认为她是吗？”江绣山又气又急地反问。

郑志平耐心地说：“你别急，绣山，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最近我们学校党支部对白宛英的问题专门研究过了，一致认为她在镇反运动中是有功的。前一向北方大学也来公函调查过，我们回信证明了这一点。因为白宛英在那里申请入团，看来她入团是不成问题了。”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听到这里，江绣山欣喜地握住郑志平的手激动地说：“这太好啦！志平，我感谢你，我也代白宛英感谢你的帮助！”

郑志平也动情地说：“别这么说，绣山。我和党支部只不过实事求是地研究了白宛英的问题。奇怪的是你同白宛英的关系市检查委员会怎么知道的，你对他们说起过吗？”

江绣山恍然地自语：“哦，原来是这样。我把他当成好领导，啥都对他讲，想不到……”

郑志平听不明白，就问：“怎么回事，你说清楚些！”

江绣山就把他给白宛英写信的时候让杨大龙看到了，因而就把自己跟白宛英的关系全告诉了他的经过说了一遍。接着江绣山又把他偶然看见杨大龙与不法资本家的小老婆胡搞的事也告诉了郑志平。

“杨大龙知不知道你看见他胡搞的事？”郑志平又追问了一句。

“可能知道。因为我当时看到他同资本家的老婆胡搞，气得转身就走，因转身过猛把窗子撞得‘哐啷’一声响，可能杨大龙爬起来看见了我。”

那天杨大龙看到江绣山匆匆离去的背影，知道自己的丑行已被他看见。杨大龙怕他叫来别人，赶紧穿好衣服对那个女人说：“有人找我有事，我去一下，明天再来。”

那女人撒娇地说：“那你明天要来哟！”

“当然来，我怎么舍得你呀，我的宝贝。”说着，杨大龙又弯腰亲了她一下。

那女人把他一推，故作娇态地：“去你的。”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杨大龙回到队部办公室没找到江绣山，一个人就思谋开了：“怎么办？这件事如果江绣山报告领导就糟了，那我要倒霉了。我必须抢在前头，先想办法把他调走。用什么办法呢？”

他在办公室来回地走动，边走边动脑筋。当他走到江绣山曾写信的那张桌边时，忽然眼睛一亮，顿时计上心来：“哦，有了，他不是跟一个有政治问题的女同学很要好吗？我就说他立场不稳，与特务嫌疑分子关系密切，不宜在检查组工作，要求市里把他调回学校去。他一回学校就见不到市里的领导了，也许这件事就会躲过去。”他自以为得计，于是立马往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跑。在那里，他就把想好的一套告诉了办公室主任。他当时是赫赫有名的打虎队长，办公室主任当然听他的。就这样，江绣山便莫名其妙地被退回学校。

听了江绣山的叙说，郑志平巴掌一拍地说：“问题清楚了！为啥突然把你调回来，这是为了堵住你的嘴而采用的恶人先告状的把戏。杨大龙的问题你向上级报告没有？”

江绣山摇摇头：“还没有。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向上级报告，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突然把我调回来了。”

郑志平忿忿地说：“这件事非报告不可，太不象话了。我们要立即向上级报告。这是对党负责，对三反五反运动负责。”

“你说得对，我们要对党对革命负责，这件事是得报告。原来都怪我心太软，太讲义气，我觉得他过去对革命有功，而且对我也很重视，如果我向上级揭发他的错误，我当时还于心不忍。现在看来我那种想法是不对的。”江绣山很内疚地检讨了自己。

郑志平用埋怨的口气友善地说：“你呀，太好好先生啦！”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你批评得对，志平，我们怎么去报告呢？”

“怎么报告你就不要管了，我通过党组织把问题转过去。不过，到时候你要敢于出来作证啰。”

“那当然。”江绣山坚决回答。

这时，郑志平拉着江绣山的手说：“绣山，我们好久不在起了，今天我请客，到校外的小馆子里去喝一杯！”

江绣山客气地说：“为啥非你请呢？我就不能请吗？我已经提前肄业正式工作了，当然归我请啰。”

“好好好，你请你请。”

两人手挽手地径直朝校外的小酒馆走去。

（未完待续）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山水哗哗地流淌

（连载之一）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顾宏远

小说内容，完全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切勿对号入座。

【五灵妙仙·顾逍遥】

顾逍遥，愿告天下学友。

求仙道，洁心常守。

须持久。

万般皆虚妄，低头合十，心凉意静，贪欲忽然游走。

自无漏。

化阴阳于一，双鱼互纠。

回虚空，妙法随后。

离尘垢。

这人生假象，全然打破，明心见性，从今不再被诱。

注：

逍遥：顾宏远自传体小说《山水哗哗地流淌》中的主人公。

（一）

山涧的泉水哗哗地流淌，是那么的清澈，那么的清凉，喝一口沁人心脾，喝一壶，全身透凉。逍遥一边用军用水壶喝着泉水，享受着满嘴的甜润，一边用手擦着脸上闪闪发亮的汗珠。春日里和煦的阳光，已晒了他整整一天，晒得两颊红扑扑的。他手搭凉棚，眯眼远望，只见阳光照耀下的黛青色的群山，如波澜起伏，向天边奔涌。山间的微风，夹着青草和泥土的芳香，一阵阵往他的鼻孔里钻。此时此刻，他似乎已将自己融化到了这清泉中，这清风中，这一片山色中，忘我地享受所有这自然的恩赐。

一对山鸟突然从树林里飞起，把逍遥惊了一下。

见它们喳喳鸣叫着冲向蓝天，互相追逐嬉戏，逍遥不由得又想起了黄薇。

“这两只鸟好像是一对。”

这几天，黄薇让他日思夜想。

他注意到黄薇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其实在读小学的时候，逍遥就发觉隔壁班里有一个穿戴得特别干净整洁的小女孩。那个年代，孩子们是有什么穿什么的，没有一个家长会刻意去打扮自己的孩子。只要穿暖就行了。老大穿旧的衣服，给老二穿，老二穿破的衣服，缝缝补补给老三穿，宁波人叫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所以，黄薇就显得特别地突出。

可是，三年级的时候，在宁波的爷爷奶奶就把他接到宁波去念书了。一去就是5年。在杭州的日子，慢慢成了记忆，很多事情开始变得遥远而模糊，而黄薇却一直在记忆的浪花里漂

浮，清晰而又亲切，这是他在杭州童年的最美的部分。5年后，他重又回到杭州，竟意外地发现黄薇成了他的同班同学。对黄薇的长久的无邪的童年的思念，慢慢化作了一种淡淡的对异性的相思。

“逍遥，你傻愣在这里干吗？”一个悦耳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

逍遥似乎被惊了一下，回头见是白匀正朝他走来。

“大部队已经走远了。你怎么还在这里饱览春色啊？是不是又诗兴大发了？”白匀见四周只有他们俩，说话便有点嗲声嗲气，并带着亲昵的揶揄。

“我在呼吸山间新鲜的空气。”逍遥心不在焉地随口答了一句。

“这一路上都是山，新鲜空气还没吸够？还要一个人在这里静静地吸？该不是在等人吧？”

“让你说对了，是在等人。”

“等谁啊？”

“等你啊。”

“别瞎说。”白匀脸刷地一下红了。

白匀是他们班的才女，也是班里唯一可以和他文绉绉讲话的女生。自从开始野营拉练，白匀似乎总是在他的视野里，即使偶然消失了一段时间，也会冷不丁地突然从哪里冒了出来。

逍遥这时脑海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念头，在这空旷无人的大山里，如果现在面对的不是白匀，而是黄薇，我会怎样？我还敢这样随便跟她开玩笑吗？

但白匀并没有觉得他是在开玩笑。怀春的少女总喜欢编织美丽的梦境。白匀多少次幻想逍遥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候特意地等她出现，为的是向他表白他是多么地爱她。

今天，他真地是在等她，在这山岗上，在这溪水边，在这山花烂漫的花丛中。

是的，他真地在特地等我，他这样做了，也这样说了。

“逍遥，你真地是在等我吗？”

“是啊。”逍遥只能把谎话说到底了。”

“为什么要等我？”

“我注意到你拉在很后面，怕你走错了道，找不到队伍。”

他在关心我，他在注意我，少女的心头涌上一股暖流。

白匀注意到逍遥老是掉队，好像是故意的。所以，今天，白匀在逍遥还没有掉队之前，故意放慢脚步，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为的是能够和逍遥单独在一起。这竟然被逍遥注意到了，而且还为她担心。白匀心里头不知道有多甜蜜。

“逍遥，自从野营拉练开始，你一直很关心我，还为我和别人打架，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白匀期待逍遥回答她一些感性的话，比如“用你的一生来感谢我”，或者，“我们之间还用得着谢吗”，诸如此类的话。

逍遥回答道：“我们都是红卫兵，都是革命学生，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你也不是一到营地就替我洗臭袜子吗？一点点小事以后就别老挂在嘴上了。”

逍遥的回答让她很失望。

“逍遥，那天，毛铁生打了你一拳，现在还疼吗？”

“早好了。”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不过，想起那天和毛铁生打架的事情，逍遥心里还是不由得愤愤然。

野营拉练的第一站是萧山长河头。部队进村解散后，同学们都纷纷到村里唯一的一家小店去买东西，小店很快就被抢购一空。这给当地贫下中农买东西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他们不得不到临近的村子里去购买。结果发现邻近的村子里的小店也都空空如也。小店短时间内进不到所有的货，贫下中农只好骑自行车到很远的村子里去买东西。

当时是物质匮乏年代，几乎买什么都要凭票。缺货断货是经常的事。几家小店铺，哪里经得住全团*两千人的“洗劫”。事情反映到团部，团*部立即下文到各个连队，命令以后大家都不准到小店买东西。后来部队每到一个村子，就安排人高马大的尖刀班学生在小店门口站岗，挡住去小店买东西的所有学生。

*野营拉练是当时学生学习解放军的准军事化训练，训练期间，学校的编制全部改为部队编制，校长是团长，年级负责人是连长，班长是排长，小组长是班长。（小白匀注）

有一天，逍遥和白匀讲话，闻到白匀嘴巴有一点异味。逍遥问她是怎么回事，总不会没有刷牙吧。

“逍遥，真让你猜对了。我确实有两天没用牙膏刷牙了。”

“为什么？”

“我这次出来的时候，带了一支用过的牙膏，所以很快就用完了。现在小店里的东西又不让买，我只好每天用盐刷牙。”

“你有没有跟指导员反映你的情况？”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反映了。但指导员说，要经过团部批准才能买。我看这么麻烦，也就算了。”

“白匀，我替你去买。买牙膏还要团部批准，简直可笑。”逍遥扭头就走。白匀想抓住他，结果抓落了逍遥袖子上的一只扣子。

白匀怕逍遥出事，就紧跟在后面。

那天在小店门口站岗的是毛铁生和王刚武。两人都是学校里有名的大个子，足足高出逍遥一个头。

两人用木头枪拦住了逍遥：“团部有令，学生不得进店。”

“学生可不可以刷牙？”

“当然可以了。”王刚武是个急性子，马上回答道。

“刷牙要不要用牙膏？”

“当然要用牙膏了。”又是王刚武回答道。

“那好，你们让开，让我进去买一支牙膏。”逍遥指着旁边的白匀说道，“她已经两天不用牙膏了。”

两人这才明白逍遥为什么要问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不行，学生不得进店，这是团部的命令。”毛铁生横枪挡住逍遥。

“那白匀现在用什么刷牙。”

“这个我不管，你去找团部。”

“这么一件小事，也要跑老远去找团部？你们就不能通融一下吗？”

两人听不懂“通融”是什么意思，但都认为肯定不是好话，王刚武粗鲁地用手去推逍遥，逍遥侧身一让，王刚武用力过猛，立脚未稳，竟然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毛铁生没有看清楚王

刚武是怎么倒地的，以为是逍遥做了手脚，于是就一拳向逍遥打去，逍遥猝不及防，被打在了胸口上，逍遥正想还击，被早已在旁边看热闹的人拉开了。

王刚武这时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大声嚷嚷道：“把他带到团部去。”

这时，黄关从围观的人群里走了出来，对毛铁生说：“算了，算了，大家别伤和气了。”

毛铁生和黄关有一些工作上的往来，所以有点熟悉，也知道黄关是逍遥的好朋友，如果硬要把逍遥拖到团部对他怎么样，以后恐怕和黄关脸上过不去，于是，就乘势说道：“看你这次也是为了帮助革命同学，看在黄关的面子上，我们放你一马。”

逍遥还想说什么，黄关用手搭住他的肩膀，“走吧。”

黄关知道，如果进了团部，逍遥非吃亏不可，尖刀班是团部的宠儿，再错也是对的，再说，逍遥显然是违反纪律了，于是就出来打圆场。

王刚武看着黄关和逍遥离开，纳闷地对毛铁生说道：“怎么可以放他走？”

“如果我们带他去团部，这里就没人把守了。店里的东西像上次那样被抢购完了，我们两个可是有责任的。”毛铁生解释道。

“你说得也是。”王刚武点了点头。

那天，逍遥感到特别的闭气。他向贫下中农借了一辆自行车，骑到十里路以外的一个村子里为白匀买来了牙膏。

（二）

白匀见逍遥陷入了沉默，知道逍遥又想起了那天的不愉快。白匀温柔地说道：“逍遥，别不开心了。我们以后不提那件事了。让我们忘了它吧。”

这时，从远处隐隐传来毛主席《七律·长征》的歌声。

“部队还没有走远，我们赶紧走吧。”

逍遥一边说着，一边就纵身跃过山溪，不料一脚踩在一块鹅卵石上，身子往前趔趄，白匀一把将他护住。他们俩的脸几乎贴到了一起。少女脸上特有的肤香一阵阵袭来。

白匀感觉到了逍遥脸上湿润的汗水，粗重的呼吸和男性的体味。

他们的嘴唇在慢慢地靠拢。

一种生物的本能在这对少男少女身上突然醒来。

在他们不远处，有一对蛇绞在一起。

神秘的大自然啊，随时随地都在创造新的生命。

在这春意盎然的山岗上，天地似乎在期待又一个新生命的形成。

突然，他们同时把对方推开，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惊叫道：“不行，我们不能这样。”

为什么不能这样？如果你曾经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就会明白。世界上曾经产生过一种力量，比宇宙创造生命的原动力还要强大。这种力量猛然将他们从情爱的意境中拉了出来，拉回到了清醒的现实。

他们都出了一身冷汗，都听到了对方急促的呼吸。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刚才真是千钧一发。

三十年后他们一起回忆了这一时刻。他们当时如果亲吻了，也许他们以后的关系会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形。其实，他们当时真的要做什么事，也很麻烦，因为，两人的背上都背着棉被，胸前斜挂着一袋大米，肩膀上还斜挎着一个挎包。

“红军不怕远征难·····”

毛主席《七律·长征》的歌声又隐隐地从远处传来。

“逍遥，我们走吧。”白匀首先恢复了平静，对还傻站在那里惊魂未定的逍遥说道。

逍遥机械地迈开步子，跟在白匀后面，去追赶大部队。

一路上两人都默默无语。

最后，还是逍遥打破了沉默。

“白匀，我刚才是不是犯了错误？”

“逍遥，别放在心上，我们没有犯错误，不过差一点。”

两人说话时的脸都很红。白匀看逍遥的眼神不自觉地充满了爱意。

其实，白匀并没有听懂逍遥这句话的全部意思。当时中学里男女恋爱，是犯错误。但逍遥的话除了指这种错误之外，还指另外一个错误。他当时正在想黄薇，却差一点跟白匀亲吻。他觉得这是很不对的。

他们终于赶上了大部队

黄薇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她时不时地往后面看。她早就注意到队伍里少了两个人。她希望大部队能够停下来，等等他们。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但全团不可能为两个人停止前进。她又希望队伍早点休息，这样他们兴许能够很快赶上。

当黄薇终于看到逍遥和白匀急匆匆地走来的时候，就大声问道：“你们两个都死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干坏事去了？”

泼辣的黄薇只是在开玩笑，但逍遥有点做贼心虚，回答得语无伦次，“没有干坏事，”用手指着白匀，“不信，你问她。”

机灵的白匀不等黄薇发话，马上说道：“我们是在一起干坏事，不过这是我和逍遥的秘密。逍遥，你说是不是啊？”

逍遥只得点头：“是，是。”

黄薇的脸上掠过一丝醋意。眼尖的白匀全都看在眼里。

白匀是个细心的女孩，逍遥在黄薇面前的态度，她早就注意到了。她一直在猜测逍遥是不是对黄薇有意思。今天见他在黄薇面前一副犯了罪的样子，让她心中隐隐不安。

白匀和黄薇本是一对好朋友，但自从班里来了逍遥，她们之间就开始有点不自在。其实她们都知道为什么，但谁都不愿意说破。

白匀感到她和黄薇之间迟早要爆发一场战争。

大部队继续前进。

一路上，走不完的青山绿水，看不尽的田园风光。

三人默默地走在一起，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

不知不觉已快到黄昏，远近的村庄，开始升起一缕缕炊烟。这时，烧火的柴香，正在煮熟的饭香，菜香，夹着泥土和各种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庄稼的馨香，一起向正在野营拉练的同学们的鼻子扑来。大家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

“白匀，我肚子好饿。”

“熬熬吧，马上就到了。”

“我这里有饼干，你先吃一点吧。”黄薇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两块饼干递给逍遥。

逍遥接过饼干，马上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满嘴的香味，好像还有粘在饼干上的黄薇的汗香，让他感到格外地受用。

白匀在一边显然很不高兴。她知道黄薇是有意报复她。

在黄昏时分，大部队终于到达了宿营地。

三连集合在生产大队的礼堂里，听工宣队连指导员训话。

“同学们，老师们，大家辛苦了。今天，我们三连的广大革命师生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克服疲劳，连续作战，没有一个同学掉队，没有一个战士叫累，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大家兴奋地鼓掌。

“这个村庄名叫老虎岭。听贫下中农说，老虎岭真的有老虎，所以，晚上大家不要外出，安全第一。”

人群中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意思是说今天轮到做晚饭的同学，等会都要去贫下中农家做晚饭，都要在黑暗中走过一段路，如果碰到老虎怎么办？这时天色已经开始见黑。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轮到做晚饭的同学，不要单独去，女生在路上一定要有男生陪伴，并且要带上我们所有的枪。”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所谓枪，其实是练习刺杀的木头枪，每个班*都发到一支，主要是晚上站岗的时候用的。不过在老虎的眼里，木头枪和真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里的“班”是部队编制，实际上是班里的一个小组。（小白匀注）

“逍遥，待会儿你陪我去。我怕老虎。”

今天轮到白匀为全班做晚饭。

“白匀，我也陪你吧。不是说要带上枪嘛，枪在我这里。”今天轮到黄薇晚上站岗，所以现在枪在她手里。白匀没有吭声。

“好吧，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做饭，这样更加安全一点。”逍遥高兴地说道。

白匀很不高兴地瞪了逍遥一眼。

“同学们，还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注意……”

什么事啊，下面又是一阵叽叽喳喳的疑问声。

“……这个村子非常穷，什么都缺，特别是肥料。这里的肥料是称份量的。俗话说得好，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在外面大小便，一定要把大小便解在贫下中农家里。”

大家都笑了起来。

听到“大小便”三个字，白匀突然感到内急。今天我好像一整天没小便了，大概是出汗出光了吧，可这会儿怎么这么急，好像还要大便的样子。她有点儿熬不住，两只脚开始原地踏步起来。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周围的同学很快都注意到了她这个奇怪的动作，看到大家疑惑的眼神，她有点不好意思。好在指导员的训话这时已经结束了。

“大家不要这么看着我，有什么好奇怪的。天冷，我踩几下暖和暖和不行吗？”可今天一点都不冷，而且还晒了一整天的太阳。本来，她完全可以离开礼堂，在山上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解决掉的，可刚才指导员说了，不能解在外面。

“我无论如何也要熬到贫下中农家里，把我的大小便贡献给这个可怜的穷山村。”她一边这样想，一边对周围的同学说道：“今天是我做饭，你们赶紧把米倒一点出来。”

这时，班*里的每个人都解下斜挂在胸前的米袋，打开结头，逍遥已经准备好了两只大搪瓷碗，各人都往碗里倒一点，很快碗就满了。

*这里的“班”是部队编制，实际上是班里的一个小组。（小白匀注）

白匀大步走在前面，逍遥端着两碗米跟在后面，黄薇扛着一根木头枪走在最后。平时，白匀走路并不快，今天怎么走得那么快，黄薇心里直打问号。

天已经全黑了。整个村子已经完全笼罩在夜色当中。这户贫下中农家很细心，叫了一个小孩子来给他们引路，所以路上没有耽搁多久，就到了。

贫下中农家刚吃完晚饭，所以灶头还是热烘烘的。他们三个人点火的点火，淘米的淘米，洗菜的洗菜，一会儿炉火就烧起来了。

逍遥最喜欢干的活就是给农村的大灶头烧火，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外面刮着北风，飘着雪花，坐在一根小凳子上，就着熊熊的炉火，往灶膛里添火，甭提有多么温暖，多么舒服，多么惬意了。

今天，他自然把这份好差事揽到了自己手里。其实，他也不用抢，两个女孩子都不愿烧火，怕弄脏了衣服。

逍遥将柴火一根根地往灶膛里喂。灶膛里舞动的火焰映得逍遥的脸暖暖的，红红的。他很快就全神贯注于这一工作，周围的一切，对他来说，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糖罐里怎么没糖了。小弟弟，你家里还有糖吗？”

“有。在楼上。”

“小弟弟，你帮我们去拿一点来，好吗？”

“得你们自己去拿，我够不着。”

“逍遥，你去拿一下糖吧。”

逍遥这时正在全身心地享受这炉火的温暖，突然被黄薇叫起来去拿糖，心里很不高兴，不过他还是站了起来，跟着农家的小弟弟朝楼梯口走去，一边嘴嗫嚅道：“怎么不叫白匀去拿？”

“白匀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黄薇也很不高兴地回答道。

逍遥跟着小弟弟走上楼梯，在转弯处突然见到白匀正从马桶上站起来，两只手往上拉裤子，逍遥不由得“啊”地叫出声来，白匀看到逍遥，也不由得“啊”地一声，慌乱地不知道是该往下坐回去，还是继续往上站起来。逍遥一阵惊愕以后，马上回过神来，赶紧转身往回走。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逍遥不敢空着手回去，就傻傻地站在楼梯口，一会儿，白匀下来了，手里拿着一罐糖。看到逍遥，有点不好意思，但尽量装着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地说道：“还愣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去烧火。我已经把糖拿来了。”

黄薇看到他们两一起从屋里出来，便问道：“刚才你们两个一惊一诧的，是怎么回事？”

“大哥哥看到大姐姐的屁股了。”童言无忌，白匀赶紧去捂小弟弟的嘴，已经来不及了。

逍遥想说什么，但不知道该怎么说，白匀也想解释的样子，但也什么都没说。

黄薇见他们俩都欲言又止的样子，心里早已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爽快地说道：“都别解释了，回头我再好好审你们。现在我们还是赶紧做饭吧，大家很快就要过来吃饭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未完待续）

[返回目录](#)

散文·杂谈

牛年颂牛

—杭州大学经济系 78 级 罗卫东

牛这种动物常常引来人类的同情，而其实它更应该让人心生敬意！我出身在农村，打小就和牛打交道，对牛的了解要比城里的人多。当然，对牛的感情也更深。粗粗想了想，牛身上有“五德”。

一曰尽责，干活的时候，尽责尽力任劳任怨。走的每一步都是踏实的，从不摆花架子，也没有镜头感，边上有人看也好没人看也好，做事情实实在在，不偷工减料。它吃得了苦受得了累，无论是酷暑烈日，还是寒冬朔风，该下地就下地，主人一声吆喝，拔腿就走，从没有畏惧和退缩。双抢这个让人都脱层皮的季节，牛几乎要送掉半条命，但没见牛怠工歇火的。实在累得吃不消的时候，也就是慢下步子喘会气，然后继续劳作。它犁田的样子，就是埋头苦干这句话最好的注解。它懂得服从，驾驭它的人若是指挥得当，则一切配合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默契，事半功倍；但它也懂得反抗，人若颐指气使瞎指挥，它是决不买账的，牛脾气上来，你便往死里打，它也不服。

二曰本分，该干的干好，不该干的不掺乎。做事也好，进食也好，本本分分、安安静静。就说吃草吧，不论是在圈里吃秸秆，还是放牧在野外吃新鲜的野草，都只是专注而津津有味地吃。趴在圈里的时候，用它那锉刀般的长舌头将一枝又一枝的秸秆卷进嘴里，很有节奏地咀嚼。而在草地上，它就心无旁骛埋着头，贴着自己目力所及的草地，吃得不急不躁，从从容容，仔仔细细。拉犁耕田的时候，规规矩矩，照着主人指导的路线，一圈又一圈地走。农闲无事的时候，牛洁身自好，一般不惹是生非，待在圈里休养生息，恢复体力，以备下一季节的艰巨劳作。它，老老实实的，没有机心，但却并不懦弱；它是宽厚的，却守牢自己的底限，你若凌辱它，起初会容忍，继而会紧张，如一再遭受恶意虐待，它会愤怒；要是你无端伤害到它，那只会自讨苦吃，强劲的后蹄已经准备好了。牛，知道感恩，你待它好，它心里有数，为你做事，即便累死，也在所不辞。

三曰善良，即便身强体壮，也不恃强凌弱，从不无缘无故攻击人类或动物界的其他小伙伴。在野外的时候，各种小鸟在它的背上栖息，还会啄它的皮，牛虻围着它飞舞，伺机吸它的血，它也不过是甩甩长尾巴赶走这些恼人的家伙，并不伤害它们，虽然它的力量足以取命。

只要感受到人类给予的足够善意，它都是最可信赖的帮手，即使是妇孺，也听任使唤。它的善良成就了牧童短笛这一田园生活的美妙画卷。

四曰自美，牛吃东西的场景十分治愈，悠然的神态、咀嚼的节奏、发出的清脆声音，都是美好的，令人平静而舒适。对每一根草料，它都认真对待，吃进去的东西，消化吸收得很充分，一丝一毫都不浪费。排出去的都是干干净净的粪便，不臭也不邈邈，不像猪和狗那样，吃得杂排得滥。新鲜的牛粪闻上去还有一丝草木的清香，干粪投入灶膛生火取暖，空气里更有一种特殊的焦香。

只要吃得饱，休息得好，牛总是精精神神的，它的眼睛总是又大又亮、炯炯有神，皮毛是那么柔顺光亮，看上去油亮清顺，摸着丝滑宜人，宛若绸缎。

五曰奉献，牛对于人类，是全身心付出的。它所求很少，所费很低。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健康的时候是干活的好把式，死后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它身上一切都在继续服务于人的需求，或做了人的食物，或做了人类的日用品，即便是那副骨架子，也可以被碾成骨粉当做肥田的材料。它决不会不劳而获，不能劳动的时候几乎就是它离开的时候，堪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尽责、本分、善良、自美、奉献，五德在身，牛这样一种生灵，在传统社会，农耕时代，于人类的贡献实在是最大的，没有其他的动物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在那个时代，若没有牛们的付出，就不可能有人类的繁衍。孺子牛、拓荒牛、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老黄牛……，如果化身为人，那么牛牛都是道德典范！这样的牛，像极了奥勒留笔下的斯多亚主义者^_^。牛，不仅值得人类尊敬、感恩，还值得学习！小时候，我有空就去牛圈，扒着栅栏看里面的牛在做什么。大多数时候，它都是安静地卷曲身躯，趴在地上，前腿半撑，支着脖子。两只黑亮的大眼睛也直瞪瞪地看着我，与我对望，那种眼神是纯净无邪的，就像是一面明镜。在它的注视下，我会有些许的局促不安，隐隐觉得自惭形秽，但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楚。后来，渐渐明白，那隐隐的惭愧之心源自某种道德上的自我评价，就是人不如牛。牛年到了，人类若能从牛这面镜子上照一照，检讨一下自己，也算没有辜负这一年！

[返回目录](#)

过年琐忆之一：买猪头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陈建新

我的童年在短缺经济中度过。那个年代的多数生活必需品都要使用票证购买。鱼和肉也一样要票，加上父母收入不高，我们一个月里难得吃上几次荤腥。即使如此，入秋后，整个家庭还是为那一餐年夜饭做准备。

北风刚起，家里就开始腌制猪肉和鸡鸭鱼。所谓腌制，通常就是使用盐和酱油，腌制猪头是杭州的一大地方特色。这并非杭州人特别喜欢吃猪头，而是它价格便宜。当年的猪肉价每斤 0.47 元，而猪头的价格是 0.28 元。对于多数收入不高的杭州市民来说，每斤便宜 0.19 元，可是省了一大笔钱。但猪头的供应并非很充裕，一家肉店每天的供应量有限，所以排队成了最公平的方式。我未进初中，家里这项任务就落在我身上。半夜起身，翻过肖公桥，从长长的瓦子巷的北头走到南头，进入大街后，还要穿越我父亲工作的南星桥菜场，才能到达菜场南边的肉店。我父亲当时任这家菜场的经理，但从未托关系去肉店买猪头，宁愿让我天不亮去排队。可见，那时候的很多基层干部，是真正的廉洁奉公。当然，也许是我父亲天生一根筋，情商不高（我们几个做子女的，当时就是这样埋怨我父亲，可他依然我行我素）。

我到达肉店门口时，有些街坊比我更早，已经有三五个人排着队。我站到队伍末尾，兴奋过后，就会犯困，闭上眼

睛，站在那里打瞌睡。渐响的人声把我惊醒，我发现这队伍已经延伸到很远，天色也鱼肚白了。大约七点左右，肉店开门，年轻的肉店倌（营业员）懒洋洋地出来，撤去商店橱窗外的木排门，再打开正门。这时候会有一点躁动，有些晚来的会想着挤到前面来，但多数人很守规矩，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进入肉店购买。肉票是一年中积累下来的，猪头虽然便宜，但肉票不能少，否则买不下来整个猪头。其实肉店有两个营业员认识我，知道我是谁家的儿子，可上秤时照样一丝不苟，当时的社会氛围就是如此，谁都觉得这样很正常。

当我拎上一只沉甸甸的猪头走出肉店，我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一般说，离春节稍远一些日子买来的猪头，会腌制起来，用盐或酱油腌制几天，再挂起来晾晒。所以，将近春节天气好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前道地上用铁丝挂上这类腌制品，除了猪头，也有腌制的鸡鸭鹅和鱼干。结婚后我岳父常常会取笑杭州人的这一习俗。其实这还真不是杭州人喜欢吃猪头，证据就是，改开后，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杭州人很少再做这类腌制品，每户一只腌制猪头挂在门口的风景，再也见不到了。

也有的猪头是靠近春节时买的，这是鲜吃的。用猪头祭神，也是中国的传统。在旧时代，供奉猪头三牲在神和祖宗的神龛前，是每年春节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三牲，有牛、羊、猪，称为大三牲，也有猪、鱼、鸡，称为小三牲。建国后，大家几乎一样穷，没有哪家能用牛羊来上供，供一只猪头加鱼和鸡，是许多街坊邻居能办到的，我家在文革前，记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忆中外婆都会用这样的方式祭神祭祖宗，文革扫四旧，这样的形式才消失。

在年夜饭上，猪头不会整个盛在碗里端上桌，我外婆会把猪头的肉骨分离，再切成小块端上桌。孩提时候的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是从切除出来的猪头骨上找剩余肉，其实这些骨头上几乎没有肉，但我还是会捧着猪头骨啃上半天。

这样饕餮的年代早已远去，但我回忆起当年从外婆手中接过猪头骨的情景时，心中的温馨感，油然而生。

[返回目录](#)

过年琐忆之二：年夜饭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陈建新

对汉文化圈的华人来说，春节是一年中最大的节日。而春节（起码延续 16 天，从除夕到元宵节）中，重头戏是除夕的全家团聚晚餐，称之为年夜饭。在中国人心里，除夕夜，无论在何处，只要能赶得回，就应该尽量回家。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为丰盛的晚餐，所有食材都在几个月里积聚，为的是一夜尽欢。伴随着农村外出打工的人数越来越多，改开以来，春运成了一种重大社会现象，其背景就是春节团聚和年夜饭的文化。

自我外婆让出她那一小套房子给我舅舅结婚，住进我家，我家的年夜饭，就是我外婆主厨。她 24 岁跟随我外公从绍兴移居杭州，一直保留家乡的口音，所以，我对绍兴话如家乡话一般感觉亲切。她烧的菜肴，风格上也和绍兴菜近似。过年必然有的菜，我记忆中有勒笋烧肉、红烧鲢鱼（那时候鱼里面最便宜的就是鲢鱼，也成了我家饭桌上的“常客”。花鲢，杭州话称为包头鱼，很少能吃到）、鲞捂肉、豆芽冬笋煮咸菜，猪头肉，豆腐干丝炒芹菜，千人结烧肉，还有素鸡做主料烧的菜，发皮肉圆粉丝青菜汤，还应该有几种菜肴，我想不起来了。年夜饭丰盛与否，和当年配给品的多少有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食材，再巧的主妇也无法做出理想的年夜饭。

我家的年夜饭中，有两只菜值得说说。一只就是鲞捂肉。鱼鲞，正宗应该是黄鱼做的。当年海鲜的保存和运输都不易，所以，沿海甬台温的渔民们就把捕捞的黄鱼腌制晒干，做成黄鱼鲞。如果做鲞的黄鱼很新鲜，制作过程中没有让鱼变质，那么这鲞肉质雪白，闻上去有一股香气。用上好的五花肉切块，鲞也切成块，一起放到锅里，再用绍兴酒和清水，大锅烧开后转成文火，炖半个小时就可以起锅。红烧肉或白煮肉吃得稍多，就会腻，而这只鲞捂肉，却能让人胃口大开，百吃不腻。第二只菜就是豆芽冬笋煮咸菜。按照杭州人的说法，冬笋和咸菜“刮”的，尤其在少荤缺油的状况中更是如此。所谓“刮”，就是吃了后肚子容易饿。但在过年时，荤菜比平时猛增很多倍，容易不消化，而这只豆芽冬笋煮咸菜，恰恰能起到消食去积的作用，年夜饭吃到最后，反倒是这只菜最受欢迎。

春节期间容易囤食，这事经常发生。我的童年-少年时代一直缺鱼烧肉，所以过年吃荤菜特别猛，吃得过多，吃完年夜饭的第二天就囤食（积食），小时候的自备药是用鸡胗晒干烧成灰，吞咽下去，中医认为能去积食，我记忆中效果还真不错。后来从药店配食母生吃，也有效。我当了工人后，过年前总是要去医护室配食母生，以防积食。进入八十年代，随着这种平时没得吃、过年拼命吃的现象消失，就再也没有配过这种药。

过年食材中还有一种菜，叫发皮。发皮其实就是猪皮晒干，再用油煎制而成，松松垮垮一大张，杭州人做三鲜，少

不了这一配料。我父亲在菜场工作，菜场自制这种发皮，很受市民欢迎。后来我父亲尝试着在家里做，成功后，一发不可收拾，每年都做，所以整个制作过程我也熟悉了。平时吃肉时把肉皮留下来，晒干。肉皮积聚到一定数量开始制作。第一步，把一锅菜油加微热，肉皮浸泡在热油中多天（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拿出来放一边，把油加热到沸腾，然后取一张肉皮放入油中，用洗干净的两把火钳把它尽量在油中浸没。渐渐地，这肉皮就会发开来，像吹气球一样膨胀。如果在发的过程中肉皮卷起来了，需要用火钳撑开来。等到膨胀到一定程度，就成了。取出，搁到大碗里，让它自行沥干菜油，再做第二张。制作时这肉皮如果没有发开来，称为僵掉了，这张肉皮就糟蹋了。每逢这时候，我父亲就会有一些沮丧，好在多数时候都发得很好，让我父亲很得意。

除夕夜色降临，我们全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品尝年夜饭。年夜饭第一要有鱼，意味着“年年有余”。其次是要有年糕，常常是一条年糕不切或者切成两块送上桌，讨个口彩是“年年高”。还要一碗八宝饭，大家都喜欢吃。年夜饭气氛很好，大家都渴望讨一个吉利，所以，不说丧气话，不吉利的话，即使小孩打碎了碗或调羹，也会说“岁岁平安”，岁岁与碎碎合在了一起。

年夜饭后还有一个节目是守岁，全家坚守到过了子时再睡，也叫分岁，意思是新旧岁自此而分。八十年代电视渐渐普及，央视推出春节联欢晚会，之所以大获成功，也是和这守岁的民俗有关。

过年琐忆之三：包粽子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陈建新

我小时候，过年才能吃到粽子。粽子虽然各地都有，湖南还有纪念屈原包粽子投江的风俗（太湖流域也有同样的风俗，却是为了纪念伍子胥），但自古以来包粽子这件事在杭嘉湖一带最盛。现在闻名遐迩的嘉兴粽子和湖州粽子，是最有力的证明。这可能和杭嘉湖水利条件好，水稻种植较多有关，到后来形成为一种地方特色。

在短缺经济时代，糯米也是紧缺物质，只有到了春节时，政府才会配给给市民。也就是说，春节前，钞票、粮票还要加过年特发的糯米票，才能按人头买到糯米。包粽子还需要粽叶，这粽叶也是配给的。有几年，发了票证，还需要排队才能购买到粽叶。

我家的粽子长期由我外婆负责制作，包之前，粽叶需要清洗，糯米也要在几小时前洗好。我小时候常常看外婆包粽子，这是一项需要手巧的技术工作，包在粽叶中的糯米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太多了，煮的时候会涨破粽叶，少了，粽子会显得太松垮。外形上，通常有两种，三角形的和长条形的。习惯上，外婆包的粽子，白米粽、豆粽、豆沙粽用三角形，肉粽则用长条形，这样好区别。煮粽子通常在晚上，吃过晚饭后，外婆开始用柴灶大锅子煮粽子。生粽子需浸入水中，没顶。点上柴火后，看着炉火跳跃，听着水声沸腾，

渐渐粽子特有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厨房。我坐在灶前，盼着第一锅粽子快点煮好，我能吃上一个。可常常没等粽子煮好，我已经在炉前沉入梦乡，被大人抱到被窝里酣睡。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会后悔得要命，因为他们会哄我说，当我睡熟时，大我两岁的姐姐已经吃过粽子了。看我急的要哭，外婆就会端出温热的粽子，我的早餐就在被窝里美美地完成。

煮好的粽子被外婆从锅子里捞上来，沥干后，挂在堂前屋梁上垂挂下来的钩子上，这样可以吃到正月结束。在没有冰箱的时代，能把食物存放这么久，可见古人的智慧。当然，这样让堂前挂着这么多的粽子，也是一种宣示，让正月里来的客人和邻居们知道，我家还是富足的，这多少也是一种满足自尊心的炫耀。

那个时代，吃到荤腥的机会少，所以我一直对肉粽情有独钟，到现在我最喜欢吃的仍然是肉粽。一口咬下去，有猪油流出来，满嘴生香，精肉也好吃，那是被酱油浸泡过的酱香，就像吃红烧肉。可是，猪肉少，肉粽也少。为了让我们解馋，外婆还发明了一种新品种，我们不妨称之为酱油粽。其实很简单，就是像包肉粽一样，把糯米泡在酱油里（再加一点菜油？），然后包成粽子。对我们来说，虽然粽子里没有猪肉，但味道相似，吃起来要好过豆粽白米粽。后来我吃到一种小吃叫烧麦，发现做法和我外婆的发明很像，就是用酱油浸泡糯米后，再用面皮像包小笼包子一样包起来。

我家包粽子的传统，后来由我妈妈继承，九十年代后半叶，我外婆去世后，每年我妈妈负责包粽子，我们一直吃到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了新世纪。她包粽子的兴致甚至超过了我外婆，煮好粽子后还喜欢给左邻右舍分分。这几年她年纪渐老，做不动了。而汹涌的商品化，也让粽子挤满了超市的柜台。现在一年四季。只要想吃，随时可以去超市买。所以家庭自己包粽子的习俗，日渐衰微。可我一想起外婆煮粽子时那幽暗明灭的炉火，那香气四溢的粽子香，内心就有一种温馨在涌动。

[返回目录](#)

除夕全家福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张广星

下午妻子让我跟她一起贴春联。我觉得妻子对日子爱意很浓，也让我很感动。过日子就要有这份心劲。

只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对房间进行大扫除，大清理。此前是因为没时间，今天因为妻子要去她父母家陪父母。晚上我们都要聚到岳父母家吃年夜饭。我们都很珍惜这顿年夜饭。全家都到了，连襟和他的儿子佳佳到了，我家的儿子超超和儿媳妇也到了。所以岳父母都很开心。岳父说，你们母亲这十几天来，今天是第一次下楼。饭也吃得香。饭桌上的气氛很好。我赞扬了今天的菜品，刚好够吃，每盆菜都吃完了，不像往年，尽往多里整，多出的剩菜，两位老人要吃好几天。我们说，父亲也与时俱进，响应中央号召，不浪费，实行光盘行动了。

但我也略微嫌了一下，说牡蛎炖豆腐，豆腐太少而牡蛎太多，妻子说，就知道你要提意见，这是父亲的主意，就是让我们多吃牡蛎的。而且父亲在买的时候，都尽量买个大的牡蛎买。他买什么东西都说大的好，我们黄岩蜜橘，还是小个子的最好吃，但父亲买橘子也要买大的。

我又故意嫌青菜炖豆面，青菜多而豆面少，妻子也说，过去父亲总是放很多豆面，今天怎么放得这么少？

就在这说说笑笑之间，一餐饭就吃过了。这时儿子说，给大家拍张合影照。他到楼上取来了照相机和三脚架。给全家拍张合照。这也是妻子心心念念的事情。这次父亲重去医院之后，她的这种愿望更加迫切了。她还想得更加复杂些，说是让她父母穿戴上婚纱，弥补过去没拍结婚照的遗憾。但这现在明显是不可能了，岳母的体力已经比较衰弱了，经不起折腾了。所以晚上就让两位老人家换上更合身和喜庆些的外套，让他们坐在两张凳子上。

这个时候，小姨子还有心开玩笑，说：“老爸，你要不要嘴唇上抹一抹口红？”岳父说：“抹什么口红？我什么时候抹过口红？”小姨子拿过一份年月历，这是老人保健公司和广告公司制作的。他们给九峰新村的老人们（自然是经常参加他们的讲座并购买他们的保健商品的老人），每人拍一张半身照，然后制作成年月历。这份年月历制作于五年之前，那时的岳父显得年轻得多，也精神得多了。嘴唇充满了血色，不仔细看，可能就会以为是抹了口红。所以小姨子才有此一说：“你这不是口红抹的吗？”岳父反诘说：“我这辈子连什么口红都没摸过手，什么口红抹的？”

岳父说：如果佳佳也像超超一样，能带女朋友来，就更齐了。佳佳在杭州工作，在园林绿化公司工作，因他大学是在海南读的，所以新到杭州，人生地不熟，暂时还没有谈上女朋友。

儿子给大家照了集体照，又给外公外婆两人单独照了张双人照。小姨子又戏笑她的父母：“老爸老妈，他们各举起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一只手，在头顶上弯起来。”她边说边做示范。这是少男少女们拍照很时兴的一个动作，岳父母当然不会接受，估计小姨子也只是说说而已。而外公还是很听话的，当超超说：外公，你们俩要靠近一点。外公听了，迅速把头靠向外婆，这样，儿子“咔嚓”一声，就留下了外公外婆恩爱的一幕。

[返回目录](#)

年 皮

—杭州大学生物系 86 研 钟留群

麻头刚刚上幼儿园的时候，杭州城里过年的那半个月里是可以放炮仗的。很多人家都喜欢在年夜饭开张前热热闹闹地点上一串一千响的百子炮，听起来有点矛盾，但好像都这么叫。记得我小时候看到的挑在竹竿头上放的那些的确是一百响的，那时候是个大数字了，后来条件越好，响声就越多。

百子炮包着红纸，盘成一堆。人们把它在地上长长地铺开，点着后，它就乒乓作响地一路扭曲着火花四溅，间或还高高地蹦跳一下，完全是有生命的样子。等它终于爆响稀落、安静下来的时候，还会有淡淡浅蓝的烟雾缓缓散开，正贴合了人们的意犹未尽。我其实很喜欢。

麻头那时候胆子小，喜欢得要死又怕得要命，两手捂着耳朵还缩着脖子，跳着脚靠近去又退回来，急得笑眯了眼睛、咧大了嘴。年初一我们照例要去给爷爷奶奶拜年的。年三十为了哄骗麻头乖乖睡觉，就搬出了年兽的故事吓唬他。传说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凶猛得很。每到除夕这天就要从深海里爬上来吃人，人们都很害怕都躲起来。后来，来了一位神仙，告诉大家年兽最怕红色、火光和震天动地的响声，于是大家贴上红对联，燃响红爆竹，年兽就落荒而逃。后来人们就都这样红红火火地过年了，就很安全了。窗外炮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仗零星响起的时候，我就对麻头说：“估计年兽快要来了，你睡着了没声音了年兽就找不着你了。”

初一早上一出门，看到满地都是火红的纸屑和包装纸，便扭转头对着磨磨蹭蹭的麻头沉重地说：“哎呀，麻头啊，看样子昨天晚上年真的来过了呢！还好炮仗厉害，你看这地上，还有年掉下的皮。”

走出去老大一段路，回头看看麻头还蹲在地上拨弄，于是大喊着催促他。麻头咚咚咚地追上来，很严肃地问：“妈妈，年真的来过了吗？可是，那个好像不是年的皮，是不是鞭炮的纸啊？”后来，杭州城里禁燃烟花爆竹了，年皮不再。每逢春节，我们就一起出发，大江南北追逐年皮。最壮观的，一次是在婺源的村庄里巧遇傩舞，年皮层叠铺陈厚如棉毯；一次是在老家广东大埔，祠堂门口的坎上，年皮堆叠垂挂如瀑布。

过年时候，总是会想起年皮的故事，忍不住发自内心地微笑起来。

麻头看着我也是很无奈：“每年都要说一次。”那好，今年也不例外。

[返回目录](#)

安昌的亮光

—杭州大学生物系 86 研 钟留群

去过很多回安昌。大多是春秋日子里，就河边坐坐，泡杯茶装装样子，阳光里翻一本书。

今日大年初三的主街拥挤不堪，邓爸满意地说：啊啊涅涅，很有过年的气氛。

小桥头的木板屋我每次都会趴门缝上看看，这次塌得连门板都没了。看到木板屋就这么突然灰蒙蒙地敞在眼前，我犹豫着想进屋踩一下，扫扫心头多久以来的神秘感。但是邓爸冷笑一声：这屋子下面悬空的哦，是河哦。桥栏上晒着小青菜。看我瞄来瞄去地拍照，一位大姐走近细看发现手机画面是小青菜，突然敞亮地哈哈大笑。生活就是有很多杂碎的日子。干干净净会很硬。杂碎凌乱，却柔软了生活。

被涌动的人流推着走有点烦，侧身往仅容一人的小巷一拐，深度安昌温和安静。走过曲曲弯弯的巷子，到头有一个大院子，院墙上石雕花窗精致。我正拍照的时候，一群小朋友欢呼着跑了出来，跟出来一位衣着特别齐整的白发阿姨，她转身落锁，对我笑笑问是哪里过来。我笑笑说杭州。她说：“哦，很近哦。这街上的酱货啊不要带，现在都是拿拿来的，都不如从前自己家做的了，不好吃。”走过一个小院，阳光下满头白发的阿姨在做粢毛肉圆。在香菇的香气里，阿姨耐心地挨个儿给肉圆均匀粘上浸胀的糯米。我说阿姨拍个照呗？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阿姨笑起来扭过头去说：“阿姨不拍照阿姨不拍照！你就拍个肉圆子吧。”

又拐进一条小巷，看到大人在淡淡地走，看到小孩在叫喊着跑。抬头看见蓝天下路边那幢大房子高高地开着一排窗户，我说这个像厂房呢。身后一位大姐应声道：“对的，以前是村里的厂，后来不用了，现在改浴室了。”大姐很健谈，和我们一路随便逛，不停指点我们说这里有老屋、那家有院子，都有人住，都可以看。带我们走进院子，她就呵呵哈哈地和主人打招呼。她说年轻人都搬去柯桥了，这里多半是老人。她自己也是在柯桥，这几天回来过年；家里事多，忙到现在，刚趁空出来遛个弯。很快，她遇到一位更健谈的大姐，驻足聊天了。

一杯咖啡刚好躲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雨。雨停之后再上街，天重又很蓝，人却少了许多。比较高大的石头门框上多半写着“台门”，走进去是层层套叠的小院。总是走过一个极窄的通道，豁然开朗又是一个院落……直到最后那个院子里的狗冲我大叫起来。院子里坐着晒太阳的大哥疑惑地抬起眼：“找谁？哦，这里不通了。”原来，台门就是一进又一进的深宅大院。走过一个小院，看到静静坐在那里的大伯，慢慢劈柴烧水，火苗四窜的声音呼呼的。听到我们打招呼，他抬头微笑着挥挥手：“新年好！”

又走过一个小院，看到一位大妈正在把烧剩半截的红蜡烛上的红外衣用刀刮下来，放到炉子上的小锅里融化，她说是在做蜡烛。看到她家门楣上订了一块牌子，写着“五星级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民间人才（生产生活技术类）”。问了，说是做手工的比如扯白糖的都是这一类，另一类是文体艺术类——我恍然大悟，上次来时，在宣卷馆里遇到一位唱戏文的大姐，很骄傲地介绍自己是被评定为“摊皇”传人的。我问这个民间人才的最高级别是什么？大妈举起一只手说：“五星！最高有五星呢！”

拐进一个深深的小院时，一位老阿姨走出屋来微笑着说哪里过来啊？我说杭州。“哦，杭州啊，不远。来玩的吧？杭州没有这样的石板路吧？”是的，没有了。我低头看看一直走着的石板路，不特别平整，还有点坑洼，但很光滑——不知被多少脚步磨过，不知还会有多少脚步来续磨。回家细看照片，这晴雨交加的一天里，大小街巷的石板路一直在发光——阳光令石板路发光，雨水令石板路更发光。安昌！年年安昌。

[返回目录](#)

读书隅见

—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蒋礼鸿**

我读书近三十年了，似乎天天在读书，看的书也很广泛，上自《十三经》，下至笔记小说，样样都读。但仔细计算起来，扎扎实实地看的书却不多，浪费了不少光阴，因此，可谈的经验很少。而且我自己是搞语言的，谈的东西也不一定大家都适用。下面谈的只是我个人一些看法。

我觉得读书首先要“立本”。什么叫做“本”呢？就是根本，拿今天的话说就是“打基础”。要给语言文学的专业基础规定一个范围很困难，从客观的需要来说，我以为搞文学的人，至少应了解古代的文学批评，搞语言的就必须读王念孙、段玉裁、王国维等人的著作。专业基础之先还有共同的基础，就是那些感性材料，即古代若干影响深远的作品，如《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庄子》、《荀子》、唐诗、宋词和元曲等。尤其是《论语》、《孟子》，无论是搞文学、语言、历史、政治或哲学的人都需要熟悉。《诗经》、《楚辞》等也不可忽略。如果有人以为搞元曲，可以不读元以前的著作，这是错误的想法。因为在元曲里，许多词句都出于《诗经》、《楚辞》等古典作品，如《西厢记·长亭》中的“碧云天，黄花地”，就是由范仲淹的词来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技巧方面，也是有继承性的，《长亭》里的“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

起”，就是从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化出来的。因此说，研究文学，不管你是搞先秦或是搞汉魏六朝，抑或元明，要说可以不念唐诗，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当然，由于各个专业不同和分段有别，要求与轻重可以不同。

基础书，在一定范围内的都要掌握，但即使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书目，开出来也会使人吃惊。不过急躁是没有用的，必须适当安排时间，一本本的从头看上一遍。研究生修业时间有限，然而一些历来为人称道不朽的书，表示它已经有不可磨灭的影响的，一定要熟悉，然后才可以搞自己的专业。

时间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只有抓紧时间，才能打好基础，尤其要抓紧三十岁以前的时间，因为这一段时间精力充沛，记忆力又强，又有条件把精力集中起来。三十岁以后，工作、家庭等问题都来了，头绪纷繁，思想也容易分散了。吴草庐的诗道：“拳拳相勉无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功”，是很有意思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三十岁后不要用功。刘向《说苑》里讲：“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这也是个“明”；但是“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青年时代究竟是应该十分珍惜的。

拿我自己来说，我今天在课堂上讲课，引述的东西也不少，似乎相当熟悉，这些大都是在十几岁、二十几岁时弄熟的。现在读书虽可强记，但转背就会忘记；而年青时读的书就不容易忘掉。所以青年要赶早用些书本的功夫。搞语言的，《广韵》的反切、韵部等一定要逐一细读，不能只了解个大概；《说文》也要一字一字地读透。搞文学则某些大家象杜

甫的名篇都要求能背，至少得提到头，知道尾；说到上句，能接下句。

夏瞿禅师的报告中提到了博与专的关系问题，他的主张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约御博”，就是说确定了研究的中心，然后推广学习面，以约始而以博终。我以为这个意见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也要有很好的理解。这就是“本”。比如杜甫，他是唐诗中之集大成者，他之所以成为杜甫，当然是他所经历的时代和他特有的生活道路所决定的；而另一方面，却又因他总结了前人的创作经验，吸收了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他以为初唐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不废江河万古流”，他又以为王、杨“劣于汉魏近风骚”。他欣赏庾信、鲍照、阴铿这些六朝的作家，说“庾信文章老更成”，“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从风骚、汉魏初唐的作家，杜甫都有研究，并都有深入了解。他继承了过去的成就，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因此，要研究杜诗，就不能不熟悉唐以前的文学以及杜甫所处的时代和他生活的道路。研究李白也是这样：李白是反对齐梁文学的，然而他对齐梁下过一番工夫，正因为他深懂齐梁文学，所以他能有力地反对那些齐梁文学中的形式主义倾向。而同时他深受六朝文学的影响，他不反对谢朓，“一生低首谢宣城”，“中间小谢又清发”（小谢不是谢惠连），可见他对谢朓的倾倒。他作过《拟恨赋》，模仿了江淹的《恨赋》，不管《拟恨赋》的得失高下，可见他确是对齐梁文学

下过工夫。这些都说明，要研究杜甫、李白，先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并不是十分“约”的，先要来个“小博”，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以约御博”，而求“大博”。

确定专业的道路不要过早，先应该是把与我研究有关的知识都掌握，至少当懂得十之七八。我写过一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本小书谈不上什么博，可是除常用的经书、四史、名家诗文以外，在第二次修订时，也牵涉到一百三十种左右的书。我想，搞唐朝词汇，最好全部唐朝的书都要读过，而我现在还差得很远。这是有目的的博。所以博有两个步骤：开头打基础时为“小博”；第二步“以约御博”为“大博”。深和广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

学基础知识应有耐心，读书固然要谈功利，但功利观念不要太窄。读书贵在“沉潜”，就是要踏踏实实，专心致志。要老老实实、仔仔细细地读。不要在开始读的时候就考虑这些可以做什么论文的问题，要知道做一篇“论文”是容易的，而要做一篇好的论文却不是件易事。我们曾经在报刊上看到过一些论文，其做法是把某人的集子拿来，按内容分门别类，加上“人民性”、“进步性”的标签，戴之以“爱国主义”、“革命的什么主义”的帽子，就完成了一篇“论文”。这种论文并不难做，让不知内情的人看起来，写的人也似乎就是专家，但我奉劝诸位不要希图做这样便宜的专家。

“沉潜”和“高明”也是相联系的。从前人讲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说“南学清通简要，北学枝叶芜深”。清通简要似乎约，枝叶芜深有似乎博。但沉潜不是“芜”，

清通也不是“陋”。“以约御博”，这里的博不是浮、泛，而是对于自己所学有关的各个方面加以深入钻研。许多东西都是围绕一点而攻尖的，许多东西是博，围绕一点是约，深入钻研就是“沉潜”。青年人往往沉不住气，急于求成，进取心很锐，搞不出东西就火热化为冰冷。“恨死掷去不回顾”，那就前功尽弃，无成功之可言了。不要觉得自己一时还无成就而放弃学习，每天学一点，积累一点，在学习过程中加以思考的工夫，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一定会有所悟解，那就是化“沉潜”为“高明”了。“高明”是从“沉潜”出来的，如果一开始就从事于“高明”，那是靠不住的。

我搞变文的字义，《王昭君变文》里有写昭君病危时的两句诗：“五神俱总散，四代的危危”，“四代”二字意义不明，看了几遍都不懂，只好放着。后来书看得多了，从旁的变文中，我悟出了一条通例：唐代俗文学写本“大、代、待”通用，“四代”即“四大”，四大就是身体。做这一结论，我所根据的材料是：

《太子成道经》：“地、水、火、风，四大成身。”

《李陵变文》：“陵家历大（代）为君将，世世从君为国征。”

《八相变文》：“三大僧祇愿力坚，六波罗蜜行周旋……未向此间来救度，且于何处大基（待机）缘？”

《破魔变文》：“三代（大）僧祇愿力坚，六波罗蜜行圆满……以（拟）向此间来救度，且于何处待几（机）缘？”

《舜子变文》：“是你怨家修仓，须得两个笠子。大（待）伊怨家上仓，不计是两个笠，四十个笠子也须烧死。”

《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众生大（待）拟出兴，未知谁人救拔？”

不知名变文：“白日起口无饭吃，夜头拟卧没毡眠。大（待）拟夫妻展脚睡，冻来直口野鸡盘。”

变文以外，唐崔令钦《教坊记》的“大面”戏，《旧唐书·音乐志》称为“代面”。“大面”起于北齐兰陵王长恭，长恭勇敢善战，而貌似妇人，自谦不足以威慑敌人，所以刻木为假面，上阵时戴上。据此，“大面”本来是“代面”，“大”是“代”的同音通用字，是没有疑问的；那末“大”、“代”当然也能互用。

我读完了九百多页的《敦煌变文集》，从许多字的应用中，得到启发，又证之以变文以外的材料，才慢慢地肯定了这些字的意义。虽然发现的东西很微小，得到的结论却是牢固的，通过自己的思维劳动，有本证、旁证，是推不翻的。所以读不能理解的东西时，一定要反复的读，并与有关的地方联系起来。最怕的是检来、听来，不经过自己劳动而来。

运用思考有个标准：“平实”。真正是心得，拿出来是会叫人感到“出人意外”的，但又必定会“入人意中”。这不是什么戏法、花样，而是平平实实的东西，只是从平实中方能追求高明。有些学者危言耸听，标新立异，不顾是否切于事理。只有没有站定脚跟的人会羡慕这样的人。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不论怎样出人意外，都必须入人意中。任何事物都

有客观的是非，我说了“代、大、待”在变文中通用，只不过是还了客观事物的原来面目。而我反复地读变文，是我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决不能随意摆布客观，主观地“创造”些什么出来。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抱着一鸣惊人的思想去做学问，那会使你走到偏路上去的。宁可表现得笨一些，做学问一定要老老实实。

做学问要有人指导，请教老师、首先是接受指导，读过去学者的著作也是接受指导。对待指导的态度我以为有个“虚实”关系。“虚”是虚心学习，“实”是实实在在地实践。我对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等学者是崇拜的，因为他们的的确确指导了我们做学问的路。对前人的成绩要肯定，以为一切都要从自己开始，就谈不上虚心学习了。不过我们在虚心学习时也不能忘了自己走路，用自己的学习所得来检查老师讲的和学到的东西。首先要虚心，可是不能盲从。佛家有两句话：“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走路的方法可供参考，路要自己找来走，指导者不能代走路。走路也会走弯路、走小路，还可能会摔跤，但总走了路。走几步是几步，多多少少有了自己的心得。

我搞校勘，曾经写过一些文章，有许多地方说，王念孙、王引之……的说法“非也”。有他们的“非”，当然有我的“是”。这“是”是我在学习他们的基础上所得到的收获，我不能推翻他们的成就，他们毕竟在校勘学上开辟了康庄大路，树立了规模，这不过说明我没有抄他们，而是有选择、有批判地接受他们的学问，自己有点收获罢了。

最后我要说，做学问是件快乐的事。陈伯达教授说：做学问要有进地狱那样的勇气。这句话，可以体现读书的刻苦性，但读书又是件快乐的事，我愿意和大家共勉的是“乐业”。做学问总得尝些苦味，但如果能用些工夫，经过思考，有所领悟，在苦的同时便会做出一些乐趣来。我读了近三十年书，浪费时间不少，现在也不能说走对了路，但我还是有乐的时候的。因此可以这样说：地狱旁边就是天堂，而天堂是要我们自己走过去的。今天我们完成学习任务是应该的，而且是自愿的，“乐业”当然也是必然的。

另外，再谈两个具体问题：

一、怎样扫除文字障碍。文字障碍有两种：一是一般的障碍，如《古文观止》中的文字障碍。一是高级的障碍，如《尚书》、《礼记》、元曲等书中的文字障碍。一般的障碍要扫除，方法还是熟读深思。苏东坡所谓：“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态度要放谦虚些，不能以大体懂得就满足。要看得见还有不懂之处，才能真的扫除障碍。《聊斋志异》里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是在仙人那里学会了直走过墙的本领，试给人看，他低着头奔向墙壁，结果碰了个大疙瘩。如果他奔过去时抬头看一看，他是不会吃这个亏的。熟读深思以外，最好读旧注，旧注能帮助我们懂得使用工具书的方法。我读大学时，一开始帮助钟山师整理他的著作《荀子订补》，我读完了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我知道了如何去和其他先秦诸子的材料相印证，懂得了使用《太平御览》、《群书治要》、《意林》、《艺文类聚》等工具书，

也懂得了如何运用《说文》、《尔雅》。假如我们去读一些诗文集的旧注，如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王琦的《李太白集辑注》之类，就能知道许多典故，也能从注解中找到运用工具书的方法。譬如说，关于端午的典故，我们可能在这些注解中看见提到元代陈元靓的《岁时广记》，因而我们可以知道，有关节令的典故可以到《岁时广记》中去找。

要扫除文字障碍，当然也要使用工具书。从旧注中可以知道哪些工具书；具备一些目录学知识，也可以知道有哪些工具书，知道到哪些地方去找材料。目录学这里不多谈，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能给我们初步的目录学知识的。

使用工具书，也不能太信任它，因为工具书是死的，阅读中的情况是复杂的。比如“苏张”，在《辞海》、《辞源》之类的书里当然解释作苏秦、张仪，但郑珍的《夜起》诗：“苏张恍惚在人世，但见藻苕仍纵横。”却用的是苏东坡与张怀民夜游承天寺的事。这就是辞书中找不到的了。更有一点，工具书常常是辗转相抄而没有核对原材料的，有时会把书名、字句弄错，因此，只能当作搜寻、核对材料的线索，不能当作根据。

二、怎样记笔记。笔记有几种：一种是属于资料性的。其中又有索引性的，看到某些材料要记下它的出处，就记上个某书某篇某页。有摘录性的，有些难得的材料，非抄下来不可，就整段或整篇的抄；看到某些有用的文章，为了抓住要点，以免重读之烦，就可以作提要。提要要选有用的文章，否则是浪费时间的。还有一种是摘录对自己研究专题有关的

材料。材料积累得完备了，就可以成为你的长编，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你的专题著作。一种是属于质疑性的，把不能解决的问题记录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某些线索，即使是不完全的，也记下来，以备作进一步的思考，我写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最后有一篇《变文字义待质录》，汇记不能解释的字义，一方面作为继续思考的备忘，一方面也可以向对此有研究、有兴趣的同志请教。事实说明，这是对我有帮助的。一种是心得笔记。这种笔记就应该向夏瞿禅师所说的“小而少”，要把自己真正的心得记下。所谓心得，就是经过自己劳动的独特见解。当然自己的心得也许在别人是常识，那不要紧，独特是个人学习过程中的独特，有了这个独特，进之不已，又有这一个那一个独特，就能提高一步了。以上三种，就是读书笔记的主要内容。

要不要做卡片，这是随人喜欢的。本子剪开来就是卡片，卡片订起来就是本子，其中没有多大差别。在许多前辈，他们喜欢以批注代笔记，把心得、数据、质疑写在有关的书头或行间，还可以在书中做记号。例如夏瞿禅师批的《漱玉词》，在一首《殢人娇》里圈了这样四个圈子：

玉瘦香浓，檀深雪散，今年恨探梅又晚。江楼楚馆，云闲水远，清昼永凭栏，翠帘低卷。

坐上客来，尊中酒满，歌声共水流云断。南枝可插，更须频剪，莫直待西楼，数声羌管。

这四个圈子表明，李清照这首词的上下片相对应的这四个地方都是用的去声。有了一套记号，可以很经济地揭示要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点。这些批注和标记，跟读的书结合得很密切，因而对研究也很便利，这也是一种很好的“笔记”。

再来一个最后，“三十年前好用功”，只是说要充分利用时间，请勿忘记我们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

（原载浙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治学偶得》）

[返回目录](#)

词学访谈录

—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吴熊和** 陶然

陶：吴先生您好，中文学刊今年将出版创刊号，同仁们均希望能揭载一篇您的大作，以光刊楣。我知道您近年来身体欠佳，故未敢冒然陈请。然今日阳光尚媚，师徒曝暄闲话，煮茶驱寒，如何？

吴：我十多年来苦于痼疾，闭门不出。近来更是足不良于行，手不能繙书作字，镇日枯卧而已。数年前曾有《蝶恋花》词自云：“剩有药炉共经卷，馀年莫问长与短。”如今则唯存药炉，经卷藏书皆散尽，心绪亦与尘世相隔，得间偶以吟咏自适，亦不过怀师友、寄闲情，不足语著述之事矣。

陶：您过谦了。据我所知，虽然您现在不能阅读和写作，但您多年来从未停止思考，对于学术界尤其是当代词学的发展，有您独到的见解。我想您首先能否谈谈自己从事词学研究的缘起？

吴：我最初求学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诸名师如徐中玉、钱谷融、许杰、徐震堃诸先生等皆曾亲承警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胡风也曾来华师大做过讲座，胡氏光头，挥汗如雨，广座中手摇蒲扇，放言高论，当时觉得他讲得真好。

陶：我曾见过您所藏徐震堃先生笺注的《世说新语》一书，页侧写满了《世说》中人名，以便查找。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吴：对，这就是徐震堃先生教给我的做索引的方法。他是典型的述而不作，通世界语和多国文字，其《梦松风阁诗文集》中，诗词极精，但无意著述。他与夏承焘先生交好，当年常怪夏先生文章写得太多，适足自累。那时我也年轻，兴趣广泛，什么书都找来读，包括先秦以下的古籍，也包括文艺理论，我在大学时不搞词的，兴趣更接近文艺理论领域。

陶：那您到杭州之后才开始研治词学？

吴：1953年教育部指定在浙江师范学院开设古典文学研究班，1955年我自华师大毕业后，就来杭州读研究班，先后受教于夏承焘、姜亮夫、胡士莹、王焕镛、钱南扬、郦承铨、陆维钊、任铭善诸先生，眼界大开，渐窥治学堂奥。那时读经史之学的书较多。

陶：我记得10多年前您曾和我说过，您最初欲从事的是经学和诸子之学的研究。

吴：当时觉得那是实学、朴学，最有价值。后来毕业留校，跟随夏承焘先生治词，从此走上词学研究的道路。

陶：50年代不少高等学校中都有为老先生指定助教的做法，以协助这些著名教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这对于学脉传承也是有益的，似乎有点接近旧时那种师徒关系？

吴：从客观上来说，确实起到了传承学术的作用，但又与旧时师弟相传的关系不完全一样。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老先生们对于学生和助教都比较客气，他们往往自觉与新社会的要求还有差距，真诚地想为时代贡献自己的力量，或者改造掉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习气，再加上当时屡屡发动的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教学改革运动”对他们的批评和否定，因此和旧时所谓“师道尊严”就完全不同了。而且夏承焘先生本来就对“师道尊严”不感兴趣，他从没有架子，又善于讲笑话，令人如沐春风，每年新春联欢会上，保留节目经常就是夏先生讲笑话，我们年轻人也乐于同他往来。

陶：我在夏先生早年的日记中还看到他有时会自悔谐谑的话讲得太多。有的学者不立崖岸，容易接近，有的学者风骨峻洁，凛不可犯，这恐怕主要是个性使然。但即之也温、迩之则亲的老师，终究容易让学生产生亲近感。

吴：古人经常说“从某某人游”，这才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理想状态。师承是通过在人格、学问、品味等方面自然熏陶而形成的关系，而非有意传授。夏先生虚怀若谷，谁都可以向他提意见，谁都可以改他的文章。我当时是很大胆的，专门给他提意见或者改他的东西。夏先生于我有知遇之恩，我刚来杭州时，夏先生就对别人讲过：吴熊和我不是把他当学生的，是把他当朋友的。每忆及此，我很感激他，实际上我当时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陶：夏承焘先生对您走上词学研究的道路自然有决定性的影响。

吴：那时候夏先生五十馀岁，虽然已被视作“老教师”，但从做学问来说，还是精力饱满的年龄。他从30岁起所撰10种词人年谱及词学考订文字，此时正式结集为《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二书出版，并制订了颇具规模的词学研究计划，拟在数年内撰述各类词学论著一、二十种。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同时，夏先生作为名教授和诗词大家的声望也越来越高，每逢各类重要事件发生时，屡屡接到《浙江日报》等报刊及有关各部门的约稿，要求夏先生作一些时事诗词，如苏联卫星上天、伏罗希洛夫访华等等。而且多通过中文系委托我去转达，领导经常说“吴熊和，你去请夏先生作一首词”云云。那时候我在夏先生的指导下，先从打好基础做起，将阅读古籍与尝试性的学术写作结合起来，逐渐进入词学研究的殿堂。

陶：15年前我在跟随您读硕士研究生时，您就让我与徐枫合作编写过《唐宋词一百首》，虽然那只是部普及性的小册子，但我感觉做过与没做过是不一样的，自己尝试着分析与解读，比单纯地阅读作品会理解得更深更透彻。我听沈松勤也说过，与您合作《张先集编年校注》的学术经历，为其从事词学研究同样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吴：这也就是夏承焘先生指导我的方法，“授渔”与“授鱼”的区别或在于此。50年代后期开始，夏先生先后指导我撰写了《怎样读唐宋词》、《读词常识》、《放翁词编年笺注》等三种词学著作。这些研究虽然仅仅是学词的初步，但由此养成下笔不苟的严谨学风，是从中得到的最大收益。这些初学之作在理论上、体系上距离有所建树的目标，还有差距，却已为日后开展词学研究作了知识上的准备。

陶：您在多年的下乡、下厂与“文革”十年中，不论在水乡山村，还是在劳动间隙，总是手不释卷，未曾束书不观。我看您所藏《全宋词》及史部、集部的古籍，都丹黄烂然，蝇头小字，遍布行页之间。这种博观约取的努力使您在“文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革”结束后，对历代词学研究中的不足和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写出极有份量的系列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在当前学术界以成果为导向的风气中，想做到厚积薄发是越来越难了。

吴：这有时代变化的因素，也有功利主义日甚的影响。《文心雕龙·神思》篇认为文学创作需要历经“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的过程，此语亦可移以论治学。学术道路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决不可能朝发夕至，一蹴而就。要想在学术上真正有所建树，就不能艳羨于世间荣利和鸡虫得失，一定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精神，一个学者的“早熟”，固然令人生羨，但“晚成”，也不必叹其滞碍。现在的年轻学者不能只想着做五年、十年的学问，而要有做五十年、百年学问的志向，每写一部专著、一篇论文，要想一想这是否可以在半个世纪之后还有人读。你的《金元词通论》去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修订重版，可见这书就站住了，要研究这一段，别人就绕不过去。

陶：您过誉了，何敢克当，那部书中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与您的《唐宋词通论》不可同日而语。

吴：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话仍然没有过时。整天想着靠成果去换取地位、名誉，如何能推动学术的进步？治学如此，为人也如此。

陶：您的《唐宋词通论》被学界誉为新时期词学的扛鼎之作，继承了唐宋直至近代以来的传统词学成就，取精用弘，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在理论、方法和具体考证上，都有大量的突破和创新，并在此基础上着手构建词学研究的总体框架，推动了当代词学的科学化、理论化与系统化，炉火纯青，独具识见，在同类著作中以博洽精湛、承前启后而著称，影响远及海外。施蛰存先生许为“出众”，王季思先生誉为“出类拔萃”，而徐中玉先生更谓此书“二十年内无人超越”。您自己对这部著作如何看待？

吴：《唐宋词通论》只是我词学研究生涯的正式开始，实际上我对这部书还有很多不满意之处，有些地方讲得还不透，有些地方我的看法已有较大变化。如果现在重新来写，想必与当年就很不一样了。例如晚唐五代词过去都讲有两个中心即西蜀与南唐，现在看来这一版图就有重新建构的必要，晚唐时中原尤其是洛阳等地的词的创作与流行应该予以重视。但我已无力从事这项工作，将来如有兴趣，你们可以重写一部《唐宋词通论》。

陶：您对于“通论”这种研究体例是如何看待的？

吴：实际上“通论”本身并无一定之规。我在《历代词通论》的总序中说过，作为贯通诸说、横通条畅的“通论”之名，本多见于经学著作，如东汉沛献王辅作《五经论》，时号《沛王通论》，又晋束皙有《五经通论》，而清人姚际恒之《诗经通论》及皮锡瑞之《经学通论》，其尤著者也。以通论形式讨论词学，当始于张炎的《词源》。上世纪30年代吴梅的《词学通论》和薛砺若的《宋词通论》影响很大，但他们的写法也都不一样。

陶：通论体例和词史体例有何不同呢？

吴：通论形式和词史形式，代表了词学研究的两种主要思路。大体而言，词史重在条贯，通论意在横通。但它们并非截然两歧的方向，而是互为补充的。没有横通的视野，词史易流于僵化简略；缺少条贯的史识，通论亦难免琐碎空疏。通论的长处在于可以针对某些重要的词学现象与问题作专题性的、较为透彻的深入研讨，并通过若干专题的展开与讨论，反映词这种文学—文化样式在一个时期的整体面貌与重心所在。因此，面对不同时期的词，通论的写法是可以不同的。通论的形式有可能提供一种富有个性和针对性的研究思路。研究者必须对研究对象有整体的判断，梳理出最核心、最本质的若干问题。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可为将来重撰词史提供基本的考察维度。

陶：浙江大学中文系以“博雅”为系训，这自是出于清代章学诚之语，您觉得作为当代学人，应如何处理博雅和专精的关系？

吴：章学诚论浙东学术时谓：“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夏承焘先生一直教导我们牢记此语，作为学者应该追求的目标。实际上博雅与专精之间完全是不矛盾的，夏先生的学术道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清代朱彝尊倡导的浙西词学崇尚博雅，而浙东史学则是清代学术中的重要一支。夏先生是温州人，长期执教于杭州，他的史学基础非常好，遂以浙东学派长于史学的传统，移史学贯注于词学，重辟广途，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这就使近现代的词学为之一变，将浙西的博雅与浙东的专精很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陶：这是夏先生在词学学科的建构上所作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所以您在题夏先生诗卷的绝句中说他“独开史局谱花间”，又说“而今不让小长芦”，也是此意。

吴：不光是他所作的词人年谱，其评论宋词的若干论文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夏先生还经常以章学诚的名言“学术不可无宗主，但不可有门户”教导我们，所以我一生铭记此训，力戒门户之论。你们也不能有门户之见，不要以所谓吴门弟子自诩，学术是天下公器，是开放的。

陶：学生谨受教，不敢或忘。夏承焘先生诗词兼擅，您也精于创作，您如何看待诗词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关系？

吴：我作诗词，只以吟咏怡情，不足示人，如何可与夏先生比肩。夏先生是诗词名家，出入唐宋，又学养醇深，论词谈艺，自然精诣独造。对于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能作些诗词的确有益于研究。现在不少专著看似说得头头是道，但实际上是不懂诗词的。缺少创作体验，就不易抉发出古人心事和作品中的精微之处，说了半天，也始终在外围打转，不能中锋直进、登堂入室，更难以无厚入有间、鞭辟入里。

陶：夏先生的《天风阁论词绝句》承接清人论词绝句的传统，以绝句形式阐发词学，在现代词学论著中是独树一帜的。您的《论词绝句百首》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既有文学色彩，又有很强的学术性。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吴：那是读了吴战垒一组论词的《望江南》词后，有感而作的。你和沈松勤、胡可先不是也都有和作么。你的硕士论文做的就是《清代论词绝句研究》。

陶：胡可先曾提及希望将来能将这一批作品结集印行。只是我们所作的还太稚嫩，远不足以污简牘，聊附骥尾，已是大幸。自晚清以来的词学，至今已逾百年，您对于这百年词学的总体判断如何？

吴：词学本是诗学的一支，近百年来，经过数辈学者的努力，它发展为专门之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词学是充实和有生命力的。如夏承焘先生的词学考评与词史梳理、唐圭璋先生的词学文献整理、任半塘先生的敦煌词曲研究等，以及若干重要词籍的专门研究与笺注成果，这些都大有功于词学，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认为这百年词学的总体成就超过了清代，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陶：对，在学术价值和学术体系的意义上都是超迈前人的。

吴：上个世纪的前半段，是词学很兴盛的时期，在词史研究、词乐研究、词人生平史实研究以及词籍的校勘总结整理等诸多方面均有很大的推进。

陶：我感觉我们现在做的工作还没有超过他们所划定的范围和疆界。

吴：是的。过去说清代是词学兴盛的时期，实际上 20 世纪 20 年代词学超过了清人。这其中有时代的关系，“五四”新文学运动、东西方观念的融合、新的文学理念的确立等，都

对词学的发展有推动作用。如词体本甚卑下，这时也被视作文学正体之一，真正进入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词学在科学化、体系化方面有新进展，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有拓宽，如清词研究、金元词研究逐渐与唐宋词研究并辔而行，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你注意到没有，天风阁日记里有一段记载，任铭善先生曾和夏承焘先生说：“古学到了吴熊和他们这一代，将要大变。”可实际上并没有变，我们这些学生也没有变，还是忠实于他们的研究思路。

陶：您如何评价这种“不变”呢？

吴：应该有所变。但是，“变”还需要更为强大的新观念的输入、研究视域的发现或者研究方法的创新，这个有待于后来者。我一直认为文学研究是应该有所变化的，但不应该有“突变”，完全用新方法论来搞，行不通的。词讲求音乐、声律、韵感、词藻，是一种尤其具有民族特殊性的韵文，有其他文学样式不具备的特点，是个复杂的综合体。它和中国的历史、书法、绘画一样，是文化多元化的体现。特有的东西，要用中国特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纯粹用外来的思路去研究这些具有中国特殊性的文学，恐怕都难以成功。我原来曾经想过写一部从新文艺理论出发的文学史，后来发现不行，有的地方说得通，有些地方说不通的，碰到词就通不过。

陶：在方法论上，90年代以来，以文化学的视角研究词学成为热门显学，您在《唐宋词通论》的《重印后记》中提出词是一种文学-文化现象，对这一研究方法产生了重要

的启示作用，沈松勤的《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更将其发扬光大了。

吴：文化学的视角，对于认识词体的本质是有价值的。从唐宋词的功能与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来看，它的确不仅仅是文学现象，甚至最初主要不是文学现象，而是与当时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娱乐活动等文化层面的现象密切相关的，因此文化学视角提供了一把钥匙，让我们可以超越过去就词论词、就文学谈文学的局限，进入到更广阔的研究视域中。但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学视角也只是一种方法论而已，它无法代替研究者对于词本身的感悟力和理解力，也不可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方法。

陶：从近10余年来的词学研究走向来看，学界比较热衷于文化学研究，但似乎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趋势。

吴：80年代文化热的盛行对这一研究方法有推动作用。走了若干年之后，现在回头来看，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我同意你去年在《文学评论》那篇文章中提出的“文学回归”，事实上沈松勤的看法也有新发展。文化学方法的旨归应当还是文学问题，这不能回避。一到文学本体，即茫然莫辨，研究文学，连作品的好坏都看不清楚，那是不行的。拿出杜甫的一句诗，要能看出他为什么这样写，体会不到，如何研究？又如都说典雅，但宋词的典雅与宋诗的典雅就不一样，姜夔的“旧时月色”，这四个字就很典雅，是不是？

陶：您认为宋诗和宋词都强调典雅，但它们的指向是不同的？

吴：艺术指向是不一样的。“千树压、西湖寒碧”，“西湖寒碧”放在诗中，就很别扭。“旧时月色”，在诗里面可能是很普通的意境，置于词中，则产生很特殊的美感。大家为什么讲姜夔好呢？他一句就可以压倒人家很多东西。“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多少清高，体现出很高的人品，人与梅花同一品。但不懂词的人体会不到这个。

陶：对于当代词学研究而言，有哪些方面是可能的突破点或可能产生新进展的方向？

吴：这我说不出来，这是你们应该思考的问题。现在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的大气候不好，新一代学者有的基础不够，对词这种具有特殊的音乐与韵律美的文体在体认上还有一些距离，没有感觉。有的连韵都不懂，怎么研究词呢？就我个人的学术兴趣而言，我以为有返朴归真的需要。现在的研究，浮在面上的太多，空论的东西太多，扎扎实实沉下去做的比较少。有些词学中的难点问题和基础性的工作，始终没人碰，其实可做的很多，无论唐五代还是两宋。夏承焘先生、唐圭璋先生所作的，大量的都是基础性的工作，真正的大家都是从基础性工作做起的，否则只能是空谈一通。

陶：您最近在思考哪些问题？

吴：我最近较多考虑文学的地域文化史问题。任何存在无非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在时间上，绵延的是文学史；空间上，展开的是地域文化史。中国文学中有几种文体，地域文化的特色尤其明显，比如楚辞，完全就是地域文化的，词也是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大西北本来是

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可唐宋时没词人的，你看陕西出了多少诗人，可就只有司马光一首词。如把历代词人统计一下，会发现北方人很少，多数是南方人，从宋朝一直到清朝，都是如此。假如划得更细一点的话，可以划出几个某种文体特别发达的地区、集中产生出一批作家的地区，这是研究文学流派特别应予注意的，如常州派等，完全是地域的，而且传承有绪，名家辈出，代不乏人，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每个时代都有其文学中心，这些中心的地域色彩就特别明显，因为它有形成、养育这种文学的人文条件。但中国这样的文学中心是不多的，并非遍地都是。有些地方一直都是穷荒之地，有些地方开发得早一点，但是后来寂然无闻，有些地方开发迟一点，开头都是空白，都有的。你们有没有兴趣来研究一下，可以做很多统计，比如唐代文学哪几个地方是热点，这些地方进士出了多少人，诗人出了多少人。有的和政治环境的大变化有关，如北宋沦陷以后，大量移民南渡，文化中心南移，文化世族与文化精英南移，北方基本上成为空白，元好问他们几个都是孤立的点，洛阳、长安这些原来的文化中心都化为战场。除了考虑词人占籍，还应考虑词人创作活动的实际发生地。如柳永是福建人，但他的词大多作于汴京和江南，写福建的词基本没有。

陶：至少看不出来。他恐怕离开福建后就没有回去过。

吴：看不出来的，柳永涉及长安、四川等地的也只有几首词。这方面可以做很多具体的统计和研究，你们如有兴趣，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可以写一篇论文，或者一系列论文，看看唐代如何，宋代究竟如何。

陶：我曾偶然听您说过，您曾最倾注心力的方面反而是在词调考证上，这是否即是一种基础性的工作？

吴：词调研究是词乐研究的一部分，由于文献不足徵，现代学者要做出完整的词乐研究确实很困难，但词调研究还是有可能做得出来的。清人编《钦定词谱》、《词律》诸书，条件并不比我们现在更好，为什么不能编出一部超越前人的词谱呢？

陶：记得当年您曾命我以词调考证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但我自觉力有未逮，故尔放弃了。

吴：其实不难的，只要下笨功夫。不妨先从个别重要词人做起，如你现在正从事柳永词笺证的工作，完全就可以做《柳永词调考》，订一个柳词定谱出来是很有意义的，这样才可以更为实证地看出柳永在推动宋词发展上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以为将来编撰更为完善的《唐宋词调考》作准备。夏承焘先生当年即有此研究计划，但因时势变动，未能完成，希望在新一代年轻学者手中，能继续这一工作。

陶：唐宋词编年及时地考证，是否也属于这类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吴：是的，前些年我和你们几位合作撰写《唐宋词汇评》时，已有此计划，但因身体缘故搁置下来。其中有些成果在《唐宋词汇评》中也有反映。实际上唐宋词中的大量作品都能考出其作年、地点和人物，对其进行完整的汇考，是有条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件的，更有功于词林。这种基础性的工作，唐诗研究领域要强于词学研究领域。当然，这与唐代历史研究的发达有关，唐诗研究得力于唐史研究者甚多，而宋词研究得力于宋史研究者，则很不足。胡可先近年来从出土文献墓志的角度研究唐代文学，也是诗史互证的思路。做这类工作，需要精熟唐宋史，也需要长期的积累，不是短时期可以见效的。这些基础性的工作，需要有一批勇敢的人来做，不图虚名，这是造福后人的。

陶：谢谢您的指教，我们一定铭记师训，以做百年学问自期。

吴：病叟呓语，诚不足以为诲；两浙词学，实所望于有传。诸君勉之勉之。

[返回目录](#)

从业五十春 学用半世纪

—杭州大学图书馆 **陆宗城**

1 走进知识宝库

我出生在一个小职员多子女家庭。日本侵略军的炮火迫使我全家追随浙江大学西迁。因家境清贫，念完初中就无力升学，只好在家自学高中课程，准备报考大学，靠学校的贷金念书。一年半以后，为了改善自学条件，请人介绍，于1940年2月，在贵州遵义满怀喜悦地进入浙江大学图书馆，当一名练习生，时年仅17岁。我先在采编部干了几天，因期刊部争着要人，就把我调去搞登到等工作。当时我还没有打算一辈子搞图书馆工作，只是把这个知识宝库作为升大学的阶梯而已。

这年春天得悉，到暑期我有机会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了。我就全力以赴地利用业余时间准备升学考试，并侥幸地被浙江大学录取了。但是，由于须缴纳高二的成绩单方能入学，我哪来这证件呢？我只好在懊丧中知难而退。幸而本馆采编部姚佑林主任自学成材的经历，给了我鼓舞：他1932年也是初中毕业，进浙大图书馆当练习生，在书林中发奋图强。在我进馆时，他的知识水平已远远超过了大学毕业生；他已能按西编条例，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英、德、法及日语图书的编目工作，并帮助读者查检外文资料，因而获得校长及教授们的普遍赞赏。从他身上，我理会到在图书馆工作，只要自己努力，不升学同样能成为专家。我开始安下心来，自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学图书馆学知识，并于1940年秋奉调到贵州湄潭浙大分部图书室工作。在那里，我协助室主任工作。通过刻苦自学和努力实践，我的知识和经验迅速提高。不久，我已能代理室主任的工作。但在1942年夏，贵阳高中的一位老师来找我去整顿该校图书室，并答应：在一学期后让我破格插班进该校高三下，为我取得高中毕业文凭、进大学创造条件。我的心又动摇了。我想，有大学学历总比没有好；等我考上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当时它也在内地），毕业后再来浙大工作，不是更好吗？于是我就转到贵阳高中工作。

在图书室我找到一本王云五编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就边分编、边流通，自个儿日以继夜地工作。不到半年时间，全部约五千册书都整理出来了，期刊则按字顺排架，一个相当正规的中学图书室就此呈现在师生面前。这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我自己也感到莫大的快慰。接着，我顺利地完成了高三下的学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去进一所学杂费、生活费免缴，还发零用钱的著名大学念书。四年里，我的课余时间几乎全都花在图书馆。1947年夏，我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却带着肺结核病到南京一家银行工作。1949年2月，南京解放前三个月，我被遣散回家。此时，我的肺结核病转重，医生要我卧床静养，就只好躺了下来。在养病期间，我回顾往事，深刻地认识到：没有一流的图书馆，就没有一流的人才；没有一流的馆员，也就没有一流的图书馆。

2 回归书林故里

1951年夏，我的病稳定下来了，医生同意重新工作。正好浙江师范专科学校成立，需要一个内行去创办图书室。我虽非图书馆专业毕业，但在自学中提高、在实践中成长，自信能够胜任，就去负责这一工作。从此我与图书馆界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在建国初期，没有合适的图书分类法好用，我就根据文化部当时的通知，采用暂按登录号排架、自行组织分类目录，读者按登录号索借；对于现刊及教师指定参考书，我自行采取开架借阅的办法。当时图书室只有三个人，经过两个月的筹备，一开学就井井有条地向全校师生开放，因而获得了师生的好评。我知道图书馆员应该成为读者的良师益友，所以我除了努力满足他们的文献需求外，尽量为他们解疑释难，还同他们一起学俄语。这样，我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52年2月，因院系调整，我室随浙江师专归并到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该院图书馆分采编、阅览两组。我担任阅览组主任，负责全部读者工作，并协助兼职馆长处理全馆事务。当时我学习苏联图书馆理论和经验，知道图书馆员应是党的宣传员。所以，我除了带领全组搞好一般的内阅、外借之外，还配合形势，举办各种图书展览、文艺讲座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由于阅览室开架的大量图书破损较严重，主要是封皮脱落，我就与校团委联系，组织团员一起举办名为“破书的控诉”展览会，并组织他们义务修补，因而很好地起到了爱护图书的教育效果。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和缓解出纳台前的拥挤状况，我发起组织以班或寝室为单位的集体借书；平时允许小组长进书库为同学们选借

图书，所以在我们工作繁忙时，他们就主动帮忙上架和跑库。他们成了我们的知心朋友。每到期末，我们还举办计划借书。办法是：在考前一个月印发馆藏推荐书目至各班级；由各借书小组填报假期借阅计划；按计划选配图书，或通过馆际借书或以其他优秀图书取代；然后由各小组长在放假前来馆借取，分发给同学们。这样做既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求，又节省了同学们期末借书的时间，反映极好。那时我们阅览组才五个人，没有大家义务劳动加班加点，没有同学们的义务参与，这么多的工作是没法完成的。1958年夏，在原浙师院的基础上成立杭州大学。从此我调任采编部副主任，负责外文采编工作。我除了进一步学习有关专业知识外，又学了法语和一点儿日语，总算满足了工作需要。当时我虽然离开了流通部门，但对它的工作还是很关心的。我深刻体会到图书馆全部工作的意义，都是通过流通部门来体现的。记得当时的陈立校长，要找一个不太著名的德国科学家的生平资料，无法查到，就跑来找我。经过努力，我终于在外文工具书中满足了他的需要。他非常高兴，自言自语地说“图书馆员还是能解决问题的”。有一次，政治系的学生涌来借有关中国革命史的书，不少人没借到；当时我正好去书库，就在党史类找了一些书给他们。他们几乎欢呼起来了。又有一次，当时的馆长、历史系毛昭晰教授从北京回来，对我说，他这次碰到几个本校早期的毕业生，他们除问起本系老师的近况外，还问起你陆老师现在怎样呢！我听了，感到一股暖流注入心田。心想，难为他们，事隔这么多年，竟还没有忘记曾经为他们服务的人！我经常用这些事例来鼓励流通部门的同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志，也用来教育我后来的学生。当然我不是轻视采编工作：为了用好每一分钱，我发动全体编目同志分别联系一、二个系的老师，请他们帮助选书，以提高采购质量；为了解决外文会议录的编目难点，我同夏勇和周子荣两同志，试图将题名仿照阮冈纳赞分面组配的原理，拟订分段著录格式，可惜未被图书馆界所采纳，但我总算是尽了心的。

3 挑起教育重担

1979年，浙江省图书馆学会成立。在会上，许多有识之士提出我省应创办图书馆学专业，并寄希望于杭州大学。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迟迟未能实现。1981年我首批评上副研究馆员，而且在同批三人中馆龄最长，这个重担就自然而然地落到我的肩上。1982年浙江省高校图工委举办暑期培训班，我任班主任，于是优选了一批同行来任教，作为我省办图书馆学专业的一次练兵。由于考试成绩作为评定职称的依据，所以师生都非常认真。结果，这个班被省教育厅主管副厅长誉为浙江省高校图书馆的黄埔军校第一期。从此我走上了培育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征程。在领导的支持下，1983年我办起了杭州大学夜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并专程去南开、北大、北师大及武大取经。在火车上，我创作了《图书馆员之歌》，用来鼓舞士气（后来发表于《浙江省高校图工委通讯》）。1984年，我创办了杭大全日制图书馆学专修科。同年，我还在杭州市向阳中学创办了图书情报中专班。我在专修科的课程设置上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加强语言、计算机和主题法等课程的教学，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能跟上时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代发展的需要。这个专业暂归校图书馆领导。创业维艰，我作为图书馆学教研室主任，除了讲授图书分类、主题标引和英文工具书三门课之外，还得同副主任黄建国老师一起抓学生的思想工作、生活管理和文体活动等，为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每年还召开一次学生学术讨论会。凡此种种获得了师生的好评，在校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987年我被授予浙江省高校“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并在授奖大会上被指定代表全体获奖教师讲话。同年，我晋升研究馆员（因教龄不足，那时尚不能评为教授；但出于工作需要，后来学校同意我使用教授衔）。1988年，我年已65足岁，乃按规定退休，并被返聘两年。此后我服从工作需要，退而不休，一直执教至1992年11月，因赴美探亲而暂离讲台。在我和老师们的多年努力下，这个专修科终于1993年改招本科生，并即将与我校档案专业合并，单独建系；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已相继成为我省图书馆界的业务骨干。真是欣慰不已！

4 耕耘学术园地

我一直重视从实际出发钻研问题，提出改进意见。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压抑，我长期没能发表文章和参加学术活动。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想的指引下，我才真正地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我把科研作为改进工作和教学的必要手段。因为我是“行伍”出身，没受过系统的专业学习，搞好工作和教学都比较吃力，故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多，成果欠丰，总共只发表了论文约25篇。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由于我在学术研究上，比较重视与青年同行合作，所以上述论著大多不是我自个儿写的，决不挂空名。这样做，既出了成果，又培养了人才，倒还是一种好办法。我先后承担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八五及九五规划的三个重点课题和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一般项目，均采用集体攻关的办法进行。现除九五规划的课题外，都已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两项课题成果，均被认为居全国领先水平。

我多次出席中国图书馆学会及省图书馆学会召开的各种学术会议。我认为它们是同行学习和交流的极好场所，但目前有些会的会风有问题，主要是收费过高，往往使不少人望洋兴叹。1993年，趁在美国探亲之便，我作为会员，出席了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年会和成立二十周年庆典；参观了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到小学图书馆的各种类型的多所图书馆；还成了乔治亚大学图书馆“贪婪的”读者。此后，我又出席主题为“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及“中国古代藏书楼”等国际研讨会。这些活动可以扩大眼界、广交朋友，有利于跟上国际先进水平。

5 描绘绚丽晚景

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我1994年返国，先是忙于两个课题的结尾工作，接着整理从美国搜集来的资料，并陆续出席学术会议。1997年因工作需要，要我重上讲台，就再教主题标引一课。此时，手检标引正向机检标引过度，人工标引将向自动标引发展，老底子不够用了，我只好边学边教，逐步提高。我负责的省九五重点课题是要编制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一份图情专业新型机读词表，我特意买了台微机，边学边干，力争有所创新。像1998年这样的酷暑，由于家里装了空调，假期没课，又没有其他活动，正是集中精力钻研的好机会，所以我一天也没有休息。

1998年10月，我去北京大学出席“21世纪大学图书馆新使命”国际学术研讨会。不少人劝我别太辛苦了，但对于我这样一辈子从事这一专业的人来说，为之操劳，正是乐在其中，有着使不完的劲呢！为了调剂身心，我于1995年起，参加浙江省老干部艺术团等合唱团活动，既唱歌、又创作，生活是丰富多采的。1996年，我为了出席中美图书馆合作会议，事先将我那支《图书馆员之歌》的歌词作了修改，并请张国强同志谱了一支愉快而自豪的曲子，还和艺术团的几位同志一起录了音，带到该会的晚宴上去播放。代表们从未听到过抒发图书馆员情怀的歌，顿时掌声雷动。后来，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把它发表在CALA NEWSLETTER上，真是十分欣慰！

《图书馆员之歌》

陆宗城/词

在那知识的田野，我们日夜操劳。
用心灵的甘露，去滋润文化的幼苗。
我们是辛勤的园丁，叫江山万里香飘！
啊！读者的创造，我们的骄傲，
啊！为图书馆事业，我们把生命燃烧！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在那信息的海洋，我们布设航标。
用智慧的光芒，去催开科技的花苞。
我们是无名英雄，让祖国不断飞越！
啊！读者的创造，我们的骄傲，
啊！为图书馆事业，我们把生命燃烧！
我们把生命燃烧！

今年我 76 周岁，为图书馆事业服务已整整五十年了。我是靠刻苦自学、勤奋工作走过来的。按工作成绩和学术成就来说，比之于同行中的权威人士，我是差得远了，但愿意继续力。夕阳无限好，霞光照满天。我身体健康，此生无悔，自信还能能为图书馆事业贡献微力。

寄语同行后辈：经济的基础在知识，知识的创新靠信息。我们是信息海洋的导航员，我们是甘为人梯的无名英雄，我们寓伟大于平凡之中，我们的人格是高尚的！在美国，图书馆员被认为是最可爱的人，难道我们不能吗？欢迎大家唱起《图书馆员之歌》，昂首前进吧！“为图书馆事业，我们把生命燃烧！”

[返回目录](#)

却道天凉好个秋：我的诗词情结

—杭州大学历史系 78 级 黄朴民

凡是唸过几年书，识得几个字，又有些小资情调，喜欢附庸风雅的人，在他（她）年轻时，大概都会做一个同样的梦：文学梦。就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而言，文学梦首先是诗歌梦，辛弃疾词云：“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这是文学青年无可救药的青春病。

我也曾年轻过，同样做过文学梦，起点就是学写打油诗。我初中毕业即踏入社会，在底层苦苦挣扎，卖苦力赚口粮钱，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我怎么也不明白，今天还有不少人竟然向往着重回那个恐怖的时代？在我看来，这不是脑残，就是居心叵测。

人即使在最困厄的环境下，内心深处依然会保存有一份超俗的精神生活之期冀，这也许是当时支撑我不曾自暴自弃的生命之光。这种生命之光，引导我做起“文学梦”，使我的心灵从肉体中分裂出来，能够“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古人有言：“诗言志，歌咏言”，放飞灵魂的最佳选择，就是读诗品词。一本喻守真先生编写的《唐诗三百首详析》，一本龙榆生先生撰著的《唐宋名家词选》，成为了我走近旧体诗词的最早启蒙。它们为我打开了中国古典诗词宝库的门窗，使我的生命从此得到了真正的升华！

与当下坊间充彻粗制滥造、误人子弟的国学“垃圾”截然不同，喻先生、龙先生的著作称得上是学术精品，融知识与审美为一体，铸普及与研究为一炉，真正的大家之作。姑且不说两位先生对诗、词的点评，多有画龙点睛、入木三分的神来之笔，更重要的是，两书在诗、词知识、古典文学理论的传承上也是用心良苦、功德无量。《详析》对旧体诗的格律不乏扼要而精妙的普及，并详尽注明《唐诗三百诗》中每一个字的平仄声，每首诗所用的韵部。而《词选》除了介绍所选词作的声律、韵读之外，还大量地征引了历代诗话、词话材料，对词作者的生平事迹、作品的创作背景与过程，作品艺术特色、思想内涵、在词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以及相关的趣事逸闻，等等，做了全方位的展示，真可谓是异彩纷呈，美不胜收！

反复观摩这两本书的结果，是使得我渐渐对旧体诗词有了一定的感觉，留下朦胧的印象。如开始知道：声需分平仄，句要合韵脚。什么“律诗”分有“平起正格，仄起变格”，什么“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也懂得诗虽有格律，但也不可过于拘泥，不能以声碍辞，以辞害意。像崔颢《登黄鹤楼》一诗中，“黄鹤一去不复返”连用6个仄声字，可同样是惊心动魄的好诗，谨守法度与通权达变乃是辩证的统一。另外，也渐渐有了诗学史、词学史方面的基本常识，以及诗词美学的初步概念，脑袋里兼收并蓄，装了一大堆诸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草蛇灰线，意在言外”、“隔”与“不隔”之类的玄妙说法。可以说，经过喻、龙两

位先生著述的启蒙，我当时对旧体诗词虽未能“入门”，但毕竟可以在门外窥视张望了。

除此之外，当时的我还读了一些旧体诗词，像海绵吸水似的，背诵默记了许多佳作。鲁迅在当时是受到当局完全认可的中国文化旗手，而鲁迅的旧体诗又实在写得再好——能与他比肩的现当代文人中恐怕只有郁达夫一人而已，“竦听荒鸡偏闾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如此佳句，可谓天籁。所以，他的诗几乎全让我给记住了。

又如，当时毛泽东发起“评法批儒”运动，被列入法家阵营的古人，不乏第一流、第二流的诗人，如李白、李商隐、李贺、柳宗元、王安石、刘禹锡、陆游、辛弃疾，等等，他们的著作被大量翻刻出版，于是乎，又让我大快朵颐，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共来百越纹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上层”、“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等名篇佳句，尽收于腹笥。

此外，还在传阅“禁书”的过程中，接触到一些旧体诗词，像郁达夫的诗作名句，“曾因酒醉策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就是偶尔得之，并被牢牢记住的。

当然，在那个时代，最熟悉的还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的历史功过这里且不去评说，但毛泽东的才情文思为天下所罕见，则当属笃论。其在旧体诗词创作上的造诣之精湛、卓越，只要是持客观的态度，自应予以承认。像“苍山如海，残阳似血”、“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今朝”、“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诗句，堪称千古绝唱，所以，我当时最稔熟的旧体诗词，应该首推毛泽东的诗词作品。至于他后来写出“不许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样的东西来，那可真的是属于自毁名节，佛头着粪了，令人扼腕浩叹，不胜惋惜！

读诗稍多，则不免心猿意马，手痒难耐，也想亲口“尝尝梨子的滋味”，常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凑”，虽然，不能写出像模像样的诗，但胡诌“打油”总还是可以的。更为重要的，是自己内心有一种冲动、一种渴求，希望借这个过程，释放压抑在自己身上的纠结，发泄自己心头的郁闷，所谓用诗歌这杯苦酒，来浇心头的那个块垒。郑板桥《沁园春》词云：“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庶几近之。

记得最早的习作，是在一次赴绍兴柯桥附近的湖塘镇，拜访胡世庆先生之后写下的。

这位胡先生，在当时可谓是一个“异类”人物，身份虽是农民，但不治生业，以读书自娱，曾给郭沫若写信，论学衡文，得郭夫人于立群亲笔回信，从此在村中声名大噪，时人目之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

他的交游似乎很广，与“缘缘堂”主人丰子恺先生也有数面之缘，手中存有丰子恺先生亲笔题签的照片，照片上的丰先生鹤发童颜，长髯飘逸，可谓仙风道骨，超凡脱俗，背后题款为：世庆贤棣惠存。仅凭这一点，就让当时的我对这位胡先生大为倾倒，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位胡先生，后来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成为有名的“农民红学家”，并在四十多岁时娶一位慕名爱才、主动投怀送抱的东北女子为妻，如花美眷，天上人间，还出版过一部颇有影响的《中国文化通史》，曾一度大红大紫，名闻遐迩。

当时，胡先生虽未曾发迹，蜗居乡间，但已是不同凡响，从其藏书之富，即可见一斑……至少在我的眼里。胡先生的最大美德，当属乐于提携后进，因此能够接纳我这样的无知少年，允许我前去叨扰，临别前他还让我和同行的徐扬生诸君借走多册图书，如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故宫博物院书画集》等等，我们一行当时可真的是喜出望外，满载而归。

回到家中，激动心情犹未能平复，既然无法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那也就只剩下一个选择，将心中的所思所感形诸于文字，一般的记叙文不足以表达，于是就尝试着用旧体诗来倾诉，一口气写成了五首所谓的“七律”，并呈寄胡世庆先生以求郢政。其中一首全诗如下：

呈寄湖塘吴世庆先生(之五)

寂寞黄昏独倚楼，先生居处访何秋。
青山隔岸无烟霭，碧水萦萍有木舟。
临川梦沉还魂在，商容人湮梓乔留。
何当小室恭洗耳，十里湖塘再度游！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人似平原走马，易放难收”，这写诗也如同吸烟一般，很容易成瘾，一旦尝试，就“易放难收”，唐突字纸，打不住了。尤其是从友人那里得知，胡世庆先生看了我的五首“歪诗”后，居然颇为赞许、表扬有加，更是让我热血沸腾、余勇可贾了。于是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又胡诌了不少歪诗。例如：

读文天祥《过零丁洋》诗有感

欲挽狂澜惨经营，愀然雁过黯秋星。
壮士生涯原幻梦，百姓劫数等浮萍。
风波浩渺颂炎宋，愁绪迷茫过零丁。
生前争知身后事，年年柏桧为君青！

残春

海上渔氓山里樵，都缘春老怨寂寥。
风吹软絮最无法，雨打残枝已动摇。
昨日梁间燕去也，今宵灯下语悄悄。
几多花落凭君问，此刻江南梦自遥。

绝句一首

龙泉三尺蓬莱有，灞上老人世已无。
少小空悲王谢业，年年雁又过杭苏！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诗的主题不外乎是抒发历史之感慨，寄托个人之情愫。今天看来，其虽然不免于故作姿态、无病呻吟之讥，但当时自己可真的是倾心投入，谓之“呕心沥血”亦不为过。敝帚自珍乃人之常情，直到今天，我还时不时地“光顾”它们，以纪念自己生命中的一段痕迹。四十年后再回首，读着自己这些劫后余生、什存其一的“涂鸦之作”，我的心情可谓是非常的复杂，“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让人不胜欣然，也无任感慨。

当时，毕竟眼界狭窄、知识贫乏、信息闭塞、生活单调，因此，诗的题材也就有限，境界也就平凡，翻不出太多的花样，玩不转多少的噱头。比较可以记上一笔的是，几个朋友间的情谊十分真诚，彼此间走到一起，是意气相投、同病相怜，这种友谊不曾掺杂任何功利的因素，所以，往往能历久弥新，天荒地老。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衣不如新，人不如旧”。所以，我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诗作中，有不少是赠友人之作，这里，谨选录两首，以见一斑：

再赠徐扬生两首(之二)

李自芳菲桃自红，一年一度又重逢。
完淳高捷古今少，宋玉数奇中外同。
月照无言生冷夜，鹃啼有泪恨春风。
回头浑浊人寰地，不堪风流付与东。

赠戚越明四首(之四)

山青云薄水潺潺，聊将百感付歪诗。

为有惘然无限意，顿教重立不多时。
生涯大抵都如此，朋辈各自劫离支。
千言归一共记取：勤奋书札慰相思。

诗本身是幼稚的，但情感却是真实的。四十余年过去，彼此的人生轨迹大不相同，“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贾谊《鵬鸟赋》）冥冥之中，各有各的命运，你无从选择，亦无法选择。

像诗中的徐君，1977年考入浙江大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赴美国深造，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四十岁刚出头，就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为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日前又履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美国梦与中国梦，在他身上都做成了，是典型的学界精英、生活赢家。而诗中的另一位，戚君，则是依旧在家乡绍兴，知雄守雌，知巧守拙，诚实地工作，悠闲地生活，同样活得坦然，过得快乐。

也许他们早已将我当年赠送给他们的诗作遗忘了，但这份情谊却始终存在，而我自己呢，寻觅和发现这些诗作的过程，本身就是重温旧梦、拥抱友谊的见证！

打油诗没有写好，我又患“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毛病，玩起“打油词”来了。在我的感觉里，长短句的词，较之于中规中矩的诗，体裁更开放，形式更自由，变化更多端，遣词造句更灵活。有更多的抒发喜怒哀乐之情的空间，有更好的表达兴替盛衰之理的途径，于是，在写打油诗的同时，我还偶尔写些莫名其妙的“词”，自得其乐，大放厥词。天知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道，我当时居然是那样的狂妄自大，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所谓“无知者无畏”、“无知者无敌”，当时的我就是个典型的“傻冒”！

地球人都知道，词牌名目众多，作词比写诗更加讲求技巧，也就是我一个人懵然无知，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写的词，就恐怕连“打油”的资格也够不着了。不过，我不怕闹笑话，不怕献其丑，还是勇于抄录几阙，立此存照：

忆秦娥 月

壮怀烈，仰望碧空中秋月。
中秋月，光自皎洁，语自喑咽。
银河万里无穷极，我欲凌翔高歌越。
高歌越，满腹文章，一腔热血！

沁园春 秋夜

千种滋味，百般情感，萦回心房。
恨西风乍起，黄昏又近，长空雁叫，匝地星朗。
人声渐悄，偶有犬吠，寥寥渔火隐大江。
徘徊久，为新词敲韵，最喜凄凉。
为何这般形状？是景色更添思情长。
纵有朋如云，何比父母。异域虽好，不是故乡。
闷来向风，愁深痴坐，间或学书散心肠。
说不尽，挑孤灯如豆，四壁幽怅。

浪淘沙 无题

霜白月自明，叶落纷纷。
西风留下孤雁声。
纵将横笛吹弄起，难诉凄清。
无情似有情，其情最深。
怅望寥廓梦不成。
此中滋味谁省得，一片冰心。

今天看来，这样的东西，当然显得幼稚可笑了，但是，人就是这样的从荒唐无知中渐渐地走向成熟的，完全不必为少不更事而羞愧。另外，一个人再是不济，做任何事情，只要持之以恒总是会有所进步。写诗同样如此，锲而不舍，日积月累，自然会有长进。到我进入大学的前夕，我的打油诗似乎稍稍能咀嚼出一点味道了：

无题

万木经霜都添情，间黄染红怀素贞。
灯下疾书应寄恨，楼前吹箫自寒音。
效杜鹃处只是慕，忆秦娥时不见人。
推窗唯觉冷露逼，星稀月残夜正沉。

1978年，我机缘凑巧，混入了杭州大学历史系。从此自己的人生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大学的专业训练毕竟不一样，与当年在绍兴时小打小闹式的自学之间的区别，就如同运动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员中专业健将与业余选手的本质差异。不过，这样一来，也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容易导致心态保守，行为谨慎，往往眼高手低，不敢越雷池一步，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就写旧体诗而言，随着我读书愈广，品诗愈多，就越是“悔其少作”，不敢再率尔操笔，班门弄斧了，尤其是听了杭州大学中文系徐朔方、刘操南、吴熊和、蔡义江等著名教授讲授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后，写旧体诗的胆量就完全被丢到爪哇国里，金盆洗手，改过自新。我的太老师顾颉刚先生在教育开导他弟子、也就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杨向奎（拱辰）先生的信函中，曾有“读书三年，天下去得；再读三年，寸步难行”之警句，这可以借用来说明我当时对写旧体诗一事所持的心态。

[返回目录](#)

先生宋清如

—杭州大学中文系 57 级 王福基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九点二十五分，宋清如先生圆睁双眼，不舍地盯着她与朱生豪的独子朱尚刚，一会，重重地吐出一口气，无声而平静地合上眼睑，告别了她留恋而又释然，坎坷而又淡泊，柔弱而又坚毅，清贫而又豪富的一生。

正是梅雨天，在淅沥的细雨中，

我与尚刚默默地站在市第一医院太平间门外马路边，守着担架上覆着的白罩单里瘦小的遗体，等殡仪车来接她。

不一会，尚刚陪母亲上了车，我回办公室去准备吊唁事宜。

灵堂设在毛纺一村 126 幢 203 室。这是宋先生最后两年随尚刚迁来的居处。花圈从房间里的祭桌前一直延到室外、楼梯上，直至园子里。电视台的记者按他们台长的要求，全程跟踪拍摄吊唁活动。有不少居民在围观。我们市文联、市作家协会敬送的花圈挽带上写着“宋清如先生千古”。有居民切切地议说着：“他们写错了，宋清如是女的，怎么是先生呢！”



1987年11月宋清如与王福基留影于原东米棚下17号朱生豪旧居

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细细想来，这也确实是个应该思考的称谓。

先生，本来是对男教师的称呼。现在，无分男女，教师均称老师。宋清如中学时代读过师范，大学毕业之后以及朱生豪逝世之后做过中学、中专、大学教师。她的学生也称她老师。但文学艺术界却约定俗成似地称她“先生”，尤其是晚年。

先生生于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三日，与辛亥革命同岁。朱生豪生于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比宋先生小半岁。两人都是民国一辈的文化先人。称朱生豪为先生，当无疑义，但他毕竟青年早逝，未至晚景；而称宋清如为先生，是要有资格的。

民国时期因文而名的女性凤毛麟角，能被称为先生的更少。像林徽因，才貌双全，但未见称她为先生。萧红与杨绛，前者生于一九一一年六月一日（农历辛亥五月初五），后者生于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农历辛亥六月二十二），与宋清如是同龄人。杨绛晚年被普称为先生，而萧红成名早于杨绛，却无人称她为先生。鲁迅也曾为是否称她先生颇费踌躇。他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日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

……首先是称呼问题。……先生二字，照字面讲，是生在较先的人，但这么认真，则即使同年的人，叫起来也得先问生日，非常不便了。对于女性的称呼更没有适当的，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

所以，他在这封信的台头是“刘、悄两位先生”。萧军原名刘蔚天，又名刘军；萧红原名张迺莹，笔名萧红、悄吟。可见，称萧红为先生是合在萧军一起的缘故，出于无奈。

而我们称宋清如先生是众望所归，当之无愧的。

我知道宋清如先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嘉兴一中读初中的时候。某天早操结束校长讲话时说，嘉兴有一位英国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家，抗战期间贫病而青年早逝。作品现在出版了，家属得了大笔稿费，捐献给故乡和母校秀州中学之后，其余都购买了爱国公债。至于这位翻译家是谁，家属是谁等等信息，校长有没有详细说，我都记不得了。后来在新华书店，见书展台上铺满了莎士比亚戏剧汉译单行本，封面印着莎翁半身古装像，署名朱生豪译。这就是一九五四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时期的莎译首版本。后来又知道，其实这即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且由冯雪峰亲自主持出版的。

那个时候我对于宋清如先生是一个初中学生向乡贤先贤的仰望与崇敬。

几十年之后，我更知道了：宋清如先生作为朱生豪的遗孀，她当时得到的稿费是旧币制两个亿！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最诱人的致富目标是争当万元户。而宋清如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是“大富豪”了！她对此很是淡泊，先是毫不犹豫地钱退回给出版社，表示能出版已经是可告慰朱生豪在天之灵了，钱不需要。当时她是杭州商业学校的语文教师，生活无虞。出版社马上把钱如数再次寄给她，说这是她应得的，退回的话账上也不好处理。宋清如先生收下钱后，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即带着五千万回嘉兴，到市（县级）委宣传部，捐给朱生豪家乡文化事业。宣传部把这笔捐款分两处使用：一部分建设全市有线广播；一部分给市图书馆作购书经费。宋先生还向朱生豪的母校秀州中学捐了一千万；然后，响应国家号召，认购一亿两千万爱国公债。此举惊动了《人民日报》，对她作了采访，发了《宋清如买公债的故事》，引起很大反响。她每天会收到大量信件，不少来自抗美援朝前线，在冰天雪地里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官兵，向她遥寄由衷的致敬。宋先生的“发财”，还招来了一批“借”钱的朋友。只要向她开口的，她都慷慨解囊，不指望他们“有借有还”。

朱生豪临终最痛憾的是未译完莎士比亚剧作，留下五个半未竟。宋清如先生将此铭刻心头，她有志也有能力接下去译完。但她首先得接过这个处在崩塌中的家。朱生豪故去仅两个月，他二十多岁的三弟陆润病逝，还有接受朱生豪母亲托孤、把兄弟三人抚养大的姑妈曹思濂及其女儿，朱生豪大学毕业后一直赡养着她们，得由宋清如先生继续。她连给朱生豪兄弟“入土为安”的能力都没有，只得将他们的灵柩暂厝于嘉兴广东会馆，带着尚刚外出谋生，先在秀州中学，后到杭州教书。在迎来了抗战胜利之后，宋清如先生与从四川回来的二弟文振先生将朱生豪与陆润落葬于三塔公墓。

不久，宋清如先生又喜迎莎剧在共和国的首版发行。她生活得以改善，马上向单位请了一年事假，远赴成都，到文振先生所在的四川大学专事五个半莎剧的补译。到一九五六年夏天，她译完《亨利五世》半部；《亨利六世》上、中、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下三部和《理查三世》一部；剩下《亨利八世》，她回杭州边工作边用近一年的业余时间译完。

由于事先未将此项工程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列入计划，当宋先生把全集译完的情况告诉出版社，征询出版事宜时，出版社回信说，确实计划出《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未译的五个半历史剧和十四行诗已分别约请方平、章益、杨周翰等翻译家补译。宋先生的译稿从此被搁置，到“文化大革命”时更是被毁而湮灭。

宋清如先生立誓要把朱生豪“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她以瘦弱之身体、不屈的毅力做完了，然而又被无情地沉没了。心缺一角难再补了！

三十年后的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化从荒漠中艰难地跋涉出来。青年们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传统的滋养。当时我应聘业余担任市电视大学首届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晚上给已是中青年的学子们讲现代文学课。有一个班办在北门动力机厂。一天课间，一位瘦削的中年人带着几分腼腆走近我，用很轻柔的语气与我谈论文学问题。我问其尊姓大名，他说叫朱尚刚。有人在边上介绍说，他就是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朱生豪的儿子。我惊喜异常，问他以前受过何种教育，现在什么单位工作。他说毕业于浙大电机系，现在毛纺厂职工大学教英语。问他为何还要再来读电大中文系。他说为了深入理解父亲母亲。这让我顿起敬意、欣慰与切近。课间匆匆，未及细谈。但我产生了深入探究的念头：在中国的大学理工科里，清华与浙大的电机系在许多高中毕业生心目中是难攀的向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往，他的文凭与他的工作地位是不匹配的；他与母亲孤儿寡母是怎么经历过来的？我意识到，他们很可能有着不一般的人生。今天社会氛围允许了，他们回到故乡，一定想为逝者补做些什么。然后知不足，所以才来进修汉语言文学。

与此几乎同时，嘉兴有文化人开始关注宋清如先生。首先是作家陆明，他应地区文学杂志《南湖》编辑蔡文良之约，准备写宋清如先生的传记，经人介绍去采访后，写了三万字的《宋清如传》。宋清如先生审读之后说，像小说或报告文学，不像传记，否定掉了。陆明深感宋先生学养之深，就把稿子留存宋先生处，请她销毁。陆明转而举荐给新闻界的朋友采访、宣传宋先生。电台正副台长张扣林与周保工由陆明引荐采访了宋先生，声情并茂地播出长篇报道《廿卷莎经生豪气，独栖鸳湖清如水》，还朗读了宋清如先生写于一九四六年春世界书局出版朱译莎剧时写的《译者介绍》，感动了无数听众。报道还呼吁重建朱生豪墓、修复故居。宋清如先生历经坎坷回到嘉兴后，首先去寻访朱生豪墓。三塔公墓已毁，所有“无主”遗骸堆埋在不知何处，可宋清如先生还经常要尚刚陪着到公墓旧址附近徘徊凭吊，令人伤感；而故居已经破败不堪，宋先生的居所也阴暗潮湿、冬寒夏热。

当年《文汇报》资深记者周尊攘在一九八八年七月九日的《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对宋清如先生的专访《流星的光彩》，文中写道：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我环视了一下老人的屋室，一顶蚊帐，几块补丁，两只藤椅，东倾西斜，冰冷的水门汀地面，裂缝透风的窗扉，不禁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我凝望着老人窗前一盆碧玉般的水仙花，相对而坐，陷入沉默之中。

就是这样的生活，宋先生及其一家已经是经过漫长的“曲线返乡”的诉求而团聚得享天伦的岁月了。虽清贫，但安宁。

宋先生已经悄然着手写作有关朱生豪的回忆文章。一九八二年，她就写了《锲而不舍穷且益坚》一文，一九八三年三月发表在《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第三期上。这是经历了长期沉默后的首篇。一九八三年第一期《社会科学》杂志就首发了她《关于朱生豪译述〈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回顾》一文。《新华文摘》同年第三期转载了此文。

这肯定加剧了尚刚补读汉语言文学的迫切心情。

一九八三年秋天，尚刚到杭州大学中文系去请教语言学问题。他找了时任系主任、嘉兴人朱宏达及他的夫人、外语系副教授的汉语教师吴洁敏（海盐人）。一九五七年朱宏达进杭大读书前在嘉兴文教局工作过。这次邂逅，唤起了两位对宋清如先生五四年事迹的美好回忆，激起了深入追思朱生豪生平和精神的强烈意愿。他们决定为朱生豪立传，并马上着手准备。八五年暑假，他们趁回嘉兴探亲的机会，冒着酷暑开始访谈宋先生并帮她一起整理劫后尚存的信件、手稿等实物，挖掘深埋在宋先生心底曾经的美好和艰辛的记忆。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朱宏达、吴洁敏夫妇度完假返杭时，早晨在市区育子弄口等车。上车时把手提包忘记在了路边阶沿石上。这是一家市属公司传达室门口。包被捡到交给公司保卫科，打开后，见里面是大量的访谈记录、卡片、资料等，找不到失主身份的证据，但发现了朱宏达大学同学的通讯录，其中有我的信息。他们打电话让我去认领并代为转还。

接到我打去的电话，夫妇俩喜出望外。吴洁敏当天下午即匆匆火车返回嘉兴，来我家取回手提包，我也为完璧归赵而欣慰。

此事推进了我密切地介入晚年宋清如先生的生活与创作。

《朱生豪传》的创作花了三年。宋清如先生审读十分精细、严格。俩作者四易其稿。出版也不很顺利，一九八九年八月第一版才面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曹禺为之题书名，黄源作序。书获得了一九九〇年九月颁发的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

一九八九年一月，浙江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江南》选登了传记第一二三章，同时发表了宋清如先生写的《回忆朱生豪》与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写毕的《读了〈朱生豪传〉及其序文》两篇文章。紧接着，《江南》当年第三期以《朱生豪遗稿》为专栏，发表了一九三五年八月朱生豪致宋清如的一封信、朱生豪在世界书局版《莎士比亚戏剧集》前的《译者自序》，同时又发表了宋清如先生写于一九八九年三月一日的《怪人朱生豪》。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大型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期刊《新文学史料》编辑黄汶，一九八八年五月专程来嘉兴拜访宋先生，约她提供朱生豪的材料与信件。八月底，宋先生抵着酷热写作，于该刊一九八九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两万两千多字的回忆《朱生豪与莎士比亚戏剧》；接着她整理了七十一封朱生豪当年写给她的信给黄汶，发表在该刊一九九〇年第二三期上。

其时，宋清如先生已是七十九岁高龄的老人了。

宋清如先生早在民国的三十年代还是之江大学国文系一年级女生的时候，就与艾青、臧克家、何其芳等诗人以相近的水平登上中国诗坛，在施蛰存先生主编的著名的《现代》以及《文艺月刊》《当代诗刊》等杂志上发表诗作。民国女诗人本就屈指可数，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更是凤毛麟角。宋清如先生的突发闪耀，让施蛰存先生兴奋莫名。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施先生听访问者说到宋清如的时候，“腾地从古旧的圈椅里站了起来，眼直瞪着”对方好一会儿，然后沉吟起来：“宋清如先生真有诗才！可惜朱生豪要她不要发表新诗，她也就写都不写了。如果继续写下去，她不会比冰心差！”前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诗歌理论家骆寒超，在与民国著名女诗人的比较中这样评论宋清如先生的诗：“冰心冷艳，林徽因娟秀，绛燕妩媚，陈敬容爽朗，宋清如则是俊逸。”

她的新诗，既有东方神秘主义的情调，又有西方现代派的感觉路子；既有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色调，又有新诗语体的创新格局；而这些特征又是有机交融在文本中的。因此，这些新诗称得上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诗中的精品。

不仅如此，她在古典诗词创作上也有很高的造诣，留下的作品不多，也堪称精品。

因为全身心投入朱生豪译莎的浩大事业中，加之生活的重压，宋清如先生的文学才华被深埋在残酷岁月的年轮之下。时隔五十多年，顺应历史的召唤，她从文化沙漠中跋涉出来，为倾诉历久弥重的当年撕心裂肺的滔滔往事，借着她现代派女诗人的学养喷薄而出。她诗化的回忆散文踏实而华瞻，俊逸而厚重，温婉而激荡，怨愤而不伤；正气浩然，响遏行云，情意隽永，断人衷肠。很快，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引起不凡的回响。

一九八六年，二十六岁的余华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宣告了他先锋文学写作的起航。而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宋清如先生响亮“出土”，两者构成了前呼后应的嘉兴文坛的独特风景，也显示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潮流融合发展的欣喜。

鉴于宋清如先生的造诣、成就和声誉，文艺界建议嘉兴市政协吸收她为委员。因为她退休前的工作单位在杭州，不好安排；再提议特邀，也有争议。从内部传出来看，在尚刚的档案里发现他有个妹妹，按时间推算不是朱生豪生的。言下之意，宋先生不能算是朱生豪夫人了。

其实，此时我早听杭州市作家协会的校友说过流传的故事。“文化大革命”期间，宋先生除了“地主小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外，这也是罪状。累及朱尚刚浙大电机系毕业迟迟不分配，过两年才支派到遥远的新疆和田，还不做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专业工作。女儿宋芳芳身体不好，要去黑龙江插队当农民。临别前，芳芳跪在宋先生面前哀求：“妈妈，这一去我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请你告诉我，我的父亲究竟是谁？”宋先生悲痛欲绝，打了女儿一个耳光。芳芳怀着诀别的心情离开了宋先生。

宋芳芳的生父骆允治先生，与宋先生之江大学同窗，同为年级干事会成员。骆先生是干事会秘书，宋先生是会计。骆先生义乌县楂林人，其父是当地乡绅，热心教育，创办小学。骆先生之江大学毕业后，曾在萧山湘湖中学教书，后调杭州高级中学任训导主任（一说总务主任）。见宋先生身体娇弱，孤儿寡母，含辛茹苦，加之同窗旧谊，经常关心、帮助宋先生。宋先生病了，骆常为之代课。走得近了，自然产生了恋情，有了芳芳。宋先生十分磊落，到常熟家里生下了芳芳，并寄养在那里。骆先生义乌有家室，是封建包办婚姻。他曾多次提出离婚，师母毛玉碧坚拒。反“右派”运动中，骆先生被错打成“右派分子”，开除了公职，“下放”到萧山砍山劳改。一九六六年患心脏病，遣回楂林老家。一九六七年农历三月病故，年仅五十七岁。改革开放后，改正平反。宋芳芳从黑龙江插队返杭，有了工作，与宋先生相依度日。

宋先生与骆允治先生这一段苦恋，给她带来了难言的苦楚。但毕竟是从五四反封建浪潮中走来的知识女性，她对此很坦荡。市政协虽对此有过争议，后通过了宋先生为一九九三年开始的第三届政协特邀人士。宋先生已年届八十二岁高龄，参加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后，再未与会。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有一次，她很坦诚地问我：“我还有一个不是生豪生的女儿，你知道吗？”我真诚地答：“我知道。以后有机会我要去杭州看看芳芳。请你转告她，欢迎她到嘉兴来玩。”一次，宋先生去杭州小住，我正好有事赴杭，就去翠苑新村看望母女俩。芳芳欣然接受来嘉兴玩的邀请，后来确也来过多次。

宋先生和尚刚一家回嘉兴安家是经过了曲折坎坷，付出沉重代价的。

一九七二年五月，宋先生的孙子朱之江在新疆和田出生。宋先生退休，赴和田帮尚刚带孙子。一九七四年宋先生返杭。毕业于杭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的媳妇陈中颀，分配在丽水工作，后调往新疆和田，不幸得了精神分裂症。尚刚携妻拖儿回杭给中颀治病。为解一家之困，他们决定“曲线返乡”。先是宋先生向嘉兴申请返乡定居，批准后，她独自先来落户，把杭州的房子留给芳芳。陈中颀在新疆无奈辞职后，一九七六年春，嘉兴准她携子迁入。不料尚刚因胃出血和肝炎连续四个月两次住院。新疆方面同意他调回嘉兴。一九七八年，朱尚刚调入嘉兴毛纺织厂，虽非他的专业，但总算在父亲的家里团聚定居，开始了劫后新的生活。

也就在一九七七年底到一九七八年上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再版了朱译莎士比亚戏剧单行本并请方平补译、校订的全集。

真是度尽劫波人犹在，斜阳冉冉春又来。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宋先生的左乳原有块硬块，八七年前后她觉得肿大起来，但不主动求医。被尚刚知道后，几乎是强迫她去医院。检查结果是乳腺癌，要手术。其时是夏天，与医院商定九月初手术。

这期间有一次我去看她，她不告诉我病情与治疗安排，突然问我：“你看见过生豪翻译的手稿吗？”我早听朱宏达、吴洁敏讲起过，但从未见，也不敢冒昧提出来要看。宋先生一说，我当然欣喜异常。她把放在床脚横头搁板上的旧纸板肥皂箱指给我，让我搬出来，放在窗下她读书写作的桌子上，打开，小心地一本本翻给我看，一边介绍着。看着这发黄、发脆，甚至霉变的珍宝，我心里涌起阵阵痛惜，为它们的今后担心。我试探着问：“长期这样放着恐怕也不是办法。你愿意献给国家珍藏吗？”她马上接口说：“你们拿去收藏么好了！”我问她：“尚刚愿意吗？”她说：“没有问题的。”

兹事体大。宋先生不清楚，文联显然不是合适的收藏单位。我说：“市图书馆收藏比较妥当。待我请示之后答复你好吗？”我又郑重地翻阅了一会，帮她还原叠齐，搬回原处。直到我与她告别，她闭口不提自己的病情与手术安排。我也一无所知。

回来之后，我即以个人名义给市委打了一个题为《关于收藏朱生豪先生手稿相关事宜的报告》，原文如下：

市委：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朱生豪先生及其呕心沥血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是嘉兴的骄傲。由于抗战世难和健康的原因，他业未竟而早逝。《全集》三十七个剧本他译完了三十一一个。所幸的是，三十一一个译本稿（其中《暴风雨》一剧有两个译稿，所以实际有三十二本译稿），四十多年来其夫人宋清如先生一直珍藏着，悄然度过“文革”劫难，至今完好。宋先生曾给我看过。

当时，条件十分困难，译稿纸质很差，装订也差，加之宋先生长期居住在潮湿阴暗的旧屋里，故稿已霉黄，钢笔字迹多有潮化，书脊有多处蟑螂啃啮的缺痕。对此，我一直非常痛惜。

最近，我正式向宋先生提出是否愿意交国家保藏。宋先生慨然欣允。她问由什么单位收藏，我的意见献给图书馆收藏。市图书馆藏有历代地方名士多种手稿，现在新藏书楼又将落成。她听后很高兴。我并且告诉她“不会是无偿的”。最后，我要求她与儿子朱尚刚同志商定。她表示没问题的。

这件事我是出于珍惜的心情才做的。我所在的市文联无妥善收藏的条件，图书馆亦非文联下属单位，估计经费也紧张，要“有偿”收藏，必须取得市委、市府及主管部门的支持。因此，我以个人名义打此报告，请求市委、市府促成此事的落实。

我的建议和要求如下：

一、落实宋先生献搞后的奖励款。宋先生在五十年代新中国第一次出版《莎士比亚全集》时就无私地将稿费赠给秀州中学。对她的高风亮节，应予厚酬。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二、请市委、市府确定收藏单位，及其主管部门，派出专人会同我进一步与宋先生、朱尚刚商定献稿事宜。商定后，我即可退出此事。

三、献稿时，举行隆重的仪式，并组织一定规格的宣传。

以上报告请速复示。

嘉兴市文联 王福基（印）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很快，在巴陵副市长主持协调下，决定由市图书馆收藏译莎手稿，由副馆长崔泉森负责落实事宜。宋先生于是年九月住进医院动了大手术。出院不久，十一月十七日在市人大会议室举行了手稿捐赠仪式，宋先生抱着十分虚弱的病体亲手颤巍巍地将她视若生命的朱生豪译莎手稿献到巴陵副市长手中。奖励款文化局出三千元，图书馆出两千元，合计五千元。宋先生与尚刚一无疑义。市人大主任许国楨，政协主席沈如淙，《朱生豪传》作者夫妇，之江同窗、语言学家、杭州大学教授蒋礼鸿，现居苏州的之江老同学彭重熙，朱生豪的表姑母曹思濂等出席仪式，见证捐献。

我恍悟到，这一切原来都是在宋清如先生按着她生命的节律，有心有意但不动声色地安排下进行的。

宋先生的精力在明显地衰弱下去，听力也快速下降着，而社会对宋先生的关注度却越来越高。她却依然淡定、从容地踱步在故居周边。清晨，她提着篮子从东米棚下十七号狭窄的泥地弄堂里走出来，沿河岸过娱老桥到南门街上买点菜，然后又慢慢踱回家，一路与熟悉的人点点头笑笑，打声招呼，

又回进家里看报、读书、写作或接待来访。房里只有一台小而旧的黑白电视机，未见她白天打开在看。到中饭时，或到后面七高八低的泥地厨房里简单搞点充饥，有时干脆啃啃尚刚给她准备的面包、馒头。

一九八九年底，上海市翻译家协会以主席草婴为首的一批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莎译全集的校订、补译者方平在内的著名翻译家，专程赶来看望宋先生，赠送了匾额“译界楷模”。这是对朱生豪的历史定评，也是对宋清如先生的赞誉。

紧接着，嘉兴市电视台跟踪宋先生十个月，拍摄了专题纪录片《这里有一首诗》，于一九九一年获得全国文艺节目星光奖。

市电视台台长张扣林意犹未尽，决定将《朱生豪传》改编成电视剧。传记作者请我执笔编剧。当时巴陵副市长正在省委党校学习，我们赴杭与她商议。这位女作家市长提议是否设计请宋先生在剧中出境。这拓展了我们的思路。后来确定剧情从现实中老年宋清如先生追忆朱生豪始，到大运河边凭吊朱生豪终，历史与现实交叉叙述。全剧聚焦于“朱生豪生活在莎士比亚里，宋清如生活在朱生豪里”。导演许同均是著名电影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教师。朱生豪由邢岷山扮演，青年宋清如由王琳扮演，朱生豪挚友彭重熙由张嘉译扮演。

宋先生乳腺癌手术后不久又因肺气肿住院刚回家，一天只能喝一碗稀粥，但她挺着精神，从不矫饰与推拒，极其自然、本色地投入拍摄。有的镜头导演要求重拍、改拍，她绝无怨言，耐心听导演说戏，按要求再来。有的镜头在野外，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她虽神色憔悴，但依然淡定、坚毅地按要求一遍遍演在田间、地头、河边、树下，让在场人员满怀歉意又肃然起敬。

电视剧在省台、中央台先后播出，获得了第十二届一九九一年度全国电视剧飞天奖提名奖，宋先生获得演出荣誉奖。一九九二年夏，颁奖大会在深圳市深圳湾大酒店举行。张扣林和我前往领奖。那一年，著名老作家艾芜先生也因为亲自出演根据他的《南行记》改编的电视剧而获演出荣誉。颁奖会由陈铎、杨澜主持。当我代表宋先生领取了获奖证书后，杨澜深情地说：“让我们在南国，向远在四川的艾芜先生和远在嘉兴的宋清如女士遥致祝贺！愿两位老人健康长寿！”全场响起热烈、崇敬的掌声。

返回嘉兴，我即兴冲冲地去看望宋先生，送奖状给她，把领奖盛况与杨澜对她的遥祝转达给她。她依旧不苟言笑，摇了摇满头蓬松的白发，抿了抿淡紫色的嘴唇，提起桌上的圆珠笔，铺开一张旧稿纸，竖着给我写了两首诗。

第一首

是是非非假假真
百年世事几浮沉
白云何必笑烟雾
南北东西无定身

第二首

世事苦纷纭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茫茫费求索
吾行守吾是
遑论荣和辱

一九九二年九月廿九日

从八十年代初，嘉兴电台播出对宋清如先生的专访中发出了重建朱生豪墓和修复故居的呼吁之后，虽有不断的议论，但未见落实。随着朱生豪与宋清如事迹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加之宋先生年岁与健康的原因，此事愈显迫切了。

记得九〇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巴陵副市长通知我，她要同市委梁平波书记、徐良骥副市长一起去看望宋先生，让我在办公室等。一会，车子过来，我陪同前往。车子停在娱老桥堍。梁书记和徐副市长各捧着一大箱罐装饮料，随巴陵副市长和我走进东米棚下十七号。宋先生欣喜热情地接待了三位市领导，引他们仔细考察故居。告别出来后，又看了故居周边环境，感到修复故居十分应该和迫切。当时百废待兴，财政十分紧缺，徐副市长嘱我先调查清楚故居园子里有多少住户，每户占多少面积。他说，有可能的话，先动用他手头仅有的每年六七十万修缮费用。徐副市长还关照，故居属于朱家私人房产部分，如果政府修的话，朱家要有捐赠的书面态度。

现存故居的房产权大部分是朱生豪二弟朱文振先生的，连朱生豪最后岁月的书房兼卧室也是当年文振先生的婚房。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尚刚说可以与文振叔商量的。文振先生毕业于民国中央大学，原是四川大学英语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八七年七十三岁时才获准退休。他远在异乡，连大哥、三弟逝世的消息直到抗战胜利那年才得到，所以一直深怀思乡之情。终于决定九〇年秋由孩子陪送返乡，一圆莼鲈之思。尚刚与我抓紧调查，以便到时征询文振先生的意愿。

调查结果，朱宅园子里有十一家住户，几乎各家都有自行搭建的。我和尚刚逐户作了测量、登记，制了统计表。文振先生十月返故里，去三塔公墓作了无坟的凭吊，与嫂嫂、侄儿、侄媳相聚甚欢。尚刚向他述说了修复故居的事，他很乐意地在捐献私房的报告上签了字。可惜的是上缴之后，久无信息。两年以后，文振先生在成都溘然长逝，生前未见故居修复。

二〇〇七年左右在造南湖大桥时，对故居作了拆建。宋先生使用的床、桌子等家具也在拆建过程中散失。其时我早已退休。

在宋先生发表的对朱生豪的回忆录中，引用了许多朱生豪给她的情书。其中鲜活的个性、热烈的恋情、优美的文笔引起了读者、报刊、出版社的强烈关注。特别是《新文学史料》发表了宋先生应约再三斟酌、精心整理的七十一封信之后，大家渴望读得更多更全。为此，我反复劝宋先生加以整理出版，而她却迟疑不决。原因有几：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一、她视为最珍贵而带在身边经常重温，准备整理的有关事业、创作、诗词酬答的信，已全部在“文革”中被毁之一炬了；

二、劫后留下的几百封仅是小部分，不能盖全，且大多是私情的表述或她认为不妥的观点，不能公之于众；

三、她的身体、视力已难于坚持这样繁复的思绪和劳作。宋先生几次写信给彭重熙先生，与之商量此事。她说：“因考虑私人情怀，无益后人，故复迟疑，未能果断。”彭重熙先生回信说：“事情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当前形势下发表，不致有多大危险。因此认为您既已对此作了很多工作，何必半途而废。”宋先生终于同意放宽筛选尺度，整理和抄录出来出版。

我与尚刚商量，他工作忙，是否由我们先把这些信誉清抄录下来，再由宋先生整理、筛选。尚刚和宋先生同意了。我就与文联黄福国、图书馆范晓华等连日誊抄。不几天誊抄完毕交给尚刚。我们未及汇总清点，所以不知究竟总共是多少封，也不知道给我们时宋先生是否筛选过。宋先生对誊抄稿整理、删削后定稿计二百三十六封。书名大家同意我的提议，定为《寄在信封里的灵魂——朱生豪书信集》，因为朱生豪在有一封信里说：“我把我的灵魂封在这封信里。”

好些热心人帮助寻找出版社。《文汇读书周报》还发了消息。很快，北京的东方出版社抢先表示愿意出版。

一九九五年八月《书信集》出版，宋清如先生在秀州书局签名售书。她还细心地把书中的个别错误加以订正。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宋先生逝世后，二〇〇三年，尚刚将被宋先生筛削掉的部分加以补订，集三百零六封交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更名《朱生豪情书》。十年之后的二〇一三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干脆将全部信件的手迹重新整理影印，由朱尚刚作了注，完整出版，计三〇八封。至此，得见朱生豪残留信件的全貌。有人称之为“情书教科书”。

先生的身体每况愈下。破败的故居也越发破陋。后面搁在毛竹上的廊沿屋披断裂凹陷下来，十分危险。尚刚曾向毛纺厂申请住房，因他家有私房而不能分配。经尚刚再次申请，毛纺党委经过集体研究，以特例给尚刚分配了毛纺一村一套六十八平米的腾退房。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寒，尚刚赶在寒潮之前匆促地于十日搬进新居。那天，毛纺厂团委派了一批力壮的共青团员来帮忙搬家，很快就铺排就绪。宋先生在这套有卫生间的房子里安然度过两个冬天，未发哮喘，未进医院。

宋先生毕竟是八十多高龄的老人了。她给苏州健在的朱生豪挚友彭重熙的信中几次诉说自己：“衰惫日甚，耳聋（半聋）目花，今又神思迟钝，下笔维艰，老年滋味，无法申述，惟有得过且过，听其自然而已，……”

在这样的心境之中，孙子朱之江的出息，给她以难得的欣喜。

也许是遗传因子的关系，朱生豪一家三代都精通英语。朱之江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宋先生职业是语文教师，但她平时阅读多是英语原版书刊。之江的母亲是杭州大学外语系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英语专业毕业生。尚刚在毛纺职工大学也教英语。朱之江受到这方面的熏染很深，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被选中赴杭州外国语学校就读。高中毕业后，保送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四年大学，年年是三好生。毕业后，派往中国驻芬兰大使馆工作。一九九七年五月底，之江携即将随任的新婚妻子冯凌宇回国休假。

孙子、孙媳的到来，是宋先生最盛大的节日。那些日子，她天天沉浸在喜悦之中，与孙子交谈甚欢。

送别了孙子、孙媳的六月十一日，宋清如先生接待了她曾执教过的家乡江苏常熟中学（当年的国立常熟二中）为筹办校庆而来探访的后辈校友。正当与他们回忆当年的时候，她突然感到胸口不适，又不肯去医院。后来情况越来越不好，经反复劝说，她才同意去医院。后经住院检查，确诊为心肌梗塞。医院即发出了病危通知，并转入监护病房。巴陵副市长即指示医院全力抢救。宋先生对前去探望的巴陵副市长说：“不要花力气抢救了，让我安然地去吧。”我去看她，她隔着脸上的氧气罩也很坦然地跟我这样说。杭州的女儿芳芳赶来守望她。尚刚则更是寸步不离，直至永诀。

宋清如先生走了，走在朱生豪早逝五十三年之后！她是民国才女，有着超群的学养，但她用半个世纪的苦难岁月把自己沉埋得很深很深，把朱生豪擦拭得很亮很亮。她在一生的坎坷沉浮中，始终怀着刚毅坚卓，与朱生豪一道站立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峰巅上。她与朱生豪一样，对于金钱物欲、俗世声望毫不在意，而倾全身心血于爱国兴文的大实事。她走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得那么淡定宁静，那么充实雅致，那么无愧无悔。她是含笑九泉的。

朱尚刚为父亲母亲在泰石公墓营建了一座合葬墓。朱生豪的棺槨里放了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中文译本和一本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寄在信封里的灵魂——朱生豪书信集》。墓后竖起的碑板上，镌刻着放大的朱生豪给宋清如情书里一句话的手迹，用石绿填色，充满着鲜亮的生气：

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境界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

（2017年10月21日）

[返回目录](#)

访 102 岁女寿星俞芳老师

—杭州大学中文系 59 级 李丹

出生于 1911 年 12 月 13 日的俞芳老师，绍兴人，她是著名的“俞氏三姐妹”中的老二。7 岁丧母，今已 102 岁。一辈子从事教育事业的她，桃李满天下；历经磨难的她，终生未婚，恬淡安然地守护着心爱的教育事业。在俞老满门弟子中，不仅有“武侠大使”金庸，也有像天津大学校长吴咏诗夫人朱竹英这样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德高望重的俞芳老师，不仅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鲁迅研究专家。

偶识俞芳

我有幸认识俞芳老师，是在 1981 年浙江省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时。不知不觉间，也已 31 年过去了。

当年，研究鲁迅先生原配夫人朱安女士，是一个“禁区”。别说公开“研究”，就是私下欲议论几句也不允许。在会议期间，我得悉俞老师与鲁迅以及鲁迅母亲鲁瑞、朱安关系密切。于是，在开会时，我总设法坐到俞芳老师身边，轻轻地向她发出话题，但每当提起鲁迅与原配夫人朱安的事，俞老总是莞尔一笑，只给我一句淡淡的回答：“那时是封建包办婚姻。”我知道：她在尽力避开当年的“禁区”话题。

会后一个月左右，她的新著《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印了 3200 册。1981 年 12 月 22 日，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我收到她邮寄赠我的这一本书。打开书页，凡排版时存误的个别错字，俞芳老师都用三角板工工整整地给打上一个小方框，将纠误的正确的字，写在行旁空白处，也用三角板工工整整地给打上一个小方框，再加一条用三角板划出的直线给拉入以示之。如此认真，一丝不苟，令我叹服！

1982年秋，我参加在杭州召开的全国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又与俞芳老师见面了。在会议期间，她勉励当年才40岁的我，给我题字：“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愿与李丹同志同勉。俞芳”

自1986年由我母校杭州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郑择魁教授（1935—1999，天台县人）出任浙江省鲁研会会长后，浙江省召开鲁研年会，郑老师常会给我一个“美差”：让我到西湖区学军中学去接俞芳老师。那时，街上没有“打的（雇出租车）”，人们没有小车，三轮车也免谈，除了挤上公共汽车乘坐几个站，就得穿街走巷步行。会长郑择魁老师他忙碌穿梭，也是骑着他的那一辆老式加重“永久牌”自行车。郑老师对我说：“在会议期间的‘接、送、照顾俞老’的‘有关事宜’，就拜托给你了。”就这样，我跟俞芳老师开始熟悉。所谓的“接、送、照顾俞老”，实为给了我跟俞芳老师有着散步式的聊天机会，可以海阔天空，谈古论今。

俞芳与鲁迅渊源

俞芳与鲁迅先生一家的关系的确相当密切。诚如周建人在俞芳著作《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序》中所说：“俞氏三

姐妹（俞芬、俞芳、俞藻）和鲁迅在砖塔胡同相处了九个月，以后又常常到西三条胡同去。鲁迅南下以后，俞氏三姐妹还常常去照看鲁太夫人，所以，她们是很了解鲁迅当时的情境的。”查读鲁迅研究史料，知悉在1923年7月19日鲁迅先生与他的大弟周作人决裂，“恰恰兄弟，成为参商”，鲁迅先生便“携妇迁居到”俞芳老师父亲俞英崖（1876—1955，蔡元培的朋友，同盟会会员）在北京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家中租住，租金每月8元。俞芳在书中回忆说：“八月二日下午，大先生一家搬来了。记得大先生初搬来时，他身穿白夏布长衫，留着短胡须，神情严肃，脸上没有一点笑容。”鲁迅先生在砖塔胡同六十一号虽只住了九个月，却让小俞芳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鲁迅先生送给“俞氏三姐妹”每人一盒彩色积木；他曾用毛笔替小俞芳修改她用铅笔写在香烟壳上的童话，指导小俞芳学习如何使用标点符号；教俞氏三姐妹做体操；有一次，他曾用温开水给小俞芳冲洗她在削铅芯时飞入眼睛的铅末；他还常常跟俞氏三姐妹说着一个又一个的绍兴民间笑话。俞氏三姐妹跟鲁迅先生住一屋，融洽相处，他们之间，总没大没小地叫着“野牛”（大姐俞芬生肖属牛）、“野猪”（俞芳生肖属猪）、“野蛇”（鲁迅生肖属蛇）。俞芳称，“代太师母给大先生写信，是从1930年3月开始，到1935年夏，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这五年多，太师母给大先生的一百多封信，绝大部分是由我代笔的。”“我问太师母：信上怎么称呼？信后怎么署名？太师母告诉我：称呼‘豫才’，署名‘母字’。”“我尽量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按照她老人家的口气写。信末写‘母字’后，我自作主张加上（俞芳代笔）。信稿写好后，我慢慢念给太师母听，她听到不合适的地方，就提出意见，叫我修改，改到她老人家满意为止。然后誊清，请她过目。老人家看到（俞芳代笔）四字，表示满意，并加称赞。最后由我付邮。”

俞芳老师小学时，她和三妹俞藻从北京市笃志小学转入培根小学读书，按照那时学校的规定，每个新生入学，都需要填写一张保证书，保证书要有保证人的签名盖章。小俞芳与小俞藻就一起去找大先生。鲁迅了解到她俩到笃志小学上学需步行一个多小时，离家太远，需要转学，就一口答应了作她俩的“保证人”，鲁迅先生立即给填写好了《保证书》并签了名，盖了章，还勉励她俩认真读书。

鲁迅先生在北京砖塔胡同61号老屋南房居住九个多月的时间里，写下了小说集《彷徨》中的《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和《肥皂》四个短篇；完成了《嵇康集》的校勘工作；写了《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作了《娜拉走后怎样》和《未有天才之前》等重要讲演。此外，还翻译了用做讲义的文艺理论。鲁迅曾经在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多次会见郁达夫。郁达夫亲切地回忆起他跟鲁迅在砖塔胡同相见的情景，其文章刊于《宇宙风》乙刊创刊号。

朱安，一只落地的蜗牛

在俞芳眼中，大师母朱安“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眼睛大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脚缠得很小，步履缓慢不稳。她当时虽只有四十多岁（比大先生大两岁），可是穿着打扮比较老式，除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下系黑色绸裙外，其他季节的衣服都是色泽较深较暗的，朴素整洁。从外形看，是旧式妇女的典型模样。平日少言寡语，少有笑容。”“大师母操持家务是称职的，节俭持家，空下来就做针线。她还能炒一手道地的家乡菜。每当大先生有客人来，她总是以礼相待的，泡茶、烧点心，都很尽心。”“每逢节假日，太师母的屋里常常宾客满座，热热闹闹；而大师母的屋里却是冷冷清清。她常独自坐着吸水烟，有时在厨房忙家务。”“大先生和大师母两人同桌吃饭，饭桌上谈话很少。大师母如果开口，无非问问菜的咸淡，大先生或点头，或答应一声，这类‘是非法’的谈话，一句就‘过门’，没有下文。”“晚上则各到各的屋里睡觉。”“和大师母相处熟了，我发现她为人是很善良的。在砖塔胡同大先生生病时，吃不下饭，只能吃粥。大师母每次烧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大姐（指俞芬 1899—1960，比俞芳大12岁）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大先生平时喜欢吃的菜，给大先生下粥，使之开胃。她自己却不吃这些好菜。大师母对大先生生活上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

俞芳记得：“大先生和广平在上海定居后，大先生寄来了照片，太师母给我们看，并告诉我们这个喜讯。我虽有些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意外，但很高兴。我偷眼看看大师母，她并没有不愉快的表情。”

“有一天，太师母在午睡，我和大师母在北屋的台阶上谈起此事。我说：‘大先生和广平姐姐结婚，我倒没有想到。’大师母说：‘我是早想到了的。’‘为什么？’我好奇地问。‘你看他们两人一起出去……’‘那你以后怎么办呢？’不料这一句话触动了她的心，她很激动又很失望地对我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又给我打了一个比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她接着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鲁迅母亲鲁瑞）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我听她说这番话，很有些意外，我想不到大师母会对我说这些话。她的比喻给我的印象很深，以致使我感到，好像真有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

“大先生和广平师母定居上海后，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海婴出世了。消息传来，太师母十分高兴。当大师母得到这个喜讯时，也十分高兴。她为什么高兴呢？原来她思想上已考虑过：当时她自己已是五十出头的人了，过去常常暗自思忖，此生、此世是不可能有了孩子了。按绍兴的习俗，没有孩子，也属妇人的一个‘过错’。现在有了海婴，他是大先生的儿子，自然也是她的儿子。她自己无端加给自己的罪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名’，现在得到赫然的‘赦免’，怎么不高兴呢？另外，她还想到有了海婴，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罗大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的。于是她精神上得到了安慰，所以很高兴。”

“大师母对大先生是很尊敬的。她佩服他的才能，很明显地表现出‘自愧不如’的严重的自卑感。两人的差距太大了。”“我所看到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此而已。这些情况正如大先生说的：‘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而朱安在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许逝世后，她曾打算南下奔丧，因为丈夫去世，应该由她这个“正室”亲自出面料理丧事，可事实上却不能够做到。她就在北京家中设周树人灵堂，为丈夫守灵。正如鲁迅的学生宋紫佩于1944年10月上旬去北京看望太师母鲁瑞时，太师母对宋紫佩说的：“朱夫人眼泪汪汪对我说：‘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娘娘（婆婆）怎么说，我怎么办，决不违背！”

朱安（1879—1947），她没有能力爬到墙顶，爬了68年，终于成了一只落地的蜗牛。

俞芳眼中的鲁迅与许羨苏

俞芳1933年报考国立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系（简称“女高师”，或“女师大”，今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是受了她的好友“许羨苏姐姐”（许钦文先生的四妹、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教书时的学生）的影响。许羨苏报考

时，报名费只需30元。于是，俞芳也去借了30元，顺利地考进了“女高师数理系”。在大学读书时，俞芳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而且另有特长，是数理系女子排球队长、篮球队队长。

1926年鲁迅得悉“三·一八”惨案的消息，是由已在女师大图书馆工作的许羨苏跑去告知的。许羨苏进入女师大图书馆工作，是鲁迅给介绍的。“许羨苏走到校门附近，看到许寿裳先生很激动地和同学们讲话，许多同学围着听。许羨苏也走过去听了，只听得许寿裳先生说：他刚刚从现场回来，刘和珍和杨德群这两位女同学中弹，经毛医生（女师大校医）诊断，确已死了。许先生悲愤地说，那里尸体纵横，鲜血满地，简直是一个最阴惨的人间地狱！这是国丧！并说那里受伤的同学还很多，亟待营救。许羨苏听完许寿裳先生的讲话，就赶到西三条，把噩耗报告给大先生。随后，又有一批学生来向大先生报告惨案的消息。大先生听了，悲愤已极。他激动地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1920年，19岁的许羨苏只身从绍兴到北京投考高等院校。因为大学对尚未被录取学生不供给宿舍，她又没有住旅店的经济能力，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通过她在绍兴时的老师周建人的关系，第一次住进了周氏三兄弟合居的北京八道湾寓所。那时鲁迅的母亲和鲁迅原配夫人朱安初到北京，她俩听不懂北京话，听不懂周作人太太羽太信子的日本话，于是，许羨苏跟俞芬无形中就成了鲁母和朱安的特约采购员。许羨苏给鲁老太太和朱安买布料、洗衣肥皂、头油、牙粉、

袜子，给鲁迅买火腿、酱菜。许羨苏不仅能说一口纯正的绍兴方言、还能炒一手道地的绍兴风味好菜，干家务事从不挑剔，勤勤快快，一空下来就陪寂寞的太师母鲁瑞聊天，颇得太师母的欢心。1921年，鲁迅帮助许羨苏成功入读女高师数理系。由于许羨苏她留的是短发，不能梳成盘龙髻或S髻，当时女高师推行封建教育的秃顶校长毛邦伟（鲁迅任教育部佥事时的同事），竟要将她与其余三个剪发的学生一道开除。据许羨苏1961年3月底至6月30日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写成的一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文中讲道：“女高师当局下令短发的学生立即把头发养长，剪发的同学除我之外，还有同班缪伯英、张挹兰（她后来转到北大文科，跟李大钊同日遇难）和体育系的甘睿昌四人，我们谁也不遵命，学校当局又向各人的保证人、监护人和家长要求督促。我的保证人是本校教员周作人，他就退了聘书表示抗议。”鲁迅先生则因此而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头发的故事》，其中提到的“M校长”就是当时的女高师校长毛邦伟。鲁迅又在杂文《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中写道：“虽然已是民国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校长M先生虽被天夺其魄，自己的头顶秃到近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示意要她留起。……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连我也听得麻烦起来，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1925至1931年，鲁迅先生南下，许羨苏曾长住鲁迅在北京西三条的家中六年。她为鲁迅看守书房、为鲁迅织毛线背心、织围巾，处理邮件、照顾母亲，同时还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是鲁迅先生全家的账目总管。鲁迅南下时，每到一站就给许羨苏写明信片，报道旅途见闻。如天津、浦口、上海，都给许羨苏寄信。到厦门后，鲁迅每隔二三天就给许羨苏写信，许羨苏也不断给鲁迅先生去信。鲁迅于1927年1月离开厦门去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许广平为他的助教。3月，鲁迅、许寿裳、许广平住进白云楼。这些都不影响鲁迅与许羨苏的频繁的书信往来。许羨苏与鲁迅两人频繁来往的书信，《鲁迅日记》中记载有250多封。《鲁迅日记》中的“许璇苏”、“淑卿”、“许小姐”都是指许羨苏。这些信件，在她1931年离开鲁迅先生家时，全部交给了大师母朱安。可惜的是朱安不识字，早已给清理干净了，给中国现代文化史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当年，鲁迅的学生和好友孙伏园（1894—1966）曾对鲁迅与许羨苏及许广平的情感问题，写下过“二许之争”。鲁迅对此表示不满，他写信给许广平，对她说：“正如伏园之人，不足道也。”后来，曹聚仁著的《鲁迅评传》书中有说：“鲁迅的好友之中，姓许的占着多数。……一位是少年作家许钦文，一位是许钦文的妹妹许羨苏，她是鲁迅的恋人。还有一位则是他后来的妻子许广平。”这两位著名作家还都提到了1925年的“端午节”事件：端午节那天，鲁迅设宴宴请许广平、许羨苏、俞芬、王顺亲（也是周建人在绍兴的女学生）等四位在家里吃饭。席间，许广平“设计”灌醉鲁迅，鲁迅酒后拳打俞芬，并借酒劲“按了许广平的头”，许羨苏见状，愤然离席而去。事后许羨苏对许广平说：“这样灌酒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会酒精中毒的；鲁迅喝酒喝多少，是有戒条的。”许广平有一种吃醋的感觉，就给鲁迅去信，表示听了许羨苏的话，表示听了许羨苏的话，诚惶诚恐，一再赔罪。鲁迅马上给许广平写信。或许在两位作家眼中，二许之争鲁迅选择了偏护许广平。

鲁迅与许广平于1927年在上海同居。1930年2月，“许羨苏姐姐离开北京往大名府河北第五师范学校教书。于是，过去许羨苏姐姐帮助太师母办的事，有部分就由我来担当了。”许羨苏31岁（1932年）时跟河北第五师范学校生物教师余沛华结了婚，并与丈夫一起移居上海善钟路。周建人一家曾去她家住过。不久，许羨苏举家迁往她丈夫家乡——成都。从此，她一直在成都的中学里担任数学教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许羨苏应聘到北京，参加北京鲁迅故居的筹建工作。1961年她应邀写了回忆鲁迅的文章，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史料。不久即退休回成都。她生有三子一女。丈夫于1978年病逝后，她就离开成都跟随幼子余锦廉寓居于内蒙古乌兰浩特。1986年她因病逝世，享年85岁。

不忘恩师的金庸

俞芳1935年从女师大数学系毕业后，离开北京，先后在杭州市立初级中学、嘉兴初级中学任教数学兼体育。抗日战争爆发后，七所省立中学合并为“联合中学”。在炮火硝烟中，俞芳老师随学校内迁，辗转浙西南丽水县（2000年

改名为“莲都区”）碧湖镇、福建省平田、广西桂林，直到重庆。1947年，联合中学才迁回嘉兴。

“碧湖联初”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校舍是寺庙，教室是茅屋，学生多为无家可归的流亡少年，师生要逃难，没有固定的住所；全校师生吃不饱，早饭是很稀的稀饭，有几个豆子当菜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她忘不了学生衣被单薄，冬天穿的仍是草鞋，身上生满虱子。她批改作业，用的是浙西南一带用几根灯草作灯芯的民间菜油灯。在“碧湖联初”，俞芳老师常常给学生烧开水烫衣被上的虱子，有时还要替痒得难熬的学生抓虱子。有一位当年在“碧湖联初”读书的女生，名叫管慧英，她脚患末梢神经炎，疼痛难忍，慈母般的俞芳老师，一边安慰学生，一边替她按摩。有位学生，家庭经济很困难，交不出饭钱，没饭吃，俞芳知道后，就给他交了饭费。俞芳在这种环境下教书，仍极其敬业，极其认真。在那备尝艰辛的流浪岁月里，俞芳老师爱生如子，跟抗战时的流亡学生建立了异常深厚的师生情。

金庸回忆在“碧湖联初”读书时的日子，说：1937年，他在嘉兴中学读初二。因日寇来犯，嘉兴中学先迁嘉兴市秀洲区西部新塍镇上课，次迁到杭州市临安县于潜镇乡间上课，再迁丽水县碧湖镇成立联合中学。正如金庸回忆文中写的：

“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比我们学生大不了几岁。我现在还是记得很清楚，她穿一件淡蓝的旗袍，白鞋白袜，干净健康，精神勃勃，倒像是我们的一位大姐姐，拿了粉笔在黑板上写得清楚利落，一行行的都是算式，然后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用清脆的北京话解说。那便是俞芳老师。应当是她做老师的第三年。我虽不是她做老师最早的学生，应该算得是最早的学生之一了。俞老师先教我们代数，后来教几何。她并不严厉，但也决不宽松。我心里很敬仰她，希望得到她的欢心，所以学得很用心，几何的成绩也很好。俞老师的教导和训练，使我一生受用无穷。一直到现在，感激的心情也丝毫不减。年纪越大，越感到受益的恩惠。我写小说，布置情节，办企业，想达到什么目标，就要逆推使用什么方法和步骤：甚至在玩游戏时，例如下围棋和打扑克，都要用到逻辑思维、推理求证的思考，不知不觉间都用上了俞芳老师所教的方法和步骤。数十年常在海外，每到杭州，必会同老同学齐去向俞老师致敬问安。今欣逢老师从教六十年的喜庆，谨致数十年来常在心头出现的温暖情怀，向老师热烈祝贺，并祝健康长寿，安享退休悠闲生活。

受业学生查良镛（金庸）敬书 一九九五、十一、廿二”

金庸又写了一首七绝条幅以铭感俞芳老师的大恩：

金戈铁马儿女情，百变千端合人心。

代数几何符逻辑，细思其理感大恩。

余少年时于嘉兴碧湖学数学于俞芳老师门下，今当老师初度百岁寿诞，谨誌数语以誌老师大恩也 受业门生 金庸 谨书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我们与俞芳老师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俞芳任湖州中学副校长。她当过嘉兴市人民代表和湖州市人民代表，她还是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曾任浙江省教育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1954年，她调入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教书。

1958年上半年，浙江省委决定筹办新的综合性的杭州大学。在大跃进年代，又创办了“杭大附中”（它的前身是“杭十四初”与“浙师院附中”）。那时，需物色一位既教过中学课程又当过中学校长懂中学教育业务的副校长。于是，俞芳老师从杭州大学数学系调到杭大附中去教书了，并任杭大附中副校长。

新创办的杭大附中，年轻老师多，俞芳老师言传身教，跟他们一起研究教材教法。俞芳老师争创名校，呕心沥血。1965年，终于让杭大附中成为了全国18座大教改试点学校。文革中，俞芳老师受尽苦难，腿也被打成伤疾。她蒙冤受屈，自信自尊，咬着牙挺过了人生难关。拨乱反正后，俞芳老师不去计个人恩怨，只当是国家遭遇一场灾难，认为灾难过后仍应为国家为社会尽点心、出点力。

2005年，已退休三年的我，从浙西南松阳县去杭州看望俞芳老师。这时，95高龄的俞芳老师在家中走动时不慎跌断右脚，正在治疗中。她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我和她的崇拜者——我的学生鲍福林与张益民。我们谈鲁迅，拉家常，从中也知道了她非常喜欢室内悬挂着的那幅条幅。条幅是她的同事、杭州师范大学蔡勇飞教授写的《赠俞芳校长·七律》：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闻名早上月轮山，执导育才震教坛。
兰贵幽香能致远，梅殊俊倩善迎寒。
当歌植李娇娇曲，更慕扶桃道道关。
耄耋尤尊研鲁迅，文星数宿显光环。

这首七律，写得的确好：这首诗写出了俞芳老师一生中的教书育人与研究鲁迅两大事业，更写出了她像幽兰一样的芬芳人生。

在聊天中，我俩也晒起了我俩的退休工资。我说：“我2002年退休，每月有2800元。”她笑了，说：“我1975年退休，每月有1700元。”1700元，生活费住房费医药费水电费杂七杂八的费，还要付出请一个保姆照顾高龄老人的保姆费，好清寒！难怪一直以来，俞芳老师的日常饮食非常简单，粗茶淡饭，恬淡开心过日子。

离别时，俞芳老师一定要移步送行到家门口，她还一定要送我一听杭州名茶。说：“我年年送给海婴的，也是这茶。”

转眼间，别离俞芳老师又已七个年头了。老人的身体怎样？高龄的俞老还能够记得起我吗？我决定先向几十年来一直在悉心照顾她的、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时的老友、学军中学的退休老师黄洵燕打听一下。

我给黄洵燕发去了电子信件，说明我要去杭州看望俞芳老师，问：“她102岁了，还能够接待客人吗？”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黄洵燕的回答，让我喜出望外：“没问题。俞芳老师每天的功课是搓麻将、看电视、读书、看报。她的记忆力极好，身体不错！我给你去联系。”

我到了杭州后，打电话问洵燕兄：“我一定要给俞老带一点礼物。买什么东西比较适合于她，请直爽告诉我。”洵燕兄在电话里回答：“什么都不要带！她的脾气是从来都不收任何人的礼品的。你带了也是白带！”我坚持要带，请求洵燕兄给我出出主意。黄洵燕兄知道我跟俞芳老师的关系，想了一想后，回答：“你最多带一点水果吧，数量不可多，象征性地带一点即可。别的东西都不要去买，她的脾气是绝对不收任何人的礼物的。”

我到了黄洵燕家中不久，我杭大读书时的窗友应守岩兄与我恩师孙席珍教授（1906-1984）的女儿孙小吕也“打的”赶到了。我们问洵燕兄：“今天的拜访，怎么安排？”

黄洵燕拿出一本《润物细无声——俞芳先生百岁华诞纪念册》，对我们说：“2010年10月，我们学军中学为俞老举行了盛大的百岁庆贺活动，编印了这本《俞芳先生百岁华诞纪念册·润物细无声》。你们先翻翻。”

黄洵燕又说：“这本纪念册，等会儿我们去讨一本签字本来。俞芳老师喜欢搓麻将，我们去跟她搓麻将。”

“102岁了，还会搓麻将？”黄洵燕笑着回答我们的疑问说：“这是她不让记忆力衰退的一门功课，不玩钱的。每人发十张扑克牌，作为输赢的象征。无论输了赢了，她都高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高兴兴，始终兴致勃勃。陪玩麻将的，都是她昔日的学生。有时‘三缺一’，就请阿姨来凑数。”

“阿姨？我七年前认识的那位从余杭找来的保姆李官美？”我忍不住出声询问。

“是的。俞老对保姆好，保姆对她也好。阿姨服侍俞芳老师，人们都说‘亲生女儿也没有这样好’。她给俞芳老师里里外外操劳，那个体贴，真是没法说的。阿姨陪伴俞老，她连春节也不回余杭老家，都叫老公孩子来俞芳老师家过年。人们说‘如果没有这么好的阿姨服侍她，俞芳老师也难这样长寿。’这句话好像有一点点道理。”

我们跟着黄洵燕进入俞芳老师的家时，俞老已坐着在等待我们了。我给俞老介绍：“这位孙小吕老师，是孙席珍先生的女儿。她特来看望您老。”俞芳老师紧紧握着孙小吕的手：“你爸爸，我熟悉的，他是杭大的著名教授，也是我们绍兴人的骄傲！”那反应的敏捷，真是惊人！那像是102岁的人！

我给俞老介绍我的老友应守岩兄——他俩是初次见面。我告诉俞老：“这位是杭州师范大学的应守岩老师，是洵燕的窗友。”她点点头，问了名字的写法。在赠书题字时，俞老居然没有写错“应守岩”三个字。这102岁老人的记忆力，的确令我们惊讶！

我们围坐在一起。我翻开《润物细无声》，指着第18页印着的她1935年在北师大毕业时的“俞芳毕业照”，对俞老说：“这个小姑娘真可爱啊！”耳朵仍然可以算“聪”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的她，立即用手指指第19页“北师大第二十三届数学系毕业师生合影”第二排右起第五人，对我们说：“‘这个可爱的小姑娘’还站在那里呢！”说罢，她笑得合不拢嘴。我仔细一看，真的是她！

我跟俞老说：“我们要跟您合影，怎么样？”她说：“可以。”于是，我们先集体合影，继而“分户头”跟她合影，拍了一张又一张。

之后我们一边搓麻将，一边聊天。我提起上海鲁迅纪念馆王锡荣馆长，她说“他来看我的。”我提起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乔丽华，她说“她把她的著作《朱安传》寄给我了。”——俞老对答如流，不假思索，我真敬佩她的记忆力和反应的快捷！

黄洵燕告诉我说：“俞芳老师习惯于每晚看体育频道，夜十一二点才睡。第二天也不午睡。吃过晚饭就刷牙，睡得那么迟，也不吃任何零食。俞老惟一不可缺的是降血压的药。”

“俞老，您这样长寿，平时吃些什么呢？”这时，李官美阿姨来了，阿姨替她回答：“我烧什么，她就吃什么，俞老师从不挑剔。俞老师的饮食习惯很好，荤素都吃。每天喝一杯牛奶。早餐爱吃绍兴霉豆腐过稀饭，中餐吃米饭，晚餐吃面条或水饺。晚上虽然睡得迟，但不吃任何食物。她从来不吃保健品或滋补品，也不喝酒。”俞老补充说：“我对饭菜没有特别的要求，从不挑剔，一般以素食为主，口味喜欢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清淡，不太喜欢甜品。茶是必不可少的，喝茶品茶是我年轻时就养成的一种嗜好，我每天都保持足够量的茶水。”

考虑到应让老人该休息了，我们告辞。俞老一定要送行——黄洵燕说：“这是她的习惯和规矩，你们让她送吧，她总要送客人到家门口的。”俞芳老师拄着特制的拐杖（下端有分开的四个小平板脚，四个小平板下共有十六个小轮子以确保平稳），在孙小吕老师的撑扶下，一直送我们到了家门口。

在杭州三月的春风里，我忽然想起北师大党委书记刘川生教授的一首绝妙的藏名贺诗：“俞觉人生短，芳香远尔浓。长将春留住，寿域更从容。”我也效仿“俞芳长寿”的嵌字藏头诗，口占一绝，以记访问：

俞俞自得历冬霜，
芳泽春时看燕翔。
长使育人留美德，
寿开百域笑斜阳。

（附记：俞芳老师已于今年6月29日过世，谨以此文纪念俞芳老师：原文刊登《钟山风雨》2012年第5期）

返回目录

追忆恩师 E.B. Smith 教授

—杭州大学历史系 78 级 洪朝辉

此生，集亦师、亦父、亦友为大成者，非吾恩师 Elbert Benjamin Smith 教授莫属也。

大凡导师，大致不外三种类型。

一是为师型，传道、授业、解惑，重教书、轻育人。

二是为父型，慈严并济，但爱一定是慈严的所有理由和终极目的。

三是为友型，平等、互助、友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美国史教授 E. B. Smith，就是集师、父、友三类品性、品行和品德的“三品”导师。

Smith 教授生于 1920 年 5 月 1 日国际劳动节。为此他经常自嘲，他天生与共产世界和工人阶级有缘。

由于心力衰竭，Smith 教授不幸于 2013 年 4 月 30 日辞世，未能等到全世界无产阶级为他庆贺第 93 个生日。

Smith 教授是二战老兵。战后，就读著名学府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分别于 1947 年和 1949 年获美国史硕士和博士学位。1968 年成为马里兰大学历史系教授。

Smith 教授天生喜爱美国政治，属于自由派民主党人，1962 年和 1966 年二次代表爱荷华州的民主党，角逐联邦参议员，但都以微弱票数输给共和党对手。不过，也因此与时任民主党总统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成为好友。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Smith 教授在衣阿华州立大学的学生、现任美国联邦参议员的 Tom Harkin，在回忆文章中提到，Smith 教授在 1962 年的落选，很大原因是他与 Harkin 等人，当时提出要求将中国大陆接纳为联合国正式成员的提议书。

1980 年代初，Smith 教授成为美国富布莱特资深学者，多次访问中国、前苏联和日本，结识了许多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者，如齐文颖教授、杨立文教授等，对中国学者存有天然的、甚至具有偏见般的好感。

1986 年 3 月的一天中午，作为马里兰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院的一名新生，我偶尔路过 Smith 教授的“豪华型”办公室。（美国大学一般按照资历，分配教授的办公室。作为历史系最资深的教授之一，Smith 教授的办公室坐落在远离喧嚣的角落，享受有两扇窗户的“奢侈”待遇）。

当时，见到他两腿高翘在办公桌上，正在尽情地咀嚼一个苹果的最后一点骨核，我目瞪口呆。（后来，我也东施效颦，尝试了苹果核的美味，真正是怎一个“涩”字了得也）。不想，Smith 教授一见我的呆状，犹如见到老朋友，一句“喂，中国小子”，立即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几句交谈后，他极力邀请我成为他的学生，还历数成为他学生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后来，他常以我们的偶遇和奇遇作为美谈，认为是一个具有“第六感觉”的教授，选择了一个“没有感觉”的学生。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我当时正属于无导师、无组织、无方向的“三无”人员，当然毫不犹豫，欣然答应。自此之后的27年，我们之间结下了终身情谊。借此机会，辑录一二，以作追思。

为师之道

例一，助我独上讲台。

在美国大学做助教，一般是没有机会上正式讲台，只能开设一些辅导课，帮助学生解疑，应付考试。

但Smith教授有意给我施压。1989年11月，他要求我独立上一堂有关美国内战原因的讲座。

由于他是美国内战“修正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即强调美国内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这是一场人为的误解、误信、误导所导致的“三误”灾难。这一观点是典型而又“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全盘否定。

但他却“强迫”我的讲座不得跟从他的观点，必须使用马克思的观点，来梳理美国内战的原因，如奴隶制度、土地扩张、党派对立、南北分裂等，旨在帮助美国学生一新耳目。

在开场白，他故意夸张地向200多位学生介绍说，“这是一位来自共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由此充分吊起了美国学生的胃口，导致我的美国第一课犹如菜市场，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

由此，使我学到：为师应该激励后进，为师必须包容多元，为师更需要为学生创造机会。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例二，成为他的“关门后”弟子。

1990年，Smith教授年届70，决定退休，但我的博士论文尚未完成。

于是，他向校方力争，坚持在退休后，继续义务指导我的论文二年，使我成了一名史无前例的“关门后”弟子。

在选题和写作博士论文过程中，他坚持微观史学（from bottom up），坚持理论驱动（theory-driven），更坚持注释是论文的生命。

他还信奉细节决定成败，常拿标点符号、定冠词说事，并“嘲笑”中国人为什么对“the”如此仇恨，而对“although”后面的“but”，又是如此留恋？

但他又对经世致用，情有独钟。坚持我的选题（美国19世纪西部土地投机），应该而且必须对中国社会有益。他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故意就此发难，启发其他答辩委员会成员，对我的论文产生中国联想。实际上，他是故意“做局”，给我一个滔滔不绝的“显摆”机会。

由此，使我领悟：为师应该善始善终，为师必须学问过人，为师更需要经世致用。

为父之德

一般而言，美国教授只教书，不育人，即只为师，不为父。但Smith教授具有中国士大夫之风，时刻关心学生的道德、家庭和生活中的“一地鸡毛”。

例一，圣诞常客。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从1986年到1992年的7个圣诞节，我都是 Smith 教授家的“食客”。

他深知我们这些来自共产国家的无神论者，难以教化，所以从不主动邀请我参加他们在圣诞节上午举行的教会礼拜。

但他无数次强调，你可以不信教，但必须信一种普世认同的“大教”：道德教。其教义是三大普世原则：博爱、和平与宽容。

所以，他每年邀请我与他的家人一起欢度圣诞，不仅是享受圣诞大餐、拆启礼物，更多的是给我机会享受他如父亲般的温情、温馨和教诲，寓教于节，润物细无声。

由此，使我感受：为父需要尊重，为父必须宽容，为父更需要以身作则。

例二，毕业典礼致辞。

按照马里兰大学的惯例，在各自学院主办的毕业典礼上，只有院长才有资格给毕业生戴上博士帽，颁发毕业证书。

但 Smith 教授十分珍惜这一人生的最后机会，坚持要在毕业典礼上，为我亲自带上博士帽，并致辞。他争辩的理由竟然是：我不仅是他的最后一名学生，而且是他的中国儿子。

在1992年毕业典礼那天，他比谁都兴奋和紧张。在念书期间，我曾有一句“名言”：在毕业那天，我一定当众放声痛哭，因为这个破学位，实在拿得太折腾人了。

对此，Smith 教授在他被特许的致辞时，竟然引用了我的这句“名言”，借以说明，一个来自共产中国的小子，拿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到美国历史学博士学位之艰难，并勉励其他美国学生，你们没有任何理由，借口不念博士。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 Smith 教授恩师般的指导和父亲般的关心，我是难有可能顺利完成学业、拿到学位。

由此，使我深知：为父应该关爱，为父必须承担，为父更需要理解。

为友之情

例一，助我寻找实习机会。

1988-1989年，我有幸得到一项难得的资助，但条件是在美国联邦政府或著名国际组织中，自找实习机会，才有资格享用这笔基金。

于是，只能求助 Smith 教授。不想，他立即当着我的面，给朋友致电，强调我是他的最后一个学生，而且是他最好的朋友，并戏称，这是一个有可能成为“中国总统”的年轻人，如果不帮忙，将是美国的重大损失。

由于 Smith 教授的隆重推荐，美国内政部和 Fulbright 基金会都认为，我的资历足够成为他们的研究人员(fellow)，而不仅仅是一个实习生。

在担任研究人员的一年里，Smith 教授给我传授了关心美国政治、参与美国社会、服务美国民众的许多“秘诀”，终身受用。

由此，使我明白：为友需要互助，为友必须牺牲，为友更应该提供利国利民利己的肺腑之言。

例二，成为最给力的广告。

1989年7月，我在经历了那场震惊世界的中国大事之后，Smith教授极力推荐我在Fulbright基金会的全国年会，发表演讲，帮助我认识了至今受用的许多美国政界和学界的VIP。

1990年，我第一次主编的《留美历史学家》英文杂志出版。Smith教授竟然要我捧着10几本杂志，挨门逐户地向系里的各位大牌教授发送、推荐，并强调，这是具有中国人视角的第一本历史学的英文杂志。

1991年3月，中国留美历史学会首次在马里兰大学历史系，举行海外华人问题研究国际研讨会。Smith教授为了给我这位时任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会长的组办者面子，帮我邀请到了马里兰大学校长、院长和系主任，并亲自在开幕式上致辞，其中的如珠妙语，至今不曾忘怀。

1992年，我正处紧张的寻找饭碗的季节。作为最强有力的推荐人，他不仅给我写了不少“言过其实”的推荐信，还无数次地接受对方电话查询，说了不少“善良的谎言”。

博士毕业后，他与太太Jean多次造访我家。Jean是一个美丽、端庄和贤惠的师母，但在与Smith教授结婚58年后的2002年，不幸因病去世。我当时所任教的佐治亚州沙凡那城，是他们每年赴佛罗里达打高尔夫的必经之地。

此后的每个圣诞节，Smith教授必寄来一封密密麻麻的书信，报告一年来他的多彩生活，还有全家五位儿女，以及越来越多的孙子孙女和曾孙曾女的点点滴滴。当然，后来的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信中也不忘提及他太太去世后，一直陪伴他外出旅行的红粉知己，竟然也叫 Jean。

值得一提的是，Smith 教授多次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提及曾在马里兰大学历史系就读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四位学生，包括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顾宁研究员、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的杨志国教授、美国法兰斯大学历史系的许光秋教授、以及本人。

他最引以为傲的是，这四位学生目前都在从事历史学本行，学以致用。这种以中国学生的成就为傲、以成为中国学生的朋友为荣的情感和言行，成为中美友好的最给力广告。

由此，使我体会：为友需要仗义，为友必须摒弃功利，为友更需要终生相伴同行。

此生，有幸遇到这样一位亦师亦父亦友的导师，是我最大的人生财富。Smith 教授的智慧、学识、乐观和人品，使我终身受用、永存我心。

愿导师安息，一路走好……

（2013年7月18日于美国）

[返回目录](#)

世上事惟欢乐永恒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卓勇良

欢乐才是人生最重要目标。我们努力学习，勤奋工作，艰难创业，帮助别人，遍游名山大川，甚至追求漂亮女孩，难道不就是为了让自己空虚烦躁的心灵，充实安宁，甚至获得感官愉悦。而这一切说到底，不就是欢乐吗。

我说得再极端一些，有时甚至吃苦的过程，也会是欢乐的过程。尤其是当老年时，回首往事，最快乐的往往是最艰苦的那段经历。

朋友家很有味道。那天我们这群 30 年挚友，受邀在他家小聚。朋友带我们到他的视听室，我立马嚷嚷要听贝九。当我抱着我才 100 多天的外孙女时，就会对她说，最伟大的音乐家是贝多芬，最伟大的音乐是第九交响曲，最好听的音乐是“欢乐颂”。

朋友是音乐发烧友，非常喜欢古典音乐，立马找出碟片。我这时也不管那伙人讨不讨厌我，嚷着要听第四乐章。因为实在是时间不够，倘若整个贝九听下来，饭点早过了。朋友也真心喜欢这一段，因为这是贝九整部作品的精髓。

当木管徐徐引出“欢乐颂”主题后，有我喜爱的两段男高音演唱。尤其是全曲结束前的几分钟，声乐部高声齐唱，器乐部激情齐奏，极强的音乐冲击波扑面而来，我再次深深陷入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极度享受之中。强烈音乐声中，肉身享受欢愉，灵魂激烈挣扎，精神深刻沉思，理性像阳光一样照耀着人类前进方向。

我眼泪流到脸上，真心激动得一塌糊涂。我又有点难为情，似乎太矫情脆弱了吧。后来我知道，这一时刻，双眼湿润的并不仅我一人。美好的音乐属于全人类，是全人类共同财富。

屏幕上出现了让我大受感动的一句歌词：“最卑微的人也有最快乐的欢愉”。后来问度娘，怎么也没发现这段歌词，但那屏幕上出现的意思应该不会记错。

欢乐之神并无势利眼，决不区别卑下高尚。贫贱夫妻百日恩，其中维系的，就是人类最宝贵，也最不需要用金钱购买的欢乐。

说到感情，其实就是彼此之间的欢悦。欧洲著名小说家欧亨利《麦琪的礼物》中，一对贫穷小夫妻在圣诞节前，妻子卖掉了自己的美丽长发，为丈夫怀表配了一根漂亮表链；丈夫卖掉了心爱的怀表，为妻子买了一把可爱的梳子。夫妻俩最后破涕为笑，沉浸在爱和被爱的无比开心之中。

同事间真诚相处激发的欢乐是无可比拟的美妙。10月10日这天上午，我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门突然被打开，一位女同事捧着点燃了蜡烛的蛋糕，所里全体在家同事，围在她周围，齐声唱着生日歌进来。

我当然知道这一天是我生日，也知道这一天是我的法定退休日。但没想到会有这一幕，瞬间激动得一塌糊涂。我在同事们注视下，在“祝你生日快乐”歌声中，吹灭蜡烛，接受礼物。热泪一直在我眼眶里打转，这是我平生最欢乐、最温馨、最激动的一个时刻，觉得这十几年和大家在一起太值了。

欢乐无层次。然而以长期情感支撑，共同思想媒介，以及人性魅力所吸引的欢聚，或更有持久张力。我那几天整理那次30年挚友小聚照片，居然每人都有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这是一群有故事的人。有的与共和国两代领袖有过直接接触对话，或甚至有较深交往。有的有一个美丽伟大的母亲，独自带大了个个有出息的八兄妹，最艰难时餐桌中间就一小碟盐。有的父亲险被枪毙，终成开国将军。有的父亲牺牲在共和国建立前的黎明时分，他则坚守自己的思想逻辑。恕我不一一列举。

他们共同特点是不炫耀，不自夸，不以此谋取个人利益。我的这些挚友努力学习，知识量惊人，那是一次思想盛宴的欢乐，那是一次情感相融的欢乐。

欢乐是需要刻意创造的。如果不是主人夫妇把大家请在一起，如果不是有一个美好环境，如果没有同事们的“密谋”，也许不一定会会有我如此感慨。

以世俗语言而言，欢乐总是短暂的。我则认为，世上之事，惟欢乐永恒。欢乐是平凡的，渗透于平和生活之中，渗透于日常工作之中，渗透于深刻思想之中。人类如果没有欢乐，与其它生物又有何区别；人类如果没有欢乐，又如何度过那些艰难岁月，然而那令人极难忘的欢乐确实非常难得。

欢乐更是修身养心的结果。心灵平和，肉身放松，思想自由，欲念节制，爱身边所有的一切，那美好的欢乐时光，定将时时陪伴着您。

[返回目录](#)

吉冈数子：感动中国的日本老人

—杭州大学历史系 80 级 全根先

2019年3月14日，大连外国语大学多功能厅，学生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一位身材娇小瘦弱的老太太作报告：《“在满少国民”的自述》。

“在满少国民”是日语，意思是“侵略中国东北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少年”。这位老人的名字叫吉冈数子，今年已87岁，她是日本退休小学教师。今天，她不顾昨晚刚从日本飞到大连、上午又参加“日本殖民教育史暨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舟车劳顿，主动提出为青年学生增加了晚场报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

讲台前摆满了她从日本带来的教科书等实物，两旁还挂着一些历史图片。为了参加今天的会议，在女儿的帮助下，她特意从家里带来了四大箱子展品，全都展示出来。细心的学生可能会注意到，她拿教鞭的手已经变形。

吉冈女士用一生的精力，自费收集日本殖民时期的教科书、宣传品等各种资料，进行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揭露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她在家办起了博物馆和展室，珍贵藏品多达近万件，并且到处作报告、办讲座，为还原历史真相和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而今天，则是她时隔12年、第50次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并作关于日本侵略历史反思的报告。

动力源自内心

二战后，德国彻底否定了希特勒、纳粹，日本政府却对当年的侵略罪行遮遮掩掩、讳莫如深。而这位普通的小学女教师，不顾右翼分子的捣乱破坏，坚持不懈地进行日本侵略罪行的查证工作和宣传教育，她的动机和毅力来自哪里？

吉冈女士说，她在日本侵华时期，是生活在中国东北年少的“皇国”国民。她父亲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专业毕业后进入官场，曾在朝鲜总督府农业部工作。1937年，她5岁时跟着父母来到中国东北。

她的父亲是为日本侵略的“国策”需要被派到中国东北的，曾担任伪满洲国“拓殖会社”新京（长春）所长兼“满洲国”参事，由于“开拓”伪满洲国农业有功而官运亨通，做到四等敕任官，授五等勋。然而，就在他1944年生日那天，天空下着很小很小的雨，却在自己的书房里被“雷电”击中猝然离世。

那时，日本军国主义败相明显。

这一突然变故，给生活富裕的吉冈造成极大的心灵震动。她想起前天夜里睡梦中，听见父亲对母亲说：“这是存款，我死后，你带着孩子们回国去吧！”

父亲被认为是对“皇国”不忠的“非国民”。

他们的回国自然是灰溜溜的。然而，与千千万万个日本“开拓民”家庭比起来，他们又是何等的幸运！

日本战败后，父亲的同事被苏军押送到西伯利亚，其部下的家属成为“遗留妇人”和“遗孤”……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父亲临终前对母亲的嘱托和日本“开拓民”的境况，一直萦绕在吉冈数子的心里，成为她以己推人、反思历史的内在动力。

毅力，来自历史责任

吉冈数子跟着母亲第一次回到故乡日本松山那年，已经是12岁的小学六年级学生了。

她和战败后日本的普通百姓一样，经受着困窘的生活。与昔日在朝鲜和伪满洲国“高官”家属的生活相比，真是天上和地下。

受到的教育也不一样。她在伪满洲国“新京樱木小学”和“哈尔滨白梅国际学校”上学时，学习课本是“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专为在东北的日本学生编写的《满州补充读本》（满洲补充读本）、《满州官製教科書》（满洲官制教科书）、《满州唱歌》（满洲唱歌）。教科书充满殖民主义色彩，课本里洋溢着“皇国民”的优越感和做未来统治者的使命感。有的老师却在教学中流露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满，她也常常目睹被殖民的中国人的悲惨生活。

回到日本后，日本战犯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军国主义政策被废止。使用旧教科书时，老师便领着学生把不合时宜的军国主义内容用墨笔涂抹掉。

到处充满着矛盾，激发她进行独立思考和自我反思。尽管她只是一个孩子，却勇敢地为国家承担起反思历史的“伟大责任”。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吉冈数子说：“父亲身为日本侵略的帮凶，我虽然是个孩子，但也享受到战争加害者的富贵，只有我的家人才在战争失败前夕平安归国。这种自责和想要赎罪的思想，促使我艰难地担当起把日本对朝鲜、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证据化的责任。”

历史担当：把侵略罪证具体化、形象化

身为小学教师的吉冈女士，可以说对日本教科书的内容了如指掌。她说：“日本对亚洲进行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受害国战后的教科书理所当然的记载了日本侵略的事实，但日本的教科书却毫不涉及。在内容审核中，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对侵略历史进行了隐瞒、修改、删除。”

在此种形势下，她勇敢地担当起“正视历史、反思战争”的责任。

吉冈数子将“殖民地统治的真相和实地调查的史实，在综合教学中讲授，纳入教材之中”；“在上国史、地理、修身、国语等科目时，指出教科书中被篡改的部分”，“不让孩子们学习被篡改的历史”。

1988年，她在自己家中设立了“和平人权儿童中心”，作为民间活动的据点。

1991年，她用自己的退休金设立了教科书资料馆，以“教科书所传递的战争”为主题，将日本侵略战争期间的教科书和亚洲各国的教科书进行复制，做成展板。将众多资料中记述的“教科书讲述的‘日之丸’（日本国旗）‘君之代’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日本国歌）的历史”进行复制，制作展板，进行展示和解说。

她的所作所为，当然会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攻击和威胁。

但是，她没有停下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坚持不懈地自费搜集日本侵华相关资料，长期深入进行田野调查，努力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教材化、画报化、档案化。为此，她制作了《友好与侵略：日本对邻国》《日本侵华历史画报》《侵略东北与殖民统治伤痕的田野调查画报》《强征中国劳工田野调查画报》《七三一部队与毒气战展览画报》等资料专辑，举办了《战争时期教科书》《伪满洲国的虚构之光与侵略之影》《强掳中国劳工》《靖国神社与历史教育》《日本侵华与战争犯罪毒气战》《七三一部队》《教科书诉说的20世纪》等主题展。

感动中国：铁肩弱女担道义

这些年，吉冈数子在中国的每一场报告都有许多听众，每一场报告都会引起很大的反响。

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崔学森教授说：“日本长时间选择性的教育、宣传和传媒导向，导致许多日本人对过去的历史真相和中日关系有着很大的认知错误。经过长时间的沉淀，日本老年民众对当年的真相也就越来越模糊，甚至是遗忘。而新一代青年在这种历史缺失中成长，对历史的认识也必然是不全面的，久而久之在他们内心深处也会对中国产生隔阂、疏远的距离感。吉冈老师作为战争的亲历者，真实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地感受到过日本带给中国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她历尽毕生心血周转于多个国家和地区，收集日本犯下罪行的第一手史料，只为了能够还原那段历史真相，为了能够正视当年的错误，解除中日双方的隔阂。真的令人肃然起敬。”

吉冈老师在中国的“粉丝”无数。何竞铭、马英楠等许多同学联系自身实际，谈听后感，赞扬吉冈老师的正义和善良。张惠荃说：“吉冈老师是日本侵略历史的经历者、见证者，也是还原者、讲述者。她有勇气担此重任，不但是对历史的敬畏，也是对中日韩三国人民的尊重，对和平发展共赢未来的向往。”李佳文说：“吉冈老师让我们了解了日本普通民众的内心世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当互相了解成长环境和教育环境的差距之后才能明白对方与自己的不同，才能更好的去理解对方的言行，才能去开始一段国际友谊。”李雅轩说：“耄耋之年的吉冈老师忘我地向年轻一代传承历史记忆，让我看到日本人民秉持正义、坚持和平与中国友好的行动。”

吉冈老师在日本、韩国也有许多“粉丝”。一些日本学者自愿帮助她整理资料开展研究。

吉冈老师的报告刚结束，出面邀请她来大连参加会议的齐红深先生和东北沦陷史研究著名专家孙玉玲研究员走到台前，郑重地把事前准备好的书法作品赠送给吉冈女士。书法是孙教授的作品，内容是齐红深先生写的四句诗，用精炼的语言概括了这位可敬的日本老人的一生：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昔日在满少国民，
今朝反战留记忆。
藏书万卷昭后人，
弱女铁肩堪奇迹。

今年74岁的齐红深先生是在中日两国享有盛誉的研究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的学者。35年来，他和他的民间团队自费收集到三千多人的口述历史和上万件实物资料。他和孙玉玲研究员的举动出人意料，吉冈女士感动得向齐先生扑去，与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过了两三分钟，似乎仍平静不下来！中日两国学者看到这一情景，大家激动地蜂拥而上，与他们合影留念。

齐红深、孙玉玲向吉冈数子赠送赞扬她正义之举的书法作品后，吉冈和女儿北岛顺子表示衷心感谢。

2019年3月14日，日本殖民教育口述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大连外国语大学召开。中日两国学者与吉冈母女合影。前排左起：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田中宽，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玉玲，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研究会前会长宫脇弘幸，辽宁省教育厅原研究员齐红深，日本私人殖民地教科书博物馆馆长吉冈数子，副馆长北岛顺子，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研究员全根先。后排左起：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张宏波，日本爱媛大学副教授伊月知子，长春师范大学教师、博士谢丽，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晓丽，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收藏部主任崔在尚，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崔学森，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辽宁师范大学副教授庄君，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教师、博士齐膺军、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馆员李虎。

那一刹那，中日两国人民的真情厚谊冲破了任何界限和阻力，迸射出火与热。

中国、朝鲜等是被侵略国家，是受害者，而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国相交，民相亲，心相家通”，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人民，愿意世代友好下去。

吉冈数子在大连外国语大学向师生作报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和反思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学者孙玉玲、齐红深向她赠诗和书法：“昔日在满少国民，今朝反战留记忆。藏书万卷昭后人，弱女铁肩堪奇迹。”吉冈数子将它悬挂在自费建立的日本侵略时期教科书博物馆。

[返回目录](#)

院士的乡愁

—杭州大学中文系 57 级 王福基

据报载，市里开精英峰会，请在外的禾籍高科技精英回乡为家乡发展献计出力。其中，有工程院院士吴澄，有态度，有行动。

我的手机用处寡淡，一天响不了两三次，所以常常忘记打开。那天九点左右一打开，短信铃响，是吴澄发来的，说：“福基，刚才给你打电话告别，关机了。我昨天一天在嘉兴，大小活动安排到晚上八点多，又下着雨，这次就不见面了。今天八点要去上海乘航班回北京了，身体好吧，请多保重！吴澄。”我估计他已在候机了，就拨了过去。他很高兴，说正在高速公路上，快到上海了。

他说，这两天忙，想去访访旧，没机会。车子曾经经过老一中，透过窗子看不见老模样；问中基路，说现在是月河街，旅游景点，完全两样了……变化真大，就是勾不起乡愁啦……

吴澄是桐乡崇德人，一九五四年初中毕业后考到嘉兴一中上高中，与我同班且同桌，亲密无间。那时的一中，在现在少年路北端东侧辅成小学内。目前作为文物保护的两幢旧楼，南面一幢是当年校长、教师们的办公楼；北面一幢是教学楼。那个草木葱茏的小山，相传是严助墓，校内操场的司令台在焉。教师宿舍主要在操场南边原天宁寺禅房。住校生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宿舍在操场东南边日本人侵占时造的马棚，由北向南一溜简陋低矮的平房，夏热冬冷。

我是通学生，家在中基路，出学校后门一幢改为图书馆的银行旧楼，沿荷花堤环城路朝东走，绕过百货公司，上下北丽桥，左拐就斜进中基路。财神弄口对面是我家。吴澄经常来。他长得清秀，人又聪明、纯朴，有礼貌，我父母亲很喜欢他。虽然都是穷人家、穷孩子，碰巧我们家有可吃的东西，他也会被邀一起享用。校内课外活动他爱打篮球，我喜欢在垫子上翻跟斗。最盛大的娱乐活动是全校包场看电影，学生团体票一角两分一场，印象最深的是香港吴楚帆演觉新的巴金作品《家》。看电影散场出来，洋溢着凄美、激动的小资情调。记忆中，南湖烟雨楼并未相伴去玩过，一则它很远，一则它的大出名是一九五九年以后的事，我们已经毕业离开嘉兴两年了。

高三那年，全国反“右派”运动，我们的语文教师连续三位被打成“右派”，突然消失。授课断断续续，最终没有了老师上课。我们几乎是在自学语文中准备高考。那年全国只招十万大学生，其中含一万两千左右工农分子免考直升大学。我们的学生会主席金瑞明发动签名反对这一举措。他虽然考试成绩优异，亦不被录取。不过，嘉兴一中这一年的高考录取率，据说仍是全国最高。我们三班四十七名学生考取了四十五名。清华、北大以及今天被列入重点大学的有一二十名。吴澄进了清华大学电机系。我进了杭州大学中文系。分手后，靠不多的书信联系过。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我先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分配在高校，后“下放”到农村中学，开始了文科生常遭遇的坎坷。

“文化大革命”中停课闹革命，全国大串联，蜂拥去北京，清华、北大是必去的。我当然想去。无奈运动一开始，我就作为“反革命”被揪了出来，不准外出。待稍一放松管制，我回了家，在父亲的沉默和母亲的泪水里苦度。有一天，吴澄忽然来我家，说清华天派地派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他回了崇德老家，当逍遥派，在家里专心读书。军工宣队进驻学校，要复课闹革命。他被召返校。我送他去车站，两相依依。

直到一九九一年，我编剧、由嘉兴电视台摄制的《朱生豪》在北京开研讨会，我跟电视台台长张扣林进京。吴澄到宾馆来看我，叫了的士，载我去他家吃饭。他说，他从事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研发、创新，曾被派往美国留学，怀揣着工业强国之梦。归国后，当了清华自动化系主任，选上了工程院院士，是邓小平亲自抓的国家八六三工程计算机集成系统专家组组长。扣林知道了，派记者赴京专访，在“嘉兴之子”专栏播出。

从此，他来嘉兴的机会多了起来。有的企业上自动化生产线，请他；母校百周年校庆，请他；嘉兴的高校，请他；他也曾亲自来嘉兴招生，到清华他身边去悉心培养……

有一次，到了嘉兴，他回绝了所有的接待，要我陪他去母校旧址和中基路走走，然后去我家看看我的年届九十的母亲。事先，他对我说，见了我母亲时要做件事，不许我干涉。我知道他要干什么，说：“免了吧，见到就够了。”他执意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要做。我先陪他去看了当年我们读了三年高中的地方，再去北丽桥和尚未拆迁的中基路，勾起了他深挚的回忆，感慨莫名。见了我母亲，他郑重地双手递上一只牛皮纸信封，说等他走了再拆看。很亲热地坐在母亲身边，把我的小孙女揽在怀里，合影留念。母亲后来告诉我，信封里是两千元钱。母亲说：“吴澄这小人良心真好。”跟我们分手后，他即驱车去崇德，看望自己的母亲。

有几次，他来嘉兴之前告诉我，约几位老同学一道过去聚聚，拍个照，喝口茶。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嘉兴市科协请他。他让我去博雅酒店见个面。以后，他又来过几次，都未及见面。活动安排得紧呀。我曾经问过他，余暇时间干什么。他说，读点历史，双休日有时没有目的地去坐坐地铁，挤挤公交，过过平民的生活。双亲在世的时候，差不多春节都回崇德，陪母亲打打麻将……

记得有次嘉兴一个企业请他，他约我去嘉兴宾馆晚餐。其时正值一中筹建新校舍，准备搬离范蠡湖。几位领导得知老校友来，过来告知此事并听取他的想法。他说，他心中的母校始终是少年路北端校址的模样，对范蠡湖的老一中也一无印象。文化是要积淀的。能不能换一个思路，老一中不动，要扩充，就拆迁它周边的地方。我们清华就这么做，虽已扩大了很多，老清华园依然在……

莼鲈之思即使只是一方小小的邮票，也要有一个粘贴得牢愁绪的所在，否则，物不是人亦非，就会觉得虚无起来，让曾经的爱无从勾起，淡去的是对现实的亲近……

拱门鸟瞰老法院

—杭州大学法律系 80 级 孙笑侠

密西西比河西岸，630 英尺高的拱门(Gateway Arch)，像一道银色的彩虹贯穿入云层。这是为纪念 1804 年的西部探险，于 1962 至 1963 年建造的纪念碑。据我理解，其寓意是“西部之门从此打开”，一方面纪念了杰佛逊组织和发动的西部探险与西部开发(拱门底部地下室是杰佛逊国家开发纪念馆)，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圣路易斯在美国地理位置上的重要地位。如果不知道它的高度及其内部结构，你绝不会觉得它有什么美感；假如未曾到拱门之下，你绝不会产生对它的敬意。它的高度是圣路易斯最高建筑物的近百倍，当你坐着这里特有的电梯攀登至拱顶向下张望时，会发现自己像是从飞机的舷窗向外鸟瞰。

站在拱门顶部往西俯瞰，就是圣路易斯市，左边最醒目的是个像卷尺的圆形建筑，内环是个绿色的圆形，可推测它是个体育馆。不出所料，后来当我经过大街时，周末的大街上很少见到人，但不断有人手持球票向我兜售。可见这里的球赛是城市的一道主要风景。右边最突出的是火柴盒似的建筑群，是该城市的金融工商企业写字楼。中间最吸引眼球的是一座古典式带圆形拱顶的白色建筑，四周是宽阔的城市中央广场，有雕塑和喷泉。这就是著名的 The Old Courthouse——老法院，这里曾经受理并判决过许多著名的

案件，其中的斯格特案件(The Dred Scott Case)是引起美国南北战争的导火线之一。

一阵大雨把我留在了老法院。正好，可以耐心地了解那个被称为“臭名昭著”的案件。案件原告名叫斯格特。他大约1799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在正式文本里就是用“大约”，可能没有人能够准确地知道他的出生时间)，他像其父母曾经是他人的财产一样，属于彼特·布劳家族。1830年斯格特被布劳家族带到圣路易斯，但不久后，布劳家为解决资金问题而将他卖掉了。他被约翰·爱默生买走，被带到了伊利诺伊、维茨康星范围内的一个要塞，在这里，奴隶制度已于1820年由密苏里州禁止。在这个特殊要塞，斯格特遇到哈里特·罗宾生，一个女奴隶，爱默生允许他们俩经合法仪式结婚，并买进了哈里特·罗宾生，以便他们能够待在一起。在路易斯安那短暂的居住期间，爱默生与一位叫桑福德的女人结婚。1842年，斯格特随爱默生回到圣路易斯，不久爱默生去世，爱默生太太把斯格特雇给了另一个主人。

1846年，斯格特为他的自由而起诉爱默生太太，自由诉愿在圣路易斯不是个平常事。在过去，密苏里法院支持这样的原则：“曾经自由，永远自由。”斯格特为什么在1846年提起诉讼，已不得而知，但至少他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1847年此案被送到圣路易斯法院审判，1850年在这同一法院第二次审理，陪审团决定认为斯格特在密苏里州法律之下有权获得自由。爱默生太太上诉到密苏里高等法院，法院1852年判决认定斯格特仍然为奴隶。1854年，斯格特向圣

路易斯联邦法院起诉爱默生太太及爱默生遗产继承人，判决仍然是斯格特败诉。斯格特又诉讼到联邦最高法院。1857年3月6日，首席大法官罗杰·布鲁克·托尼（Roger Brooke Taney）转达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九位法官中的七位同意斯格特保留奴隶的身份，至此托尼还没有完，他还宣布，斯格特不是美国公民，所以作为奴隶是没有权利以任何理由向任何联邦法院起诉的。接着他还宣布，斯格特从未获得过自由，因为他是个人的财产；因而，密苏里的废奴决定是违宪的；联邦政府没有权力在新的地区禁止奴隶制度。判决做出后，美国公众对此案反应十分强烈，反奴组织感到这样一来奴隶制度不可收拾了。1854年建立的新共和党为阻止奴隶制度的扩散，重新开始了他们为获得对政府与法院的控制所做的努力，1860年民主党推选林肯参加总统竞选，南卡罗林那脱离联邦。可以说，斯格特的案件推动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

这案件的戏剧性发展并不因判决而结束。可怜的奴隶斯格特，其任人摆布的命运仍然没有结束。1850年，原爱默生太太改嫁给卡文·加非，一位反对奴隶制的北方国会议员。在最高法院判决下达后。加非将斯格特及其妻子和两个女儿重新转给了他的老朋友——布劳，后者于1857年5月给了斯格特全家自由。

站在高高的拱门顶部鸟瞰这座现代化的城市，这个现代化的国家，是一片繁华。走进这经过整修改建后的老法院，陈迹斑驳的历史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深深地为奴隶斯格

特的勇气而感到钦佩，尽管他与罗马时代起义的斯巴达克斯是完全不同的，斯格特为自由的抗争是通过法律、法院和法官！斯巴达克斯起义失败，斯格特诉讼败诉，两人的结局大致相似，但是从斯巴达克斯到斯格特，这是人类历史走向了一种文明的进步。这种文明就是制度文明！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奴隶能够行使诉讼权利这一事实。这种制度是非常奇怪的。当时的法院怎么会受理这个由奴隶起诉的案件呢？这至今没有确切的解释。我的猜测是，在判例制度下，这种涉及奴隶自由的案件没有先例，而法官又不得因法无明文依据而拒绝受理案件（这是正当程序的一条原则）。因此法官有受理斯格特案件的义务。至少就受理案件的义务来说，本案第一审法院的法官甚至后来其他审级的法官也都是值得肯定的。这是法官的法律义务与职业伦理。

令人深思的是，圣路易斯居然把这个做出过“严重错误判决”的法院，树立为纪念馆，供人参观，而从来不曾批评当时的法官。我想大家都会感叹美国人对自己过去耻辱的坦然（还保留这个纪念性的老法院供人们参观，了解其审判史上耻辱的一页）。这个显赫一时的法院，或许它审理过数万个案件，做出过无数的正义判决。有人会认为就因这数万分之一的一个“错误”（只是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并不等于说它当时是个错案而被推翻或不执行）判决，而把这些法官，把这个法院，甚至把当时整个美国法律家共同体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你如果这么认为则是大错特错了。其实，从司法范畴内来看，它并不是什么错案。因为它是实体问题

的争议，而不是程序问题上的错误——程序上的一点错误都会导致判决被宣告无效而撤销。然而，实体问题的争议是允许法官根据自己的职业技能、对法律的理解、对社会与人生的体验，通过正当的程序进行判断的。除此之外，法官的判断权是不应当受任何限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官判断事后被证明错了，也不能认为它是错案加以平反昭雪云云。

其实我们不应该把审理过这个案件的法官统统钉死在耻辱柱上，因为法官是不会在实体上发生错误判决的。本案法官的判决只是认识上的错误，而认识上的错误是不产生法律上的责任的。在当年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条件下，法官做出维护奴隶制度的判决也是合乎当时的历史情境的。这些法官绝对不会因案件的结局而受到责任追究。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托尼院长的纪念照片仍然悬挂在纪念馆或一些法学院的墙壁上。可怜的托尼院长，他怎么长得一脸的沧桑、苦楚和内敛，莫非他老人家就在黄泉底下追悔莫及？不，我相信他是不会的，那是因为法律家的职业训练使他深谙法律、理解社会、同情人生所导致的！他那充满神性灵光的眼睛就告诉我，这位资深的法律家没有认为自己的判决是错判。而今天的美国法律人或民众也绝没有人对他像中国人对某些历史人物那样痛恨三分。给历史以理性反思，还历史以客观面目，这是当代人的应有态度。在这座老法院还举行过斯格特案件 150 周年纪念活动。

法官史是人类历史的缩影，既然历史没有错误，那么法官也不会有错误。

精研儒学的法学家

—杭州大学法律系 80 级 孙笑侠

儒家与法家、儒学与律学，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它们就像一对关系紧张的兄弟。西方法学渐入中国之后，它们的紧张关系激化了，甚至出现了“分家”决裂，呈现为一种不兼容甚至对峙的关系。但是近代以来，也有法学家——有些还是留洋海归法学家，甚至有外国法学家，在从事法学研究的同时精研儒学。他们中有些撰写儒学方面专著，有些甚至自立门派，成为了“新儒家”。笔者在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试图对这些法学家作点整理。

民国时期，在精通儒家并传播中国文化的法学家中，郑天锡先生（Cheng Tien-Hsi, 1884—1970年1月30日）是其中的佼佼者。郑先生涉及儒学的代表作——China Moulded By Confucius，作者另赋汉语书名，直接称为《孔子模型之中国人》。1947年，该书纳入The Yearbook of World Affairs丛书，由The London Institute of World Affairs资助，经伦敦Stevens & Son Limited出版。

郑天锡，字云程，号蕪庭，广东香山人（今中山市）。他早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后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07年，24岁的郑天锡赴英国留学专攻法律，开始了他两度赴英伦留学的经历。1912年，郑天锡毕业于伦敦大学法律系，1913年回国。一年后郑天锡再次赴英深造，在伦敦大学攻读的专业是国际法，博士论文题为《国际私法中关于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确定契约能力的规则》（“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Determining Capacity to Contract”），1916年获伦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17年，他回到香港做律师。郑天锡先后将中国法律翻译为英文，如《民法初稿》《最高法院的判决》《捕获审判所规则与审判》，中英文本《大理院判例》《大理院判例讨论》《暂行新刑律例》。1946年8月起郑天锡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1950年1月去职。

China Moulded By Confucius 是郑天锡先生一本用英文撰写的书。扉页上有郑天锡先生亲笔书写的《孔子模型之中国人·华道西光》汉语书名，封面是唐代吴道子的《先师孔子行教像》。除导论之外，此书还包含总体俯瞰、宗教、哲学、家庭、婚姻、友谊、艺术、结论等几个部分。

郑先生长期在西方国家工作生活。写作此书时，郑先生可能正在伦敦担任中国驻英大使。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正如他在前言中说的，“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我有一种愉快的责任，那就是尽我微薄的力量把我在国外学到的东西介绍给我的国家，从而尽我所能，直接或间接地为在东西方之间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做出贡献。但是理解是需要相互的理解，因此我觉得我也有责任把我的国家和我的同胞几个世纪以来珍视的一些理念和理想带给西方”。

郑天锡在宗教和哲学这两章中特别论述了儒家。“宗教”章涉及的内容包括：关于儒家的精神生命和人的责任、儒学在《中庸》和《大学》中的发展、儒学的教育方法、伏尔泰对儒学的欣赏、孔子学说的特点、被称为万事师表的孔子、

孔子所谓的金科玉律、论“以德报怨”等等。“哲学”章谈及作为“哲学家之国”的中国、哲学和儒家伦理对中国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崇尚学问与美德并区别于盲目崇拜、孔子最杰出的弟子颜渊、中国哲学的民主性、中国哲学分类、老子哲学和他的名言、墨子哲学及其语录选集、法家哲学、韩非子语录精选、儒家哲学、孔子政治与哲学语录、孟子及其政治语录，等等。

郑天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英语世界传播儒学。他在“哲学”这一章中说：

儒家学说不只是可以在讲坛上讲授的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它们构成了学校和书院课程的主要部分；提供公务员竞争性考试的主要科目；他们曾在官方文件中被引用，在法庭上被引用，在酒馆或茶室里被无意中用于争论，被父母传授给孩子，也被老人传授给年轻人。正如英国人会说法国宪法只是国家法律的一部分一样，中国人很可能会说儒学只是人民行为准则的一部分。

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对你感到奇怪，如果你试图安抚他或解决他的争端，例如，你该引用儒家至理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其他类似的适当的说法。这并不意味着你的尝试就会成功。

我的意思——这就是问题，你对话的那个人不会觉得你只是从一本神圣的书中引用一些虔诚的教义，而是会觉得你使用一些熟悉而智慧的观点，因而报以会意地微笑，虽然在特定情况下他可能不肯接受他们。（参见 China Moulded By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Confucius[《孔子模型之中国人》]，London Stevens & Son Limited, 1947, P. 93)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书，出自一位专门从事国际法研究的法学家之手，尤为难能可贵。郑先生是一位对中国哲学与文化有广泛涉猎的学者，他的哲学和文化功底，从中得以展现。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中国外交官的“文化自信”。郑先生的研究兴趣还涉及文化艺术比较研究，著有《中国文化与艺术》《东方与西方》等等。这些著作可以说是郑天锡先生作为法学家的文化功底和杰出才华的象征，也是他作为外交官的、文化交流使者身份的见证。

在法学家当中，对儒学研究用力深厚并自成门派的，也许仅有张君勱先生一人。他的儒学代表作有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 Thought*（《新儒家思想史》，1958年版），以及 *Wang Yang-Ming, Idealist Philosopher of Sixteenth-Century*（《王阳明：中国十六世纪的唯心主义哲学家》，1962年版）。

张君勱（1887年1月18日-1969年2月23日），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宝山区）人，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集法学家、哲学家、儒学家和政治家于一身。他是早期新儒家和“新心学”的代表之一，还是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1906年，上海宝山选派八人赴日本留学，他入选其中，早年留学日本、德国，学习政法、经济与哲学。

张先生的思想来源和构成比较多元，十分推崇孔孟和朱熹、王阳明，对王阳明哲学思想的研究使他成为新儒家的代

表。张君勱尊崇阳明学,这在其著述《王阳明——中国十六世纪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认为,王阳明是义理之学的登峰造极者,因为孟子和阳明两位先贤最能凸显中国哲学中将真与善连结在一起的“直觉理性”。

以心学为基础,张君勱认为,中华民族挺立的枢纽即在民族精神的自立和民族国家的建构,但民族精神不能脱离个体心性。张君勱的新儒学是一种儒家哲学,正如他所常道的“义理学之复兴”“儒家哲学之复兴”,他是以哲学的眼光看待儒学的发展。张君勱试图契接宋明理学与西方的古希腊哲学和康德哲学,他对儒学的推阐和发展也正体现于此。

1923年2月,张君勱发表“人生观”讲演之后,引发科学派和玄学派的三个阶段争论,丁文江、胡适、梁启超、吴稚晖、陈独秀等均卷入论战。“科玄论争”中张君勱与胡适之的辩论,被类比于历史上的朱陆之辩,因此其学说被称为“新心学”。

如果问著有儒学作品的法学家中,谁对儒家精神领悟得最通透,那应该要数吴经熊了。

吴先生中英文代表作涉猎范围很广,包括法理学-法哲学、宪法学、法律史、哲学、唐诗、基督教、儒学、道教、禅学、心灵之学……,其中儒学或涉及儒家学说的著作包括两部:《孟子的人生观与自然法》(Mencius'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and Natural Law, 1957)、《中国哲学中的自然法与民主》(Natural Law and Democracy in China Philosophy, 1957)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吴经熊（John C. H. Wu，1899年3月28日-1986年2月6日）是浙江宁波鄞县人。1916年，吴经熊入上海沪江大学学习，不久转入天津北洋大学，1917年入东吴大学法科学习。1920年，吴经熊赴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学习，1921年获法律博士学位，后赴巴黎大学、柏林大学、哈佛大学访学。

1924年吴经熊回国，历任东吴大学教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法律顾问、上海特区法院法官、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立法委员、法官、法院院长、立法院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驻教廷公使、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等。1966年，吴经熊由美国赴台湾，1986年2月6日在台北逝世。他在美国读书期间结识了霍姆斯、卡多佐、庞德等英美法大师，又在欧洲与斯塔姆勒等欧陆法大师有过交往。

之所以说吴经熊对儒家精神领悟得最通透，首先是因为他能够打通东西方思想——把孟子思想与自然法思想进行比较，并发现其中相通的奥妙。吴经熊自然法思想有来自儒家特别是孟子的部分，主要包括：孟子的人性论、良知直觉对于自然法的认识、自然法的效力等。孟子的人性论中所体现的“性本善”和人性教化等思想使吴经熊认为，孟子的思想是对自然法最完备的阐述。他认为，良知直觉是对认识自然法的有益补充，自然法的效力更多体现了一种良心上的谴责。

说吴经熊对儒家精神领悟得最通透，表现在吴先生不仅对儒家精神的把握深入浅出，还贴切运用于生活实践又出入自如。在 *Beyond East and West* 一书中，他用很短的一段

话，谈清了儒家和道家的关系。他先引用林语堂的话：“中国学者在官位时，就搞道德，不在官位时，就作诗，通常是挺妙的道家诗歌”，林博士还说：“因为道家是中国人的游戏精神，正如儒家是他们的工作精神一样。这可用来解释如下事实，每一个中国人在成功时是儒家，在失败时是道家。道家的自然主义是抚慰中国人受伤的安慰剂”。

吴先生提出了他的异议：“我总是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官都是行动如儒家但感受如道家的。他们像儒家那样行动正是因为他们心里像道家那样感受。他们像儒家一样行动，正是因为他们心里是道家。”

此言妙极！心里只有儒家而没有道家，则使命感过于沉重；心里若只有道家没有儒家，则缺乏使命逍遥无为；只有二者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儒家追求的事功作为。儒家道家在行动和心灵的统一，是最高的境界。吴先生悟出了这个道理，并且这样去做事做人，真是位非凡之士。

吴经熊对儒学有兴趣并研究是不奇怪的。他对“法外世界”都很有兴趣，研究也很有造诣。他精研过禅学，著有《禅学的黄金时代》（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他还有诗歌爱好，写过一本小书叫《唐诗四季》。他与徐志摩是好友。一个好动的天才诗人，一个是静默的法哲学思考者，截然不同的人，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呢？吴氏在他悼念志摩的短文中说了他们两人的共同点：

“那，什么构成我们隐藏的相似处呢？在他死后出版的日记中，志摩证实我腹内有火。那么，正好这对火的拥有把我们集合在一个永恒的友谊中。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但是，他的火更强烈，虽然有点时有时无。我的火，若果真有的话，是小火，像穷人家的炉子，但它很少熄灭。志摩是位天才，相反的，他的可怜的朋友不过是世界的哲学默观者。愿不朽诗人的精神把在我心中不时闷烧的火扇成更亮的火焰。阿门。”（参见李秀清：《所谓司法：法律人的格局与近代司法转型》，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者中，杨鸿烈先生是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框架体系的奠基人，也是对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史实论述最扎实、最权威的法学家。他的儒学作品，就集中在他的两部著名法律著作之中，即《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尤其是《中国法律思想史》。

杨鸿烈（1903年6月28日—1977年），又名宪武、志文，号知不足斋主，著名的法学家，云南晋宁人。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后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研究历史，是梁启超先生的高足。1927年，经梁启超介绍杨鸿烈在南开大学任教两年。1928—1931年，经胡适聘请杨鸿烈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为文史学系教授、主任，同期又任教或兼课于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法科大学等。1931—1934年，他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河南大学。

1934—1937年，杨鸿烈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获博士学位。1938年，他离日赴香港，从事中外交流史研究工作。1939—1940年，他杨鸿烈任教于唐文治先生主持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1941—1945年，他在汪伪控制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下之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授，并兼任伪中央宣传部编审司长及国史编纂委员，这也成为这位大法学家的一生之悔。

1946—1955年，杨鸿烈避居香港十年，在香港大学任教授。1955年6月，他自港返回广东，任广东文史馆馆员。不久杨鸿烈因上书毛泽东，反映两位文史馆员受虐待身亡问题而获罪，被撤销馆员职务；1957年被划为“右派”，并被“监督劳动”；1977年逝世。

杨鸿烈先生涉猎甚广，除前述两部法学著作以及《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之外，还有一些不被法学界重视却在文史界有重要地位的著作。杨先生早期有一本名著《大思想家袁枚评传》，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对袁枚的人生哲学、文学、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民俗学甚至食物学，作了研究和阐述。杨鸿烈还对中国诗词有研究，他反对胡适所谓诗学没有原理的观点，认为诗学是有原理的。他著有《中国诗学大纲》，1928年初版于商务印书馆，后来多次再版。

杨鸿烈作为法学家，其儒学研究以中国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为出发点，因此他的角度不同于儒学研究者。但是，如果对儒学和儒家经典没有系统研究，他也不可能写出中国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上的传世之作。

杨氏研究儒学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影响，非常有造诣。他的中国法律史“三分法”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四分法”，是很精到而权威的。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他把中国法律从古至今演变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上古至秦为胚胎时期；西汉至明为成长时期；清至民国为欧美法系侵入时

期。而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中，他根据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特点并结合学派的变化情况，把中国法律思想史分为四个时代：殷周萌芽时代；儒、墨、道、法诸家对立时代；儒家独霸时代；欧美法系侵入时代。

杨著在体系上没有落入以往中国史学的俗套，而独具特色，在今天看来仍有学术价值。这种编排方法，比按朝代顺序编排制度演变更能体现历史运动的历史整体性，比社会类型划分法更能展示法律演变的中国特殊性，杨鸿烈笔下的中国法律史也因此而更富有法学特征和中国特色。这种分期法表明，杨鸿烈对中国法律和法律思想发展特点的认识是准确深刻的，也是十分独到和创新的。因此，他的著作是具有长久学术生命力的。

《中国法律思想史》第四章——“儒家独霸时代”占了下册的绝大部分内容。此章论述了在儒家思想支配下，两千年来法律内容的根本原理无重大改变。在“一般法律原理泛论”中，他阐述了：（1）从“阴阳五行”这一“中国人的思想律”，到汉儒董仲舒借此阐明的法理，阐述了天人交感及诸禁忌说；（2）德主刑辅说；（3）兵刑一体说；（4）法律本质论与司法专业化诸说。

在“特殊法律问题的辩难”中，他阐述了：（1）刑法上的平等问题、法律公布问题、亲属相容隐问题、刑讯存废问题、族株连坐问题、复杂行为问题、肉刑复兴问题、以赃定罪问题、赦罪当否问题。（2）民法问题，限于史料，只论述了婚姻问题、别籍异财问题、亲子关系问题。

几乎对每一个问题，杨先生都援引儒家的经典和文献来说明。有意思的是，其中还讲解了中国古代的“司法专业化”的思想，引述了古代儒家关于司法独立、罪刑法定主义、司法专业化人才培养等经典论述。

顺便说个小插曲。杨先生在下册第138页谈到苏轼时，在他名字前面加了个有趣的定语——“那位读书不读律的苏轼”。这是怎么回事？苏轼曾作《戏子由》，其中一句“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的诗。此诗流传甚广，常被作为苏轼乃至中国儒家文人鄙薄法律的证据。“致君尧舜”出自杜甫诗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意即读书人的抱负，在于使国君圣明，使百姓风俗醇厚。但你子由读书万卷却不读律，恐屠龙无术，如何能实现为国效力的抱负？

从字面上理解，这是说子由虽饱读经史，却不研读当代的律法（指新法的条文），所以想要实现“致君尧舜”为国服务理想是不可能的。此二句也曾为新党人士指摘为讥谤朝廷。清末沈家本先生也关注到这句诗，认为此诗乃“苏氏于（王）安石之新法，概以为非，故并此讥之，而究非通论也”。

人文学者不爱读律是常态。君不知西方历史上那么多文学家、艺术家在年轻时都是法学院的逃逸者。对于传统中国文人，读律也是件枯燥乏味的差事，对苏东坡这样的放浪形骸的天才来讲，不爱读律更可以理解了。实际上，从此诗所“戏”对象及其诙谐意境来看，东坡写此诗来戏谑他的弟子子由（苏辙），嘲人又自嘲，诙谐幽默，其言下之意——子由你有“不读律”这毛病，其实我自己也和你一样，不爱读

律，可是咱们想要为国效力，没得办法呀，还是要认真读律啊……

国外研究儒学的不少，但基本上是汉学家；而专业纯正的外国法学家中，有儒学著作的人并不多见，日本法学家穗积重远应该算是一位。他著有《新译论语》一书，昭和22年（1947年）由日本社会教育协会出版发行。穗积重远把《论语》20章全部翻译成日文，并作了日文注解。《新译论语》的扉页上，列有已故祖父、父亲、母亲和叔叔的名字，意思是把此书敬献给以上去世的亲人。书前还附了孔子画像，出自日本江户末期著名画家椿椿山之笔。

穗积重远（1883—1951），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专攻继承法和家庭法学，在日本有“家庭法之父”之称。1904年，穗积重远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留校任教。1912—1916年间，他先后于德、英、美诸国学习，1916年取得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资格，此后作为大正民主运动中一位法学家而活跃于学界。他在法学研究的同时还兼及论语的研究，出版这部《新译论语》，说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热爱，以及他的法学思想也受到儒家特别是孔子《论语》的影响。他在开设家族法、继承法课程的同时，也开设了法理学课程。

穗积重远的法理学代表作有《法理学大纲》，由岩波书店于大正六年（1917年）初版、昭和四年（1930年）再版。版权页有“穗积”和“岩波”两枚版权印章。此书共12章，包括法理学的意义、法理学分派、分析法学派、哲学派法理学、历史派法理学、比较法学、社会学派、法律的进化、法

律的本质、法律的内容、法律的形式、法律的本位。穗积重远非常关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对恶法论和法律万能思想的批判，是他研究中重要的主题之一。

穗积重远是穗积陈重的长子。此处不得不提到其父亲穗积陈重(1855—1926)，他是明治至大正时期的日本法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穗积陈重历任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长、帝国学士院院长、贵族院敕选议员、枢密院议长。他是日本民法学和法哲学（法理学）的权威泰斗，精通以德国法为中心的大陆法系，对明治中期以后日本继受大陆法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民法学领域，他主导了1898年日本民法典的起草；在立法学领域，他创作了立法学上的旷世之作《法典论》。日文汉字“法理学”（源自德文Rechtsphilosophie），就是由穗积陈重创造的，在法理学和法律史学上，是与萨维尼、梅因齐名的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

穗积陈重育有三子三女。长子穗积重远出生后，他不只忙碌于公务和事业，也对儿子的成长投入很多心血。1916年，正当儿子穗积重远担任教授那年，穗积陈重这位大人物出版了他的一本小书，叫《法窗夜话》。其实这本书是穗积陈重在白天忙完工作之后，闲暇之时，每日晚间十点，与他当时正在东京大学法学院本科读书的儿子穗积重远促膝闲聊，谈到许多关于法律的典故，记录下来抽选而成的一百则随笔。

穗积重远作为日本法学家，热衷于儒学还翻译《论语》，这到底是受谁影响的呢？这可能不是受父亲的影响，而是与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他的外公涩泽荣一（1840-1931）有关。穗积重远的母亲叫涩泽歌子，外公涩泽荣一是精通儒家的伟大实业家，后来被誉为“日本近代实业之父”“日本资本主义之父”。

涩泽荣一极力倡导基于儒家伦理的日本式劳资关系，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并在其著作《论语和算盘》中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又讲儒家的忠恕之道。他的商业帝国，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堪称日本近代的“实业之父”。穗积重远在《新译论语》纪念的亲人一栏，最前端的就是涩泽荣一，但他没有写“外祖父”而是“祖父”，不知出于何意。

我们知道日元万元钞上的头像是主张脱亚入欧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根据日本的规定，每20年都会更新一次纸币样式，上一次革新是2004年。那么2024年将会换谁呢？2019年4月9日，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宣布日元要换新钞，即将推出的新1万日元纸币正面，用的人物肖像是涩泽荣一。也就是说，要用穗积重远的外公，换下原来的福泽谕吉。据财务大臣说，这是为了表示日本政府“致力于培育新产业”。

回顾汉籍在东亚的传播过程，《论语》无疑是最早传入日本的中国古代经典之一。作为儒家学派创始者孔子的言谈总录，中国的《论语》是一部不能被遗忘的经典文献，对日本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有这样一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位伟大的外祖父对他的影响，穗积重远热爱并钻研儒家经典也就不奇怪了。

相比于我们今天的法学学者，早期法学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比较深，也比较系统。从教育背景来看，他们几乎都接触过儒家经典，因为他们少年时代都在中式学堂接受传统经典教育，自然习惯于诵读四书五经。但是，当他们接受现代法学之后，把传统儒学和现代法学在研究上兼顾的法学家就不多见了。现代法学基本上是来自西方的法学，它往往是远离甚或排斥儒学的。

儒家与法家、儒学与法学，尽管观点有对峙关系，但它们绝不是水火不容的。在今天看来，儒学的现代性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儒家学说对于当代中国法学和中国法治意味着什么？现代法学和法治中缺乏带有自然法意义、具有宗教性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笔者相信，这一空缺要由儒家和儒学来弥补。

（2019年9月25日于上海）

[返回目录](#)

雪中寻山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董平

杭州的山，我最熟悉的算是宝石山。山不太高，上山的路是早就铺了石板的，走起来也如履平地，然上到山顶，却可以俯瞰整个西湖，风光无限。宝石山离杭州大学最近，记得当年读书时，我往往清晨起来便跑步上山，到初阳台，眺望西湖，心情大好，便发一声啸，而每当此时，不知从山的什么地方，就总会传来同样的啸声，清韵绵长，竟然此起彼伏，连成一片。啸者相互见面，虽不招呼，却往往面露喜悦，或者干脆会发出一声长啸。大概上山人的心情都是差不多的，在自然之中，便还若婴孩。

当时的黄龙洞，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地方，不收门票，里面人不算多，却三三两两也络绎不绝，算是个真正的公园。顶上假山处有一个洞，里面有石桌，不大，却可容身，光线也还不错。每至天气晴好，我往往会携了书，独自占领这个山洞，在里面坐着看书，倦了，便出来看山看竹看游人，自得其乐，清静得很。黄龙洞自改成“仿古园”收门票之后，我便很少去了，总觉得突然之间此地变得俗气得很，搅扰了山林石竹的清静。

回想起来，这些竟然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今年二月十三日下午，我不知何故，突然来了“雅兴”，动员妻女一起去登宝石山，妻女竟然也同意了。天气并不好，阴沉着，

有霰，到了山下，竟然粉粉地下起雪来。我们路过黄龙洞，沿石阶上山，到“白沙泉”，却见水面上有漂浮物，而我的眼前却现出当年人们在这里排除取水的情景，物是物非，总是换了人间了！再往前，却出现了一个岔路口，往左有一条路，路标说明是往初阳台；这条路过去显然是没有的，是我不曾走过的一条新路，我便决定走走这条路。路陡，却都有石板铺着。一路上山，几乎无人，只我们三个，我们一边登着石阶，一边听着雪霰撒在树叶上的淅沥声，虽不免有些气喘，却感受着空气的特别清新。在喧闹的城市之中，竟然能够不费力地就找到如此的清静之地，这就是杭州特别的魅力了。

到了山顶，境界大开，放眼远眺，一片空濛。约略可见的白堤，只剩有萧疏树影，竟若横贯空中。雪中远望，不见游人，不闻人声，湖山静若处子，洗脱往日繁华，尽显夙绝空灵。我不知道那车喧人闹的繁华该是西湖的本相，还是现在的阒寂空灵是它的本相呢？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只呆呆地望着，听着雪声，竟忘了粉粉的雪早已落了一身。

转过初阳台，沿石径往抱朴道院行去，路上遇到了一群香客。一阵风来，空气中浮动着檀香的气息。转过一个弯，就是抱朴道院了。但映在我眼中的抱朴道院，却完全不是我印象之中的样子，现在的建筑，其实是新修的，原来的曾经被火焚毁了。既然是新修的，自然便比过去的气魄更为宏大，层层叠叠，依山而建，约略可有三层建筑。我们走进道院，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直上最高处的三清殿，烛火飘摇，香烟氤氲，令人生许多遐想。

我突然想起，此间的老道高道长是我熟悉的，便冒昧地叩开了老道的门。高道长笑容可掬地欢迎我们，将我们迎进他的工作间，倒茶，便闲聊起来。老道长大概已有七十岁了，却健谈得很，讲了许多他兴建抱朴道院的往事，我仿佛见他在各种部门之间四处游说的艰难身影，而他的眉宇之间却始终是洋溢着喜悦的，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位有信仰老者，信仰使他的生活在艰难中充满意义。

临别时，高道长送我一部他刊刻的线装的《抱朴子》，还有一把紫砂壶，造型别致，壶盖上有“葛岭仙境”四字，壶身上则有高道长手书的老子名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辞别道长，我们一路慢慢下山。雪依然下着，山依然阒寂……

[返回目录](#)

浅议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陈岳云

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中国已讲多年，近来更加强调并且提到更重高度，说明其重要性并间接意指收效不佳，至少未达要求。金融的本质是为经济服务，主要是，特别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否则就如无水之渔，无地之楼，无根之木。由此产生了若干相关的问题：怎么定义实体经济？中国金融没有很好服务实体经济吗？为什么金融行业对服务实体经济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如何才能促进其更多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一般指包括各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及流通的各种行为和活动。有别于金融经济，此为单纯的金钱交易，包括金融资产所有权转移的服务。按此定义，所有经济体，包括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实体经济占绝对的多数，中国更应如此。换句话说，非实体经济或金融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占很小的比例。以美国为例，整个金融行业包括银行、保险、风投、证券等的 GDP 产值只占总 GDP 的约 7.8%。金融以服务为生，若金融没有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主，那么其服务谁了？确有各种金钱交易需要金融服务，例如若干投资人有边际（margin）账户，需借钱作投资，但这样或类似的借贷总额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可以这样说，不管怎样的经济体

及其状况，其金融都是在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中国亦不可能有例外。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仍在不断讨论强调金融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呢？原因应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实体经济定义不同，把若干行业排除了。比如，经常所说的，「电子商务挤垮了实体经济」，「房地产业的发展损害了制造业」，这里，直接地把电商和房地产业排除实体经济之外了。从而，金融为这类企业服务，就是在支持非实体经济。

其次，若干行业、企业、群体或地区没有得到金融的有效或均等服务。这应该是问题的根源或起应。中国共有 2 千多个县或县级市，目前中国共有农村信用社约 800 个，村镇银行 1 千 700 个，农村商业银行 1 千 500 个。以此推算，中国极大部分县及乡镇没有农村信用社，仍有相当多的县或乡镇没有村镇银行。这就是金融服务的不全面，不均衡。

金融难，特别是贷款难，主要是中小型和微型企业贷款难，私有或民营企业贷款难。据调查，中国中小企业因无法落实担保而拒贷的比例高达 23.8%，因没有落实抵押而发生拒贷的比例达到 34.3%，二者合计总拒贷率高达 58.1%。在中国经济中，中小、微型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99.3%，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总 GDP 约 60%，上缴税收约为税收总额的 50%，提供了 75% 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但中小企业从国家银行系统中获得的贷款占整个企业贷款的比例不足 30%。民营（私营）企业贡献了全国税收的 50% 以上，创造的 GDP、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均超过 60%，民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营企业中的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比重超过70%，民营企业城镇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80%以上，民营企业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达到90%，但其贷款占整个企业贷款的比例不足40%。

中国每年货币供给甚高，M2 每年供给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根据有关数据，按相比性计算，中国每年的M2/GDP 比率超过200%，美国约为100%。那为什么中国许多企业仍感货币短缺，贷款难呢？主要原因包括：外贸盈余转换成了人民币，国家重点项目及重大工程建设投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借贷及各地方政府项目的建设资金，从而留下来，能借贷给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甚少。

中国企业融资难的另一个直接重要原因是融资渠道受限，特别是企业直接融资比例低，要求高。美国企业直接融资（发行股票及债券）的比例约为70-80%，在债务融资中，银行贷款约占20%。而中国企业直接融资平均比例只占约20-30%，中小或民营企业的比例更低。债务融资更依赖银行贷款。这样，万众企业都需走银行借贷这一独木桥，难免拥挤不堪。

要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就要大力发展股票债券市场，改革调整股票上市规则和要求，规范、更好监管企业财务审核申报，扩大各种机构/财务基金在股债市的投入和占比，从而逐步提高企业直接融资的比例，减少对银行贷款的依赖。

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就要创设更多的银行，直接服务于急需而未能获得有效覆盖的地区，企业及个人。比如前面提到的，许多县级及乡镇，仍然没有相应的信用合作社或乡镇银行。极大部分中小微企业，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美国设有小型企业管理局，对小微企业提供各种支持和服务，特别是提供贷款和担保，从而使众多缺乏信贷资质的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能无足够自我或第三方担保的情况下简易快速获得贷款。这也是美国创新创业持续不断发展和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经验和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要解决融资难，很重要的是，要大力支持发展民营银行。在中国约4千700家各种银行中，共有近120家外资法人银行，但只有约20家民营银行。吸引外资，包括吸引外资银行，对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成功的标志。银行业对外资开放，为什么不能更多更大地对民营企业开放？中国有大量的民间资金，更有众多有实力的企业，开放开设更多的更多样化的不同层次及服务对象的民营银行，应是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的根本之道。中国四十多年经济社会的巨大飞跃，得益于伟大的改革开放，更直接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蓬勃成长和发展。中国金融业的未来，也有赖于更多更大更好的民营银行的崛起。外资银行值得信赖和支持，为什么中国自己的民营银行不值得信赖和扶持？

纵观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史，是民间经济，民间或民营银行，引领了各种创新，使金融服务遍及天涯海角，长城内

外，大江南北，乡村城镇，从而普惠大众，直接服务各种企业和个人，促进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有序有效运转。在历史上，山西的民营银行能昂立服务全中国甚至触及邻邦，上海十里洋场众多的民营银行能经得起富有名气实力的洋行的竞争仍能稳定发展，充分说明中国有充足的民营银行成长发展的良好土壤和条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政策松绑，支持鼓励更多更大民营银行的创办和发展。特别是要解放思想，彻底改变观念，要像相信国有银行那样相信民营银行，要像支持鼓励外资银行那样支持鼓励民营银行。中国历朝历代有能力掌控民营金融，当代中国更应有能力和自信这样做。

人们在讨论金融没能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时，往往是指经济实体特别是工业或制造业融资难。这应该是事实。许多中小型制造企业，所需的资金比其他行业大，投资周期较其他行业长，且制造业竞争激烈，近几年成本上升快，获利低，这些因素决定了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融资难。特别是众多民营制造企业更是如此。然后，制造业的发展，不仅要解决有效资金供应问题，更要首先解决产能过剩，产业落后，产品质量，规模经济不足及过度竞争等问题，才能使资金投入更有效且有较低或有限的风险。本人作过一项研究，收集了中国，美国，德国及日本几十年的各种相关资料，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制造业短期内的稳定发展，主要仍靠出口导向，因此必须继续鼓励出口，开拓更多元化的国际市场，提高产品质量和等级，增加产品品种，控制、降低成本，不断提高

竞争力。中长期内，则要学习美国和日本，以提高生产力和投资回报率为核心，从而稳固制造业，吸引更多投资，并提升竞争力，从而提升制造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另外，如本人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所详细阐述的，中国发展制造业，创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集中于大力支持和发展进口替代型制造业。芯片产业，光刻机等，均为此例。

近来人们议论较多的另一个话题是个人消费金融。根据有关研究，中国消费金融近几年增长迅速，尽管消费金融占GDP的比率仍比发达国家低，但快速增长的势头，带来巨大的潜在金融和经济风险。据分析，中国消费金融年增长率，是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率的近两倍，值得引起注意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防范破解可能的风险。美国2007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就是由消费金融引起的，称作次贷危机。但有人据此而归罪于网贷及网贷公司，似乎有违事实。近几年网贷行业发展太兴猛，渔龙混杂，这是事实，近期大量倒闭，必须进行有效及时的整顿，正本清源，是非常必要的。但中国消费信贷的主要业务在房贷及车贷。在美国还包括信用卡及学生贷款。网贷极大部份都是小额贷款，况且未及时偿还前期的贷款利息和本金，就会立刻影响其再贷款，所以风险有限。相信极大部份网贷公司的倒闭，是其经营成本太高，入不敷出，连年亏损，而不是贷款呆账所至。有人更以单个事例，因为网贷而提前消费，导致个人大的负担，影响日常生活，从而指责网贷，一棍子打死一大片，颇有不公之处。正是有民众所指，玩游戏沉迷，严重影响学习，生活和工作，

为什么不指责、处罚游戏开发商？许多银行，包括大的国有银行，锦上添花，诱使众多成功的企业，接受其颇有吸引力的贷款，从而导致这些企业盲目扩张，无节制的投资，最终破产，为什么不指责、处理这样的银行？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重大的经验和教训，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既要注意防右，更要特别注意反左。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所取得的史无前例的成就，是坚持这一基本思想和原则的伟大胜利。「右倾主义」动摇人民的信仰，篡改中国道路，危害中国革命和建设，但「左倾思想」更具欺骗性，煽动性，从而更具危险性，这些是已有历史定论的，人们绝对不能忘记。实事求是就要客观公正全面地审视人和事，特别是对新生事物，要用开放的心态，思维和思想去作分析和判断。实事求是就要以事实为依据，了解掌握全面的事实而不是以偏概全，同时注意事实的历史性，时效性；不能以新政策新法规去判断或衡量过去的各种情况或问题。

明事理方能思良策。记往昔峥嵘岁月，艰难困苦，吸取经验和教训，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带给人类巨大的挑战。而所有这些又是公平的，人类所共同面临的。胜利属于勇敢，有智慧并善于学习不断提高，勇于承认并及时改正错误，并能积极大胆尝试、创新的人们。历史是人民大众创造的，路是人走出来的。相信世界的明天是灿烂的，中国的未来是美好的，中国的金融业也会在更好更全面服务经济中稳定健康发展。

望闻问切十里琅琅

—杭州大学生物系 86 级研究生 钟留群

周末，跟着生态学专家于博和分类学专家丁老师上山认植物。于博还带着一大群硕博士生。我们浩浩荡荡地走在十里琅琅。

山梁上视野很开阔。满山的茶园绿油油的，一蓬蓬紧挨着，在山坡上画出了一道道整齐而圆滑的曲线，看起来很治愈。深冬季了，落叶树的叶子都已落尽，光秃秃的枝杈在天空中比划出遒劲的线条；也有不少常绿树依旧充满生机，只是看起来那绿色略显干涩。

这时，我们看到了一株枯树。叶子似乎一片都没有落，但一色是极浅的褐色，浅到发白，看起来干燥得已脱尽水分薄得像纸。丁老师说这是山胡椒，著名的假死。假死？老师说就是它叶子枯了以后还留在枝头，一整个冬天都不落，这样，树看起来就像死了一样。但是到春天了它又会发出新叶来，那时枯叶才脱落。所以说它假死。后来我查了一下，它果然有个别名叫“假死柴”。秋天时候，落叶植物一般会在叶柄基部形成离层，叶子就可以很光滑地脱落下来。但山胡椒没这本事，所以叶子枯而不落，只能等春天新芽萌发时把枯叶推挤掉。哈，听起来就跟小朋友换牙的时候乳牙总也不掉那样子差不多嘛。老师说：“你们摸一下它的叶子看看。”看起来脆薄的叶子摸上去就像质地极细的丝绒，很薄很致密。徐队却说摸起来像真皮，他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更像麂皮绒的手感。特立独行的山胡椒，留给了我们一把深冬里的温柔。走着走着又看到一个假死的，但是叶形窄窄的不一样，老师

说是狭叶山胡椒。原来，山胡椒家族都喜欢披挂着一身枯干的叶装死。在绿树丛中特别显眼，倒也是这冬季山林的别致风景。

走着走着，抬头看到一株树冠巨大的秃瓣杜英。老师说栽培的基本是秃瓣杜英，杜英很少见。大家都问有什么区别。丁老师说它们的花差不太多，但是果实就很不同了。杜英的果实会很大，像枣子一样。秃瓣杜英的果实我秋天里刚刚见过，比黄豆大些。夏天里我还见过秃瓣杜英开花，小小密密白白的，最好认的是它每片花瓣的先端都是撕裂成流苏状的，每一朵都像一个圆圆的小毛刷，排成一大串。但我辨认杜英主要靠它一年四季都总是会有几片红叶夹杂在满树绿叶之间，而且红得像花一样新鲜明艳，根本不像快落的叶。可是抬头看很久，一树都找不到红叶子。丁老师挠了挠头说：可能是太冷了红叶子都掉光了，因为这个的确就是秃瓣杜英。

走着走着，发现四川山矾刚刚开始开花。山矾的叶子是甜的，大家扯碎了叶一阵猛啣。走着走着，看到山鸡椒光秃秃的枝条上已经有了挤成一堆堆的小花苞。它的枝条折断后，散出一股姜的香味，令人精神一振。走着走着，发现一地浓密干燥的落叶。有同学说是麻栎。但是丁老师说要看看背面，如果有白毛的话，就是栓皮栎。我捡了一片叶子，举到鼻子底下也看不明白有没有毛。丁老师不慌不忙地从兜里掏出一个放大镜，确认了栓皮栎。他说麻栎背面应该没这么白，有一点点绿。我看看手里的叶子，觉得它好有个性——锯齿叶的边缘有刺芒突出，很坚决的样子。

拍完照，觉得不过瘾，想着该把它树皮一起拍进去。

丁老师一眼看破我的企图，大喊不要把那树干拍进去，它们不是一家的。我茫然看看一地的叶，那树在哪里？丁老

师四下一看，指着说树在路的对面。我跑到跟前一看，恍然大悟——栓皮栎的名字说的正是它的树皮，很厚很厚、开裂得坑坑洼洼。等我拍完照，大部队早就走远了。

走着走着，又遇到了一株栓皮栎。这回，于博捡起叶子来很熟练地说叶背是白色的、有毛，所以是栓皮栎。但是他抬头一看，面前的树皮坑坑洼洼的，一时很惊讶，说怎么跟刚才那个的树皮不一样？丁老师哈哈大笑，知道他刚才也认错了，乐不可支地说刚才你看到的是别家的树皮。哈，都怪树冠太大、落叶飘太远——冬天里认树还得格外多一分小心。

走着走着，还遇到了叶形相似的青冈和苦槠，看一下叶子背面就很容易了——青冈灰白，苦槠锈色；再呢，树皮不同，青冈的光滑、苦槠的多裂。但是一个薄叶山矾难住了两位老师。看叶形呢该是薄叶山矾，但是叶子摸着却很厚，两相矛盾。最后还是放大镜再显神威——叶背有毛，终于确认是薄叶山矾了。于博观察了一下地形，举起厚厚的薄叶山矾说：“在这个位置可能太阳晒得多了，就变厚了。变异了。”十里琅琅十里惊讶。

我深有感触地点点头说：“哎，认植物也是要望闻问切哦！”小伙伴若有所思地也点点头，忽然笑到不行：“还能问？你怎么问它啊？”我说：“问老师呀！”

返回目录

立春说春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陈建新

今日立春。春这个汉字，意味着万物复苏，季节变化。在我们常见的植物里，柳树是最晚落叶的乔木，但也是春天里最早发芽的，昨日散步，已经看到柳梢头已经返青。一个月前去灵峰探梅，腊梅盛开，春梅已经打着朵儿，这几天朋友们的朋友圈已经出现很多盛开的红梅。

春风送暖，动物也早已蠢蠢欲动。早两天小区到处是野猫凄惨的求偶声（不知为何这叫声总让我想到凄惨一词，当年鲁迅先生赶跑叫春的野猫，这感受很可能与我相同，然而，在猫的异性听来这声音却美妙无比），而天晴时清晨小区树上的鸟叫声也越来越热闹，让人想到那首“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唐诗。这些现象告诉我们，动物的求偶期已经来到。所谓春心荡漾、春情勃发，盖源于此。

然而，春字并非如此简单。如李商隐的名句：望帝春心托杜鹃。有人阐释这句诗，借用了《楚辞·招魂》中“目及千里兮伤春心”，认为望帝已经变为杜鹃鸟，他的伤春之心只能借杜鹃的嘴叫出来。然而，我以为，这春心并非一定是实指春天，而是情爱之心，情欲之心。望帝借用杜鹃的叫声表达自己的情思。这是因为虽然地球上多数动物在春天发情，但少数高级动物超越了气候的限制，一年四季都可以有情欲，人类就是代表。因此，春心之春，已经从本义进入引申义。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所以，望帝春心，可理解成“望帝的情思”，望帝春心托杜鹃，译成“望帝对爱人的思念只能托杜鹃来传递”更合适。如果春字都只是指季节，郭沫若的“哪个少女不怀春”就只能理解成“哪个少女不思念春天啊”。这样的解读，会让人笑掉大牙。

（写于2021年2月3日立春之晨）

[返回目录](#)

说围棋输赢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陈建新

对于喜欢围棋的中国人来说，昨天是一个不能让人开心的日子。被誉为世界第一人的柯洁，在 LG 棋王赛的决胜局中，输给了韩国年轻棋手申旻埈。赛后柯洁居然泪洒当场。可见，他是多么渴望赢得这个冠军。在腾讯围棋的观战网民中，有些人居然说柯洁因为骄傲，轻视对手，才遭此惨败。这显然是情绪性批评，当不得真。我也希望柯洁成为九冠王，然而，在看完第二盘比赛后，我就不再在电脑前等候这场决胜局，因为我预感到了不妙。

自从有了网络比赛和智能机器人，围棋高手的水平大幅度接近，这和日本六超时代、中国聂马时代、韩国曹李时代完全不同。围棋资讯的迅速传播，让高手们在博弈中创造出来的任何新下法很快被专业围棋手们了解，而高手们之间的网络对练也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现在的年青一代棋手，如果没有经过超多的网棋训练，恐怕连入段都很困难。柯洁就是典型代表。而以阿尔法和绝艺为代表的智能机器人，不仅改变了人类棋手的许多古老定律，也帮助拉近了棋手之间的技术差异。所以我在这次比赛的第一盘前说过，现在的高手决赛，比的已经不是技术水平，而是气势和心劲。

我们看这两位棋手，申旻埈是拼命想化蛹为蝶，因为韩国近年向有二申之说，小申一年前的突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

压力。而柯洁却是在两年前有了功成身退的念头。像古力和其他一些世界冠军的前辈一样，进高校读书，为将来退役后的转身做准备，这样的人生设想当然不该被苛责，但进入清华学习，就使他渐渐失去了当年在围棋比赛中的心劲，更不要说还需要花费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对付学业。这一年多来我们能感受到柯洁在棋力上与当年战胜李世石后几年的差距，很多盘比赛都是在逆转取胜，可是要知道，有一阵子，他在腾讯围棋里与人比赛，很多高手都被他让了二子。中国在被韩国围棋压制多年后崛起，诸多棋手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棋手从幼年投入的奋斗，是牺牲他们的后半辈子为代价的。从八九十年代的道场到新世纪的棋院，在培养年轻棋手时，都是让他们放弃了正常的学业。但是，等到他们成为专业棋手后，主要是比赛让他们有了生存空间。不说大部分不能入段的学棋少年，就是入了段成了专业棋手，在过了短暂的专业比赛期后，退出战场，他们多数也只能依靠当教练和教棋谋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早期生涯的没有正规学习有关，虽然他们都是高智商人群。所以，能有机会在年轻时进入著名高校学习，也是一条可行之路。

柯洁的人生选择，理应受到尊重。但是围棋的霸王之路，就是气势之争。像李昌镐和李世石，逐步走向神坛，都在30岁之后，柯洁的人生华丽转身，却让他提前了这一天。我这样说，并非此后他不会有第九冠第十冠，但是，这世界第一人的位置，恐怕不得不让出来了。好在中国00后棋手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正在崛起，我相信谢科、赵晨宇、丁浩们能接班，在技术上他们已经进入第一流，只要在最后关头能突破自己，成为世界冠军不成问题。然而，现在这样的职业棋手制度，终究太残酷。这个问题也存在于中国的所有竞技体育。把一项项爱好变成竞技，这本来就蕴藏了某种危机。人类可能无法解决这个难题。好在这个世界里，无解的难题太多了。

[返回目录](#)

路路通马 网上遗产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卢敦基

小丽和小明是一对热恋青年。谁料天有不测风云，在婚礼前几个月，小明突然发现患了绝症，离开了人世。几年后，小丽重新找了男友，步入婚姻殿堂。就在她在网上宣告自己将举行婚礼的那天，突然收到了小明的短信：“祝贺你在人生的路上重新出发。唯一的遗憾是我不在场。”

这不是一部惊悚电影的开头，而更有可能是一副现实世界的场景。只要人们在离开人世前留下一段针对未来的信息，如果未来触发了设定的条件，信息就会自动发放。所以那种惊悚场景的出现其实很符合真实。

如果说这种突如其来的信息还出自饱含心机的设定，那么，更平常的网上遗产已经以相当规模产生于复杂的日常。大家已经开始生活于数字社会，在社交软件上注册个账号、每天发一些动态完全已经稀松平常。尤其是“千禧一代和数字原住民，他们生成数字化数据就跟呼出二氧化碳一样自然。”

但是人世间又岂能全部如意？由于疾病，车祸、水火刀兵等等突变仓猝离世者必然依照一定的概率发生。那么，他们遗留下的网上的账号、信息等等又该如何处置？由主管平台来决定得知某用户已离世即一概删之？这应该是最不可取的方案。尤其是那些不希望他们离去的亲友，这些亲友看

见这样的网上遭遇不啻于看见逝者的“二次死亡”，他们一定会奋起抗争、口诛笔伐，让那些做删除工作的人们悔不当初。

但是那些遗产应该传给谁？则是一个极为难解的问题。

首先，在法律意义上，那些网上足迹是否可以算为“遗产”？其次，这种继承很难按照现有的继承法操作，特别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万一发生。根据调查数据，“不到1/4（22%）的人表示不愿意让父母看到自己在社交网站上的内容，而68%的人表示，他们愿意让配偶或伴侣看到这些内容。”如此，让某些法定继承人看见这些，不也是违背了相当一部分逝者的意愿？再次，同样很关键的问题，是那些从情理上讲可以继承逝者网上信息的人要不要看这些信息。

人与人的差别有时相去不亚于天壤：有人愿意回忆往事，从过去汲取力量；有人愿意沉迷旧迹，生活于迷离恍惚的世界；还有人则更愿摆脱泥淖，而向一个开放的未来。他们愿不愿意接受那些遗产，是甘心被羁绊还是更想无拘无束策马奔腾？……这一切还真不好说……

网上遗产之所以值得今天的我们关注，更因为一个极为正常的自然过程。数字化的潮流汹涌澎湃：1999年，网络日志即博客的数量是23个，到2006年是54万个，而Facebook和Twitter就在这一年才诞生。而另外，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9年中国死亡人口998万，占总人口的7.14%。这是新冠疫情出现前的平稳态势。估计这些死亡人口中有网上遗产的人数还不多。但展望未来几十年，正常离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世人口的网上遗产将会急剧增加，网上遗产不得不成为新时代的新的重大问题。

人类总有相当数量的历史癖患者，上点年纪的人比例更高。但是大家也知道，过去了的一切决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存旧貌、永世长存，公墓都有讫止时间，除非事先订有续费的规定。我从小生活的村子的后山荒坟累累，但过了几代一般都无法准确追寻。保存旧物一直有成本，这也导致湮灭的自然发生。

直观地看，网上遗产比起实物的遗产，保存应该更为合算，当然合算程度如何，还有待比较研究，但网上遗产的保存也一定存在成本，尽管其曲线可能急剧往右下倾斜。如何让网上遗产更合宜地保存流传，包括让接受者更加顺畅合理，在今天，确已成为人们应该思考谋划的一个重大课题。英国伊莱恩·卡斯凯特（Elaine Kasket）的《网上遗产》，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一本别开生面的著作。

（《网上遗产》，【英】伊莱恩·卡斯凯特著，张淼译，海峡文艺出版社，2020年。）

[返回目录](#)

小区保洁老魏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卓勇良

保洁老魏是从江苏徐州逃荒到河南的，原本姓刘。

他说，是在“忆苦思甜”那年。我估计大概是 1964、1965 年左右。他父母是沛县国营农场职工，他说那年闹水灾。

我想纠正他。我说 1965 年前后，日子已好起来了，应该不至于吧。老魏斩钉截铁地说，“就是‘忆苦思甜’的时候”。

生活远比想象更黑色幽默。“忆苦思甜”，生活更苦。

老魏生于 1955 年 11 月 11 日，一个好日子。刚好比我小一个月，岁月艰辛写在他的身上。

他妈妈先是带着他，一路讨饭到山东。有时他也一个人去讨饭，都记得非常清楚。他妈妈后来又带着他，到了现在生活居住的河南宜阳县。

“从那去洛阳的车费是 1.2 元”。老魏说。

他被搁在一户姓魏的人家，因为那家没孩子，从此姓魏。我想，也许是有人看到他们母子苦难，同时确也想要个孩子而收留他的吧。养父母应该对他不错，老魏初中毕业。

“我生父是‘浮肿病’死的，就是吃‘大锅饭’那年”。这应该是 1958 至 1961 年左右。老魏讲不清楚是哪年，反复强调是“‘大锅饭’那年”。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生父成份是地主，“根本没人帮我们”。我问有多少地，他说不知道。他一个叔叔当时是飞行员，“根本没接济过我们”。

我从事调查研究40余年，第一次直接听采访对象说大饥荒的死亡故事。人民群众不会忘记那些刻骨铭心的苦难，有人却在不断地选择性遗忘，这是犯罪。

我与老魏攀谈，是因为多次在小区里看到有一个佝偻着身子，行动迟缓，看上去70多岁的矮小保洁员工，艰难地在小区里搞卫生。他来小区做保洁才一个多月。

如此一个衰弱老人，是什么原因令他在这儿工作？是什么原因令他做似乎难以胜任的工作？是什么原因令他不能安度晚年。看到的次数多了，我就职业性地想着这些问题。那天晨练，老魏刚好在我旁边擦拭垃圾箱，我忍不住与他攀谈。

我很喜欢我们的小区。绿化茂密旺盛，修剪及时美观；小径光可鉴人，物业尽心尽责；邻居和蔼友好，彼此问候关照。

我有一次把在小区拍的夏日星芒照晒在朋友圈，朋友问我，你在哪潇洒啊？我顿时为我们可爱美丽的小区而虚荣心暴涨。

我当然不能说是老魏的艰辛，换来了小区的漂亮。如用大词来形容，这是分工不同。但老魏在小区的生活艰难，确是我想不到的。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他一个人住在小区一个应该还算不错的阁楼里，10来平米。中午在食堂吃饭，是物业设在地下车库的餐厅，每餐10元。

“杭州物价太贵，一碗牛肉面13元”。

“早晚饭自己买米，用电饭煲做。”

“我搁家就没做过饭，我不会做，我看见做饭就心烦。”

“用电饭煲做饭，不管煮没煮熟，它就自己跳起来了”。

“菜呢？”我问。

“楼道保洁有时从住户门口捡来萝卜、青菜，分检垃圾的同伴，也会分检出来给我”，我突然有点哽咽。在这物质丰富的社会，有人却靠捡来的东西就饭。

“我不买肉，中午食堂里有吃的，我买了30个鸡蛋”，他有点高兴地说，我看他气色也还好。

“我是自己对不住自己”，老魏为他现在的生活而自责。因为他觉得这是他自找的。

“我们那是丘陵地区，我房子在半山上，儿子房子在集镇，是两间二层楼的，我给他搞的。两个女儿都挺好”。

“我说句心里话，我要饭到河南，从自信上来说咱没荒废。儿女双全，孙子外孙10多岁了，知足。”

“你知道‘知足’是什么意思吗？”老魏显然很希望让人知道，他的生活是不错的，也希望别人知道他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像我们这样的人，多的是。咱俩比吧，你说你过得不好，我过得比你还不好。过得不好的人多的是。人跟人能比？不能比。”

老魏觉得活重，这两天身体不太好受。我倒是觉得他这个年纪和身体状况，应该已不太适合干这个工作了。

“这两天感觉不带劲，身体感觉不好。”

“我要是年轻10年，你叫我干我也不干，3500元一个月”。

不过，如加上给老魏住的阁楼，水电费等，实际收入也近5000元了。杭州房价太高，已严重影响一些基本的服务，以及低收入人群的生活。

我知道保洁有加班费。一些保洁靠加班费增加收入，不过我不知道老魏是否加班。

“我是自己对不住自己”。老魏说了三四遍。

因为不能完全听懂他的洛阳话，我写不出一些情感表达的话。但我能感觉到，老魏热爱生活，热爱他的家，注意营养和健康，对生活并无埋怨，只是自责。他觉得他现在的生活是他自己的选择，原本可以过得更好。

老魏是因为儿子买车，需要分期还贷来打工的，“听说这里工资高”。

“十几万元，每月那么高的利息，我们两亲家商量，替他们还一点”。老魏如此的生活方式，是因为需要尽可能地省钱给儿子，他觉得这是对儿子的责任。

儿子是电焊工，没有固定单位，随时听唤打零工。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我猜想，那车是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电焊机等，或许还有材料等，都只能用车拉，而且打工地点可能也不近，没车难以工作。或许正因如此，老魏和亲家才会如此支持。

老魏以儿子为傲，毕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是很难的。我想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即代际兼容的差异性。上一辈高度兼容下一辈，下一辈对上一辈的兼容性要差好多。

我们中国人，至少是这几百年来的中国人，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下来的。我们把上一辈对我们的爱，都还给下一辈了，我们有一点不太对得起上一辈。

“这儿没人干活”。小区保洁偏少，因为招不到人。这一方面是工资成本问题；另一方面是即使工资提高，因为要过年，加之中国已出现劳动力减少，也不一定招得到人。

“我有10多亩地，有几亩租给别人种烟，300元一年，另外一些就荒着。咱回去，和老伴过，儿子女儿对我们很好，日子不赖的。”

“腊月过完了，阳历2月底回去！”老魏说与物业有合同，早走拿不到钱。

老魏春节那几天还会在我们小区，仍替我们保洁，我有点感动。

[返回目录](#)

汉代“独尊儒术”表象的背后

—杭州大学历史系 78 级 黄朴民

自从汉武帝深谋远虑，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日起，儒家学说至少在形式上已经成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确立了自己在当时社会思潮中的核心地位。元帝、成帝在位时，情况尤其如此，经师韦贤、韦玄成父子、匡衡都位至丞相，儒者贡禹、薛广德等则官至御史大夫。公卿之位，以经术进身者始终占有很高的比例。东汉的状况亦大多类似，如桓荣习《欧阳尚书》，好事连连：一门三代为帝王师傅；桓荣学生杨震青出于蓝：一门三代为三公。儒家的身价可谓今非昔比，芝麻开花节节高，这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家学说在社会思潮中的大致定位。

然而，形式与内容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儒学名义上虽然取得了至尊无佞的地位，但是，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贯彻却往往要打上很大的折扣。汉代统治者轰轰烈烈的尊孔崇儒之举，更多的是做表面文章，粉饰太平而已，汲黯批评汉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正道出了这层奥秘。武帝、昭帝、宣帝时期，这种内法外儒，儒法并用的特色尤为显著，用汉宣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元、成之后，情况虽有所改观，但从本质考察，在具体的政治操作层面上，“霸王道杂之”的做法依然是统治者的主动选择。元帝时匡衡上疏中的内容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今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伎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颜师古注末语称：“非其天性自恶，由上失于教化耳。”这表明当时真正掌握管治资源的是大批“俗吏”，他们对“儒学”根本不屑一顾，仅仅凭恃“刑法”治民，而其根源在于最高统治者只是将“教化”挂在嘴上而已，而未能真正落实到政治操作之中。

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真正能以儒家基本原则处理日常政务的，也就是召信臣、韩延寿、何敞等极少数号为“循吏”的官僚，而大部分官吏则通常汲汲于以法刑施政驭民。如薛宣就明白透底：“吏道以法令为师”。这与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做法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可谓是“霸王道杂之”的具体注脚。

在这种背景之下，那些硕士宿儒虽然动辄以“师道”自居，以为自己负有弘扬儒家理想的崇高职责，但实际上往往是他们自作多情、自鸣得意，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错觉罢了。在拥有决策权或行政权的官僚眼里，他们不过是点缀装潢门面的工具，高兴的时候摆放出来，装装样子，博一个尊儒崇学的名声；不高兴的时候，就冷落一边，姑且当作一群尸位素餐的文化帮闲豢养起来。成帝时代的琅邪太守朱博的态度称得上是典型。这位朱博，特别讨厌读书人，“尤不爱诸生”，到地方上任所做的头一件事，便是砸儒生的饭碗，“所至郡辄罢去议曹”。儒生如有讲仁义，行德政之类的建议，他总是一副不耐烦的嘴脸，一再表示自己只依靠法令，至于“仁义德化”的“圣人之道”就统统见鬼去罢：“如太守汉吏，

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

值得注意的是，朱博已是西汉末期的人物，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他在一个月之内先后官拜御史大夫乃至丞相。这时儒学表面上定于一尊已超过了一个世纪，可是像朱博这么一位鄙薄儒学仁义教化，理直气壮地拒斥“圣人之道”的家伙，竟然能平步青云，舒舒坦坦爬攀到官僚系统的顶巅，这一事实本身已充分说明。即便是在元、成之后，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依旧是朝廷实施专制统治的基本原则，也是对儒生自以为是的政治优越感的莫大讽刺。

从两汉时期法令烦苛的程度，也可以看到当时推崇儒学，奢谈仁义的背后，充满着法家政治的血腥气息。汉律是直接继承秦律而来的，它最大的特色即严酷细密，见血封喉：“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法律条令的烦苛，意味着受法面的普遍和执法上的残酷。这从大臣路温舒的揭露可以察见一斑：“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用刑愈重、执法愈暴，对官吏本身好处愈大，机会愈多，反之，则会被扣上立场不坚定、态度不鲜明的“帽子”，就意味着自绝于“自安之道”，葬送大好前程。这样一来，各级官吏当然要争先恐后扮演凶神恶煞，与民为敌，“以刻为明”了！

法令的严酷还表现为汉武帝时不仅恢复了文帝时业已废除的“妖言诽谤罪”，而且还新创了腹诽罪。大臣颜异之

死就是这种恐怖刑法的鲜活案例：颜异在汉武帝时担任大农之官，一次他和别人私下聊天，那人谈起朝廷有些法令下得不尽恰当，有可改进的地方。颜异深知兹事体大，岂可说三道四，所以没有随声附和，只是下意识地稍稍动了动嘴唇，“微反唇”，谁知还是让人给告发了，酷吏张汤借此大做文章，声称颜异身为九卿高官，“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罪当论死。汉武帝二话没说，批准了张汤的奏章，颜异的脑袋便莫名其妙给搬了家。“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从言论定罪发展到揣摩人们内心思想定罪，汉代的刑律之残酷的确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这一切的发生，则当属于“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人治”传统的必有之义。

显而易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两汉社会思潮演变过程中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其本质属性无疑当为“霸王道杂之”。换句话说，外儒内法，法主儒从；儒法并用，法本儒末乃是汉代政治文化的根本特征。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正如《老子》所讲的那样，“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如果汉朝统治者真的把“独尊儒术”落实到了实处，真的在治国安邦中贯彻了“仁义德化”的原则，哪里还用得着儒生唠唠叨叨、喋喋不休宣扬“仁义”，鼓吹“道德”？正因为永远做不到这一点，才会尽干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是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返回目录](#)

抖音诉腾讯垄断不成立

—杭州大学经济系 77 级 史晋川

首先，腾讯如果是一个政府建立的公共服务平台，是有义务给抖音做一个通道义务的。

第二，腾讯是一个私营公司，不一定有义务给抖音提供跳转服务。

第三，抖音起诉腾讯是一个垄断平台的理由恐怕并不充分，因为在现实中并不是除了微信之外，用户就没有其他平台可以来看抖音了。抖音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平台，用户在抖音之间也是可以相互交流的。

抖音和腾讯本身就是两大平台，做自己内容的节目、视频，同时也是有下载、转载、交流的功能的，也有竞争关系。打个比方，两家大型超市。其中一家更加基础性，技术性很强，有很多的客户。另外一家也是大型超市，用户也很多。那么第二家超市凭什么说另外一个更加基础性的超市必须要给自己的产品提供服务呢？这个有点说不过去。道理很简单，如果说是一方的平台是市场的独占者，其经营行为完全扼杀了市场竞争者，你可以说对方是垄断，而在仍然可以存在竞争的条件下，指责对方不对你开放某些服务就是垄断，这个是有问题的。

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如果我们假定现实中还有还有成千上万个抖音，微信都给予开放，他们中的一些在微信这个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平台上是有可能做大的，做大了之后是可以和抖音去竞争的。如果微信也给抖音做了开放，很多潜在的小竞争对手在同一个平台上，可能会被抖音给灭掉，扼杀在摇篮里，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这样来看，微信的做法是否可以看作是限制了抖音在微信平台上的 market power？

所谓垄断就很重要的一点，它有 market power，而且它 market power 是阻碍了竞争的，人家没有替代性的东西可以跟他竞争，但是现在，抖音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平台。

我觉得抖音和腾讯这个事情是可以按照市场原则来谈的，但不一定是免费给抖音开放平台。腾讯可以收费的，以分成的方式，这是一个双赢。我不知道微信跟腾讯跟抖音有没有去谈过这个问题。

2019年1月22日，腾讯没有新增用户，这个就不能用了。2019年2月19号就全部停止了。腾讯其实第一步是同意的，第二步是老用户在那边继续信用，然后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就全部停止了。

腾讯是说抖音利用微信非法获取其平台上用户的个人信息，说白了就是你用了我给你提供平台扩大你的产品市场，同时你还免费获取我平台当中的原来那些用户的个人信息。但这是腾讯的官方不开放平台的理由。

腾讯停掉的理由就是非法获取用户信息。为什么抖音在微信上转来转去，抖音就可以获得微信方面用户的信息了？我个人感觉可能是腾讯找的一个理由，没有那么强。然后，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抖音找了另外一个理由，认为腾讯是量大面广的基础性应用平台，有义务对抖音开放服务，否则就是垄断。

但最关键的问题是，抖音本身就是一个类似于视频节目的发布转发下载交流平台，同腾讯存在一定竞争关系。

关于抖音获取信息的问题，是不是可以通过技术或者合约解决呢？腾讯不愿意给利用其平台的其它公司提供个人信息，因为这些个人信息对微信来说是公司的，不是公共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双方其实是可以谈的。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市场合约，用付费的方式来解决，或者用技术性手段来达到限制的目的。利用合同来解决这个免费获取信息的问题，腾讯的客户信息，是公司私人信息，抖音要进来，想通过免费的方式来获取一个副产品，那么，就相当于腾讯提供了平台，抖音扩大用户量，同时也获取了额外的好处，抖音就得付费。

从抖音的方面来说，现在起诉腾讯垄断，那么这个关键问题刚才我就说了，这个就是要看微信的行为是否真正地严重地阻碍了竞争。是不是离开了微信，抖音就没有任何其他可以来经营市场渠道？

[返回目录](#)

酒人酒语之七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麻桑

我家附近有一家不错的酒庄，我是常客，跟店里好几位店员关系不错。他们甚至知道我喜欢喝哪几款酒。

今天刚进门，负责 Scotch 的伊安就拉着我说，今天刚来了 2020 年装瓶的 GlenDronach 21。喜出望外，我把酒架上仅有的两瓶都拿了。有关 2020 年装瓶 GlenDronach 21 为什么对我有那么大的魅力。我想在这里讲一个故事：

道光年间，也就是 1826 年，在苏格兰的一个偏僻小村庄里，一位精明的农夫？张慕斯（James Allardice）。他和他的侄子，一位年轻的化学家，及一位种大麦的亲戚一起开创了一家威士忌酿酒厂，它是最早合法的第二家威士忌酒厂。酒酿制成功了，口感也不错，取名为 Glendronach。

由于在这之前，生产蒸馏都是非法的，生产者一般都躲到偏远落后的地方从事非法蒸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苏格兰威士忌都冠以 Glen，苏格兰语意为偏僻的峡谷。

但在经济落后的地方把酿出了的酒买出去有一定的难度。于是他带上干粮，拉了一马车的酒到京城去试试运气。在京城，一个乡巴佬，人生地不熟，呆了几天，一瓶酒也没卖出去。拖着疲惫的身体，在回旅馆的路上，遇到了几位从事最古老职业的姑娘，他把她们带回旅馆，并请姑娘们喝了他的 Glendronach。姑娘们喝得很高兴，并把酒介绍给朋友，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大家都喜欢这款浓烈厚重而芬芳的新酒，这酒立刻在那圈子里引起小小的轰动。后来当地酒吧也知道了这件事，开始从他那里进货，订单不绝，从此 GlenDronach 向世界迈出了第一步。是年，大概在道光 40 年，慈禧刚刚出生。

在一次的品酒会上我第一次接触并喜欢上了 GlenDronach 15，这酒经过四种不同的雪莉橡木调酒桶陈酿，口感复杂，酒体厚重，芬芳馥郁。而我真正开始迷恋上该酒是在一次偶然机会，发现了一个圈内人才知道的小小的秘密之后。

一位在酒店工作的智利老哥告诉我，也就是装瓶年份对得上，这酒会比实际年龄多出六年，因为厂家在 96 年到 02 年之间停了六年工。比如说 2019 年装瓶的 Glendronach 18，其实是 1996 年酿造的，实际年龄是 24 年。性价比很好。2019 年装瓶的 GlenDronach 18 现在已经买不到了。我现在开始把目标盯在 21 年的酒，2020 年装瓶的，就是 25 年的酒了。在口感上，我觉得它不亚于 Yamazaki 25。而 Yamazaki 25 可是 \$3000 一瓶啊。我们在接下去的两年里可以继续买 GlenDronach 21 的酒。

这个起家史的故事，使它充浪漫色彩。而让此酒浓烈辛辣而不失优雅则是用于陈酿的两种不同的雪莉橡木桶的功劳。

其实，GlenDronach 是个很小的酒庄，它是很少几个不生产泥煤味威士忌的酒厂，它以雪莱香威士忌而著名于世。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GlenDronach 在陈酿过程中使用了两种不同的雪莉橡木桶来调味。

Pedro Zimenez (PX) 雪莉桶带来了水果味和醇雅的质感。而 Olorosso 雪莉桶则带来了浓郁辛辣感和烤坚果味。这两种雪莉桶给酒起着一种平衡，丰富和无限馥烈的酒香味。

而真正让我迷恋的 GlenDronach 是它两个奇妙的特色，它有浓郁的果味和巧克力味，但却并不甜。更巧妙的是，酒里含有一丝泥煤味，但它又不用传统的泥煤制作。泥煤味对于很多 Scotch fan 来说是一种高深的品味，可我却一直学不会品这种带有汽油味的泥煤。

让我们回到 GlenDronach 21 酒瓶子上。上面有 1826，那是建厂时间。我发现在 21 上面有 Parliament 一字，让人困惑。初以为是英国议会的专供酒，类似于国内的茅台国宴酒。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 parliament 是指建酒厂时对面树上的一群乌鸦，原来两百年前建酒厂时，对面树上聚集着一大群乌鸦，两百年后的今天，这群乌鸦的子孙们依然相伴着 GlenDronach 的成长，在酒瓶上显著的地方印着 parliament 是对 200 年来对酒厂不离不弃乌鸦家属的感谢。有人说这家乌鸦是该酒厂的保护神。

两年前，我喝过 GlenDronach 21，人家送的生日礼物。似乎觉得那浓烈辛辣又带有鲜果的味至今还留在舌根某一个神秘的地方。等疫情过了，招几个 Scotch Fans 把 15 年，18 年和 21 年的放在一起。大家细细品尝。

关于那只不想下蛋只想看海的鸡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周黎明

《戏剧新生活》开局 9.1，冲到 9.3 的豆瓣评分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毕竟，我设想中的戏剧观众要远远少于豆瓣文青。然而，浏览洋洋洒洒的评论和从右到左滚动的弹幕，我依然能强烈感受到“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碰撞。在表演艺术及娱乐领域，若把电影设定为主流，那么，戏剧（此处主要指话剧）则处于高端，而综艺节目显然更接近普罗大众。把这两种相隔较远的形式融为一体，是这档节目的创新，当然也是它直面的最大挑战。

综艺节目发端于海外，成为跟剧集并驾齐驱的主要视频内容也是在海外，但近年来国产综艺无论从创意还是投入，均有着令人瞩目的飞跃。夸张点说，只要是电影能够反映的题材，国综就会跃跃欲试。这也是拜科技所赐，让撒网式、捕捉式的拍摄成为可能。

在我看来，国综的一头连接着传统的游戏节目，毕竟竞技具有较强的戏剧性，而且规则确定后运作成本较易得到控制；而另一头似乎向着纪录片伸展，但那里往往不存在规则，使得拍摄成本和结果都难以操控，一旦成功，就会制造更大的惊喜，而这样的综艺节目通常具有更强的文化属性。

从这个意义讲，《戏剧新生活》生逢其时，它借助了国综的发展势头，又进而推动了国综的进步；它比主流综艺观

众的定位要高，但并没有彻底脱节。搁在全球范围，它虽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第一部戏剧题材综艺，但堪称“志向远大”。

2019年，美国曾推出过一档叫做《返场》（Encore!）的综艺，每集聚焦一所中学，那儿若干年前曾由学生上演过一部经典音乐剧，如今要在短短一周内聚齐旧人，重演那部戏。这档“美综”放弃了比赛元素，但设计感太明显，最大的感叹是“岁月是把杀猪刀”，而非“戏剧令人神往”，压轴的演出部分属于锦上添花，跟校友聚会上表演唱歌跳舞是同一性质。

跟《返场》相比，每一集《戏剧新生活》都呈现出更大的风险，仿佛戏剧是一匹随时会脱缰的野马，看骑手们如何驾驭。更难的是，每集差不多都是不同的马。《戏剧新生活》选取了几位当下国内戏剧领域才华横溢又活力四射的年轻人，但他们还不是明星，更没有出圈——可能“流量担当”的修睿除外吧，他的一大功能是提供观众的视角——他们每一位都有自己的人设，放在同一空间里，能制造戏剧效果，光是他们的闲聊就已是生动的台词了。

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那些求生存的内容多半是设计出来的。没错，戏剧人相较于影视明星在酬劳和物质上属于“低端”，但相对拮据跟饥肠辘辘还是有挺大差别的。可是，综艺观众吃的就是通俗剧那一套，你可以直白地告诉他们：这些人很清苦，但他们有纯粹的初心和远大的志向。渲染清苦有助于节目的普及，展示才华有利于节目的提升。参

与者用写实手法表演前者，而后者不管是舞台环境还是沉浸式现场，或多或少采用了风格化的处理。

所有的真人秀都有表演成分，但一档戏剧类的真人秀，演和不演的关系就更加微妙。就拿第一集来说，发起人黄磊开宗明义，也算是终极之问：“戏剧赚不赚钱？”接下来的主要篇幅是表现他们对戏剧的热爱以及对艰苦生活的适应。如果说，这些已经是对生活的浓缩和提炼，那么，压轴剧目《养鸡场的故事》可谓“画龙点睛”，它用儿童剧的形式讲述了一只本该下蛋的鸡，最大的心愿却是做一件在外人来看毫无实用价值的事情——去看海。下蛋是生活，看海是艺术。当生活有了保障，人们便会追求艺术享受；而创作艺术的人有时连基本生活都仍属奢谈，却仍醉心于为公众创作真正的奢侈品——艺术。有点辛酸，有点励志，但回避了“狗血”。

如此巧妙的互文关系并没有在第二集和第三集重复出现。“卖惨”的铺垫仍在继续，但每集的走势及压轴的剧目却屡出新招。第二集的两个剧目《出山》（原名《静止》）和《鸡兔同笼》分别是乌镇戏剧节第三届和第七届的大奖获得者。第八届乌镇戏剧节因新冠疫情而停办，《戏剧新生活》像是它的替代或延展。乌镇戏剧节自2013年创办以来（黄磊是发起人之一），把整个江南小镇“秒变”成一个大舞台，你甚至无法区分石板街上擦肩而过的人是演员还是素人，是在表演先锋剧作还是游客的日常。这种亦幻亦真的妙趣也始终贯穿在《戏剧新生活》这档节目中。

到第三集的浸没式《邂逅·似水》，现实生活和戏剧艺术的边界进一步模糊。该剧目播出时，很多弹幕指出演员基本上背对着现场观众。那是因为，演员主要是在为镜头表演，现场观众仅有几十人，而爱奇艺的观众要多几万倍吧。从画面的丰富性来看，这个剧目要比前面三个更适合拍摄，浅白地说，那就是实景啊。由此也可以带出舞台艺术和影像艺术的异同讨论。

刘添祺的《鸡兔同笼》和吴彼的《静止》，我都看过好多遍现场，这么说吧，镜头只能传递出戏剧神奇的冰山一角。字幕中有人问：“为什么女儿不用女演员来演？父亲不穿囚服是因为剧组没钱吗？”戏剧的假定性不仅仅是为了省钱，甚至主要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一种高级的美学，就像咱们京剧的一桌二椅。剧场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当然，影像也有自己的独特魅力，比如《邂逅·似水》中各位演员的表演（尤其是吴彼），镜头就要比现场观众捕捉得更加细致入微。

生活和艺术，戏剧与影视，曾经泾渭分明，如今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戏剧欣赏是一种需要学习的审美能力，这是《戏剧新生活》能吓退一批观众、赢得更多观众的地方，也是它的价值所在。在影像未诞生或欠发达的年代，戏剧能下沉到田间地头；如今，戏剧成了一种人力成本高昂的高端追求，而市场的拓展则有赖于全民素质的提升。《戏剧新生活》若能将综艺受众的一小部分转化成戏剧爱好者，那便是功德无量的事了。

著作“两等身”的周宪文教授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张广星

我记得我的藏书中有一期《黄岩文史资料》，是近三十年之前的了，其中有一篇是写著名经济学家、黄岩人（现椒江人）周宪文教授的。我还记得随文配图，是说明周宪文著作“两等身”的。何谓“两等身”呢？我们一般说人著述丰富，都用“著作等身”来形容，能有著作等身已经很了不起了，属于凤毛麟角了，而且说“著作等身”也只是这么比喻一说而已，真的用物理量尺来量等身的，就更少了。但周宪文教授真的等身，而且不是一等身，而是两等身。有图有真相，在周宪文教授的左右手边，分别是两座堆叠得高高的、几乎等身的书山，而周宪文教授就站在两座书山中间。

据统计，周宪文教授一生正式出版的文字量达到三千多万字，大概没有人再出其右吧，真可谓著书立说者中的“劳动模范”了。

我为什么要去找寻《黄岩文史资料》这一期中的这张照片呢？这是因为我最近淘到一本旧书，是上海暨南大学为庆祝建校 90 周年而编写的人物录《暨南人》，其中有一篇《追念恩师周宪文教授》，原来黄岩人周宪文正是民国年间暨南大学的名教授。这篇文章的作者叫傅湘霫，是周宪文的学生，又是周宪文的台州老乡，临海人。他之成为周宪文的学生，可以说是有一段因缘在，因为早在傅湘霫还在临海老家读中

学的时候，就久闻周宪文教授的大名，因为周宪文那时经常给上海《申报周刊》写稿，而《申报》的发行量很广，连临海这座浙东南小城里的学校都有订阅，恰好傅湘霫同学爱读《申报》，他发现一个叫周宪文的人，经常就一些时事或专题问题发表意见，就注意上了他。中学毕业后，他要考大学，在报上看到了暨南大学建阳分校招生的消息，又怎么知道了建阳分校的主任正是他仰慕的周宪文先生，马上约上另外两个同学买票乘坐长途车去福建建阳。由此可见，傅湘霫是由周宪文教授的一名追随者再成为学生的。

但据傅湘霫的回忆，他跟周宪文先生的师生情分差点失之交臂。一来建阳是个小地方，傅湘霫和两位同学从临海出发时，都还不知道建阳这个地方，再加上当时是战时，路途遥远又艰险，等他们一路辗转终于找到建阳分校时，不仅报名日子已过，而且高考已经开始。好在其他考生们还在考试，这也是周宪文先生和傅湘霫同学终究还是有缘分的。当周宪文教授听取了三位同学一心一意克服很多困难追随他而来，就慨然同意了他们的考试，让他们抓紧赶去教室参加考试。

在傅湘霫的回忆里，周宪文不仅是一位名教授，不仅是一位著作等身的经济学家，不仅只是一位书斋里的学者，当时还是一位青年才俊，而且关心时政，所做学问都能紧扣现实问题或现实需要。

1935年，周宪文29岁时，就被暨南大学聘为商学院院长。1941年，上海“孤岛”上的暨南大学当局深感日本对上海外国租界的虎视眈眈，就未雨绸缪，决定学校内迁，派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周宪文到福建建阳筹建分校，担任建阳分校的主任，而在1942年，上海租界也沦陷了、上海暨南大学总校整个内迁到福建建阳后，他又重新担任了商学院的院长。在整个抗战期间，他研究世界经济，编著了好多关于世界经济的书籍，其中尤其对日本的战时经济有深入的研究，出版过多本关于日本社会发展、财经问题及日本与我国东北关系的书。傅湘霭还在台湾街头（时为1946年）日本人摆的书摊上发现了日本人编写的《中华名人录》，称周宪文教授为“日本通”。

后来周宪文离开了暨南大学，到了台湾，在台湾银行担任经济研究室主任24年。这24年是他著述人生的黄金时期。这里就不多说了。可惜《暨南人》这部书没有给关于周宪文这篇文章配图，无法让人更直观地体会周宪文先生作为勤奋的经济学著述家的风采。现在配文的这张周宪文先生著作“两等身”的图片，我还是在网上找到的。

周宪文老家是黄岩东山乡的名门望族，现在当地政府还保护着周宪文故居。周宪文有个小弟弟叫周宪典，在黄岩无人不知，曾是黄岩最有名的国有企业黄岩轴承厂的厂长。黄岩现在被称为中国模具之乡，其实，最早的师傅，多出自黄岩轴承厂。周宪典还是中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是台州市黄岩区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可惜他病逝已经多年了。

（2021年2月8日）

[返回目录](#)

推荐几本 21 世纪年度好书

—杭州大学经济系 77 级 罗卫东

这些年一直参加 21 世纪年度好书最后一轮的评选。

去年为《棉花帝国》和《后真相时代》撰写了推荐语，今年的评选，六位选书人各自从中选出自己认为最好的 10 本，提交汇总，最后确定 10 部作为年度好书。与往年一样，我也被指派为其中的两部入选好书撰写推荐语。

一、《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推荐语

整整三百年之前的 1721 年，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工厂出现在英国德比市的德文特河的一个岛上。三百年来，“现代性”藉由工厂这个综合性的平台，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无论我们是否感受到，或者是否承认，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人类赖以生活的物质世界，其实是被工厂制造出来的。工厂，作为一种生产组织，一种经济制度，一种文化类型，甚至被当做一种艺术装置，全面地且深入地形塑了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

认识、理解、反思“工厂”，尤其是堪称“巨兽”的巨型工厂，本书是一本精彩的作品。一册在手，工厂的来龙去脉、前生今世，皆清晰而生动地呈现在眼前。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二、《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 推荐语

如果把探索历史的真相比作侦破案件，那么，考古队长就是大侦探，是神探。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无数奥秘，深深埋在华夏大地。让其拨云见日，重现于世，打开被封存的真实历史，便是考古人的职责使命。

良渚、二里头、三星堆、秦皇陵、小河墓地……，十位考古队长带领读者巡游分布在祖国大地东南西北的十处考古现场，打开了十粒“时间胶囊”，解密从史前开始一直到南宋的十大中华文明历史故事。

十位神探，化身为十位资深文化导游，现身说法，现场讲解，如数家珍，令人如临其境，权威、扎实、精彩！

[返回目录](#)

冬日瓦尔登湖探古寻幽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麻桑

今天是我的生日，女儿觉得，今年没有朋友来喝酒祝贺，我会有失落感，要带我出去走走。在这里生活几十年，很少有机会去观赏新英格兰的自然风光，自疫情以来，因祸得福，我们几乎天天出来爬山游湖，享受美景。发现这里很多地方还都保留着原始风貌。

女儿让我选路径，今天我突然有点小资，要去瓦尔登湖。过去去过无数次瓦尔登湖，但从来没有在大雪之后。开车只要 15 分钟，太阳??要在 4:30 下山，我们 4 点到。湖已结冰，落日映照在冰湖上，一切笼罩在彩虹般的帷幕中。湖面上除了几个在湖上挖洞垂钓者，还有几个刚刚结束越野滑雪的人。

遥想一百七十多年前，一位哈佛的毕业生，名叫梭罗，来到这个湖畔，亲自挥舞铁斧??，给自己造了一个小木屋，据说花费是 28 刀。他孑然一身，一住就是两年两个月。瓦尔登湖由此名满天下，朝圣者络绎不绝。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财富使社会风气人欲横流。他认为，一个人仅需吃，住，穿，再加上能源。然而，这些都可以向自然索取，其他的都是浪费。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全都丢弃，把生活逼上绝路，从而简单，简单，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漫步在一片冰天雪地里，女儿问我，如果没有微信，我能不能一个人在这个小屋里住一个星期。我说有微信也只能住三天，三天是极限。而人家在没有 wifi 的情况下，一个人在这里住了两年两个月！一个人有如此忍耐，必是一位在精神上丰富自足的人。他在“瓦登湖”一书里告诫大家，“对于生活要减，至简，而对于精神要添加”。一个人有了丰富的精神活动，才有可能在物质极其贫乏的情况下存活。

我们在天还亮的时候，在梭罗小道上走了大约半里多路，礼节性地朝拜了这位先哲的小木屋原址。小木屋原址离湖二十来步，处在林子里。这里周围的树木品种跟我家林子里的一样，高傲而冷淡。而这位哲人每天跟这些树木，林子里的小动物，石头湖水及周围包括没生命和有生命的万物交流，从中学习到生命的精华，人生的真谛。

真是神啊。我也在相似的林子里住了 20 多年，从来也没有跟那些树和石头有过交流对话，偶然听风观雨产生过一些神秘的感想而已，为此偶然写首小诗。小动物们每天从我家前门经过，都没有要对话的意愿，总是来往匆匆，大家似乎都很忙的样子，它们为食而奔忙，我也是。

在原址上拍了几张照，也算是留念，我们决定离开梭罗小道，开始从结冰的湖面行走，带有几分风险，因为有些地方结冰不厚，如果掉进去了，可能不会死，但绝不会是个完美的生日。

当我们走在洁白的湖面上，终于体会到了，梭罗先生是在一个多么圣洁美丽的地方享受孤寂的。alone, but not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lonely. 这句话不好翻译。我开始理解他那回归自然、崇尚简朴的生活理念。他提倡的回归本心，远离尘嚣，亲近自然，在静谧中寻找体会一种原始的生存状态、过一种朴实而充满诗意的生活。

夜幕低垂，这时，湖面上垂钓的人不知什么时候都已散去，远处警车的蓝灯在闪，警察在查看湖上最后的游客。我们还要走一里多路才回到停车处。好几次为了抄近路，冒着一定的风险走到靠近湖心的地方。终于到了湖边天已黑，警察还在等我们，很客气地跟我们聊了几句，然后熟练地把铁栏门关上。一声晚安结束了一次灵魂的洗礼。

（2021年2月11日）

[返回目录](#)

漫步西兴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徐川

今天年初二下午见阳光很好，就动了念头再去一次西兴古镇。我工作时单位在三桥边上，三桥也叫西兴大桥，这桥名我也糊涂不明，当然更不知道西兴了。现在想想固然有无知的因素，更加严重的是对西兴宣传太少了，要知道我从十岁读报到六十岁退休，天天不落下，寡闻太甚。

京杭大运河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直到公元七世纪才完工。这世界上最大的人工运河沟通了五大水系：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流经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和浙江八省市。而浙东大运河西起西兴永兴闸，东入宁波三江口，唐以后至镇海。浙东运河是沟通江海的通道和内河航运与外海连系的交通纽带。西兴正处在两大运河之间的起点上。

掀起书本你会发现西兴的历史源远流长。

西兴是古代越国去吴国在钱塘江上主要的古渡口。据说西施赴吴也是在西兴整装待诏的。而越国大臣范蠡在西兴渡口建造越国关防，渡口城堡一一固陵，“言可据此固守，谓之固陵，今之西陵也”。

西晋永康年间，会稽内使贺循从会稽开凿运河至西兴；唐开元天宝年间又在此设有驿站；五代末吴越武肃王改西陵为西兴。南宋定都杭州，漕运、贸易大增，西兴成了南来北

往货物运输集散中心，通江入海的必经之路。西兴从拒吴重镇一变而为货物中转集散之地，这是一次华丽的转身。

在西晋以后政府在此一年可收上百万税钱。由此可见，运输繁忙，货物繁多，百舸聚拢，万商云集，人来客往，这种繁华景象一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据说当年有七十二家半过塘行。过塘行即为货物中转服务行，这名字还是乾隆皇帝取的，他曾两次微服出巡，从杭州至海宁，因愤慨时人欺负船工、脚夫，故改名为过塘行又替劳工发牌。

旧时镇上有乾隆皇帝的御碑，今天只能在往日的地图里一睹芳名，现时介绍文字不见踪影。今天一位坐在和尚桥上的老人对我说，当时万岁爷立碑免萧山三年税赋。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朝开办邮政于是驿站大减，因西兴位于水陆交通要冲，驿站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才告撤销。而西兴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萧绍公路开通后才逐渐败落。当然也有钱塘江江位北移的因素。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而西兴是一个典型的因水而兴又因路而败的例子，同样的例子近的有塘栖古镇，远的有江苏扬州，都是因水运没落而败落。

在我看来西兴古镇只能算是西兴古街，运河两岸都是两层的清末民初徽式民居，有钱人家后门设有河埠头，当然也有公用的河埠头。民居建筑基本上都是前店后居，或是下店上居。

我上次去只走了北岸，老人告诉我北岸的运河填掉了一些，以前路没有这么宽。今去仔细观察屋子桥，见南面桥基有一两米，北边则没有了，由于可知老人的话不假。

今天专门走了南岸的街道。街面仍是旧时格局，路宽两米，对面人家鸡犬可闻。西兴古街被新式大街分为三段，我从最西走到最东，见到了西兴驿的遗址和至今矗立的六根石柱，上面尚有文字但已漫漶不清。

走在古街上可以想见当年李白、苏轼、贺知章、查慎行等著名诗人行走在此，或宿于驿站或宿于旅店，把潮涌、关楼、驿站写入诗篇，将西兴永远铭刻于历史的画卷中。

西兴也曾受屈辱，1943年日军撤退运走古钟，日军坦克压过了和尚桥的桥面。屋子桥上旧时有亭子，永兴闸边上的小城隍庙的遗址上四周今天有一圈蜡烛；永兴闸的闸槽仍在，这闸建于1587年，据说这是小闸，附近还有一个大闸，已湮。旧时船舱里放货，舱上载人。有船工，脚夫、马夫、牛夫、纤夫上千人，河边的房子都是用作旅店、饭店、茶馆和仓库，因过往行人夜晚出行各用灯笼，所以西兴灯笼当时名震遐尔。

春秋战国时代建造的铁陵关，历朝历代均有修葺居然在1966年被拆除，今天遗址上方都是民居，已见不到遗址大小，只有一截不到一米的石柱在诉说往日的岁月风云，再仔细一瞧露出地表约十公分的古石墙基还是在今天的新墙基下面。2500年的浙东第一要隘，宁绍台之襟喉居然成此模样不禁感叹不已。我问了一位88岁的当地老人，他说铁陵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关大小像杭州旧时的鼓楼大小。我在想如果雄关矗立至今西兴还可以有门票收入呢。

我仔细查看了旧时的西兴地图，下面这些建筑只能在文字中找到：

钟楼、潮神庙、宁济寺、龙图庙、慧济寺、永兴庙、古城隍庙、石碑亭、牌坊、西陵驿、刘候祠、去思碑、六眼井、回心庵、戴家庵、孙家庵、清凉庵、傅全香戏班、蒋家庵、财神庙、福音堂、戴家祠堂、观音殿、资福寺、盐课司、西陵道院、大小城隍庙、宁绍会馆、轮船埠、日船埠、纤道和石碑坊群等等。

可以想象旧日西兴的规模和，而今天老街上找不到一家咖啡馆茶馆步馆和商店，无法留住人气和供游客小憩，也没有一点当地产品，与塘栖古镇、安昌古镇相比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厚重的历史、文化与单薄苍白的现状令人唏嘘不已。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索着西兴古镇如何才能向其他古镇学习和恢复更加完美如初呢？

[返回目录](#)

卢纶“予心君冀言”

—杭州大学历史系 77 级 陈侃章

卢纶是唐朝的著名诗人，河中蒲县（今属山西）人，他写的《塞下曲》组诗雄浑慷慨，字里行间充满英雄豪气。大历年间，卢纶因受官场牵连失意去职，进而游历浙东，他在诸暨与姨弟裴均会面，用一首诗作倾诉衷肠，别有一番况味在心头。

那么卢纶是何时何因到浙东的呢？

起初，卢纶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唐玄宗天宝年间他赶考进士时，适逢安史之乱，科举中止。唐代宗复科举之试，卢纶赴考，又名落孙山。虽然屡试不第，但卢纶确有才学，诗名传播尤广，为朝廷显宦所赏识。时任宰相元载极力举荐，卢纶得以出任阆乡县（今属河南灵宝）县尉；另一位宰相王缙（王维之弟）认为这个舞台对卢纶而言还是太小，便举荐他为集贤学士、秘书省校书郎，其后他又升任监察御史。由诗坛而入仕途，一时间，卢纶春风得意，但因没有功名，难免存在非议。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大历十一年（776），助唐代宗平定叛乱、坐稳江山的元载及王缙被废黜，唐代宗赐元载自尽了断，贬王缙为括州（今浙江丽水）刺史。卢纶自然受到了牵连，他一度被拘捕，后来总算保全性命，走出牢狱，削职为平民。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卢纶开始悠游于林泉，以排忧解难。据《唐才子传》，早在安史之乱时，他就曾到访江西鄱阳湖；这个以写边塞诗闻名的才子，一直倾慕江南美景，此次跨越浙江，来到了风景秀丽的浙东越州。途中，卢纶写下《渡浙江》《山中咏古木》《题兴善寺后池》等诗作，特别是《渡浙江》，广为传颂：“前船后船未相及，五两头平北风急。飞沙卷地日色昏，一半征帆浪花湿。”

由此，便要转到对卢纶的姨弟、时任诸暨县尉裴均的介绍上来。

裴均是名门之后，其祖父为尚书祠部员外郎，其父裴倩在宰相府元载门下任职。家学渊源使得裴均做学问时毫不含糊，一举以明经及第。及第后，他外放的第一个官职就是诸暨县尉。裴均放职诸暨县尉时，卢纶正好来到浙东，写下百感交集的《送姨弟裴均尉诸暨》：“相悲得成长，同是外家恩。旧业废三亩，弱年成一门。城开山日早，吏散渚禽喧。东阁谬容止，予心君冀言。”诗题下自注：“此子君元相旧判官。”

这里先要交代一下卢纶的家境。卢纶早年失怙，父亲离世导致贫穷困顿，很长一段时间，卢纶只得投靠母亲家系生活。卢纶的母亲姓韦，与裴均的母亲系胞姐妹，舅舅韦渠牟深受唐德宗信任。卢纶在母亲家系生活的情状，在其诗作中时有流露，如“孤贱易蹉跎，其如酷似何。衰荣同族少，生长外家多”。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厘清了上述关系，有助于读懂《送姨弟裴均尉诸暨》。诗题下所注“此子先君元相旧判官”中的“此子”，指时任诸暨县尉裴均，“先君”指裴均的父亲裴倩，裴倩任宰相元载的判官；那时，判官的职责是辅助主官处理事务，并无实权，主人倒台，僚属同时受连累。首句的“相悲得成长，同是外家恩”，是交代两家遭遇的“相悲”境况和亲戚关系；“东阁谬容止，予心君冀言”是述说他本人和裴均的父亲裴倩受到宰相府（东阁）之事的牵连，如今事情虽已止息，但还是不堪回首，只能借君冀言我的心思。

裴均非寻常之人，他从诸暨县尉起步，在政治漩涡中不断回旋上升：团练判官、膳部郎中、节度使、尚书仆射，直至同平章事，位极人臣，竟得善终，可谓封建社会的稀有之物。

所以说，卢纶的《送姨弟裴均尉诸暨》里，暗藏着一段风云变幻的故事。由此不难想见，浙东的唐诗之路上，肯定还有许多浓缩白云苍狗的史诗佳作……

[返回目录](#)

想起去年的今日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张广星

今天开始参加 2020 年度台州新闻奖的评比，我分在广播组，下午首先进行广播新闻奖消息类节目的评比。自然，参评的节目反映了过去一年的各项重要工作，如抗击疫情、复工达产、脱贫（对我们台州来说是“消除经济薄弱村”，简称“消薄”）致富奔小康、台州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数字经济转型等，艰难的一年又如同大幕拉开一样，一幕幕又清晰地映现在眼前。

我对 2020 年冬春之际的印象，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阴寒。或者用另一个词组来表达：多雨。社区和街道下沉干部们一起，连续多日冒着淋漓不休的寒雨严守街口，乡村干部则在乡村的路口设卡把守。城乡居民响应政府的号召，禁足在家。人们度过了一个超长的春节假期。我们也是通过广播电视媒体，知道了就在大家禁足在家的日子里，有多少人正逆行而上，奋战在抗疫的第一线。我们今天听评的节目中，既有牺牲在值守岗位上的村委会干部，又有为大家舍小家放下才六个月的婴儿连续二十多天坚守在一线哨口的乡镇女干部。

我至今还保存着台里的一张证明，证明我确实因工作需要出入社区。所以，我当时也是一部分能离开社区相对自由活动的人员之一。就在我禁足在家和半自由活动期间，我

坚持每天写作并在“无限台州”和朋友圈发表“宅家的日子”系列。去年的2月17日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因为这一天，正是结束超长假期恢复上班的第一天，所以我的《宅家的日子》系列也就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去年这一天最后一篇《宅家的日子》，题目叫《送药记》。记得那天更是个风狂雨凄的日子，我受外甥女之托，把她父亲需要的药给送到院桥镇北边卡口去，卡口设在院桥镇和南城办事处交界的梁湖桥村北。我把药交给值守人员，自会有村干部定时来卡口取走村民的东西。

在发表《送药记》的文前，我写了一段按语：

今天是节后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既要继续严控疫情，又要正常履行工作职责。史上最长的春节假期结束了，我的《宅家的日子》也到了与各位朋友告别的时候。这是“系列”最后的一篇。感谢各位朋友的鼓励，使得我能每天一篇地坚持下来。它们可能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十几、几十年之后，再来翻看，这里记录的都是鲜活的细节和疫情爆发期间宅家的日子里的一些真实、真切的感觉。敝帚自珍。

今天在评稿结束后，我翻看着去年阴雨连绵的阴寒日子中的这些记录，深为我们国家上下同心，很快扭转疫情形势，并以最快的速度复工达产，实现了全年经济的正增长，感到不易，也感到欣慰。

我再翻到朋友圈去年的今天，我在干什么？原来我的朋友圈也有记录。我那天也发了一篇微文，题目是《又到市民广场》。那天是我值班，但那天的天气也像疫情一样，已经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有了明显的好转。阳光明亮。我在办公室坐不住，我去了市民广场。市民广场一片寂寥的气氛让我记忆深刻。东边的草地上没有一个人在放风筝，西边的喷泉公园里没有一个游人。原来，虽然机关恢复了办公，但禁足令，也就是禁止人员在公共场所聚集的命令仍然在执行。

这之后一整年过去了，虽然疫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控制，但末端管控的严密措施仍然不能放松。比如今天，我们来到玉环大酒店，就要查验健康码，测体温。我们都自觉遵守，只有人人遵守，才不会有破口，防守才会如铜墙铁壁一样坚固。

（2021年2月22日）

[返回目录](#)

新冠改变了合唱排练模式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陈雯

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公共聚会场所被迫关闭，人们居家禁足，各自为营。我们这里从去年三月中旬开始居家工作，我连近在离家一迈的超市也不去了，开始网购蔬菜食品。当时网购也不容易：最难的是订送货日期。我用Peapod, 把货装入购物车后去订送货日子，基本上是两周全满（一次只放出两周日期），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缺马上下手抢。等十多天后发货也会发生原来订的蔬菜已没有了，商家便会用类似蔬菜替换或把钱退回。不过送来的蔬菜鱼肉质量都是上好的，比实体店的好，应了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

上班的模式变了，买菜的模式变了，我们合唱团活动的模式也变了。再不能大家聚到高中音乐教室去排练，排练移到网上在zoom进行。这样也省去了团员下班后急急忙忙驱车赶往排练场地的麻烦，饭后在家打开电脑上网便成。开始的摸索阶段大家还有诸多不习惯，慢慢地一切顺理成章。我们在六月下旬举行了内部演出，十一月初照常推出一年一度的秋季音乐会，在zoom和两个YouTube帐号上实时播出。Zoom可容纳五百人，两个YouTube上当时计数都有一千多人观看，观众量远远超过以往在礼堂的演出。

一台云端演出节目，有多少云下的故事。

在一个大教室排练七八十人一起唱，容易混，滥竽充数者不明显暴露。现在网上排练要求每人交作业，录下自己的练习。录音明确规定不许用全民K歌，因为全民K歌的各种美化声音功能使录音里出来的已不是你真实的声音。这也是专业歌唱家不用全民K歌录音的原因吧，评分的SSS完全是机械性的。但作为自娱自乐的唱歌app，全民K歌受大众欢迎。团员必须用mp3录，不能用任何修音。最后用来合成的录音必须是干音，不带伴奏。这就要求每个团员完全掌握歌曲的音准节奏，每个音符都不能含糊。当有伴奏时，如果是一串十六音符的快音，有人会糊糊的滑过去，耳朵不太灵的人根本听不出来。现在没有了伴奏，这就糊弄不过去了。还有一个大忌是抖音，当指出某人有抖音，合成后破坏了整体，她很不好意思，说不是故意的，是气不够造成，要多多练习来克服。在听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后，大家反复纠正直至达到要求。有人说：“我不喜欢网练，不喜欢录mp3。我等以后一起排练时再唱。”这些极个别的人不交作业，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其真正原因。

团员交上终稿干音后，制作人员开始合成。要将八十来人的音频合到一起，对专业人员来说也不是件易事，何况是白天要上班的业余人员。靠晚上和周末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对齐音频，然后再将大家的视频进行对口形合成。我都不敢想像如果我拿到八十条音频八十条视频怎么来把它们合成得基本完美？难怪搞合成的人说：“我快疯掉了！”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话说我们既然能从生我养我的熟悉环境来到举目无亲遥远的国度求学安家立业，新冠病毒带来的不便是击不垮我们的。我们团每年的音乐会2020年也如期举行，从实体剧场移至云端，而且做出了不少实体剧场舞台上不可能的舞台效果。

目前新冠疫苗的免费接种在美国已进入1C阶段，估计夏天之前便可实现全民接种疫苗。届时生活将回归常态，但将是一种新常态。许多在疫情时期学到的技能会长期并存使用，改变我们对传统事物的理解和处理方式。

（2021年2月24日）

[返回目录](#)

“往事深远而奥妙”

读蔡天新《小回忆》增订本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 余刚

2020年10月，我来到浙江南部一个叫渔寮的小渔村，一眼就望见久违的大海，瞬间想起四十多年前经过故乡乐清湾时的情景。是的，乐清湾离这本《小回忆》的作者蔡天新的老家黄岩和温岭也不远，事实上，他的祖居地平田乡与乐清毗邻，或许我们的祖先说着同一种乡音。此时在渔寮，我看着潮水慢慢向沙滩较高处渗透，似乎是在侵入未被触及的领域，就像交叉的小径。虽然时间并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但同样不受控制的记忆却总能伴随着我们。

《小回忆》是数学家、诗人蔡天新描写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一部回忆录，初版于2010年，新近又增订再版。这是一部个人成长史，也是一部混杂了家族史的地方民俗史。它以作者小时候的生活轨迹为枝蔓，进而引出其家族曲折而隐秘的历史。这中间的生离死别、迁徙与磨难似乎永无穷尽，与历史的波动有相同的频率（他的南渡先祖蔡谟是东晋名臣，后因遭迫害避居于浙东南）。这种不经意间写出的苦难，正是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它反映了特殊年代的生活，写得详细，充满意味，无疑是散文写作的一个新收获，也是给现在和后世的一个礼物，已被哈佛、斯坦福、芝加哥、苏黎世、莱顿等十多所世界名校图书馆收藏。

在《小回忆》之后续写的《我的大学》里，作者写到：“如何描绘我们的人生经历？这是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之所以这么说，一是有感于现在普遍缺乏反省精神，二是源于哥伦比亚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至理名言：“生命的真谛不在于你活得有多精彩，而是你能否记住并描述它”。作者推崇这个理念，也推崇随笔这一体裁，认为它更适合表现现代生活。当然，作者更在意人类的自我反省精神，在他看来，回忆录或自传是自我审视的一种文体，而在人类的长河里，必要的、大大小小的、事关民族命运的反省远远不够，错误和悲剧一再重复发生。记住和描绘人生，记录和反省，这是他在壮年时就开始回忆录写作的动力。

—

小姑、四姨、小舅、外婆……《小回忆》通过对一个个普通个体的描绘，进而渗透到历史鲜为人知的隐秘角落，连接了历史的进程，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这一个个看似云山雾海的片断故事中，人物的命运跌宕起伏，人性的光辉不时闪耀，感人的事例一个接着一个。这使我联想到英国作家奈保尔关于他故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记述，在小说集《米格尔大街》里边，那些生活在边缘、如风中芦苇似的小人物们，不知怎的，就是那么栩栩如生，令人难以忘怀。这完全是一种三言两语式的、无技巧的、基于人性的写作。而《小回忆》的质朴和归真反璞式的描写，似乎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不同的是一个是小说，一个是真实的生活记忆。

或许，书中最为感人的是作者对父母的回忆。在书的扉页，作者深情款款地写道，本书“献给母亲，和我们在乡村度过的漫长虚空时光”，这可理解为本书的一个基调。蔡天新的母亲晚年生活在杭州，我在世纪之交时曾经见过她几面，十分慈祥，且言语不多。但在书中，母亲的形象是如此鲜明，“声音洪亮”、与领导交谈不卑不亢、做什么都很认真（刻蜡纸刻到视网膜脱落）、人缘好（晚年与几十个人保持通信），当然更多的是对子女的各种操劳，一个慈祥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不仅如此，母亲的坚强是对作者心智的最好保护。书中写到两个同龄人丹青和敏文，因为有着类似的家庭和生活遭遇，在中年时候突然精神崩溃，作者认为那是忧郁症的延后爆发。

然而，作者的父亲留给我更深刻的印象。他的地下党员和“右派”身份、艰辛而曲折的求学之路、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的学习生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作等，令人称奇（作者甚至探讨了一个平常的家庭为何出了两个高材生，即他父亲和二伯）。作者在书中有一句直白的话：父亲从一个脑力劳动者变成了一个体力劳动者。这话似乎轻描淡写，但仔细想来是何等的残酷！我还注意到作者在书的最后一章所描写的，他的父亲辅导当时十五岁的作者及其他学生的高考准备，由于房间太狭小，为他们准备了小马扎，这无疑反映了他内心的期待。这些段落十分引人入胜。

书中对家族成员（还有台州的历史人物）的描写也很生动（感觉台州人的个性十分鲜明）。他们之间或疏远或亲近

的关系，他们各自的人生道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南方家庭或家族近距离的观察。我读过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乡村生活》，在他的笔下，中国的乡村生活是平淡的，同姓之间、各家之间有来往、有走动，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伦理社会。同时由于集中居住，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小回忆》提供了又一个范本，我本人的生活经验也是如此，既是亲属又是邻居，在同一个院子的屋檐下或不在一个屋檐下，几代人之后，亲属关系有的渐行渐远，但依然十分友好，乐于互相帮助。但就是这个貌似平静的熟人社会，依然有许多令人惊异和触目惊心的事情发生，这也是本书的迷人之处。

本书开头，作者花较大的篇幅描写母亲带着他、姨妈带着表弟，从不同地方去探望外婆的情景。这是作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外婆。而当外婆看到他们时，很迷茫地说，“要这两个小孩有何用”。这话出乎常理，为何要这么说，想要表达什么，外婆当时的心情，永远是谜了。有一段描写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在国民党部队服过役的小舅在从台湾回到浙东沿海尚未解放的渔山列岛（本来是想回故乡的），作者外婆雇了一条小舢板赶去。母子俩都知道之后将天各一方，永不相见，这一夜无疑是人世间最沉重的一夜。这个故事十分压抑，让人莫名惆怅。几十年之后，作者去台北讲学，见到这位写过《操舵学》的船长小舅。小舅不禁感叹，“天上掉下个小外甥”，真很有沧桑意味。作者叙述的是家庭小事，实则反映了时代巨变。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作者出生于一个教师之家，自然关心老师们的生活和结局。从小学一年级的老师到初中一年级的老师，还有许多记忆中的老师，他都一一寻找或回忆。例如他的第一个老师，一个人要教五个年级。而当作者多年后找到这位老师后，却发现这位老师与当地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不介绍根本想不到。这让他十分感叹，心情复杂。再如，当他从大学第一个暑假回到县城，看到他上过的另一所小学一个胖胖的女老师（那所小学他唯一记住的老师，之所以记住，是因为这位老师从来不笑，或者说不会笑），他没有上去打招呼。蔡天新写到，等他能够从容地作自我介绍时，她却已经不在了。这心底埋藏的情感尽在无言之中。

二

在很大的程度上，《小回忆》是以儿童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的。说来也奇怪，当时的衣食住行什么的都比较简单，物质生活十分贫乏，但儿童的生活还是比较快乐的，这是他们的天性所致，因为每天都有新的东西等待他们去认识、去发现，何况童年的蔡天新随着母亲工作地点的不同而不断迁徙。童年的视角也是很神奇的，比如作者描写一所乡村学校时说，这所房子当时在他的眼里就是一座高楼大厦；而到相邻地区的温州，在他看来就是一座大都市。作者写道，看到温州五马街上的人来人往，童年的他十分兴奋，就像十年后到上海南京路，二十年后到纽约第五大道。

更多的记忆来自江南的乡村角落。本书的一大贡献是还原了当时的乡村和古董似的各类生产和生活用品。村庄、渡口、粮食的分配、露天电影、广场、集市、河流、水井，这些当时的乡村生活，今天都难以见到。有的已经消失，有的已经大不相同，作者其实为我们保留了一份那个年代浙东南生活场景。在王林施村，作者说他是记忆以来真正和村民们生活在一起。而他所见到的生产工具和游戏等，有一些还是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提到的。例如，活塞风箱、风筝、船尾舵、龙骨车、提花等。李氏没有提到的铜炉、滚铁环、捕捉青蛙和小红蟹、挤灰堆，也是以前常见的，有些现在已经被作为怀旧的物品在收集。

说到活塞风箱，作者详细介绍了它的工作原理，包括捆鸡毛的方法和活门的作用；对于石磨，他则逐步介绍了年糕的制作过程。其实作者在整本书中随时都在讲述乡村、集镇或县城所处的方位、地理、河流的走向，在这之间显露的自然是小时候的生活轨迹。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作者对水井的描绘。水井在南方是比较常见的，但作者的体验却十分独特，他说，“在我的记忆中，水井不只是一面镜子，它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我的谈话对象。我时常趴在井沿做鬼脸，有时甚至发出歇斯底里的喊叫声。”这样的描写十分生动。而在一个冬天，他在早晨上小学路上，却不小心掉进了刺骨的水井中。

然而，乡村有乡村的政治文化生活。看电影虽然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那时的电影也只有《卖花姑娘》等寥寥几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部。而且这些童年烙下的说教和思想贯穿了人的一生。这从很多人的回忆里都可以得到印证，可见思想的教育无时不在，只要是多次重复，一定会在记忆里扎根。当然，我也注意到了下面这一段：

我隐约记得那个初秋的黄昏，王林施生产大队革委会在小学礼堂传达中央文件，村民们悄悄地沿着学校的白色墙根走向会场的一幕，它留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无法消散。那时候中央文件就像现在电视剧里的皇上圣旨一样繁多，可是，传达到普通村民的必定是了不得的大事。

这里写的是“9.13”事件，这个事件的意义难以评估，在某种程度上它改变了当时的一些政治走向，而且在高压的气氛下拉开了一条缝，唤醒了一代中国人最初的觉醒。这个细节告诉我们，“9.13”事件是如何传达到乡村的，但由于他当时年纪太小，不可能了解村民的反应。不过，作者的确写了这类重大事件是怎么传到乡村的。这也为时代的转折和发展、个人命运的改变埋下了伏笔。

三

《小回忆》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大量引经据典和联想。这或许与作者的学者身份有关，也说明了他的匠心。我们看到，作者在书中追溯了祖辈的活动，充满了一种向往和激情。在写到某个地方时，总能感觉到其对当地的情形烂熟于胸，总要把当地历史上发生的事介绍一番，有的追溯到先秦，有的上推到宋朝，拉长了时间和空间。或者他会以较大的篇幅

说一说重大的历史事件，帮助读者理解。之所以这里提到宋朝，是因为书中写到了朱熹与作者的先人蔡镐的交往和友情，以及他在台州的活動。关于朱熹这个人物，人们一般会问，理学在历史上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它对民族性格的塑造到底是促进、完善还是灾难性的？或许两者都不是。

书中还满怀激情地写到七十年代初期一些外国元首访华，尤其是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到访杭州，作为一个南方人，特别是浙江人，一定对此记忆犹新。这在当时也是石破天惊之事。所谓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头子忽然被邀请访问，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需要思想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当时有文件一遍遍地在基层传达，可以说通过红头文字对那些想不通的人做了很多思想工作，记得有一点好像是说你们要相信上面的英明。这其实是一向闭关锁国的中国的一次松动，是我们这代人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但在当时，作为一个不满九岁的儿童，作者唯有好奇，并聆听了不少乡间的传闻。这类穿插的写法勾起了我们的回忆，也为历史事件提供了佐证。不仅如此，作者还把尼克松和其他东西方元首访华的路线以手绘地图的方式描绘下来，这对他来说是特别富有启示性的意义。

令我感兴趣的还有作者对东海南田岛的记叙。书中写到，南田岛是明朝闭关锁国的地区之一，连存在岛上几千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也被焚毁。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损失巨大，也说明当时南田岛形势的严峻。由于该岛在海上交流或贸易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得它迟迟未被开放。即使在其他岛屿和沿海

地区早已开放海禁的情况下，仍没有享受这份待遇，以至于变成荒岛。直到清朝末年，经浙江巡抚上书，南田岛才得以解禁。作者父系和母系长辈作为勇于闯荡的垦荒者，通过辛勤的劳动开垦了大批良田，成为岛上大户人家，犹如改革开放初期那些勇敢闯荡深圳的弄潮儿。正是在南田岛（如今隶属宁波象山），他的父亲和母亲成婚，两个家族融合在一起。

有关南田岛的历史变迁，以及朱熹来台州、尼克松等访华、家族和母子的迁徙等等，散落在书页各处，作者并没有刻意描绘。但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历史，为我们了解台州等沿海地区为什么会成为现代的台州（包括邻近的温州、宁波），还有今天浙江的活跃，做了新的注解。作者所写的事例和细节，印证了他喜欢的作家奈保尔之言“往事深远而奥妙”。当你读进去以后，就会发现亲情、爱情、家事、国事都在里面，它们是那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人们无法挣脱，至少无法挣脱那个时代。一代中年人、一代老年人都无法超越时代丢给我们的那种生活，也因此我深深地理解古人的空虚和惆怅。

本书写作的另一个特点是为诗歌作注。作为一名诗人，蔡天新成名较早，且与国际诗坛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包括今年的诺奖得主格丽克。他的第一本诗集《梦想活在世上》于1993年出版，表达了理想主义的信念，如今已有四部诗集，还有更多的外版诗集。《小回忆》多处引用了作者自己的诗作，并且像钥匙开锁一样作了背景介绍。他的第一首诗《路灯下的少女》的诞生就很有意思，是写一个等待男友的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女生认错人的事。这使我想到了美国文学史专家和美学家哈罗德·布鲁姆关于诗歌误读的理论，也就是说等人实际上是一次“误读”。《回想之翼》是一首在大洋彼岸写就的诗，应该说比较隐晦，有点难懂，作者揭开了谜底，告诉我们他是在思念父亲。

在处女集中比较奇怪的一首是《村姑在有篷盖的拖拉机里远去》，全诗如下：

我在乡村大路上行走
一辆拖拉机从身后驶过
我悠然回眸的瞬间与村姑的目光遽然相遇
在迅即逝去的轰鸣声中
矩形的篷盖蓦然变大
它将路边的麦田挤缩到我无限扩张的视野一隅
而她头上的围巾飘扬如一面旗帜
她那双硕大无朋的脚丫从霍安·米罗的画笔下不断生长
一直到我伸手可触

当时阅读时不甚清晰，心想为何出现拖拉机的意象。现在谜底解开了，作者的解释一往情深：“一直以来，我试图回忆那年寒假和亚萍在一起时的演出，想写一首纪念的诗，却未能成功……终于有一天，一辆拖拉机驶入我的诗歌王国，而那个叫亚萍的女生，也幻化成为一名村姑”。作者进一步解释说：“这首诗后来在法语世界受到青睐更是出乎我的意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料。”的确，童年的生活也是诗歌的源泉，可以说回味无穷，而诗歌也是回忆的佳肴。

蔡天新意犹未尽，在对《小回忆》初版增添了数万字以后，再也合不上记忆的大门，撰写了内容更为丰富、背景更为广阔和深邃的《我的大学》。值得一提的是，他当初选择数学专业的原因有二，一是徐迟的科普文章《哥德巴赫猜想》，二是他的父亲觉得学数学比较安全。《我的大学》恰好是对《小回忆》的承接，那是另一个成长和反映时代变迁的故事（他认为大学时代是自我探索的过程）。而接下来，我也十分期待他的手绘旅行地图的和漫游世界的故事（《花城》杂志2021年第1期已登出第一篇）。

（2020年冬天）

[返回目录](#)

杂忆元宵节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张广星

黄昏时细雨霏霏。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着黄岩广播电台的两位“马小家族”主持人互侃得很热闹，但话题就围绕着一个：“你吃到山粉糊了吗？”原来黄岩的爱心人士就像年内的“腊八节”一样，腊八节是煮粥给市民们尤其是专送给环卫工人们吃，今天则煮山粉糊给市民们免费赠吃。大多数人都正在路上，正是饥肠辘辘，又听到主持人关于去抢吃山粉糊的吆喝，又听他们具体描述山粉糊的香味，配料，对山粉糊的盼待心理就更加迫切了。

山粉糊是黄岩人对元宵食品的称呼，隔壁临海人则叫糟羹。其实，山粉糊跟糟羹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区别就在配料上。甜羹的配料区别不大，区别大的是咸羹。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母亲到底在山粉糊里添了哪些料，印象中有豆瓣、荸荠肉、切成细细的年糕条——放年糕条是为了饱肚子，不然，一大碗山粉糊也是很容易饿的。

记得小时候的元宵节，有只吃一餐（就是正月十四晚上）山粉糊的，那时母亲就要来征求大家的意见：你们是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我们家大多数人都愿意吃咸的，所以印象中我家吃咸山粉糊的时候比较多。但我印象中也有吃两天山粉糊的，就是正月十四和十五两个晚上，分别是咸的和甜的。

农村元宵节没什么活动，所以吃山粉糊就是过元宵的唯一方式，也是记忆里关于元宵的唯一内容。

但也记得有一年，——那时我们已经在镇上中学读高中了，听得消息说，县里的猜谜活动下乡了，这好像是第一次镇上有元宵的文化活动。已经记不得举办地点是在镇大会堂还是镇中心小学。来猜谜的人很多，我和村里的伙伴也来到了镇上，其实，很多人是来凑热闹的。但也有一些谜条被我们猜中了，实在都是些简单的谜条，但当时我们都自以为高明。可能也就是这唯一一次的镇上猜谜活动，让我后来到城里工作之后，跟城里这些制谜的老师们一见如故。

猜谜是黄岩人在元宵节期间很重要的一项文化活动。黄岩民间有很多制谜和猜谜的高手。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每年的元宵节，黄岩都在总工会大院里举办大型谜会，黄岩总工会也自觉承担起大型谜会的组织工作。原先旧城尚未拆建的时候，黄岩有两条东西向的街：青年路和大寺巷。青年路现在还在，大寺巷现在拆成了大马路。两条路上都是人。青年路上的人，带着孩子，牵着兔灯、鱼灯，经过劳动北路，都涌向大寺巷，大寺巷正是县总工会的所在地，也是谜会的举办地。

夜深了，也有很多人带着孩子，牵着灯，从县总工会里出来，经过大寺巷，散向城区的各个方向。

近些年，黄岩的元宵谜会活动更加兴旺了。除了总工会依然每年元宵举行谜会外，九峰公园里举行的谜会规模更大，猜谜的人更多。而位于院桥的奥特莱斯广场，也邀请了黄岩

谜语协会的制谜能手们去布置谜会现场。商家善于鼓动民众，所以奥特莱斯虽然远离城区，但元宵那几天，从四面八方赶到院桥的人很多，当然，猜谜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到奥特莱斯广场逛商场、买衣服，才是他们的目的。

很多人今天也在怀念小时候的元宵灯节。灯节才是中国元宵的真正亮色。黄岩城区，除了一些大型建筑都装了轮廓灯饰，临街的每棵大树上都缠绕上节日灯——黄岩可是闻名四海的节日灯生产基地，或者树枝上挂满红灯笼，每家商铺门前都挂着各种材料和制作成各种形状的彩灯，一路灯火璀璨，这些之外，就是前文提到的小孩子手里牵着的各种小动物灯了。城里的一些手艺人，元宵节前这几天很忙，他们有些制作红灯笼，有些制作彩灯，有些制作小朋友手牵的小动物灯。这些小动物灯，有些逼真，有些夸张，但都生动有趣，在体现制作艺人高超的技艺水平的同时，也体现了他们热爱生活的一颗未泯童心。

但现在制作彩灯和小动物灯的艺人很少了。家家店铺门前也不再挂各种彩灯，元宵节晚上市民们外出，也很少有孩子再牵着动物灯的，街上一如既往地车来人往，是平时的日子，寡淡了年味。

去年的元宵节，适逢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所有聚集性活动都停止了，延续了四十多年的总工会谜会也暂停了。今年元宵继续严控疫情，谜会也无法举办。黄岩城区传统元宵的最后一项活动的偃旗息鼓，使年味更加淡了，又逢下雨天，只好在家里通过电视屏幕，看央视的元宵晚会了。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写到这里，我记起来了，当年为什么青年路和劳动路交界的十字路口，元宵时人群特别拥堵，一是因为那是黄岩城最中心、本来也是最热闹的地区。这个地方，黄岩人称为“桥亭头”，显然在过去曾经是水路交汇之处。解放后填河造路，周边有大型商场，有剧院，还有一座当年黄岩城里的最高建筑——消防队的钟楼。每年的元宵节，大寺巷的总工会院子谜会正热烈，而更多的市民聚到了钟楼附近，等着施放烟火。我们那时在黄岩大厦顶上上班，我们就在大楼顶上看烟火。这也是黄岩城内的一大年度盛事，但后来在钟楼还没有拆的时候，就被叫停了，因为黄岩城里人越来越多，来看烟花表演的人更多，而且他们都带着孩子来，怕发生拥挤踩踏——已经在各地有发生踩踏事故的报道了，所以从此之后，桥亭头就不再施放元宵烟火。后来，永宁公园建成，政府曾在永宁江岸边放过元宵烟火，但我记得只有一两次，也是政府担心围观的市民太多，怕出安全问题，以后也不敢再搞了。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记一次难忘的墨尔本春节联欢会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周晓康

题记：告别了多灾多难的鼠年，迎来了充满变数但又令人期盼的牛年，希望它能消灾解难，力挽狂澜，带给我们一个万物复苏、转危为安的太平盛世。今天，在我的 11-12 年级中文第一语言的两个班上，我跟大家分享了十一年前写过的一篇文章，记一次难忘的墨尔本春节联欢会，既可以作为记叙文的写作范例和教学资源，又可以用来庆祝中国新年，传播推广中华文化，尤其是在海外，跟这些远离家乡父母的留学生们一起回顾、见证海外华人们在异国他乡的辛勤打拼和奋斗，为主流社会的多元文化所作的贡献和努力。在与学生们的交流和讨论中，看到心灵深处的沟通和认同，甚是欣慰。不由得感慨万千，浮想联翩。趁今晚除夕之际，重发此文，温故知新。祝大家春节快乐，牛年吉祥！（周晓康，2021/2/11）

2010 虎年的春节又过完了，但是那喜庆的场面和一幕幕细节还历历在目，因为很特殊，很难得。

今年，我是第一次以志愿者加主持人的身份参加由墨尔本北区华人社团举办的虎年新春联欢会，地点在墨尔本北面的 Epping Plaza（艾平购物商场）。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二月六日那天一大早，我驱车从墨尔本最南面地处半岛的伊丽莎海滨(Mount Eliza)开到墨尔本最北面的郊外平原(Epping)，还带了两个从大陆来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学生：一个在我们学校高中毕业，现在墨尔本大学读本科；另一个上个周末才下飞机，初来乍到。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我们提前一小时到了目的地，信步踱入 Epping Plaza。偌大的购物商场空空荡荡，冷冷清清。原来今天是星期六，周末绝对没有人会起一大早来逛商场的！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先找到今天活动的场所。说来你可能不信，我们从商场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又从那一端走到另一端，走遍了整个商场，就是没看到与中国春节相关的任何庆祝场面！也没人可问，周围只有几个匆匆路过的老外，问也白搭，“一问三不知”！本次活动的主办人 Mr Arthur Yong 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从不用手机！据他自己说，他是生命科学家出身，知道手机对人体有害，所以坚决抵制！如果他跟人相约，都是要求对方严格按照事先讲定的时间地点，如是照办，不见不散。这也使得他的“对手”或助手不得不尊重他的安排，“无条件”执行，守时且守信用。这下可苦了我们！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开始着急起来，可别误了这么重要的庆祝活动！正在左顾右盼之时，突然传来了一阵“震耳欲聋”的锣鼓声，我们立马往声音响处跑去。只见从商场的东面入口进来了一队“浩浩荡荡”的人马，身上穿的是黑黄色彩鲜艳的中国传统功夫装，手中敲打着中国的传统乐器，

锣、鼓、钹等，前簇后拥，引人瞩目。最让人眼前一亮的还是那两只披红挂绿，英姿焕发的“大狮子”，时而摇头晃脑，时而蹦蹦跳跳，一下子把周围的男女老少都吸引住了！孩子们拉着大人的手，既兴奋又胆怯地围着“狮子”转，看着“狮子”嘴里的食物，想去摸，又不敢，跃跃欲试；老人们则退得远远地，眯着眼睛，坐观这吉祥喜庆、独一无二的新年舞狮。

越来越多的人往我们这边来了。两只翘首以待的“狮子”开始向周围的几家中国商店进发。它们一遍舞，一边表演，把和“财”字谐音的生菜和象征“黄金”的橙子从地上“衔”入“口”中，再从“口”中“吐”出，表示为这家商店祝福，祝其新年财源广进，生意兴隆。这可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观看这么生动、可爱的舞狮，触手可及，唾手可取！赶紧拍了几张照片，好放给我的老外学生们看。

多亏舞狮队的出现，把我们引到了“正确的”方向。我们随着人群找到了墨尔本北区华人庆祝中国新年的场所。它就设在我们曾经走过的一个宽敞无比的入口，周围都是澳洲人办的商店，如 Valleygirl, Aussie Disposal 等等，中间有一块很大的空间，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已经用简易的建筑材料搭起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不高不矮的平台，也可以说是“舞台”。舞台的正面贴着用毛笔书写的四个大字：欢度春节。舞台的左边是一幅画着老虎的“虎”字，虎视眈眈，虎虎生威；右边是一个端庄的“福”字，倒是没有倒着挂，看上去大吉大利，喜气洋洋。不胜凑巧的是，面向观众的舞台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背后是 Aussie Disposal（澳洲野营用品连锁店）的门面，硕大的落地玻璃窗上方挂着一面巨大的澳大利亚国旗，好像是我们这个舞台特意设计的布景，让人感到庄严神圣，肃然起敬！舞台的前方是一块空阔的场地，用于规模较大的表演。再前方就是观众席了。

围绕着舞台，我们看到了正在忙忙碌碌布置场地的工作人员们，他们全都是威特西华人社团的志愿者，放弃了周末的休息时间，从各处赶来，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推广中华文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其中有一个身穿海蓝色丝绸唐装、神采奕奕、谈笑风生的男士，穿梭于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就是本次庆祝活动的组织者翁文华先生（Arthur Yong）。听他的口音，就知他是早年从马来西亚移民澳洲的华人。去年11月在维州总督府领奖时，他也荣获2009年维多利亚多元文化杰出贡献奖，与我邻座。从他的事迹介绍中我得知他是一名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在墨尔本皇家医院任职二十多年，自上个世纪末退休后，一直致力于墨尔本华人社区的工作，先后创建并担任二十来个华人社区组织的侨领及华人电台的节目主持人，为宣传推广中华文化，为华人社区服务，兢兢业业，默默奉献，不取一分报酬。不由得让我从心底里钦佩！这次他把我们几个获奖者都请来了，以示维州多元文化的榜样和力量。

“恭喜发财！”麦克风里传来了一声甜润的标准普通话和夹杂着洋腔洋调的问候，原来是两个第一轮的主持人，Weiguo Cosaitis 和 Peter Green，宣布庆祝中国新年联

欢会开始。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舞台正中。台上，身材苗条的 Weiguo 女士穿一身大红紧身的中国旗袍，笑容满面，光彩照人；人高马大的 Peter 却穿了一套上白下黑、配有蝴蝶式领结的西式礼服，酷似我们在那些喜剧片中看到的意大利厨师，既彬彬有礼，又风趣幽默，以至于在节目穿插期间，我听到 VIP 观众席中的一位市议员笑着跟他和翁先生以及其他几位在场的贵宾说，下次竞选市长，一定要把 Peter 请来 run the campaign（主持竞选演讲活动），可见其给人印象之深刻！

有意思的是，欢度中国春节，第一个上台表演的却是当地土著人的头领 Uncle Reg Blow。他持着那杆近两米长的木管，一鼓足气，吹了一组土著音乐，这在澳洲倒也比较流行了：如今每逢过年过节，总能在一些街头看到这一有澳洲特色的土著文化表演，倒是成了澳洲多元文化的一个象征。我想今天瑞格大叔的表演也可以说是用他们的传统音乐来给我们中国春节助兴吧，不能不说别有一格。在中国，我们常说的是少数民族大团结，而在澳洲，这就是典型的多元文化大融合了！

与土著艺术相媲美的是 Jihua Wu 老先生和老伴 Jinlan Tang 表演的中国太极拳。两位老人动作轻盈，柔中有刚，为在场的观众们最现身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的太极养生之道，把那些老外看得特别入神！

接着，另外一对老外歌手 Gordon 和 Shirley O'Rourke 夫妇为大家演唱了几首经典的老歌：My Blue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Heaven（我的蓝天），Get Me to Church on Time（带我准时到教堂）和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Honey（挽着我的胳膊，心上人）。他们那甜美、抒情的歌声完全是专业演员的水准，字字句句，情深意长，打动了在场的每个听众，赢来掌声阵阵。简直就像是一场音乐会！

随后而来的是最有中国特色的“舞狮”，虽说我们前面已经见过舞狮队进入几个中国店拜年贺岁，但因场地有限，无法大规模地表演。而现在到了庆祝活动的现场，便大有用武之地了！只见那由两个人扮演的大“狮子”在舞台上昂首挺胸，气盖山河，又仿佛在跟台下的观众们报拳作揖，恭贺新年！旁边的乐队使劲地敲锣打鼓，那震耳的鼓声、锣声顿时把整个商场的顾客都吸引过来了！大家坐的坐，站的站，自动地围了一圈又一圈，至少有好几百。这时，看到那么多的观众翘首以待，那“狮子”突然从台上跳到台下，开始表演“猛狮扑食”。只见它从大厅中间的一个圆盆里抓起一把新年吉利糖果塞入“口”中，然后一摇一摆踱向前台那一群东张西望的孩子，一张大口，“喷”出来一大堆红艳艳的节日奶糖，那些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满地捡糖，逗得观众们哈哈大笑！此时，欢度春节的庆祝活动推向了高潮，男女老少乐陶陶！

接下去的表演也毫不逊色：由两个华人家庭的孩子们（Chelsea Bai, Julian, Jasmine 和 Adrianna Yung）组成的小乐队分别用中国的扬琴、古筝、琵琶、笛子等古典乐器演奏了节奏欢快，风格独特的民族音乐，令人赞叹不已！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这些节目的主持人换成了我和市议员 Cr Kris Pavlidis 女士相搭配，她说英语，我说中文，其实台下百分之九十的观众是老外！我的翻译完全是“例行公事”。不过，因为是中国春节，倒也是给今天的这场庆祝活动增添了“中国味”，否则，真不知身在何处了！

看完了乐器表演，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那就是北区的一个空手道俱乐部十多个青少年学员，在两个老外教练的带领下，给大家表演他们那真正称得上“赤手空拳”的武功。他们身穿白色的练功服，打着赤脚，步伐稳健，动作敏捷，静如兔，动如虎，个个训练有素，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最后，也是最让人难忘的，是一个叫 Anthea Sidiropoulos 的意大利后裔女歌手（2009年维州多元文化杰出贡献奖获奖者），用吉他自弹自唱自编的歌曲：Never on Sunday（从来不在星期天），I Am A Woman I Am She（我是女人我是她）。让我惊讶不已的是，我看到她的乐谱上竟然都有汉语拼音的标注，而且每首歌她都用五种语言来演唱：意大利语、法语、土耳其语、英语和汉语！真是语言天才，或说天才语言学家！受到她的感动，我也“当仁不让”，只要她用汉语拼音注释的，我就主动给她伴唱，她也很高兴！最后她居然还准备了一首地道的中国歌：月亮代表我的心（The Moon Represents My Heart）。这时，台下那些筹办这次庆祝活动的志愿者女同胞们也都纷纷登台合唱，整场庆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祝活动就在我们大家热情洋溢、委婉动听的歌声中拉下了帷幕！

通过这次活动，让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以前过年，总觉得是中国人的事，即使人在国外，想的也只是给家人拜拜年，找中国朋友同胞聚一聚；可这一次，除了我们这些志愿者和主持者，眼前几乎清一色的“外国人”，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服装，可大家都那么兴高采烈、兴致勃勃地来观赏、领略我们中国人的新年庆祝活动和传统文化习俗，其中的意义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平常说的“过年”——我们不仅仅是在“过年”，而是真真实实、实实在在地向其他民族、向全世界传播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优良文化传统，与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共享我们的文化瑰宝、精神财富。如果说以前我只是在教室里向我的学生们介绍、传播中国文化，那么，这次我是走出了课堂，走上了社会，把我们的华夏文化带给了社会大众，让我看到外面的天地更大，更精彩！作为一个海外华人，我们可做的、要做的事更多了，任务更重道更远！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大同世界而尽力吧，因为我们就生活在其中。

（2010年3月3日墨尔本）

[返回目录](#)

汉字书写与文化传承

—杭州大学历史系 80 级 全根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血脉之根、文化自信的伟大基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汉字的国际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汉字危机已彻底消除。在王永民先生发明“五笔字型”、输入速度早已超越西文的 21 世纪，仍有人感叹：汉字是一种低效率文字！这个感叹不知从何而来？与此同时，随着电脑、手机的日益普及，人们对汉字书写正变得日益生疏，“提笔忘字”现象异常严重，却是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

汉字的传承离不开书写，在历史的长河中，书写本身也成为一种文化。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与汉字书写有关的就占两项：造纸术与印刷术。由汉字的书写还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两个艺术门类，即书法与篆刻，2009 年两者同时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汉字发明以来，与汉字书写关系最密切、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当属笔、墨、纸、砚，即“文房四宝”。“文房四宝”之名究竟始于何时，现在已无法定论。北宋时，苏易简所著《文房四谱》，对这四种文具多有介绍；梅尧臣在《九月六

日登舟再和潘歙州纸砚》诗中写道：“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可见当时它们已成为书房中必不可少的书写工具。据悉，福州市鼓楼区茶园山发现的南宋许峻墓中有整套“文房四宝”作为随葬用品，张家口市宣化区辽代张文藻家族墓葬壁画中，也有不少将笔墨纸砚绘于一处的壁画。

然而，千百年来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房四宝”，在现代化、信息化的浪潮中，其产业正日趋萎缩、传统生产工艺濒临失传，却是令人堪忧的现实问题。截止2014年12月，在国务院公布的共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与文字相关的项目有47项。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除书法、篆刻外，还有宣纸传统制作技艺、雕版印刷技艺和活字印刷技艺等。这些项目的入选，恰恰反映了它们正面临文化传承的艰难处境。自宋代以来，“文房四宝”中，以宣笔（安徽宣城，元代以后湖笔渐兴）、徽墨（安徽徽州歙县）、宣纸（安徽宣城泾县）、歙砚（安徽徽州歙县，广东肇庆端砚、甘肃卓尼县洮砚与之齐名）作为代表，其产品畅销海内外。然而，即便是这些传统品牌，于今也面临传承危机，兹略举几例说明。

湖笔制作后继乏人

湖笔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素有“笔中之冠”美誉，其制作历史十分悠久。西晋学者崔豹在《古今注·问答释义》中说：“蒙恬造笔，即秦笔耳”，认为秦朝大将蒙恬发明了毛笔。五代时期学者马缜在《中华古今注·卷中·牛亭问书契所起》中说：蒙恬“用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

所谓苍毫，非为兔毫竹管笔也。”不过，根据现代学者研究，毛笔使用的历史实际要早得多，甲骨文时代已有毛笔书写了。人们把毛笔的发明权给予蒙恬，可能只是为了表达对他的敬重和怀念。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并不鲜见。不过，至今在湖笔的主要产地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仍有蒙恬庙供之，却是事实。每逢蒙恬和笔娘娘生日（相传为农历三月十六日和九月十六日），都要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他们膜拜“笔祖”，企盼事业兴旺、生意兴隆。

湖笔的发源地善琏镇制笔业约始于晋代。据清代同治《湖州府志》记载：“（善琏）一名善练，以市有四桥，曰福善、保善、庆善、宜善联络市廛，形如束丝，故名。居民制笔最精，盖自智永僧结庵连溪往来永欣寺，笔工即萃于此。”智永即“书圣”王羲之七世孙王法极。千百年来，湖笔生产在善琏绵延不绝，其技艺亦不断进步，涌现出众多的制笔巧匠。语云：“湖州冯笔妙无伦，还有能工沈日新。倘遇玉堂挥翰手，不嫌索价如珍珠。”〔1〕一般认为，元代以前以宣笔最为有名，唐代柳公权、北宋苏东坡都喜欢用宣州笔；元代以后宣笔逐渐取代湖笔地位，这与元代大文豪赵孟頫密切相关。赵孟頫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系宋太祖赵匡胤第十一世孙，位极人臣，又是书画名家，流风所及，湖笔身价自然倍增。相传赵孟頫对制笔技艺十分重视，一管不符合要求，即要求拆了重做。

湖笔之所以能够取代宣笔而独占鳌头，当然不仅是因为赵孟頫的“名人效应”，主要是因为其长久以来保持质量上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乘。湖笔由纯手工制作，制作工艺十分复杂。据统计，湖笔制作一般要经过择料、水盆、结头、装套、蒲墩、镶嵌、择笔、刻字等十二道大工序、一百二十多道小工序，其质量标准有所谓“三义四德”之说，“三义”即“精、纯、美”，“四德”即“尖、齐、圆、健”。只有达到这个标准，才是可以面世的合格产品。湖笔品种繁多，有软毫、兼毫、硬毫三大类、近三百多个品种。以羊毫为例，传统上只选取浙江省杭、嘉、湖地区所产优质山羊毛，以其羊毫锋嫩质净。笔工们将这些优质笔料再按质量进行分类，分出“细光锋”“粗光锋”“黄尖锋”“白尖锋”“黄盖锋”等四十多个品种，每个品种之下，还可以分出若干小类，可见其精细程度。正因为有如此严格的质量要求，才打造出湖笔持续千百年的文化品牌。

在现代化、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转型、书写习惯和工具的重大变革，以及某些商家对经济利益的片面追求，湖笔制作的生态环境已发生了极大改变，湖笔生产面临工匠流失、传承乏人、青黄不接的情况日益严重。2006年，“湖笔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代表性传承人为邱昌明。邱昌明16岁便进入善琮湖笔厂，数十年来熟练地掌握了湖笔生产的所有工序，他做出来的笔，笔头锋颖清晰，笔身光白圆直，使用的人无不感到得心应手。然而，如今他也是年届70的老人了。2014年，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在开展“我们的文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字书写与传播”记忆资源建设项目

时，专程赴湖州采访了邱昌明，并请他到北京参加了当年12月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我们的文字”大型展览。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目前湖笔厂的工人中很少能见到年轻人的身影。

徽墨是中国特有传统制墨技艺中的珍品，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徽墨产地主要在黄山市歙县、休宁县、祁门县、黟县、屯溪区、徽州区、黄山区汤口镇，以及宣城市绩溪县等地。徽墨以其特有的制作工艺，素有落纸如漆、色泽黑润、经久不褪、纸笔不胶、香味浓郁、丰肌膩理等特点而享誉海内外，世人以拈来轻、磨来清、嗅来馨、坚如玉、研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而称许之。截至2016年底，黄山市有徽墨从业人员近16000人，其中市级以上非遗传承人107人、传承学习基地13处，徽墨生产企业和手工作坊近20家，年产徽墨278万吨。与一些濒临失传的非遗项目相比，应该说，徽墨的传承和发展状况还是不错的。然而，就徽墨工艺的传承和发展而言，却不无隐忧。

徽墨历史可以追溯至唐代末年。由于“安史之乱”，北方墨工纷纷南迁，导致制墨中心南移。南唐时，后主李煜得奚氏墨，视为珍宝，遂令其子廷为“墨务官”，并赐国姓李作为奖赏，奚氏一家从此更姓李。从此，歙州李墨名扬天下，有“黄金易得，李墨难获”之誉，全国制墨中心南移到了歙州。其后，又涌现出耿氏、张遇、潘谷、吴滋、戴彦衡等制墨名家，徽州墨业进入鼎盛时期。宋元时期，墨工又在前人

的基础上，添加药物成为药墨。明代中期以后，整个徽州地区出现了“徽人家传户习”的制墨景象，徽州成为全国制墨业中心。至清代，徽墨代有传人，并制作了不少珍品，如“苍天珍品”“潇湘八景”“八宝奇珍”“十二生肖”“十八罗汉”“玉蝉墨”“宝剑”等。

建国以后，徽墨生产在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又获得新生，成为重要的出口产品。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电脑和手机的日益普及，“文房四宝”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传统的墨汁被化学墨汁替代，甚至人们根本不需要用墨来书写了，墨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在墨的生产过程中，由于原材料紧缺、价格疯涨，人才匮乏、生产方式落后等问题，制墨企业的效益不佳；加上传统徽墨制作中劳动强度大，特别是制烟环节，又脏又累，需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年轻人很少有人愿意学、愿意干。与此同时，老一辈制墨艺人或因年老体弱而退休，或因生病而离世，徽墨制作技艺传承面临诸多困难。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汪爱军年龄并不算大，于今已有近四十年从业经验，设计和制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2014年，在接受中国记忆项目中心采访时，他说：我们现在有一帮人是长期不可能放假的，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会增加更多人，就是专门取松烟。有的这个季节家里不忙的，也会来做墨，会帮着炼烟。我们现在有三十几个人，全年是不间断生产的，因为每年有这么多的销售量。现在我们厂里

年龄低于40岁的人基本上没有，我讲的是一线上生产的，办公室包括销售都不搭界的，这是个大问题。传承的是人，咱们这边还是缺人。材料可以分析，技艺可以用图像、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但是，没有人去学、去传承，没有人都是空的，所有的事都是事在人为，现在做墨的人很难找。

汪爱军还说：墨是中国的文化艺术，它是丢不掉的，它是画画、写字的载体。中国传统的书法跟绘画，只要存在，就依赖墨，所以文人就很爱这个东西。目前来讲，我的目标就是把康雍乾的东西、把最高境界的东西学好，我就感觉很满足了。墨分五色，枯也好，湿也好，你写字转锋的时候，它要很流畅。有人讲我要笔到哪里墨跟到哪里，就是要跟着我的心走，我的心要求我的笔画到哪里，我的墨要跟到哪里，他要达到这个境界。有的墨一写就枯掉了，转锋的时候就转不过来。你看那个《兰亭序》的转锋、勾线，那种笔法，都是淋漓尽致地去体现的！我们是做非遗传承的，把古代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你有好东西我们来研究，我们来跟上。你要想把这个东西恢复好，你就是把古人的东西先学到。

宣纸工艺需要保护

明清以来，中国书画可以说是“宣纸上的书画”，书画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宣纸上的艺术”。有人说：“中国人提起宣纸，就如同日本人提起茶道，那是一种不可言说的亲切温暖的感觉。因为，宣纸实在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和京剧、中医，还有《红楼梦》一样，简直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不可想象，假使没有宣纸的话，文征明、

石涛的名作如何存世，朱耷、郑板桥的愤世嫉俗如何表现；不可想象，没有宣纸的话，齐白石如何泼墨群虾，徐悲鸿又如何驰骋骏马。大师们的书画艺术一旦失去最好的物质载体，其天才表现将会大打折扣，那么我们看到的，也许只是八分的刘海粟，七成的李苦禅。”〔2〕由此可见，宣纸作为中国造纸术发明以来受到历代文人特别是书画家所青睐的一个文化产品的重要地位。

据考证，“宣纸”作为一个表示纸张的专有名词，大概始于唐代画家张彦远。他在《历代名画记》中第一次提到“宣纸”。该书写成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刊行。其卷二上云：“江东地润无尘，人多精艺，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3〕张彦远所说“宣纸”，当为宣州所产之纸。唐代以来，宣纸一直为人们所爱好，历代封建王朝都把泾县宣纸列为贡品。光绪十二年（1886），宣纸还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产品远销日本、东南亚与欧美诸国。宣纸作为书画艺术的重要载体，其制作技艺已成为中国手工造纸技艺的“活化石”。2006年10月，“宣纸制作技艺”被国家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10月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宣纸的制作有严格的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于2008年6月发布、并于2008年10月起实施的《地理标志产品宣纸（GB/T18739-2008）》对宣纸的定义是：“宣纸：Xuan paper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采用产自安徽省泾县境内及周边地区的青檀皮 (*Pterofeltis tatarinowii* Maxim) 和沙田稻草, 不掺杂其他原材料, 并利用泾县独有的山泉水, 按照传统工艺经过特殊的传统工艺配方, 在严密的技术监控下, 在安徽省泾县内以传统工艺生产的, 具有润墨和耐久等独特性能, 供书画、裱拓、水印等用途的高级艺术用纸。” (4) 根据传统宣纸制作工艺要求, 整个宣纸生产过程要经过一百多道工序。可见, 要掌握这一套复杂的生产工艺, 不但需要师徒之间的代际传承, 还要制作者长期的实践和不断摸索。由于这种手工制作程序大多仍不能被机器制作所取代, 对于学习这门技艺的人来说, 不仅需要掌握技艺本身, 在当今时代还要克服原材料缺乏, 承受清贫、工作枯燥等许多外在因素干扰。宣纸制作技艺的传承令人担忧。

20世纪50年代, 美国学者斯图尔德 (Julian H. Steward) 在其《文化变迁理论: 多线性变革的方法》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一书中, 首次提出了“文化生态” (cultural ecology) 的概念, 并很快被学术界所接受, 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有人认为: “文化生态理论对解决人类文化危机特别是对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方法论指导。” (5) 在对文字书写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中, 我们应当统筹兼顾, 重视“文化生态”建设, 只有这样, 才能使优秀中华文化世代相传, 历久弥新。

周行己、许景衡、刘安上三家诗论温州

——以温州地域文化与两宋之际学术及文学流变为背景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钱志熙

南宋时期，在学术文化及文学方面，温州属于域内的发达地区。学者一般会将其主因归之于宋室南迁所带来的文化重心的南移。这当然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其中仍然有地域固有文化学术的条件在起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北宋后期温州地域学术与文章的兴起，实是奠定了该地域后来学术文章繁荣的基础。王十朋《何提刑墓志铭》论温州学风文风云：“永嘉自元祐以来，士风浸盛，渊源自得之学，胸臆不蹈袭之文，儒先诸公著述具存，不怪不迂，词醇味长。向令及门孔氏，未必后游夏徒也。涵养停蓄，波澜日肆，至建炎绍兴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东南。”从大背景来看，元丰、元祐是北宋文学发展的高峰，陈衍《宋诗精华录》甚至准盛唐之例，称此期为“盛宋”。但元祐以后的绍圣至南宋初建炎、绍兴，却被视为介于元丰、元祐文学与南宋中兴文学之间的一个低谷。但从特定地域来说，此期正是东南沿海的温、台等处文学兴起的时期。王十朋所说的“渊源自得之学”“胸臆不蹈袭之文”的“儒先诸公著述”，主要的对象就是世称“元丰太学九先生”的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等人的理学、节行与文章。他们不但预流当时，驰誉域中，而且直接开启了后世永嘉学术文章的繁荣。学术界关

注、研究较多是他们的理学与文章，对其诗歌则甚少注意。元丰九先生虽为理学家群体，却多热衷于诗歌创作，其中周行己、许景衡、刘安上三家诗，预流元丰、元祐以苏、黄为代表的诗歌创作高潮，并且直接开启了南宋时期温、台地区诗歌创作的繁荣。从空间来说，元丰太学九先生开启的永嘉诗派构成宋诗的一个重要板块；从时间来说，这个诗派也是宋诗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北宋时期温州的地域诗风

周行己、许景衡、刘安上三家，可以说是宋代温州地区正式预流主流诗风的诗家。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是元丰、元祐诗歌创作高潮影响下产生的，但在此之外，温州本土诗歌传统也是他们诗歌创作的重要背景。

温州偏处东南海隅，古称东越地间阻。汉初虽有东海国的设立，但由于受闽越侵扰，汉武时期曾两度内迁江淮一带，造成该地长期的空虚。就士大夫文化的方面而言，真正开始发达是东晋南渡以后，此时该地域开始有士大夫活动的踪迹。就诗歌而言，民谣野曲，古已有之，对此谢灵运诗文中有所记载。但文人诗创作可考者，最早的就是谢灵运山水诗，它不仅对南朝至唐的山水诗有深远影响，而且也是后世温州地域诗歌的基本渊源，温诗乃至浙诗整体上倾向清新发越的风格，可以说受谢诗影响是其重要的基因，此外就是地域本身的山水资源的作用。南朝至唐，温州地域内诗事一直不绝，在唐诗中更是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孟浩然、张子容、张又

新等重要诗人在温的诗歌创作。同时，永嘉山水在唐代也已经成为诗人们的艺术表现对象，李、杜都对其有所吟咏。唐代应该是温州在经济与文化都有较大发展的时期，某些宗教、民俗的文化因素，至今仍能考见。但就文人群体而言，我们尚未发现唐代温州地区有成规模、成气候的士人群体、文人群体的存在。这一点也已为向来叙述东瓯文史者所公认。

据笔者个人的看法，温州地域内部士人群体的出现，应该迟至唐末五代时期。形成这一历史现象的主要机制是移民，即唐末五代动乱时期北方及南方闽地士人群体的迁入。清末孙衣言《瓯海佚闻》卷三十“氏族”对此中消息，多有透露。如载平阳徐氏：“徐氏自晋天福间自闽之秦川徙居平阳县西，其后散居不一。独邑居繁衍，名登桂藉，代不乏人。故《志》称‘昆山下孔徐多青紫’则其世族可知矣。”又如瑞安朱氏：“其先闽人，始祖李唐昭宗天祐二年拜金紫光禄大夫，封义阳侯，讳材，由闽赤岸迁居温瑞安之独峰。”又如平阳许峰曹氏：“曹之先居闽之长溪，五季间有曰霭者，始迁许峰。文献相承，世有宦业。”东瓯本土诗人群的出现，当与这种士族迁入相关。就本土诗人的创作而言，晚唐诗人崔道融曾长期居住温州，唐末一度占据温州、自称刺史的朱褒也有诗作传世。可知唐末五代时期，温州本土诗人创作渐成气候。如宋太平兴国二年迁入温州乐清的吴越钱氏家族，诗传西昆旧格，出现了诗人钱文婉、钱朝彦以及后来被推为永嘉学派先驱之一的孝廉钱尧卿，其作品多已散落，偶见方志文献。

北宋时期，温州本土诗歌创作已经具备一定的气候，诗事渐稠。这当然也包括外来诗风的影响，如真宗年间，修炼于乐清白石岩的永嘉士人李少和，时人称李先生，曾一召至汴京，真宗赐字放还，朝中名流毕士安、李至、杨徽之、夏侯峤及释信南等多做诗送行。此事在当时温州地区应该具有相当的影响。永嘉学人学道之外，多兼重文学，如学术上为元丰九先生之先辈的“皇祐三先生”之一的林石，亦有山水诗两首传世。其《梅雨潭忆旧游》有云“论文声杂飞泉响，话道心齐邃谷幽”，说的正是当时文士遨游山水之间谈道论文的本地风光。可见元丰九先生之前，不仅道学已开，诗文写作的风气也已经形成了。许景衡《乡会诗钱晋臣和韵谢之》一诗，对于窥探北宋后期温州地域诗风有重要的价值：

流落湖海间，十年苦卑湿。生还亦何事？犹未扫余习。天葩发新句，珠履追旧集。和篇纷四来，文采各荧熠。轰鉉金石动，凄楚风雨急。土风自难忘，岂类南冠紩。英英王者后，文武盛爵邑。清深如古井，短绠未易汲。如何示同好，醉墨犹我及。年来穷到底，屋壁徒四立。此行亦何幸，珠玉得屡挹。骐委六辔，万里无险涩。他年乘高车，何人犹戴笠。

诗首言“流落湖海间，十年苦卑湿”，应该是作于许氏未甚发迹的时候，或者是中进士后仕于州县之时。诗中称作诗为“余习”，是指其早年在乡里习诗的事情，元丰九先生诸家，在进入太学、预流中州学术之前，都曾有过从乡里先辈学经、习诗文的经历。“珠履追旧集”，可证此类聚集吟诗、唱和酬酢之风，是温地士人间的一种乡风。“轰鉉金石

动，凄楚风雨急。土风自难忘，岂类南冠紩”这四句描写的情状，对于了解瓯地诗风也很重要。两宋温州诗风，多摹写山水雄奇壮丽，源出谢灵运，其风格好尚，在于奇壮。许氏在中原地区阅历已久，回到家乡，深感本土的这种诗风，有其地域的特点，因此称为“土风”。

当然，北宋时期温州地域诗风的形成，外地来温仕宦的诗人应该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从谢灵运之后，外地来宦的士人，凡好诗者，多自觉继承灵运之风，爱赏永嘉山水，喜事吟咏。就北宋来温仕宦的长官而言，如熙宁年间，周邠任乐清县令，游览雁荡山、白石岩等处，俱有题咏。不仅如此，周邠还绘《雁山图》远寄苏轼，苏轼题七律两首，遥咏雁荡奇景，有“已觉温台入手中”之句。这两首诗，至今在温州地区的文人中广为流传，其对当时温州士人的影响，也是值得讨论的话题。元丰二年，赵以大理评事通判温州，佐政太守，颇著廉能之名。他迎父赵抃来温侍养，作戏彩堂。赵抃在温州也多事吟咏。赵抃是当时名臣，二苏奉为前辈，苏辙曾有《寄赵清献》诗，称“春晚安舆过浙东，永嘉别乘喜无穷”。绍圣二年，杨蟠以承仪郎知温州，宽和恺弟，民爱之如父母。杨蟠亦好游吟咏，在温期间诗咏甚多。其《永嘉》诗所云“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至今广为流传。可以说北宋时期的温州地域诗风的形成，外地名宦还是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的。

北宋时期温州人有诗作传世，除周行己、许景衡、刘安上等名流外，姓名可考者，据《东瓯诗存》所载，还有许景

亮、林杞、黄友、倪涛、陈经正、陈经邦、仰忻、万规、王辅、陈桷、娄寅亮、萧振、宋之才、林季仲、陈彦才、胡褒、张阐、林待聘、方云翼、高世则、薛强立、沈大廉、林芘、何逢原、林亮功诸人，基本上都属于北宋后期的科举仕宦及当地名士之流。这些人生活时间，与周、许、刘三家大体同时。

二、元丰九先生的理学与文学

元丰九先生，是指元丰、元祐间先后进入太学的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戴述、张辉、沈躬行、蒋元中、赵霄等九位温州士人。他们出于当时属于文化学术落后地区的温州，在太学及京师学行修明，为太学的学官及四方士人所称道。对此周行己在政和元年所作的《赵彦昭墓志铭》中有所叙述，也可以说是较早记载“九先生”事迹的文献：

士患不立，不患不闻。元丰作新太学，四方游士，岁常数千百人。温，海郡，去京师阻远，居太学不满十人，然而学行修明，颇为学官先生称道。一时士大夫，语其子弟以为矜式。四方学者，皆所服从而师友焉。

周氏于中还追踪记载政和之际九先生的情况。除沈躬行、蒋元中早夭未及禄外，刘安节为监察御史、刘安上为中书舍人、许景衡为敕令删定官、戴述为临江军教授、赵霄为辟雍正，张辉每举不利，后以八行荐于朝。周行己自己在元祐六年进士及第后，开始为地方小官，崇宁元年为太学博士，以亲老求便养亲，改授温州州学教授，后改齐州教授等职，到

他写《赵彦昭墓志铭》时，则已归居温州城中的雁池，筑浮沚书院，讲学授徒。可以说，至此期间，九先生这个群体，在温州当地来讲，已是功成名就士林前辈典范，“元丰九先生”也应该是温州当地的后学所尊称的。九先生中，刘安上、许景衡建炎中卒，经历了靖康之乱，其余几位都在靖康之前去世。就仕宦方面的成就来讲，刘安节官至监察御史、太常少卿，刘安上亦曾为监察御史等官，许景衡至御史中丞、拜尚书右丞，可称显宦。

九先生进入太学时，王安石新学正在太学中推行，并且属于科举考试的利器。作为来自学术资源并不丰富的海曲边隅的太学生，他们最初自然也从事新学与科举的学习。这方面的情况，周行己在《上祭酒书》中有所透露，书信中说自己十七岁补太学诸生，“是时一心学科举文，编缀事类，剽窃语言，凡所见所问而学焉，趋而从之，十八九相与焉”。又其《述忆二十韵奉赠段公度、欧阳元老》中也说到类似的情况：“少小从结发，读书怀古人。年未十四五，出走京洛尘。当时黉堂士，教我文章新。气格一入俗，至今不复振。”关于王氏新学在当时太学中的推行，史不乏载。黄庭坚在熙宁五年至元丰二年担任当时的北京国子监教授期间，所遭遇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与太学中推行的新学相抵触的问题，其诗作中有不少反映，如《奉和王世弼寄上七兄先生用其韵》：“学宫尸廩入，奉养阙丰腆。学徒日新闻，孤陋犹旧典。”所谓“学徒日新闻”，即指当时实为科举利器的王氏新学。又如《送吴彦归番易》：“诸生厌晚成，躐学要侏馥。摹书

说偏旁，破义析名象。”任渊注云：“此讥王氏《字解》。”这其实也是九先生所面对的一种学术环境。温州在九先生之前，学术已有一定的发展，尤其是后人称为“皇祐三先生”的王开祖（儒志先生）、林石（塘奥先生）、丁昌期（经行先生），其学问规模，大体与安定、泰山学派相桴鼓。其中，王开祖著《儒志编》，于性情之说，有独到见解，强调以性说情。九先生中的一些人，也曾从学这些当时的旧学人物，这可能是他们不久就起而质疑新学的原因之一，即他们是拥有一种地方的学术资源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旧党人物，如二程的洛学、苏轼的蜀学，对新学都有抵制。九先生受这种清流风气影响，很快就产生对新学的抵制情绪。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从学于程颐，《宋元学案》载刘安上“见知于范忠宣，与兄同学于伊川之门，里人称为‘大小刘先生’”。周行己在太学中先是从事新学及科举之学，后来在程颐门人吕大临任太学博士时，追随吕氏，转向二程理学，中进士后曾求监洛中余场，打算就近求学于程颐，因程氏编管涪州未遂。许景衡“既冠，入太学。时三经新义行，独毅然之洛师程氏，得其旨归”。戴述“尝从洛阳程氏问学，知圣人之道，近在吾身，退而隐于心，合于圣人之旨，若自有得”。沈躬行“始从塘奥林氏，后从伊川程氏、蓝田吕氏。其学以《大学》、《中庸》为本，笃信而力行之，故能卓然以圣贤为依归”。据孙诒让《横塘集跋》的说法，九先生中，“自蒋、赵、张三先生外，皆学于程门，得其传以归，教授乡里”。其实张辉最早入太学，周行己《祭张子充》称“元

丰太学，莫如子旧”，又史载其庐墓期间，“日从事于治气养心之术，学者从之益众，至无地以处之”。2000年，在温州龙湾出土《宋故国子小学录张公墓志铭》，详细记载张辉事迹。蒋元中“力学多闻，见道超卓”，曾著《经不可使易知论》，太学刻于石。而赵霄在崇宁、大观之际任济州州学教授，“导学者以笃学力行，不专务科举，士有成才”，其宗旨与上述诸先生也是相近的。张、蒋两人，《弘治温州府志》人物卷也都将其列入“理学类”，《宋元学案》亦列其为伊川私淑（见下）。除“九先生”外，其时温州学人追随二程者，尚有平阳陈经邦、陈经正兄弟，又有鲍商霖“从伊川程先生学，有问答六章”。考《宋元学案》卷十五《伊川学案上》程颐门人中列周行己、许景衡，私淑中列赵霄、张辉、蒋元中。又同书卷三十二《周许诸儒学案》伊川门人中列刘安节、刘安上，以及同属温州人的永嘉鲍敬雨、瑞安潘闵、平阳陈经正、陈经邦兄弟。以上温州北学于程氏的学者们归教乡里，使当时温州域内的士大夫群中，研治理学殆成风气，他们为南宋时期温州理学与经制之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历史上温州地域文化中，士、俗两流，都有浓厚的重道尚文的色彩，道德观念突出，其渊源未尝不可追溯到以九先生为代表的北宋后期的温州理学家群体。

事实上，九先生等早期温州预流中州学术的人物，他们从偏远的海角来到太学求学，最初的动机无疑是科举考试，但他们能够从科举的利禄目的中摆脱出来，在洛学、蜀学前辈学者的启示下，很快就对当时科举利器的荆公新学做出反

思，归于伊洛理学。这其实体现了浙学人物勇于求道、狷介自立的性格，其中也包含原本学术落后地区在预流主流学术后的一种急起直追的后来优势。

除王安石新学、洛学之外，元丰九先生的另一个重要的学术背景，就是以苏、黄为代表的元丰、元祐的文学高潮。九先生中的周行己、许景衡、刘安上作为宋代温州地区正式预流主流诗风的诗家，具有地域代表性，以下分别论述三家诗。

三、周行己的诗歌

北宋诗坛，元丰、元祐的诗歌创作高潮尤引人注目。先是苏轼的影响与苏门文人群的形成，紧接着是黄庭坚及受其影响的陈师道，极意推究历代诗歌体制，在庆历诸家及苏轼、王安石的基础上推进诗学，尤其是明确了杜甫的独特的取法价值。在这同时，苏轼极力推崇陶渊明，黄庭坚积极响应，从各自的角度阐述陶诗艺术的高度。苏、黄及其追随者合力，将诗学推向更加精深的境地。可以说元丰、元祐的诗坛的诗学取径，正是在陶、杜、苏、黄四家的错综交汇中展开的。上述正是元丰九先生中周行己、许景衡、刘安上等从事诗歌创作的背景。其中，周行己、许景衡的诗歌创作，可以说是在苏、黄诗学流行的背景进行的。

周氏虽从程颐学，但同时也与苏、黄交往，其他交往者如李方叔、欧阳元实等，亦多是苏、黄一派。其《寄鲁直学士》一诗云：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当今文伯眉阳苏，新词的矚垂明珠。我公江南独继步，名誉藉甚传清都。达人嗜好与俗异，谁欲海边逐臭夫。小生结发读书史，隐悯每愿脱世儒。几载俯首黉堂趋，争唼梁藻从群鳧。野人鼓瑟不解竽，悠悠举目谁与娱。幸有达者黄与苏，谁复踟躅如辕驹。古来志士耻沉没，参军慷慨曳长裾。相知宁论贵贱敌，诗奏终使兰艾殊。当时仲宣亦小弱，蔡公叹其才不如。乃知士子名未立，须藉显达齿论馀。婴儿失乳投母哺，当亦饮食琼浆壶。

此诗声调、节簇，都明显看出是学习黄诗，起句用黄、陈诗的章法。其中所写的内容有两个重要的价值：一是有助了解元丰时期苏、黄在诗坛的影响情况；二是反映出以周行己、许景衡为代表的元丰太学温籍学人的精神面貌。就后一点来说，温州地处偏远的东南海角，隋唐以来，当地名士寥寥少闻。可以说是缺少当地的学术传统的。但作为后起的海隅之士，他们在精神境界方面是比较单纯的，受当时士流的积习影响较小，且对之也有一种天然的拒弃，所谓“隐悯每愿脱世儒”。正是因为这种主观上的情况，使他们很快就热衷于能够超越于常流的伊洛理学与苏黄文学，其后永嘉学术发达的基因即在于此。与宋代其他学术流派之或重于理学，或偏于文学不同，宋代永嘉学术的一大特点，就是性理之学、经制之学与文学并重。追其渊源，也可以说是始于元丰九先生奠定的基础。

上引《寄鲁直学士》，是明显属于黄、陈一派硬语盘空、妥帖力排鼻风格。周氏其他作品如七古《次天峰居士韵奉寄》也是步趋黄庭坚元丰时期的七言古体：

天峰静者巢箕叟，著书不为牛马走。
夜雨题诗寄日边，观者辟易皆缩手。
呜呼大雅久不闻，吾道悠悠付林藪。
伏龙凤雏人未知，腴田猥大皆粮莠。
将军为志穷益坚，鲁儒虽死不更守。
鷓鴣有翅须抟风，苦李当道谁开口？
京师车马十二门，一日万亿无不有。
吞腥啄腐何卒卒，正坐谗言芷渐澹。
可怜惠施多才卿，不悟据梧瞑低首。
功名浩荡怅何许，置身谋虑苦不久。
盍似渊明归去来，不作折腰求五斗。
饱食大人如肉身，袞袞奔驰气如吼。
东山野人气亦芒，郎将自昔今独否。
谁能脂韦化百炼，世态欬如屈伸肘。
何时尊酒话畴昔？击节新诗意非苟。

（卷八，176）

此诗为天峰静者鸣不平，同时也是作者自己的不遇之叹。其句法章构，明显受黄庭坚元丰二年所作《次晁补之廖正一赠答诗》等诗句法与风格的影响。当然立意高远，造语精劲处未及山谷。其七古短章如《和任昌叔寄终之什》亦效山谷体：

少陵作者今卓尔，彭泽一觞意何已。诗工酒逸觉有神，此理浪传嗤俗子。却求举选科目间，仰看有道当汗颜。闻君欲往更愁绝，归心日夜急飞湍。（卷八，178）

此篇以少陵、彭泽同举，更是黄庭坚晚年说诗的常论。诗前后四句各一韵，平仄转换，以取奇起侧入、转折腾挪之势。周氏其他五七言古体，如《送欧阳司理归荆南》《五月二十五日晚自天寿还，呈秦少章》《雨中有怀》等作，议论与兴比间作，重于押韵之工，都可见黄庭坚、陈师道一派的影响。其七律平淡之格，似学陈师道。由此可以管窥黄、陈诗风在元丰、元祐间的流行情况。江西诗派虽是后出之说，周行己其实已经预流黄、陈诗风，其集中与秦少章、晁以道等苏、黄门人唱和作品，也可证明这一点。

周氏对于文学的看法，也与黄庭坚议论相近。如其《复用前韵奉酬梦符学录》：

子卿五言法，气格厉劲秋。
绵绵武功裔，尚不废箕裘。
洒然落妙语，一破万古忧。
文章本道德，作者通神谋。

（卷八，163）

黄庭坚强调道德自悟，颇有心学意味。其《赠谢敞王博喻》：“文章最怨随人后，道德无多只本心。”其平常之论，亦每持道德根本、文章枝叶之说。但在具体的创作上，又强调作者之功，并且继杜甫而有“入神”之说。周氏“文章本道德，作者通神谋”，正是追随黄氏之论。又如《赠沈彬老》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诗中说“晚得沈夫子，学问有根柢。矫矫流辈中，颇识作者意”，又说“读书要知道，文章实小技”（卷八，159），都与黄氏之说桴鼓相应。黄氏喜于诗中论道论学，周行己的诗歌也深受此种作风的影响。不少作品，口吻声气都与黄诗接近。如《次韵李十七僧宜见过，兼简杜思诚》《复用前韵奉酬梦符学录》《周舍刘子美将归唐》《和子同观音寺新居》《政和丁酉罢摄乐清，寓柳市庄居，和林惠叔见寄》等诗，议论士风，砥砺学道之志，昌言圣贤，与黄庭坚熙宁元丰期间的诗风最为接近。其追学之迹，甚为明显。

周行己诗除受苏、黄影响外，亦知学古，追古诗比兴寄托之法。集中如《古意答段公度》《少年子》《征妇怨》《杨花》《春闺怨》《巫山高》《有所思》《美人曲》都属此类。苏、黄两家诗，苏基本上不拟古（晚年和陶是另一种情况），黄偶有拟古之作。如《溪上吟》效陶诗、《古意二首上子瞻》效古风、效徐庾慢体等。但周之拟古，不一定是受黄的影响。其《古意》诗云：

南山有玄豹，七日不下食。欲泽雨露洁，成彼文章饰。皮成为身灾，不如生羽翼。只愁羽翼成，复遭罗且弋。（卷十，228）

此诗寄托幽深，意思曲折，拟古之中体现作者的个性。其平常纪述之作，亦有效古调造语者。如《发东阳》一诗：

客行无缓程，悲吟无缓声。促促复促促，居家食不足。徘徊重徘徊，欲行还欲归。近怀远弗顾，强复驱车去。（卷八，174）

周氏作意好古，其制行文章，皆欲摆脱科举时文，其学伊洛理学及苏黄文章，也与这一立意有关。但他并不满足于学习今人，他曾自述从少学经书、学属文，进入太学后学科举文，“编缀事类，剽窃语言”，到“学为古文，上希屈宋，不法韩柳”，最后发现“圣人作书遗后世，在学而行之，非以为文也。乃知文人才士不足尚”。其诗歌古体多追古调，也与他的这一制行文章的宗旨相关。其中学陶之处，尤其可以注意。如前文所说，苏、黄晚年都热衷于论陶、学陶，在他们的提倡下，学陶已成一时风气。周氏学陶，自然与这背景有关系，其诗中常用陶渊明故实。《迁居有感示二三子》则近于陶诗之体：

四时忽代序，靡靡无停息。
白露应节降，凉飈变晨夕。
闲居二十载，迁徙靡宁日。
鸟鼠有巢穴，我居无定室。
田园固所乏，婚嫁何当毕。
贫贱难为好，仁义寡所匹。
总总百年内，万事安可必。
人生七十稀，我今五十一。
齿发已凋丧，肌肉乏腴实。
固穷吾素分，苟得鲜终吉。
馀年当几何，任运非得失。

（卷八，173）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周氏以理学家而从事文艺，总体的风格以质朴为主，其古近体诗的句法都受到陶诗的影响，与后来永嘉四灵的专精唐律者差别很大。

周行己的五七言律诗，格调与黄、陈相近，重在言志立意，不刻意摹写景物、追琢警策，也与其后永嘉四灵风格不同。如其《道中有感》：

晶晶平川静，晖晖寒食曛。连山荒白草，属地乱黄云。岁晚关心事，天边为客身。扁舟终不恶，奔走失吾真。（卷九，188）

“晶晶平川静”，出于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江陵夜涂口》“昭昭天宇阔，晶晶川上平”。又如《次渠仅老韵四首》其一：

痴拙时无用，归来老罢休。
夜寒为客梦，岁晚异乡愁。
鸟有南枝宿，川皆东海流。
凭高望归路，云重失沧洲。

（卷九，188）

此诗重在意象之语，其风格与陈师道、陈与义相近而逊其精警。周氏七律诗以瘦劲为体，格调与陈师道有些接近，只是少其精劲。其稍佳之作，如《次胡志衡韵》：

城北城南春渺然，幅巾藜杖望晴天。何须多事途穷哭，莫倚高才瓮下眠。渭水来从鸟鼠穴，陇山直接首阳巅。登临未尽牛羊下，安得羲和叱驭旋。（卷九，203）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再和蔡十八约归》：

闻说寻山意已清，况逢佳客作山行。
百年心事同杯酒，万里春风出帝城。
秋燕欲归栖集稳，春鸥无事往来轻。
风流定是输陶谢，应笑痴人似步兵。

（卷九，204）

其五七言绝句体制较近，时涉议论之体。其中也有近于中晚唐之格，尚意境者，如《睡起偶书》其一：

晴日薰人午睡迷，轻舟小楫梦中归。
觉来搔首窗前立，草绿花红燕子飞。

（卷九，210）

《留题祇陀僧房》：

回舟小息取僧房，一枕春风意味长。
江上鹁鸪啼雨罢，隔洲烟树日苍苍。

（卷九，211）

周氏的此类绝句，以画境取胜，表现的是宋人的一种闲适、玩味的情趣。

大体说，周行己诗，古体高于近体，这与其平生学术文章崇尚平淡复古、质而适用是一致的。在潘柽、永嘉四灵诸人之前，温州地域内诗风的主流，就是理学风气及苏、黄古体影响下的尚古诗风。以周行己为代表的诸家多长于古体，其近体创作，亦多肆心应口，汗漫为文，以后来永嘉四灵的

标准来衡量，未能得唐律之精髓。这也是后来永嘉四灵起而矫正，转向锻炼苦吟作风的原因。

四、许景衡的诗歌

许景衡《横塘集》存诗甚多。其兄景亮“数岁即能为诗，从乡里长者大人游，皆奇其才气，必大有成。甫冠，游京师，补太学生，文词秀出”。《东瓯诗存》录许景亮《陶隐居丹室》一首。可见其家世兄弟长于文学。

许氏立身严毅，居官刚正敢谏，是南北宋之际的一位直臣，其事迹见于胡寅《资政殿学士许公墓志铭》《宋史》本传。胡寅赞之云：“显允右丞，学有正闻，践修厥德，劲直而温。”但他长于文学，诗歌风格清腴温雅，实亦铁石心肠而能作妩媚的《梅花赋》的宋广平之类的人物。许氏与周行己同里交好，周氏集中有《卧病京师，蒙少伊察院惠米，因叙怀归奉呈》《再次前韵酬少伊》等诗。其中如“少时能作赋，平日不言钱。风采桓公雅，诗情白乐天”“文章名盖世，忠义力回天”等语，虽然属于友朋赞许之言，但也大略可见许景衡的文学造诣及在当时的影响，实为苏、黄后一重要人物。孙诒让《横塘集跋》曾论许氏云：“至于汴京倾没，中原沦于完颜，伊洛大师既鲜存者，永嘉诸先生亦多先卒，不及见南渡之兴。惟忠简敦历中外，建炎初首参大政，虽扼于汪、黄，甫进既退，赍志以没，不获竟其设施，然勋节显著，为世名臣。盖‘元丰九先生’惟忠简独后卒，名德亦最显。”

厥后永嘉学者后先辈出，多于忠简为后进，或奉手受业其门。靖康、建炎之际，永嘉之学几坠而复振，于忠简诚有赖哉。”许景衡与苏、黄有无相接，不可考。但集中《闻子瞻南迁》诗：

陇蜀崎岖外，炎荒闻望中。
黑头方世用，青眼忽途穷。
遂作天涯客，何如塞上翁。
幽愁还有作，笑杀赞皇公。

观其题目及诗句的辞气，似与苏轼亲近相识。苏轼去世后，文字书画等皆被禁，而许氏作有《题坡竹》：“劲节风霜日，平生忠义心。谁知身死后，寸墨市千金。”诗中亦极致景仰追怀之意。又集中书简有《与晁无咎五首》，其中有言“永惟平昔采拾眷记之重”，又赞晁氏“直道雄文取乎当世”。又集中诗有《赠俞清老》，俞氏出黄山谷门下。可见许氏与周行己一样，虽为洛学之士，与苏黄之门，踪迹亦密。又其论诗仍重笔力、气象，其诗学渊源，正出于元祐苏、黄，尤近于苏。许氏五七言古体清雄奔放，时为壮丽之语，有取法苏诗之处。当时黄、陈诸家提倡学杜，从景衡五古、五律与五言排律来看，他的诗风受杜甫的影响也比较明显。其《次韵郑希仲》一首，能见此宗旨：

周诗三百篇，强半出愤激。
少陵真嗣作，千载无匹敌。
嗟我亦何为，苦心等莲萼。
平时一千首，弃掷随瓦砾。

朝隄不成雨，安用横天霓。
吾僚一何妙，笔下飞霹雳。
青天与白日，奴隶皆知覷。
况是个中人，固应厌饥怒。
入幕盛红莲，不才惭散栝。
勉哉摭婉画，稚弱安纺织。

（卷二，300）

又《再和敏叔诗二首》之二：“固知岛可是诗奴，何况区区杜与吴。”可见其对于晚唐苦吟一派是轻视的。另外，当时除苏、黄及其所崇尚的陶、杜之外，白居易及庆历欧、梅、苏诸家诗仍然流行。他们的风格，在《横塘集》中也有所体现。

许景衡诗，五言古体最佳，多用劲炼之格，时出雄伟奇丽之境。如《题海山亭怀左经臣诗》：

去年登斯亭，江山照尊俎。
眼中十年旧，一笑便尔汝。
今年登斯亭，春风糝花絮。
故人渺天末，云海滞鳞羽。
尺素相濡沫，耿耿不我与。
壁间指旧题，珠玉暗尘土。
良辰岂易得？陈迹空处所。
眷言继高韵，寸缕惭织组。
嘉我二三子，肴核佐玉醕。
欢然为倾倒，落日争起舞。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丈夫贵适意，穷达付出处。
洛阳真小儿，顾慕涕如雨。
江流无日夜，而此独不去。
何须数岁月，俯仰亦今古！

（卷一，289）

左经臣是许景衡十分赏识的诗友，年纪比他轻。诗中叙写他与左经臣的友情，怀念去岁之游，关怀友人云海漂游的身迹，情感十分真挚。作为一首登临的诗，不重在写江山物色，而以叙交游、怀友朋、抚陈迹为主，这些本来属于散文化的内容，经许氏以凝炼的句法，腾挪跳脱的章法，引而不尽发的抒情方式，创造浓厚的诗意。又如其《登清胜堂呈长兄》：

幽居在山腰，斯堂近山顶。
松竹琐阴翳，轩窗辟光炯。
先生为题榜，醉墨重九鼎。
登临属秋半，摇落江山迥。
独鸟点晴空，斜阳乱帆影。
相将举网去，鸣榔尽渔艇。

（卷一，291）

此诗摹景入神，“独鸟”一联尤为警策。自南朝阴何及庾信等以来，诸诗家善于将叙事、言情与摹景融为一篇。《横塘集》中的五古，亦多此类。《朱君文拉游净明寺因迓张宰诗》：

火云涌晴空，轟轟尽奇巘。

午汗挥白雨，俯仰无从遁。
招提踞高冈，万木森偃蹇。
凉飙落冰雪，爽籁发丝管。
朱侯真好事，十里过南坂。
怜我堕深甑，相将振余喘。
栏干俯屈曲，巾屨容跣袒。
风苗翠浪翻，海屿青螺远。
况兹接尊酒，笑语倾怀悃。
浮云识醉歌，彩羽惊檀板。
新凉知几日？已觉秋风转。
事业愧初心，明时羞冗散。
主人勤使事，睽阔心不展。
双兔归未归？红日林梢晚。

（卷一，291）

此诗写出了东南海曲暑日友朋相约游览招提的特殊的情景。起笔“火云”一联最奇，后面“风苗”一联写出襟山带海的东瓯平原的景象，摹写甚工。永嘉是谢灵运山水诗的创作地，其地继谢客之踵，诗歌长于写景。永嘉四灵敛情约性、磨镌景物的作风的形成，与此地域诗歌传统不无关系。

许景衡五律诗，风格平和中见深厚。其佳作如《还自甯宁晚色可爱寄卢行之》：

送客关城外，回鞭驿路长。
风烟无限好，簿领底能忙？
平野破寒木，红尘烘夕阳。

新诗巧摹写，最忆幕中郎。
（卷三，309）

《寄钦师》：
亭障临燕塞，江山复楚乡。
艰难悲客路，宴坐忆禅房。
烧尽蒲花烛，清余柏木香。
十年如梦觉，两鬓自苍苍。
（卷三，309）

《过西岑泛湖而归呈左经臣》：
留连不觉久，萧寺足清风。
短棹平湖里，孤城落照中。
朝廷尚多难，身世转飘蓬。
安得言分散，清尊岂易同。
（卷三，311）

上述三首五律，都以劲炼见平淡之境。陈师道长于五律，出于杜诗而更向平淡醇厚一体发展，同时的江西派后学，如三洪、徐俯、潘大临等人，都长于五律，吕本中、陈与义、曾几更是平淡深劲浑厚诸格兼备，虽以锻炼见长，但整体格调高于宋初九僧及后来的四灵诸家，境界之广，题材之富也过于九僧、四灵之体。许景衡五律，是体现了上述时风的。其后永嘉诗家如王十朋、陈傅良诸家，虽诗体多样，风格汗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漫奔腾，但五律一体，总有摹景入神一格。这也是永嘉四灵所拥有的一种本地传统。

许氏七言古体清雄奔放之处，近于苏轼之体。如《和王鲁公掌中太华》：

五岳独说太华雄，屹嶮千仞撑苍穹。
何人收卷入掌握？要使肉眼惊神通。
悬岩绝巘溅飞瀑，玉窗翠壁开深宫。
先生捧玩岂徒尔？崇卑真妄归圆融。
我生江海未曾识，幽邃崎嶇烦指踪。
堪笑骑驴老潘阆，却要三峰在眼中。

（卷二，304）

苏轼绍圣元年南迁经湖口，观湖口李正臣蓄异石九峰，作《壶中九华》，诗云：“清溪电转失云峰，梦里犹惊翠扫空。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天池水落层层见，玉女窗虚处处通。念我仇池太孤绝，百金买归碧玲珑。”同时苏轼还让其子苏过作七言咏壶中九华一首。其后苏氏南归复经其地，石已为有力者取走，复作一诗。苏轼去世后，黄庭坚崇宁元年系舟湖口，又应李正臣之请，做《追和壶中九华诗》。这可以说是当时苏、黄后学耳熟能详的诗事。许景衡此诗明显受到苏轼的影响。其基本的写法，也是由真入幻，与苏、黄题画、咏石之类的诗同一机轴。

许景衡七律及七绝等体，受黄、陈诸家等人影响，多意绪纵横，时著议论。其《横山阁》一诗，明显受到黄山谷《快阁》诗的影响：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一笑楼头属晚晴，我曹此乐最难名。
玉樽浮蚁一样白，青眼与山相对横。
个里风流终古在，世间荣利过云轻。
未应暮色催归思，天外娟娟新月生。

（卷四，336）

此诗脱化黄诗的痕迹十分明显。“玉樽”一联，即从黄诗“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中化出，但另出奇警之语。可见许氏不但诗境受黄诗影响，即其写法上，也是追循山谷脱胎换骨之法的。其议论近于黄氏者，如《送季彦礼》：

持节西陲已清切，还舆北道却盘桓。
当官未觉家风远，抗疏要令家计宽。
世俗多应笑公拙，我曹徒解叹才难。
但将名节为亲寿，何止平反一笑欢。

（卷五，355）

《送商霖兼简共叔》：

末学纷纷只是夸，孔颜门户本无遮。
农工商贾皆同气，草木虫鱼是一家。
我欲收心求克己，公知诚意在闲邪。
汝南夫子规模大，归去相从海一涯。

（卷五，356）

此诗为其理学本色，而句法则近于苏、陈一派，只是精劲之处不及。

五、刘安上的诗歌

元丰九先生中，周、许之外，刘安上（元礼）与其从兄安节，理学最著。据叶适《题二刘文集后》记载“绍兴末，州始祀周公及二刘公于学，号三先生”。可见九先生之外，又有“三先生”之说。又宋人留元刚《刘左史集序》亦云：“元祐、绍圣间，程先生讲道伊洛，东南之士多从之游。而为永嘉倡者，太学博士周公，起居郎、给事中二刘公也。”

刘安上虽崇理学，但诗风却与当时的濂洛风雅一派不同，重视章句法度，格调近于中晚唐之体。薛嘉言《刘给谏行状》称刘安上：

公为文典重有法，尤工五言，晚更平淡，浑然天成，无斧斤迹，有诗五百篇。卜居南郭，治第筑圃，尽湖山胜概。益喜宾客，至则觞咏延款无斁。暇日杜门观书，味道养性，或携杖课园丁畦蔬蒔果以自娱嬉。当其心闲意适，虽田夫野老亦欲与之对；非所喜，则位貌崇贵扣阂弗见也。故识者论公平生出处方以唐太傅白公，至其夷旷淡泊无声色之娱，文词雅正不为纤艳浮华之语，则未可以优劣论也。

安上五言诸体，自然平淡中见深邃，有隽永之趣。虽存诗不多，论其造诣，不让周行己、许景衡两家。《四库全书总目·刘给事集》论刘氏诗文云：“其诗酝酿未深，而格意在中、晚唐间，颇见风致；文笔亦修洁自好，无粗犷拉杂之习；盖不惟风节足重，即文章亦不在元祐诸人之后。”所论大致中肯。刘氏诗歌虽不像周、许两家明显可见学苏、黄等家的痕迹，但也属于元祐文坛的后进。就其时风来讲，王安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石五七言律绝，颇学中晚唐。刘安上的取径与王氏有所接近。另外，东瓯地域诗风自谢灵运开创山水诗，就是以咏性情、摹景象的山水风景诗为主。而晚唐五代之磨镌景物一派，如九僧、林和靖等，又多流行于两浙。所以刘安上的诗格近中晚唐，也有地域传统的影响在里面。

刘诗五七言律写景属对，观察细致，安排妥帖，近于中晚唐体；磨镌物象，敛约情性，可视为四灵之先驱，如《独游竹阁》：

极目尽天际，风烟杳霭间。
水光清滉日，野色远连山。
白鹿今何在，高僧此独闲。
我今无伴侣，乘兴一跻攀。

（卷一，168）

《宿方潭》

山中何所有，一味静难名。
暗谷流泉响，疏林落叶声。
夜深寒月白，霜重晓钟清。
早出松间路，衣袂空翠凝。

（卷一，168）

此外，《赠释达夫》：“望余秋水远，定起暮山青。”《登谢公楼分韵得心字》：“残日汀边生晚思，断云帘外卷晴阴。”《圣泉》：“茶鼎晓煎云脚嫩，斋厨夜引溜声圆。”（卷一，168、173、174）都是写平常景物，含深邃意趣，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看似平易而实为澄炼所得。后来四灵所用的诗法，正属此类。又其七绝如《建善即事》：

蒋龙亭下知谁种，旋见新篁破绿苔。
到此不知才九日，抽梢今已过墙来。
（卷一，170）

《江村渔舍》

江边茅屋被风掀，雨打疏窗夜不眠。
催唤儿童五更起，重添篾缆系渔船。
（卷一，171）

上一首写竹树等细物，下一首写江村生活，都是重在疏野自然的趣味，与晚唐皮、陆诸家接近。北宋后期永嘉学者中，诗法之精者，许景衡之外，当推刘安上。惜其诗作多已散佚。

综上所述，周行己、许景衡、刘安上三人，都是程颐理学的传人，也是绍圣至建炎之际洛学的主要传承者，但与程颐等人不同的是，他们不但不排除当时视为蜀学所长的诗歌，而且积极地学习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风，刘安上的诗歌还呈现出与王安石接近的风格取向。从地域学术的传播来说，他们也是后来永嘉学派的开启者，尽管在学术上以性理为主，但已经显示出重视事功的倾向。他们在文学方面更是直接地影响永嘉学派，在宋代的学术流派中，蜀学本以文学见长，永嘉学派则是经史之外兼重文学，这与周、许、刘等人重理学而不废文学的作风是一脉相承的。至于以永嘉四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灵为代表的南宋温州地区繁盛的诗歌创作风气，也是在上述诸家所开创的诗风的基础上推演变化出来的。

迄今为止的宋诗研究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梳理模式，即以熙宁、元丰、元祐至南宋初建炎、绍兴一段而言，主要着眼于王安石、苏轼及苏门、黄庭坚与江西诗派这样一个主流的脉络，而对此脉络之外的诗家或说更广泛的诗学生态则缺乏研究。不过，要进行这种广泛诗学生态的研究，仍须把握这样的原则，一是继续寻找各个“板块”，如以地域为单元，或以学派为单元；二是仍要联系已有的主脉，以及已有对宋诗的一些基本结论来研究，分析诗歌发展中主流与非主流，常调与变化的各种表现。本文以元丰太学九先生为基本单元来研究周、许、刘三人诗学，即是从上述策略的一种尝试。

（本文原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返回目录](#)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序

—杭州大学外语系70级 陈才宇

1609年，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戏剧创作的莎士比亚出版了154首十四行诗，标志着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高度。莎士比亚写的戏剧虽然也是诗，但毕竟用了剧的行头，十四行诗却是纯粹的诗。因此，这个新的高度是应另眼相看的。

负责印行这些十四行诗的出版商是托马斯·索普。他的本子即现在所谓的“第一四开本”，印行时莎士比亚自己显然没有校阅过，因为里面印刷的错误很多。卷首也没有诗人自己写的题献，取而代之的是出版商写的一句含义模糊的献词：“献给下面刊行的十四行诗唯一的促成者W.H先生，值此刊行之际，善意的冒昧者谨祝他幸福无量，并享我们永生的诗人所许诺的千古芳名。T.T。”

献词中的“T.T”是托马斯·索普（Thomas Thorpe）的起首字母，这已为莎士比亚研究者所认同。但“W.H先生”是谁，一直没有定论。有人说“W.H”是骚桑普顿伯爵亨利·娄赛斯雷（Henry Wriothesley）名字的缩写颠倒。此人即接受作者题献《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和《鲁克丽丝受辱记》的那个人，他是莎士比亚的庇护人，从情理上说是讲得过去的。但娄赛斯雷的身份是伯爵，何以称为“先生”（Mr.）？他的名字的缩写为什么不是H.W，而是W.H？于是有人怀疑这W.H是莎士比亚的另一位庇护人彭布罗克伯爵威廉·赫

伯特(William Herbert)。莎士比亚于1589年至1592年间写的戏剧就是由“彭布罗克剧团”演出的，而他的第一对开本所题献的也正是此人。但同样令人迷惑的是“先生”这个不相称的称呼。因此，有人干脆认为这W.H就是莎士比亚本人(William Himself)。此外还有说W.H是T.T的一位助手，有说是莎士比亚的外甥或同事，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W.H”作一些必要的考证并非没有意义，因为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莎士比亚的154首十四行诗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126首是写给诗人的一位少年朋友的；后面部分写给一位黑肤女郎。如果确定了W.H的身份，就等于确定了这位朋友的身份，这对理解十四行诗的思想内容有好处。

另一位诗中人物“黑肤女郎”的情况与W.H的情况差不多，她的身份也一样是个谜。根据诗人的描述，我们只知道她皮肤黝黑，性情放荡，但具有极大的魅力。她是诗人的情人，同时又与诗人的朋友有染。这位女性是实有其人，还是作者的虚构？种种迹象表明，前者的可能性很大，诗人至少是有感而发。如果可以肯定W.H是彭布罗克伯爵，那么，这个女子可能是伯爵的情妇玛丽·菲顿(Mary Fitton)。她17岁(1595)那年来到伦敦宫中，第二年奉女王之成为宫女。此人与彭布罗克的恋情曾在宫中闹得沸沸扬扬，彭布罗克还因此触怒女王而下狱。首先提出黑肤女郎即玛丽·菲顿的是莎学研究专家托马斯·泰勒(Thomas Tyler)，附和这一主张的有法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和剧作家萧伯纳等人。萧还为此写过一个剧本《十四行诗中的黑肤女郎》。

除了诗人的朋友和黑肤女郎，十四行诗中还提到了诗人的几位竞争对手（参见76—86首）。他们也写诗颂扬诗人的朋友，企图取代诗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早期的一种看法认为这竞争对手是固定的一位诗人，后来的看法倾向于若干不同的诗人。候选人中包括本·琼生、多恩、甘平、马洛、斯宾塞等人。至于具体确定哪一首针对哪一位，没有人说得准。

尽管上述几个人物的原型是模糊的，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比他的戏剧更具个人的色彩。形式上是抒情诗，但这里所抒之“情”是作者自己的“情”，不像戏剧创作中一言一行都为剧中人物而设计。因此，要了解莎士比亚的思想观点，人生态度，这些十四行诗无疑更有参考价值。

从表面上看，十四行诗描写的主题是友谊和爱情。具体地说，前面126首，主要写友谊，余下28首写爱情。但这只是外部的情节构架，实际上，在这一表层下面，还有一个贯穿全诗的真正主题，即“真、善、美”。

诗人并没有故弄玄虚为读者设置障碍，他甚至还担心别人不明白他的意思，干脆自己点破天机：

“真善美”，就是我全部的主题，
“真善美”，由此写出不同的诗，
我的创造力就运用在这里，
三者合一，描出风景的瑰奇。
真善美，通常都是各自为政，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我这里，三者同体，共存共生。

（105首）

这个真善美的主题具体表现在诗篇里常常是以礼赞朋友的美来实现的，这“美”的内涵已从单纯的美扩大到“真善美”三者的统一。诗人把他的朋友称为“我的太阳”（33首）、“君主”（57首），并时时祈求他充当自己的“缪斯”。具体的人物形象在诗中被概念化为一个理想，一个目标，供诗人向往和追求；只是在表现这种思想感情时，诗人又从抽象的、无形的概念返回具体的、有形的物象：

我是否可把你与夏天媲美？

你比夏天更可爱亦更温和。

（18首）

少年男子的美超过了风光明媚的夏天，这“美”超凡脱俗，显然不能就事论事认为诗人只是形容了朋友的形体美。这里的“美”更多地在于精神与伦理道德的层面。

如果说诗人的朋友代表了“真善美”，那么，黑肤女郎则代表着它的反面：现实生活中不真不善不美的一个典型。她“破坏床头誓”（152首），此为不真；“结下新欢，又产生新的嫌厌”（152首），此为不善；皮肤黝黑，“身上可见上千种瑕疵”（141首），此为不美。诗人从自己的情感经历创造出这个性情放荡的女性形象，是以爱情为幌子深化真善美的主题，不同的是前面是正面的歌颂，后面是反衬。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对于这样一位具有许多缺陷的女子，一个“恶的精灵”（144首），诗人为什么还要神魂颠倒地爱上她呢？诗人自己也知道这种爱是一种“罪孽”（142首），为什么仍自甘堕落，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这是因为性爱的力量不可抗拒。在人文主义者的思想观念里，爱情具有伟大的力量，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幸福是天经地义的。莎士比亚大胆地披露自己的“隐私”，拿貌似不道德的爱情经历说事，为的是弘扬有悖于传统的新的伦理观和爱情观，这正表现了他作为一位人文主义鼓吹者的非凡的魄力与勇气！

莎士比亚从没有写过专题性的文艺理论文章，但在十四行诗中却表达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文艺观点，这也值得我们的注意。他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艺术是永恒的；诗歌能战胜死神，与时间同在。莎士比亚还认为诗要写得真实，应该写出“你就是你”，诗人应照抄“你身上原有的句子”。（84首）在他看来，自然的美胜过艺术的美，但自然的美会消亡，补救的办法是生育繁衍，让美在子嗣身上得到继承（11首），或者用诗来装饰，在诗中实现永恒（55首）。这些观点构成了莎士比亚的文学观。

我的翻译主要依据贝文顿编纂的《莎士比亚全集》（1997）。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国内已有多种译本，拙译忝列其中，诚惶诚恐。真诚地期待读者的批评。

[返回目录](#)

《莎士比亚两首长诗》译序

—杭州大学外语系70级 陈才宇

《维纳斯与阿多尼斯》是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一首叙事诗，题献给骚桑普顿伯爵，出版登记在1593年4月18日。写作时间可能在1592年下半年，当时伦敦剧院因瘟疫流行而被迫停业。但也有人根据诗中关于乡村景色的描写揣测莎士比亚在离开家乡斯特拉特福时就已写好这部诗。这种说法相信的人不多。

维纳斯与阿多尼斯都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前者为爱与美的女神，在古希腊人那里叫做阿佛洛狄忒，后来的罗马人才称呼她为维纳斯。她掌管人类的爱情、婚姻、生育以及一切动植物的繁殖和生长。她是宙斯和大洋神女俄涅的女儿；一说她是克洛诺斯把自己的父亲的肢体投入海中时从泡沫中诞生出来的。她以美貌著称，后来嫁给火神赫菲斯托斯。但她屡次变心，先后投入过战神阿瑞斯、商业神赫耳墨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怀抱。阿多尼斯是她众多情人中的一位。希腊神话把阿多尼斯说成是美女米拉的儿子，从没药所生。他长得俊美绝伦，维纳斯热烈地爱上了他。战神阿瑞斯十分嫉妒，存心要让他狩猎中负伤。一日，阿多尼斯在行猎途中被维纳斯留住过夜，但因不听爱神的劝告，次日被野猪咬伤而死。爱神极其悲痛，去求主神宙斯，后者特准阿多尼斯每年复活六个月，与爱神团聚。据说他一旦从冥界返回，大

他便呈现一派春天的景象，万物复苏，草木欣欣向荣。因此他还被认为是死而复生的植物神的化身。

关于维纳斯与阿多尼斯的神话故事，莎士比亚是熟悉的。奥维德的《变形记》于1567年就有英译本，其译文和原文莎士比亚可能都读过。《变形记》中有200多行诗叙述维纳斯与阿多尼斯的故事。另外，《变形记》中有关那喀索斯、萨尔玛喀斯与赫耳马佛洛狄托斯的故事，对莎士比亚也产生过影响。除了奥维德，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斯宾塞、格林等人也都在各自的作品中提到过阿多尼斯的羞怯和他对爱情的抗拒（见《仙后》第三卷和格林的诗作《决不会太迟》），他们的作品都刊行在《维纳斯与阿多尼斯》之前。值得一提的还有马洛的《希罗与利安得耳》和劳契的《斯库拉变形记》。从创作风格上看，《维纳斯与阿多尼斯》更接近《希罗与利安得耳》。不过，马洛的诗刊行于1593年9月，比《维纳斯与阿多尼斯》迟了5个月。莎士比亚如果读过马洛的诗，也只能是手稿。与《维纳斯与阿多尼斯》一样，劳契的《斯库拉变形记》也描写年轻男子被热烈的少女追求的情节，而且还有两个诗节直接提到维纳斯与阿多尼斯。莎士比亚很可能从劳契那里得到启发，从而激起写作《维纳斯与阿多尼斯》的热情。还有，这首诗为六行体，押ababcc韵，而刊行于1589年的《斯库拉变形记》正是这种诗体的早期尝试，这也是能说明问题的。

神话中的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的故事是曲折离奇的，但莎士比亚笔下的情节却显得简单明了：全诗一开始就写维纳斯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在狩猎的荒野热烈地向阿多尼斯求爱，但阿多尼斯偏偏不解风情，千方百计想摆脱爱神的纠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维纳斯假装晕倒，阿多尼斯出于怜悯终于吻了她。维纳斯得逞后便得寸进尺，想跟阿多尼斯做爱，但后者不从。维纳斯知道自己再也留不住他，只好放手。翌日清晨，她听见狩猎的呼喊声，便循声找去，发现情人已经被野猪咬死。维纳斯悲痛万分。美少年的尸体随即化作一团烟雾腾空消失，地上的血泊中长出一株红白相间的花朵。爱神折下那朵花，无限悲伤地飞回她的仙岛。

从莎士比亚年谱中我们知道，在《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刊行以前，作者已写过《亨利六世》、《理查三世》等五个剧本，但作者自己对于这些剧本的命运似乎并不关心，听凭出版商私下印行，以致印刷上错误百出，给后来的校勘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然而，对于这首长诗作者却钟爱备至：诗集初版的四开本几乎没有任何印刷错误。显然，在出版过程中，作者自己对诗稿作过认真的校阅（另一首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也是这种情况）。在莎士比亚自己的心目中，诗的地位高于剧本。只是历史没有按照他的意愿发展，今天我们提到莎士比亚这个名字时，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戏剧，而不是那些纯诗。

《维纳斯与阿多尼斯》是一首描写神的爱情的诗，但诗中的神——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在诗人笔下已经缺乏神性。维纳斯不顾自己的体面引诱阿多尼斯，其形象与其说是个神，倒不如说更像一个卖弄风骚的人间荡妇，或者说像个民间故

事中的女妖。阿多尼斯面对她的诱惑显得那么羞怯、木讷，活脱脱是个不谙世事的乡下男孩，一个来自莎士比亚家乡斯特拉特福镇，一心只爱狩猎的大男孩。

莎士比亚对两位具有神性的人物作这样的处理，我们恐怕不宜赞赏太多。就艺术创造本身而言，人物形象的塑造完全脱离其本来应有的面目，不是好的办法。当然，这点缺憾并不妨碍《维纳斯与阿多尼斯》成为文学的经典，因为莎士比亚运用语言的能力总是不同凡响。从维纳斯那滔滔不绝的甜言蜜语中，从富有诗情画意的村野景色的描绘中，我们不难想见：在如此华丽、纤巧、优美的文字背后，一定有一个充满睿智的灵魂，一支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妙笔。

《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出版后，莎士比亚受到了传统观念的卫道士们的指责，说他不应该把女神描写得那么放荡。莎士比亚自己对诗中那种过于疏放的性爱描写似也有点放心不下，在给骚桑普顿伯爵的题献中就已许诺将利用“有生之暇日，竭尽微力，期以更其庄重之作为阁下扬名增光”。这里所谓的“更其庄重之作”，就是晚于《维纳斯与阿多尼斯》13个月登记在书业公所的《鲁克丽丝受辱记》。

这首长诗最初印行的四开本的标题是《鲁克丽丝》（Lucrece），但在卷首正文前的标题和各页附列的小标题均为《鲁克丽丝受辱记》（The Rape of Lucrece），而在书业公所登记时又为《鲁克丽丝被奸污》（Ravishment of

Lucrece）。这三个标题是否都是莎士比亚自己曾经选用过的，他最后确定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已不得而知。

与《维纳斯与阿多尼斯》一样，《鲁克丽丝受辱记》同样也取材于罗马诗人奥维德的作品，但不再是那部神史《变形记》，而是人史《岁时记》（Fasti）。莎士比亚可能还参考过罗马史家李维乌斯的作品，因为李维乌斯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经常被用来注释奥维德。此外，乔叟也曾写过《好女人的传说》（1386），其中有205行诗写到鲁克丽丝的事迹。对于乔叟的作品，莎士比亚一定熟悉。

根据历史传说，鲁克丽丝是罗马军队中一位名叫科拉丁的军官的妻子，她的绝色的美貌激起了罗马王子塔昆邪恶的情欲，并卑劣地奸污了她。恪守妇道的鲁克丽丝悲痛欲绝，修书召回她的丈夫科拉丁。当着父亲、丈夫和众贵族的面，她揭露了塔昆的罪行，然后拔剑自刎。罗马人震惊了，在科拉丁等人领导下揭竿而起，放逐了国王及其家族，建立起新的共和政体。

十分难得的是，莎士比亚在长诗开头写了一篇故事梗概，这是他唯一传世的散文作品，要全面了解长诗的内容，这篇文章不能不读。在这里，莎士比亚用十分经济的笔墨交代了事件的前因后果，而长诗只是描写关键的情节：即塔昆潜入鲁克丽丝家中以后发生的事。原来，在此以前，塔昆已经去过鲁克丽丝家一次，那是由军队的将领们打赌自己的妻子的贤德而引起的。故事的结局在长诗中也写得很简单，只说大

家立誓为受害者报仇，这次事件直接导致塔昆家族的专制统治的垮台。可以说，这篇故事梗概很有点史家的笔法。

《鲁克丽丝受辱记》全诗共 1855 行，比《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多了 661 行，所用的诗体也不再是六行体，而是押 ababbcc 韵的七行体。这种诗体早先被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采用过，因此被称为“皇家诗体”（Rhyme Royal）。其实，在詹姆斯以前，乔叟写《特罗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时就用了七行体，因此，七行体又可称为“特罗伊罗斯体”或“乔叟诗节”。据说莎士比亚本想继续使用六行体，而且试写了若干节，但最后还是改变主意使用七行体，是因为七行体显得庄严，似乎更适宜表现悲剧题材。

确实，与《维纳斯与阿多尼斯》相比较，《鲁克丽丝受辱记》的题材正好相反：前者带有喜剧特色，后者具有悲剧性质，我们称前者为“喜剧的诗”，后者为“悲剧的诗”，也未尝不可。

莎学研究专家们早已指出过《鲁克丽丝受辱记》亦诗亦剧的风格。有人甚至对长诗尝试过戏剧结构的划分：罗马将领在军营中夸耀妻子的姿色和美德是事件的起因，为第一幕；塔昆离开军营，受到鲁克丽丝热情接待，是第二幕；夜间暴行，为第三幕；塔昆逃走，鲁克丽丝精神上的痛苦，为第四幕；最后是鲁克丽丝自杀，暴政被推翻，构成高潮和结局，是第五幕。

这样的分析是言之有理的。作为戏剧家的莎士比亚，他十分熟悉戏剧创作的程式，很容易将戏剧创作的思维方式带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到叙事诗的创作中来。除了结构方面的影响，语言表达上的戏剧化倾向在长诗中也显而易见：无论《维纳斯与阿多尼斯》，还是《鲁克丽丝受辱记》，都有大段大段的议论，占了全诗很大的篇幅，这些文字很像戏剧对白。还有被莎士比亚在后来的悲剧创作中运用得得心应手的人物独白，在《鲁克丽丝受辱记》中也类似的表达：塔昆潜入鲁克丽丝卧室时的内心冲突与麦克白刺杀国王前的心理矛盾如出一辙；鲁克丽丝自杀前关于生与死的思索，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哈姆莱特关于“生存还是死亡”的两难选择。如果说《维纳斯与阿多尼斯》是莎士比亚早期喜剧创作的副产品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说，《鲁克丽丝受辱记》预示了他后来的悲剧创作，是诗人以叙事诗的形式对悲剧艺术的一次预演。

我的翻译依据河滨版《莎士比亚全集》（1974），同时参考了大卫·贝文顿所编纂的《莎士比亚全集》（1997）。

[返回目录](#)

诗论

有关《乐游曲》的几句赘言

—杭州大学化学系84级研究生 金友元

拙作《乐游曲》发出后，陆续收到一些反馈，有褒有贬。其中，陈舸师弟的建言甚为肯綮：按词谱，此词无病。但音韵方面欠缺甚多，宜改进。

在下一向比较喜欢词牌《渔歌子》，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渔歌子》比较简单，单调五句二十七字四平韵。这词牌容易填，特别适合一个小场景的描述，或一种小感情的抒发；二，《渔歌子》的正体为张志和词《西塞山前白鹭飞》，而这座西塞山正在苕溪岸边。因此，此词说的是一位苕溪钓翁。巧合！正好与在下笔名《苕溪蓑笠翁》相近。每次填这词牌，眼前便有故乡的山水。

然而，题王兄齐杭照，在下想多说几句，一首《渔歌子》可容纳不下了。在下设想：王兄的题材适合双调，上片叙景，下片遐想。于是想到了《乐游曲》。

《乐游曲》，最早见于唐朝闽后陈氏的一首咏西湖词。又是巧合！王兄拍得就是西湖元日照片！那就《乐游曲》了。追根溯源，《乐游曲》是从《渔歌子》双叠而来。因此，《乐游曲》遵循的是《渔歌子》格律。也就是说，要填《乐游曲》，只要分别填好两首《渔歌子》，然后叠加一下就可以了。

于是，先来看看张志和的词作及其格律：

西塞山前白鹭飞。
平仄平平仄仄平
桃花流水鳜鱼肥。
平平平仄仄平平
青箬笠，绿蓑衣。
平仄仄，仄平平
斜风细雨不须归。
平平仄仄仄平平

这份词谱极其清晰：三个七字句两个三字句共四个韵脚。三个七字句的平仄各不相同，两个三字句要求对仗。

《渔歌子》作品甚多，在长期的填词过程中，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出格。这个词人错此处，那个词人错那处，累加起来就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现象：除了四个韵脚必为平声外，其余二十三字皆可平可仄！

后代词学家定谱时，必须从正谱与名人的词作着手。通过逐字对照正体与名人词作之间的平仄差异，来确定某字该平该仄或平仄不拘。如果正体与参照物间无平仄冲突，这字可定为平或仄，反之，则标明这字可平可仄。

定下了谱，就得记录在词书中，用一个适当的形式表述出来。然而，各本词书的纪录方法和表述形式却略有差异。有的词书中，把正谱的平仄先列出，明确标志出该平处为平、该仄处为仄，如可平可仄，则用术语：应平可仄，或应仄可平。这种表述法实行两者兼顾：既点明某字在原谱中的平仄情况，又支持可平可仄处的变通处理。如下例：

⊙◎⊙⊙●◎△
⊙⊙○◎●⊙△
⊙◎●●○△
⊙⊙◎◎●⊙△

其中，○为平，●为仄，△为平韵脚。⊙为应平可仄，◎为应仄可平。从这些标志符号可以看出，除了四个平声韵脚外△，只有一个必须平声○和五个必须仄音●，其余统统可平可仄⊙◎。

《诗词吾爱》的表达方式为：把可平可仄的字印淡，把平仄既定的字描浓。可本文没法进行类似处理，因此略过不提。

《搜韵》中的钦谱则直截了当，把可平可仄的字一律定为中，而完全不提该字的平仄原貌：

中中中中仄中平
中中平中仄中平
中中仄，仄平平
中中中中仄中平

《搜韵》的表述法有好坏两方面。好的一面是：一目了然。平中仄标志得清清楚楚，只要满足了几处该平该仄之处及其韵脚，就符合了《渔歌子》的格律要求。坏的一面是：粗糙笼统。那么多中堆积在前后，会造成连仄或连平，而填者却可能毫无察觉！比方说，按照《搜韵》这份词谱，第一个和第三个七字句可以完全相同。而且都是开头四个中夹着一个仄后，后面紧跟另一个中！这样，从理论上讲，这两个句子可以六连仄，而格律检验也没设置杜绝这类问题的障碍。换句话说，即使两句全部六仄一平，《搜韵》也检查不出任何问题，一律通过！

陈舸师弟的建言是：填《渔歌子》时，必须有意识避免这种连仄或连平现象，否则会失去原词那种跌宕起伏的音韵美感。

《渔歌子》，从结构特点来看，可看作是《七绝》的一种变体。所不同的只是：把绝诗的第三句减去一字并均分成两个三字句。因此，一个层次上，剩下的三个七字句可遵循七言律诗绝诗的其中一条规则：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同时，另一层次上，既然两个三字句要求对仗，那么也要考虑到两者之间的粘对。

结合以上两个层次，可排列一份修正词谱如下：

中仄中平仄仄平
中平平仄仄平平
平仄仄，仄平平
中平中仄仄平平

不难看出，修正词谱完全避免了四连或四连以上等死板乏味的组字法。在五个句子，任何一句最多只能三连。而三连在诗词作品中比比皆是，不足为奇。就这样，力求做到两全其美：既不用苛守原谱，也尽量保持音韵节律。

对照修正词谱，在下这首拙作有几个问题呢？请看：

时届元日白堤东。

三两枯荷沐溟濛。

褐细细，靛溶溶。

万籁俱静待春风。

何故忽起一声弓？

水天和鸣角商宫。

节密密，拍逢逢。

四野缭绕小桃红。

虽然，拙词中并无连平连仄现象，但确有多处出格。总结一下：上片中的出格之处为：首句的“日”与“堤”两字；次句的“两”与“荷”两字；第三句的“褐”字；末句的“籁”字。下片中的出格之处为：首句的“起”与“声”两字；次句的“鸣”字；第三句的“节”字；末句的“野”字。

有错？即纠之！或调整一下字序，或调换几字，在满足修正词谱的前提下，尽量保证原意不动。

时届新元湖畔东。

枯荷三两沐溟濛。

灰细细，靛溶溶。

四周寂静待春风。

何故忽闻第一弓？

水天和乐角商宫。

声密密，拍逢逢。

迎宾一阕小桃红。

感谢陈舸师弟及众位的指教。在下深有感触：填词，首先必须遵守格律。但仅仅满足于格律要求，对填词者来说，认知还是失于肤浅。填好一首词，立意布局两个方面相当重要，但音韵这方面也同等重要。失去音韵美的词，佶屈聱牙，纵然词句有些美意，但少了抑扬顿挫的节律流畅感。断不可取！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闲聊词牌《惜分飞》

—杭州大学化学系84级研究生 金友元

（2021年2月6日）

词牌《惜分飞》是个小令，以毛滂词《惜分飞·泪湿阑干花著露》为正体，双调五十字，前后段各四句四仄韵。《惜分飞》有下列几个别名：贺铸词名《惜双双》、刘焘词名《惜双双令》、曹冠词名《惜芳菲》、屈大均词名《惜纷飞》、曹冠另一体名《使牛子》。

除正体外，《惜分飞》还有另外五体，但所有六体都是上下片同体，只是字数有微差：别名《使牛子》仍是五十字，但上下片各四句三仄韵。另有五十二字一体，五十四字一体，和五十六字两体，上下片都是四句四仄韵。本群词人早在2008年就有人填过《惜分飞》，截至上月，吴磊有五十字六仄韵体；金友元和朱锦涛有五十字正体；毛宝钺和徐秀强有五十六字体。

今天拜读陶蓓蓓大作《惜分飞》，意贯句顺，但这排版颇为新颖：五十字，上下片同体，各五句五仄韵，韵脚整齐。难道这是另外一体？但词人却又标明是毛滂体。询问陶蓓蓓后方知，她用的就是《诗词吾爱》的毛滂正体，而且就是上下片五句五仄韵！

直感下，这体有点另类。各种词牌，虽不整齐划一，但多见从字数少到字数多过渡，如《一七令》。像这个七六五四三的句型还真是首次见到！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带着疑问，到各大网站去游览了一下而得知：在任何网站，《惜分飞》用的正体就是毛滂体！然而，《百度》、《子夜星》、《搜韵》、《龙榆生》、《品诗词网》全部指明正体为五十字上下片同体四句四仄韵，只有《诗词吾爱》说正体为五十字上下片同体五句五仄韵，特立独行！

同一首词有不同的格律标准？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先请看上述五大网站列出的词体正文：

泪湿阑干花著露。
愁到眉峰碧聚。
此恨平分取。
更无言语空相觑。

断雨残云无意绪。
寂寞朝朝暮暮。
今夜山深处。
断魂分付潮回去。

再看一下《诗词吾爱》所列的正文：

泪湿阑干花著露。
愁到眉峰碧聚。
此恨平分取。
更无言语。

空相觑。

断雨残云无意绪。

寂寞朝朝暮暮。

今夜山深处。

断魂分付。

潮回去。

比较一下不难发现，这两体版本的字数相同主干一致，差别只在于断句。《诗词吾爱》比其它网站上下片各多一句一韵。具体说来，把上下片的两个七字结句一分为二，形成一个四字句和一个三字句，且两句分别押韵。

《诗词吾爱》如此排版，粗看似有道理。显而易见，此词用第四部仄韵。把七字句分成四字句后，其句末两字“语”和“付”都在第四部，这不正好押上了韵？否则，如保持七字句的完整而不拆分，那么，这两字岂不是成了挤韵？毛滂是个知名词人，假设在全词中出现一个挤韵，那是他忽略了；如出现两个，那可能性微乎其微；这首词中，这两个挤韵在上下片同一位置出现，就有点匪夷所思了。综上所述，《诗词吾爱》认为：这不是两个挤韵，而是两个独立韵脚。因此，有必要将这两个七字句分拆之。就这样，四句四仄韵体就变成了五句五仄韵体！

由于马虎粗糙，《诗词吾爱》常发生不经意的错误。然而，这次对《惜分飞》而言，却走向另一极端：思虑过头了。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其实，《惜分飞》正体应该上下片各四句四仄韵。《诗词吾爱》所担心的挤韵却不是挤韵，而是暗韵，即句中韵！

我们以前也曾介绍过暗韵这个术语，并举例《沁园春》和《满庭芳》就各有暗韵。同时也指出，暗韵是一个高级修饰手段。用之，给词作锦上添花；不用，也不会对词作造成实质性伤害。如贺铸下列《惜分飞》就不用：

皎镜平湖三十里。
碧玉山围四际。
莲荡香风里。
彩鸳鸯觉双飞起。

明月多情随柁尾。
偏照空床翠被。
回首笙歌地。
醉更衣处长相记。

不光贺铸，就连毛滂的另一首词也不用：

山转沙回江声小。
望尽冷烟衰草。
梦断瑶台晓。
楚云何处英英好。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古寺黄昏人悄悄。
帘卷寒堂月到。
不会思量了。
素光看尽桐阴少。

很显然，这两首的上下片结句不能分拆。因为，贺词中的“觉”和“处”，毛词中的“处”和“尽”都不在他们所用的韵部中。可以预见，如果把上述两首词放入《诗词吾爱》检验，是不是就不合格？

总而言之，《惜分飞》的正体应该是上下片各四句四仄韵。在这方面，《诗词吾爱》错了。

诸公以为如何？

[返回目录](#)

古体诗

【五古·咏牛】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陈雯

牛牛牛，塘里泛轻舟。
背载村童趣，耳听牧笛悠。

【五古·上元赐福播春雨】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昨日午后，雨丝飘篷。
经夜不歇，淅沥入梦。
翰音报晓，雨云犹浓。
鹧鸪倾诉，春事催农。
百舌说唱，乐在其中。
上元应道，化雨春风。
赐福甘霖，元宵天宫。

[返回目录](#)

【七古·辛丑春节灵隐寺】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任平

元日观花古刹，佛光普照春朝祺。
几树梅花送旧岁，一杆绿叶称菩提。
三盏茶色清心肺，满座雅言悦声息。
九里松外信步走，老僧归来话此夕。

【七古·立春】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任平

胜日寻芳碧水边，满目春色悦心田。
梅影不输梅本意，远香可引近诗仙。
山色空濛润群舍，曲径蜿蜒美犬牵。
最是白墙黛瓦院，谁颂新诗祝明天？

[返回目录](#)

近体诗

【五绝·牛年吉祥】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田伟

风景与时新，牛鸣入早春。
扬鞭驱疫病，万象佑行人。

【七绝·牛年大吉】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姜群星

牛转乾坤岁启新，抱头鼠窜送瘟神。
春回大地人欢笑，天下苍生庆脱贫。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鼠贺牛】

—杭州大学外语系 81 级 王骏

2020 庚子年最后一天大年三十有感。

庚子二回一幸鼠，穿红系赤恶魔阻。
立于牛首我称王，六十春秋始新旅。

注：

60年生，属鼠，庚子年，今年又是庚子年。明天起，新的一轮庚子开始。

【七律·庚子除夕】

—杭州大学中文系 85 级研究生 张德明
（2021年2月11日）

庚子凶年算到头，疫情病毒一时收。
心魂且共新芽发，肌体应同嫩柳柔。
往事如烟云散去，春花似锦梦长留。
江南塞北无分别，牛气冲天遍九州。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五律·过年】

—杭州大学电子系 88 级研究生 方志刚

乡村年有味，炮仗震晨鸡。
喜气传亲友，佳肴布满席。
南窗听海顿，北路忆芹溪。
偏处观无念，聪明若大迷。

【五律·庚子除夕为久旱逢雨喜作】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高知贤

旱魃长施虐，如憐草木枯。
维生艰得水，兆庶自忧虞。
昨夜雨潇潇，清声伴梦遥。
更愿雨滂沱，春水满江河。
掀波涤污垢，海宇尽欢歌。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辛丑岁首咏牛】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 戚志红
（2021年2月12日正月初一）

茹草低眉力尽倾，昔时负轭主春耕。
牧童鞭甩引归路，绿野余晖起笛声。

【七绝·除夕祈愿】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 戚志红
（2021年2月11日除夕）

晨起观窗外冰天雪地，遥想杭城万家年夜饭桌边的团聚，
不由面东祈愿。

北美寒天笼雪银，江南故地沐风春。
迎牛送鼠逢除夕，翘首诚祈万象新。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律·跨年随想】

—杭州大学物理学 77 级 魏子青
（2021年2月19日）

日月巡行遵大道，神奇宇宙蕴玄机。
跨年一瞬虚添岁，守夜连绵渐启晖。
春夏秋冬时易替，生残病死命毋违。
天因情绝天难老，参破轮回智者稀。

注：

年节都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所谓跨年，相对于平时就等同于昼夜的交替，对于无始无终的宇宙来说，应该是波澜不惊的吧？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新春抒怀】

——杭州大学哲学系80级 徐秀强
（2021年2月12日）

清雨微寒除旧夕，金牛发奋迈新蹄。
航天路上多才俊，勒石居胥日月齐。

注：

居胥，狼居胥山的省称。今蒙古境内肯特山。西汉元狩四年霍去病出代郡塞击匈奴，封狼居胥山，刻石留记。后用以指建立显赫功业。

[返回目录](#)

【五律·咏春】

—杭州大学生物学 77 级 吴久籛

律回陈出新，梅笑鹄精神。
雨润千山秀，阳和万户春。
柳闻莺恰恰，堂见燕亲亲。
牛劲东风舞，躬耕喜报频。

【七绝·庚子除夕】

（嵌字诗）

—杭州大学化学系 78 级 陶连发

庚甲亨通祝俊流，子书研罢续《春秋》。
除尘祭灶辞残岁，夕鼓朝钟迎上牛。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归】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2021年2月14日）

宿鸟投林暮色横，下犁上岸歇春耕。
牧童牛背不成曲，笛弄青风三四声。

【七绝·辛丑初三】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田伟
（2021年2月14日）

辛丑大年初三日，天朗气清，次秀强兄《归》诗韵。

丽日晴光竹笛横，牵牛未几待春耕。
田头桃李思成蕊，竹外莺回三两声。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律·辛丑元旦书怀赠妻】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高知贤

结褵五十共春秋，自幸情缘夙世修。
相对华颠嗟荏苒，曾经浩劫忆沉浮。
齐眉何异梁鸿妇，俯首甘为孺子牛。
甘苦同谙卿与我，盈怀百感寄吟讴。

注：

吾妻属牛，且借鲁迅先生句写其行事。

【七律·辛丑正月初四感赋】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高知贤

牛岁荆妻本命年，复逢猪日属吾天。
艳阳朗照春风暖，寒节恒持定力坚。
苦乐同心随运遇，荣枯过眼尽云烟。
深谙世味无奢望，久处书斋已悟禅。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河畔杂感】

—杭州大学历史系 80 级 全根先

大年初二，京城大雾，傍晚至河边散步，侄子送来其岳父所钓鲤鱼一条。

迁至新家瘟疫送，河边景色却朦胧。
烟波难挡云天阔，黄叶纷飞待疾风。

【七绝·春耕】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戴莺
(2021年2月14日)

田园味道浓浓，好喜欢。也来步两位才子韵和一阙。

胜日薰风碧带横，出郊一路见春耕。
牧童牛背吹悠逸，爱听莺歌伴笛声。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耕归】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2021年2月14日）

阡陌井田蛙闹水，枝头布谷唤春耕。
老牛犁卸暮归去，一路牧童清笛声。

【七绝·钓耕】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朱小明
（2021年2月14日）

田园且住任纵横，自在人间钓与耕。
把酒村头斜日里，又听归笛伴蹄声。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律·春耕】

题韩笑国画《不用扬鞭自奋蹄》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孙淦钊
(2021年2月10日)

步韵伊子建建新，凑兴也和大家一首：

纵使田丘片草横，焉能斜视忘犁耕？
风歌幽笛如民乐，吆令喝言似圣声。
默默慢移孺子俯，欣欣倏跳地娃迎。
埂边虽已繁花野，心底唯牵一谷情。

注：

地娃：田鸡、青蛙。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律·春耕】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朱小明
（2021年2月15日）

绿染山头碧水横，卖柴沽酒爲催耕。
两行忽见南飞影，十里犹闻呼喝声。
竟日扬鞭无蚤会，一生俯首有蝇迎。
人牛已播田间种，今夜不眠听雨情。

【七绝·春耕】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金秋芬
（2021年2月16日）

香暖莺啼翠带横，农家四月竞春耕。
孺牛负重甘同苦，一曲清歌伴笛声。

[返回目录](#)

【七律·金牛焕彩】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伊建新

玉鼠凌烟融月色，金牛焕彩耀群星。
心留山水添幽趣，学作诗词慰暮龄。
各有千秋何必隐，附庸风雅未曾停。
幸哉天目传春意，书写西溪入汗青。

【七律·立春颂】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姜群星

昨吟鹤舞三冬雪，今迓莺歌万象春。
冷雨无端成别客，暖风有意遂寻亲。
阴霾早散诚良愿，煦日高升至为珍。
离久情疏安不得，苏辛李杜竞来巡。

[返回目录](#)

【七绝·立春】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田伟

鼠往牛来春立早，山茶梅子映纤秣。
休言腊月犹余日，愿景年关别样浓。

【七绝·庚子小年漫成】

—杭州大学生物学 77 级 吴久籛

灶神回殿述凡情，户户家家享太平。
公筷分餐先作则，丰衣足食好民生。

【七绝·北小年漫成】

—杭州大学生物学 77 级 吴久籛

昨日春回今小年，大年还要一周焉。
红红火火过佳节，洒扫庭除贴对联。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南小年话梅】

—杭州大学生物学 77 级 吴久籟

鼠尾牛头何可人？文祥湖畔一枝春。
蜜蜂喜鹊怜香客，攘攘熙熙竞问津。

【五律·年关】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田伟

新风破腊鸣，烦恼且归零。
检点山河意，收拾长短情。
凌寒信松柏，寻梦化霜冰。
无怨轮回苦，年关照眼明。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律·当年少女发苍苍】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顾宏远
(2021年2月7日)

初阳辛丑满湖光，杨柳千枝吐嫩黄。
野鸭悠闲寻美食，游人汹涌挤天堂。
春情思绿群山翠，夜意期红万店忙。
木棹棚舟今尚在，当年少女发苍苍。

【七律·粗蔬香】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今天善稼穡好友特意送来雪里蕻和泡菜，有感为吟致谢粗蔬香。

开坛腌菜为何香，恩得东君洒暖阳。
地气满园催绿叶，天华腊月化银霜。
还从咸雪得滋味，又借微生添嫩黄。
莫笑草民无美食，谁知素养润家乡。

[返回目录](#)

【五绝·悯牛】（二首）

—杭州大学电子系 88 级研究生 方志刚

其一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老牛多累死。

其二

耕田日当午，汗滴犁下土。
谁知手中鞭，声声叱咤苦。

[返回目录](#)

【五绝·悯学】（二首）

—杭州大学电子系 88 级研究生 方志刚

其一

校园之一粟，世人称骄子。
少年当自强，十考勿九死。

其二

睡觉日当午，不闻师谈吐。
谁知近年关，纷纷挂科苦？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五绝·悯教】（二首）

—杭州大学电子系 88 级研究生 方志刚

其一

月领五斗粟，岁迎新学子。
四壁无闲书，精神犹饿死。

其二

下课日当午，低头面如土。
谁知又一年，工分不足苦？

[返回目录](#)

【七律·种牙有感】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朱小明

张口开刀二指叉，金刚钻骨欲呼爹。
当日华佗钩刃刮，至今关羽世人夸。
已闻长短晨抽笋，更喜整齐春种麻。
再看老脸如新处：一笑龙眉出佛牙。

注：

佛牙：相传释迦牟尼圆寂之后，全身都变成细粒状舍利，但牙齿完整无损，佛教徒奉为珍宝，予以供奉，称佛牙。

【七律·修牙记和小明兄】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周遇春

徒自心愁一口牙，叹吁不及小童娃。
饭香怕被青蔬梗，菜好偏宜豆腐花。
但碰核桃三日痛，未尝青杏半边麻。
万般无奈就医去，实在难为大老爷。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律·掉一牙】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醉撞玻璃掉一牙，容颜破相露无遮。
逢人说话嘴风漏，就桌闻香舌味差。
浑浑至今仍未补，空空依旧尽由他。
奈无童幼那时节，排齿掉光新换茬。

【七绝·辛丑新正行吟】

—杭州大学生物学 77 级 吴久籛

街上灯笼红鼓鼓，辛夷花灿柳芽新。
东风不问回乡客，自顾枝头出彩春。

【七绝·辛丑雨水】

—杭州大学生物学 77 级 吴久籛

玉成滴答润城春，天宝物华人意新，
韵浪风情澎湃远，文湖一棹却纤尘。

[返回目录](#)

【七律·辛丑正月初五书怀再赠内子】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高知贤

牛年牛日意悠悠，达意难将句语搜。
书剑当时曾屡误，桑榆此际复何求。
抚膺恨我愚如豕，饱目怜卿累似牛。
夙悉卿卿性贤惠，百思无计可相酬。

【七律·辛丑谷日书怀】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高知贤

肝腸别具白眉翁，俗态尘情岂苟同。
纵目双轮碧霄外，藏书万卷异斋中。
纷繁世事知因果，匆促浮生悟色空。
慎独自堪觞咏乐，任从毁誉说畸躬。

[返回目录](#)

【七绝·冬末春初】

—杭州大学外语系 81 级 王骏

鸳鸯戏水先知暖，布谷啼枝早报春。
老树枯荷寒处立，何时再遇赏花人？

【七绝·雨水】三首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田伟

一

玉兰未叶已含娇，宜好踏青应早邀。
雨水时来洗轻伞，潇潇竹径写逍遥。

二

雨水时分伞儿缓，柳腰欲挽小溪湍。
丛山寂寞出神处，桃李灼灼荐玉兰。

三

云烟冉冉钟声远，村落勿嫌鸡犬欢。
且探东篱问茶饭，踏青何必计时还。

[返回目录](#)

【七律·早春二月】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戴莺

（2021年2月18日）

二月春风遍九畿，裁成千树柳依依。
近崖拾翠山花数，远径踏青林鸟飞。
一棹寻幽临浦岸，几人觅静去郊扉。
江南景致皆诗句，墨客勾留久不归。

【七律·煖律熏风凝翠色】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戴莺

（2021年2月4日）

煖律熏风凝翠色，千般梅柳渡江春。
黄莺自啭撩人切，彩蝶欢飞泼眼频，
煦日晴光清水绿，融和淑气碧穹纯。
佳期每每萦心绪，是夜频频念友亲。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律·风机矗立远尘埃】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戴莺

（2021年2月19日）

看到这些照，想到了我公司最高山顶上，通讯塔用的风力发电机。风力发电好处多多，风能永远不会耗尽，还绿色环保。也步韵倚马之才，伊新建才子韵和一首。

氛霭环缭碧嶂开，风机矗立远尘埃。
箕星飞落电流转，桂月逍遥光拂来。
琼宇云深凉彻入，玉楼日近暖添推。
人间惊蛰农耕事，万物复苏春又回。

注：

箕星：风神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才子词人连叹咏】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戴莺

（2021年2月5日）

遇春时节玲玲倩，燕啭莺歌煖日高。
才子词人连叹咏，建新对客又挥豪。

【七绝·续唐韦蟾句】

—杭州大学外语系 79 级研究生 葛藤

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几时归。
乡关望断天涯路，惟有残云扑面飞。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续唐韦蟾句】

和葛藤老师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淦钊

（2021年2月10日）

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几时归。
天无尽际寻无路，千缕乡愁伴雪飞。

【七绝·续韦蟾集句】

步韵和葛藤、孙淦钊、陈雯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 戚志红

（2021年2月17日）

今为母亲百岁寿辰。无奈我只能通过视频贺寿，而她渴求的是我的拥抱……

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几时归。
西湖远似天穹路，念母情稠化泪飞。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续唐韦蟾句】

和葛藤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陈雯

（2021年2月15日）

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几时归。
波河东去涛连海，无奈乡思化浪飞。

注：

1. 波河点出我所在地点。我回国飞机都是途经大西洋，波河流入大西洋。

2. 化浪飞：此处乡思用别出心裁的浪；比喻，其一因为回不去有怨气，要发泄一下。其二因为浪花飞溅后是虚无，没人理会你能不能回国看望年迈父母。故无奈。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律·新春首泳有感】

—杭州大学中文系85级研究生 张德明
（2021年2月19日）

一入泳池魂魄舒，轻波荡漾影光徐。
四肢率性凭伸展，通体随心任自如。
吾质吾形融小浪，他思他感入凌虚。
人生在世唯微沫，一吸一呼瞬息除。

【七律·成吉思汗】

—杭州大学中文系80级 全根先
（2021年2月20日）

傍晚至堤岸散步，忽念昨晚与易桥先生在电话中谈论成吉思汗和蒙古史一个半小时，当年担任《中华文明史：元代卷》总纂，于今已三十年矣，而易桥先生探寻成吉思汗遗迹则逾三十年，感慨系之！

战马嘶号荒漠冷，弯刀在手强豪迎。
纵横驰骋惊欧亚，奋武扬威傲杰英。
拓土开疆功盖世，奠基垂统史留名。
追随往古探遗胜，百折千回万里征。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辛丑谷日】（二首）

—杭州大学生物学 77 级 吴久籛

（一）

雨水浇田人力耕，莺歌燕剪蛰虫惊。
年头铆足黄牛劲，五谷丰登享太平。

（二）

年年如素又年新，横笛鸣琴五福春。
丰满人生风雨顺，花开谷日乐天真。

【七绝·春游】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周遇春

山野林深雀鸟鸣，天高云淡远风清。
杜鹃侧伴溪流水，春讯无端送梵声。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清香】

—杭州大学物理学 77 级 魏子青

大年三十春风拂，难至新丧破碎家。
蜡烛清香辞旧岁，江城一夜断黄花。

注：

武汉地区有“烧清香”习俗：即正月初一零时，前一年有新丧之家，要为已故亲人点香烛供菊花。因庚子年新冠病毒夺去太多武汉人生命，年三十跨年时分，武汉街上菊花卖断，其它白花黄花也是一花难求，悲乎！

【七律·偶感】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高知贤

原当新纪赋新诗，苦痛难忘回首时。
蛮触纷争旗变幻，沧桑轮替世兴衰。
斑斑血写帝王史，瑟瑟风号草野悲。
其奈愚蒙开未得，但将梦呓慰襟期。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律·悼同学】

—杭州大学物理学 77 级 魏子青

昔日同窗共读时，少年不识苦愁悲。
老来恶疾伤人寿，病久良方救命医。
祸鼠将辞还作祟，福牛欲至却行迟。
惊闻除夕君先去，从此天涯两弗知。

注：

高中同学庚子鼠年年三十因病去世，初二参加追悼会，诗以送别。

【七律·西泠桥畔】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朱小明

西泠桥畔日喧繁，原本谁知是墓村。
弱柳青槐苏小骨，乔松翠竹岳飞魂。
才言痴爱红颜命，又见精忠碧血冤。
留与后人何故事，总须遗恨可长存。

[返回目录](#)

【七律·钱江落日】

题齐杭摄影佳片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伊建新

（2021年1月29日）

云近是谁天上坐，钱江落日红如火。
青山隐隐淡烟飞，流水茫茫浓雾锁。
暮色万重迎远人，斜阳千里送渔舸。
杭城风景此尤佳，仙子凌波腰婀娜。

【七绝·钱江夕照】

齐杭兄摄影，或思春秋兴亡吴越故事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田伟

（2021年2月1日）

岁月如歌已烂柯，风流夕照下江河。
吴天越地涛声里，西子当年梦若何。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五绝·媲美】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彭捷

春邀秋媲美，柳逊万情枫。
梅忍群芳妒，金芬数枣红。

【五绝·酒】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彭捷
（2021年2月20日）

百酒伤肝木，千杯待客诚。
沾唇香皓齿，美味热锅烹。

【七绝·重逢】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彭捷
（2021年2月15日）

半世同窗笑影行，几人离去泪相盈。
三杯浊酒尘封酿，一缕清泉不老情。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春意】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彭捷
（2021年2月23日）

东风拂面清香暖，吹落红花绿水边。
谁解山丛芳草意，蓝天白蕊笑云泉。

【七绝·上元雨】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田伟

雨中玉兰尤靛眼，却道今日是元宵。还在过年，早已春晓。

潇潇霖雨洗氛埃，柳挽轻柔荡梦来。
轩外玉兰尤照眼，上元灯火入楼台。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五律·立春】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淑气逐春生，阳光拂草明。
冰消人未觉，水暖鸭先侦。
粉蕊轻疏影，啼莺软碧瀛。
浑然忘所自，子丑不清分。

【七绝·睹水中垂杨有感】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几株远近舞汪洋，甩首飞丝贺岁阳。
纵是原年遵律令，亦当一醉发疏狂。

注：

原年，“原地过年”的缩写。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早梅】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蕾绽新梅坼晓风，柔枝嫩萼向晴空。
才和白雪争颜色，又与春棠竞粉红。

【七绝·月下梅】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入夜空流色，梅清雪映花。
纤纤香笼月，澹澹影过沙。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除夕抒怀】

—杭州大学哲学系80级 徐秀强

清雨微寒除旧夕，金牛发奋迈新蹄。
航天路上多才俊，勒石居胥日月齐。

注：

居胥，狼居胥山的省称。今蒙古境内肯特山。西汉元狩四年霍去病出代郡塞击匈奴，封狼居胥山，刻石留记，后用以指建立显赫功业。

【七绝·耕归】

—杭州大学哲学系80级 徐秀强

宿鸟投林暮色横，下犁上岸歇春耕。
牧童牛背不成曲，笛弄青风三四声。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破五迎五福】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破五向前迎五福，五牛送瑞五洲同。
五风十雨皆调顺，五谷丰登万廩隆。

注：

“破五”，即正月初五，这一天有习俗叫“破五穷”（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人们一早大扫除、放鞭炮、接财神，表达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

【七律·珠山日出】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巨舟谁驾驰云海，往返摩天自绝埃。
朝逐流霞红日去，晚随明月古风来。
螺旋桨动千涛涌，汽笛声鸣万木推。
遥上银河传织女，早春已伴逸牛回。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春燕】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岁入春风雨水时，旧年燕子剪新枝。
不期相约云中线，点点行行谱乐诗。

【七绝·早春】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雨水临春雪意消，和风吹醒野田苗。
早莺枝上喳喳叫，扶耒深耕已不遥。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题小句 赠三三】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豆蔻梢头二月初，梅花新发晓林疏。
三三不尽子同悦，携得春风入竹庐。

注：

1) 三三，一女孩小名，大名陆子悦。

2) 三三不尽：出自《易经》，意思是用三去除十，永远除不尽，具有生生不息的涵义。

【七绝·渔翁】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一水一桥缥缈中，遥遥撑过一渔翁。
一划一拨湖心驻，随手抛来一网风。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普者黑】

——题徐志东云南摄影
——杭州大学哲学系80级 徐秀强

山河流彩沐天晖，日月同光画舸飞。
普者黑兮人大美，彝歌一曲不思归。

注：

普者黑，位于云南文山丘北县境内。彝语，鱼虾多的地方。

【七绝·湖畔春早】

——杭州大学哲学系80级 徐秀强
(2021年2月22日)

不信东君不转来，柳丝飞绿薄冰开。
山间湖畔游人众，有放风筝有探梅。

[返回目录](#)

【七绝·玉兰花开】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玉洁冰轻似雪飞，兰心暗结许芳菲。
花灯竞上元宵夜，开报东君共月辉。

【七绝·三分春色】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白雪红霞相映辉，游蜂碌碌蝶纷飞。
春风才带三分色，已叩芳心动绮扉。

【七绝·石梅望海】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海风浩荡欲身摧，拍石涛声似滚雷。
目逐金沙纾天际，神随鸥击浪中回。

[返回目录](#)

【七绝·灵雀】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清芬绮雨郁离离，玉蕊琼花荟凤池。
应是雀灵先解语，枝头遥眺望春痴。

【七绝·迎春花】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覆石依篱翠蔓长，风寒俏立蕊娇黄。
雪中四友真堪誉，倩笑迎春独一方。

【七律·坐越海索道】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跨海观山一线通，临风踏日半身空。
浮生若梦疑为蝶，化羽成仙意作虹。
俯瞰人间俱弭网，抬头云上是清风。
吱吱耳畔钢丝响，一句欢迎醒浊瞳。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律·杨柳人家】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田伟

杨柳人家喜亲水，开轩春早翠微飞。
有心梅子寒犹俏，未叶玉兰晴亦蕊。
晓起江岚石径细，暮接山雨燕雏回。
奈何世故无穷已，归去来兮薄酒杯。

【七律·和李殿仁将军】

—杭州大学历史系 80 级 全根先

见国防大学原副政委李殿仁中将诗，诗友和之，试作一首，感慨多少人因之改变命运也。

穷愁潦倒听天命，露宿风餐度此生。
国泰民安须饱暖，家成业就赖恩情。
山回路转扶贫困，雾锁云屯惜晦明。
震古烁今存史册，千秋万代颂群英。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律·辛丑上元节】

—杭州大学生物学 77 级 吴久籛

充耳依稀是九韶，雨吟鸟唱闹元宵。
百家宴会灯花艳，千里乡愁梦鸽遥。
扁扁圆圆甜蜜蜜，方方正正乐陶陶。
纵然不见云中月，仍旧团圞海涨潮。

【七绝·诗戚志红】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胡雪梅

（2021年1月30日）

多谢师姐戚志红【七绝·歌仙雪梅】碧玉一块，依韵学和一首。

红情一曲向蓝天。戚戚嗟嗟五十弦。
志在追寻杭大影，诗宗最是伴歌仙。

（嵌名：戚志红）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五绝·庆生】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胡雪梅
（2021年1月25日）

阶前雁字横，向我唤声声。
一瞥湖边落，同欢共庆生。

【七绝·听雪茗饮】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胡雪梅
（2021年1月3日）

一夜琼花似水晶，千寻冷蕊积闲情。
分茶谁与纤纤手，茗饮秋眸听雪声。

【七绝·元旦】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胡雪梅
（2021年1月1日）

去年今日悉尼桥，畅泳追鱼大堡礁。
遮莫疫情归路阻，何时笈至又相邀？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绝·赞金姐】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 戚志红
（2021年2月28日）

绿柳红花仰白云，金秋彩叶桂芳芬。
纤灵画手逮神韵，倩女才情远近闻。

（嵌名：金秋芬）

【七绝·鹞恋樱】

—题王齐杭摄影《樱花》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淦钊
（2021年2月21日）

樱开簇簇压枝头，春蕊丝丝任沁留。
一夜红嫣芬艳溢，金鹞与尔恋千秋。

（嵌名：金秋芬）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七律·西施有约】

題王齐杭摄影《海棠花》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淦钊

（2021年2月23日）

谢谢王齐杭师弟在云那边发的美照，步韵《红楼梦》（第三十七回）海棠诗社《咏白海棠》：

冰垂雕廓雪封门，窗下空空碧玉盆。
晨起肃风埋绿意，夜来冷月葬花魂。
云端点指求清照，屏内倾心觅馥痕。
欲滴娇柔羞切切，西施有约共黄昏。

[返回目录](#)

【七绝·东明有竹】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卫军英

正月初二。天气之好超出预期，随兴东明山却是个挺不错的主意。驱车沿路村道明净清新，宛然一派春来气息。途经一片梅林甚是欣喜，行至梅林之中，但闻嗡嗡之声不断，却是蜜蜂在梅花间飞舞。

想到杜牧的诗句，停车为有梅成片，最喜花开蜜蜂来。梅林旁边的油菜花也开了，今年初见油菜花。更须提及的是东明山的万竿修竹，前几天曾言及近来只吃冬笋，却是没有亲近竹子，今日总算是不虚此行。随行口占两句，归来凑成一绝：

十里修篁若送迎，清风相伴到东明。
春来惯写梅花赋，今日还吟竹节情。

[返回目录](#)

词·曲

【飞龙宴·金牛扬蹄踏春来】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金牛踏玉蹄，高昂斗角，神鞭翘尾。

意气英雄，破云腾步遥至。

一夜东风点翠。

看泽畔、鸭凫春水。

柳黄欲吐，池青萌动，树草方惊睡。

伊始。

天地光柔媚。

入清佳韶景，几番沉醉。

雪逼霜欺，已成昨日回味。

何道芳华远矣。

捻髯须、老来驰辔。

彼休此起。

新年再赋新篇美。

[返回目录](#)

【鹧鸪天·拜年】

—杭州大学化学系78级 陶连发
（辛丑正月初一）

柳浪闻莺泥燕翩。
沐阳承露庆余年。
踏歌索句慰亲友，泼墨吟诗和众贤。

辞旧岁，贺新年。
高朋满座抚琴弦。
金牛欢闹奔春野，气象迁更煌满天。

[返回目录](#)

【期夜月·迎新祝福】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纱笼垂挂暖风漾。
红红透明亮。
门贴福，联对仗。
家家户户，杀鸭宰鸡忙状。
春盎。
灯光烛焰满堂旺。
仪瞻祖宗像。
同举盏，齐进酒，团圆瑞气，一派闹盈酣畅。

欣逢盛世岁夜，举国喜庆，全民欢享。
尚记周年此日，武汉愁魔障。
悽怆。
诸方勇士迎头上。
抗疫雄歌壮。
追前事，念今夕，道声祝福，
万里岭川无恙。

[返回目录](#)

【鹧鸪天·庚子腊月廿九书感】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高知贤

底事人间孕祸胎，新冠病毒害人来。
经年防治犹难尽，环宇忧煎实可哀。

驱疾患，展雄才，千钧霹雳灭凶灾。
澄清九域除魑祟，黎庶安康笑脸开。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皂罗特髻·牧童短笛】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刘榕

2021年2月28日

《牧童短笛》是贺绿汀先生创作的一首钢琴曲。作品向人们展示了牧童放牧、骑在牛背上、悠闲地吹着笛子、天真无邪的形象。

这首儿子小时候的钢琴习奏曲，成了我生命中跳动的快乐音符。寄调《皂罗特髻》，以“牧童短笛”为题，仿填一首。

牧童短笛，伴垄上同行，自然神籁。

牧童短笛，似雀儿欢快。

霞飞处、牧童短笛，更斜阳、水墨丹青裁。

牧童短笛，越玉川山寨。

听罢牧童短笛，令舒怀青眯。

梦非梦、牧童短笛，美如画、几度春秋再？

牧童短笛，响九霄天外。

[返回目录](#)

【二郎神·耕牛牧韵】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吴磊
（2021年2月3日）

美图展。

大师意、飘然连缱。

妙笔泼墨生香篆迹，百年过、画垠丹券。

晨露鸟啼塘水渺，共起早、儿时伙伴。

须晴日、耕牛处处，田畔溪头舒坦。

勤勉。春耘秋穫、力劳无倦。

听短笛、林深新雨沐，见晚照、小河腾跬。

四季浮华尘世静，已几度、桑麻绿遍。

又巢燕呢喃，牧韵绵绵，摇情芳甸。

[返回目录](#)

【月中桂·看荧屏烂片咏怀】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试问荧屏，演千秋事儿，几许神剧。
风云小伙，玩古今穿越，迷途皇室。
竟枪鸣炮击。
抗战片、人超弹疾。
更裤裆雷掩，抓撕鬼子，堪笑掉牙粒。

炉锤绝品方出。
若心浮气躁，怎赋才策。
年年有烂，看内容胡搞，花哨无实。
速成焉可达，老一辈、明星素质。
欠缺沉和积，何惭大言图破壁。

[返回目录](#)

【万年欢·梅香春乐】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水影花廊。
沐甘霖酥雨，渐露春光。
檐下刚醒，慵懒还未梳妆。
对镜描眉画额，挽云鬟、虹霓云裳。
移莲步、袅娜仙姿，顿时阆苑流香。

年年此时此景，问如斯风流，欲去何方。
一脉隋英唐宋，今古恒常。
与玉楼春约了，柳风起、霁月星航。
飞辽阔、放眼舒怀，虚碧含章。

[返回目录](#)

【汉宫春·九曲探梅】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记得去年此时，断路封村。我借口给老乡送口罩，孤身入山，越溪上岭到九曲，就是为了不负梅花。今天春光融融，东村一定车流拥堵。还是从岭北下蔡岙上九曲岭，一路白云红霞，香雪粉脂……

香雪南枝，向东山霁色，来约云霞。
淙淙玉溪心语，寄给谁家。
连绵吐翠，惠风吹、喜鹊喳喳。
迎旧客、一身新衣，风尘添了霜华。

记得去年荒野，岭上人迹绝，惆怅枝桠。
芬芳散发寂寞，虚碧无涯。
依然有梦，先报春、满树新芽。
多谢了、痴心儿女，年年伴到西斜。

[返回目录](#)

【凤来朝·梦未醒】

—杭州大学外语系 84 级 陈中英
(2021年1月31日)

破晓看窗外。
雾氤氲、我还醒未？
数邨庄万户、寒烟紫。
最是箇、月娇嬾。

忽忆郎君目递。
意深深、蚀人腑肺。
念又起，如何寐？
向梦里，锦书寄。

[返回目录](#)

【沁园春·探秘乌岩岭】

—杭州大学生物学 77 级 吴久籟

生物家园，基因宝库，科普课堂。
有真菌名木，花奇草异；灵猴野雉，蝉噪鱼翔。
寿鸟安居，灵龟生活，凤蝶翩翩梅逸香。
氧吧里，探无穷奥秘，明摆深藏。

邀朋携友观光。
得造极登巅放眼量。
醉画卷诗屏，千峰梦笔；林涛泉籁，万壑仙乡。
驾雾腾云，超尘远疫，缱绻高山流水长。
怜此地，赛武陵天姥，喜赋华章。

[返回目录](#)

【江南烟雨·冰溪暗解】

—杭州大学哲学系87级 徐秀强

冰溪暗解东风渐。

鹅黄嫩芽柳头探。

雨酥明、拂遍川原，又醒溪喧如闪。

岁匆匆、淡了尘情，反助友情燃焰。

盼春来、再聚杭城，共画舸、西溪泛滟。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南歌子·望春归】

—杭州大学物理系 78 级 王齐杭
(2021年2月3日)

今日立春，腊月的杭城仍显寒意。夕阳斜照运河岸，见白鹭高枝，远望冬日，恰似已感春回？

腊月苍天寂，风高冷老枝。
久寒冬雪暮山西。
孤鹭野空穷目，望春归。

[返回目录](#)

【阮郎归·庚子腊月廿二立辛丑春】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高知贤

凌寒早已发梅花，报春临海涯。
故园闲处莫咨嗟，诗书遣岁华。

人渐老，愿非奢，奚囊逐日加。
玉壶冰洁喜无瑕，当窗映晓霞。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十六字令·风】（三首）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陈雯

近一年来，因疫情尽量不出门。日前寒风呼啸但冬阳照耀，外出办事，路遇被寒风吹得飘如旌旗的芦苇，拍得一帧照片。看图填十六字令风三首。

（一）

风。
何处观君水袖功？
冬阳下，飞舞俏芦蓬。

（二）

风。
吹落春秋万朵红。
吟冬曲，情寄白芦绒。

（三）

风。
漫卷琼花游美东。
挥神笔，画出玉玲珑。

注：美东，即美国东部。

【十六字令·芦】（三首）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陈雯

近一年来，因疫情尽量不出门。日前寒风呼啸但冬阳照耀，外出办事，路遇被寒风吹得飘如旌旗的芦苇，拍得一帧照片。看图填十六字令芦三首。

（一）

芦。
最爱溪边宁静居。
圆蟾照，银翎绕香蒲。

（二）

芦。
三季花开傍绿湖。
柔绒密，朵朵是情书。

（三）

芦。
远古蒹葭永不枯。
千年唱，执手水中姝。

注：

银翎：细观芦花极像张翅飞翔的小白蝴蝶。

芦苇花季跨夏秋冬三季。芦花花语是坚韧，自尊又卑微的爱情。歌曲《芦花》歌颂了以芦花象征的爱情。

《诗经·秦风》蒹葭。唱了两千五百年。

【关河令·昭君怨】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陈雯

长江东去浪拍岸。
育昭君名媛。
描丑丹青，帝王无缘见。

玉颜惊落胡雁。
抱琵琶、边关哀怨。
一曲相思，衷情南地远。

[返回目录](#)

【一井金·井上黄昏时候】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顾宏远
（2021年2月3日）

日炎清昼。
暑盛无雨干田亩。
乘凉黄狗。
蝉噪烦青柳。
液静凉青甃。
农妇穿无袖。
汲水村姑，井上黄昏时候。

渴望多寿。
不舍美女纤纤手。
天年稀有。
圣者玄帝佑。
粗木溪边秀。
奇草雨中茂。
源远流深，自古长流久。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惜分飞·长相见】

一答谢好友雪中送暖
一杭州大学数学系79级 陶蓓蓓
(2020年2月4日)

道是立春天又变。
二月时光清浅。
百里冰封断。
冷风满眼
人遥远。

忽闻门外谁轻唤。
一瞥红颜惊现。
心意千千片。
雪中送暖
难相见。

注：

1) 老天变脸，气温骤降，冰雪封路，老公报告外面车不好开；却有好友送温暖上门，礼重情意更重！意外！感动！无以回报，填词！

2) 难得碰见词牌要求每句押韵，就是想挑战自己，更能表达心意。

【十二时慢·闰土】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少年郎，玉颜英气，轻步西瓜田内。
皎月下、凉风飘袂。
猛力挥叉猱尾。
飞足穷追，鸣声乱窜，野畜忙逃避。
更雪地、匾捕幽禽，拾贝退潮，欢乐几多盈耳。

三十年，重逢却见，肿眼浊光疑滞。
佝偻背身，灰黄脸颊，一杆烟枪系。
蓦忽恭敬拜，老爷一句喊起。

这一声、惊天破石，隔阻高山遥水。
往昔时光，无从回矣，面面空相对。
日月同普照，人生两重天地。

返回目录

【醉春风·两地书】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往昔天遥远。
来回车马慢。
书传两地凭青鸾，盼，盼，盼。
字里行间，软言温语，读完还看。

世事于今换。
尘寰随处转。
几多倾吐刷微屏？短，短，短。
丢弃毫笺，不沾墨水，渐稀情款。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归朝欢·兰湖风景区咏怀】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兰湖，前称高潮水库，少时常于南端入口处小溪玩水摸鱼。中学读书时与同学曾多次在坝边游泳。四十余年沧桑变，现已成当地一著名风景区。故地望思，不胜感慨，填一词存记。

黄土山坡千顷绿。
翠滴茶芽香郁馥。
兰湖水碧漾清波，丘陵树密飞灵鹞。
玉蝶追花簇。
白云悠逸烟迷目。
数点舟，漫游远处，惊动闲鸥浴。

鸭舍变身风雅屋。
水库点妆玲珑玉。
空中鸟翅下瑶池，岸沿鱼影依嘉木。
仙乡图一幅。
觉来斗转星移速。
思旧事，遥天望渺，几咏少时曲。

注：

鱼影依嘉木，此处指岸沿有不少红杉木立于水中，倒影连片，鱼儿浅翔水底。

[返回目录](#)

【望春回·仙境】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雪融北国，照野溪绿波，寒地珍木。
林密隐幽禽，水泻响飞瀑。
浮云悠悠霞日照，旭光洒、寂静空山麓。
半尘不染，玉颜洁澈，景深怡目。

风情画图一轴。
胜妙境蓬莱，佳色仙谷。
斯世万千，何及鸾鸟投宿。
迷乡逸羽心自乐，
尽皆抛、市井烟尘俗。
晏然陶醉，川流雾袅，锦叠花簇。

[返回目录](#)

【醉思仙·漳江凌波】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漳州水仙产于九湖龙溪一带的为上品，别名金盏银台和玉玲珑。水仙只需一瓢清水，一掬银沙就可以月下飘香，清丽可人。五百年前水仙落户漳州——这个位于博平岭下曾称为七闽的秀美田园之城……

九湖波。

入龙溪一脉，玉影婆娑。

把香醪金盏，对酌清歌。

漳江水，博平岭，好梦绕烟萝。

问何年，化素魄，七闽南北飘过。

弱水三千远，一瓢清浅祥和。

借惠风缕缕，醉透心窝。

琐窗月，菱花镜，对馥郁、细吟哦。

绿丝绦，碧波岸，许春万里山河。

[返回目录](#)

【宜男草·酒沽三两自消遣】

—杭州大学政治系 85 级 董根生
（2021年2月8日）

无奈当年运多蹇。
觅营生、路遥山断。
邮素笺、几度飞鸿空返。
长浩叹、伊人渐远。

酒沽三两自消遣。
遂平生、等闲休看。
须莫言、纵得功名好愿。
倥偬间、繁霜鬓满。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渔家傲·搬到新家】

（杜安世体）

—杭州大学历史系80级 全根先

（2021年2月9日）

半个月来，一直为搬家事情忙碌。昨日上班，处理诸多杂务，晚上与国际著名马头琴大师齐宝力高先生等朋友小聚，作此词以为纪念。

连日劳累滚垢沙。
无闲论赋品清茶。
游走市场求善价。
分真假。
满怀期待堪潇洒。

良宅河边景色佳。
眺望山水好安家。
寒往春来何必卦。
晨光下。
倚窗吟诵任风雅。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赤枣子·鸢尾花】

题陈新錡老师油画《鸢尾花》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顾宏远
（2021年2月8日）

鸢尾绽，梵高魂。
艳香无尽丽红尘。
奇彩涌流花不谢，老师画笔递精神。

[返回目录](#)

【月当厅·幽思】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白马慢步垂杨岸，稍堪系住，归去鸿心？
舞羽晓莺，啼乱树上幽禽。
辞别折条柳碧，赠于君、莫忘旧时吟。
渺烟里，迷茫还听，玉笛清音。

瑶簪一对难离舍，恨悠悠、阮郎踪影无寻。
雾锁雨遮，终日意绪浮沉。
春去落红万千朵，远天何诉一帘深。
遥望对、潇湘水，弄五十弦琴。

[返回目录](#)

【浣溪纱慢·我喝故我在】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我喝故我在，他客焉知会。

竹林七士，谁少千回醉。

颠饮阮籍，六十天醒睡。

狂放铭青史。

壶醕伴刘伶，嘱人亡、锹埋土里。

忘身外。

甚俗世功名，远高堂玉柱，麈市垢尘，只向苍山翠。

纵酒放歌，听籁卧云水。

脱洒平生意。

曲奏又诗吟，似神仙、无穷妙味。

[返回目录](#)

【柳梢青·贺妻生日】

—杭州大学化学系78级 陶连发
（2021年2月13日）

日月轮番。
新年又始，檐燕飞翩。
风送流年，拙荆仙诞，唯送诗笺。

简餐酣睡居闲。
待客至、交觞共欢。
往事随烟，携儿祈愿，福禄年延。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玉堂春·绿草红梅】

—杭州大学政治系85级 董根生
（2021年2月16日）

辛丑正月初五，适余值班无趣，午间闲逛湖渚，见湖边红梅花开，寂静无声，东风轻拂，花红片片，或零落小径，或随波而去，如此意境，恰似玉堂春，故以记之。

冷云寒日。

整饰湖天如漆。

老柳新枝，顾盼轻颺。

绿草红梅，掩映山阴道，又见新人逐影忙。

一曲新词难赋，花深缘径长。

莫道无情，忍看嫣红落，还待王孙坐夕阳。

[返回目录](#)

【瓦盆歌·几人识得破】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顾宏远
（2021年2月14日）

你深宅百井锁加锁。
灾藏瑞，福招祸。
输赢同样可。
易经悟透能卜课。
口身意业成因果。
寿夭穷通，实非天，人人有业大。

不需辛苦求，原本无人我。
心寡欲，自降火。
碧水轻云过。
千年树上猿猴坐。
双双飞蝶闻花朵。
道德圆深，化中化，几人识得破。

[返回目录](#)

【少年游·赏梅】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张西廷

正月初四，风和日丽。有杭大校友，随书画奇人南瓜兄夫妇等，匆匆到安吉语自在民宿。老梅树下，搭案煮茶。花瓣飘落，遍地生香。历二时，又折回。神仙生活，令人生羡。遂依晏殊韵，填词纪念之。

春风拨动老梅枝，看满树花飞。
粗木茶案，泥炉正旺，佳丽探身偎。

驱车千里观奇景，转瞬又归回。
优哉游哉，笑谈自在，仍似少年时。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沁园春·偶思】

—杭州大学中文系80级 全根先
（2021年2月16日）

趁着夕阳归来，心情舒畅。昨晚草成，王永民先生和多位朋友提出修改意见，晨起改之，敬表感谢！

窗外霞光，风啸北国，雾散南郊。
见高楼林立，人车稀少；青山起伏，果树丰饶。
道路纵横，岸边蔓草，只待春回拔嫩苗。
苍穹下，有鸟儿盘转，自在逍遥。

尝叹尘俗喧嚣。事纷扰、英雄争弄潮。
幸河清海晏，文修武偃；骏波虎浪，志壮情豪。
且守初心，桑田沧海，进德修身浮幻抛。
困惑处，读三坟五典，善恶彰昭。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踏莎行·题温兄上塔夸默农瀑布摄影】

—杭州大学哲学系87级 徐秀强
（2021年2月5日）

雪岭生烟，云松凝露。
溪流琥珀丹霞吐。
日高林密静无人，时闻幽鹿池边俯。

水激为珠，瀑流成柱。
天寒暗阻迢迢路。
霜花遍结壁岩间，为留骚客深山住。

[返回目录](#)

【踏莎行·题温兄上塔夸默农瀑布摄影】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顾宏远
（2021年2月5日）

峰顶冰花，山腰烟雨。
迷蒙飞雪林深处。
天寒门落静无人，年前羁旅愁难去。

心在云霄，情忧妻女。
陡坡险道禁归路。
青松默默望平川，西风阵阵鸣修竹。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春晓曲·欧风】

——题赵杰先生画作
——杭州大学哲学系87级 徐秀强
(2021年2月7日)

佳山胜水欧风好。
树凝烟，花带俏。
碧沙湾浦抱冲舟，踏浪凌波春不老。

【春晓曲·村落】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 田伟
(2021年2月7日)

筇枝拢翠春催晓。
水犹寒，行未老。
玉兰无叶蕊犹轻，婉转莺啼村落小。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春晓曲·风情小镇春初晓】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戴莺
（2021年2月12日）

风情小镇春初晓。
水揉蓝，纤韵袅。
一湾清漾树婆娑，翠抹峰峦花萼笑。

【春晓曲·碧水流春过小镇】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2021年2月13日）

山连水接春光好。
上翠楼，分黛俏。
碧歌青曲送云舟，岁月一湾人未老。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春晓曲·朦胧晓色笼山镇】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顾宏远
（2021年2月13日）

朦胧晓色笼山镇。
似她亲，唇湿润。
逗留河畔梦中游，道路弯弯无有尽。

【春晓曲·美画】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金秋芬
（2021年2月13日）

红楼翠槛晴方好。
绿阴浓，花簇俏。
一湾清碧揽轻舟，远黛烟凝春不老。

[返回目录](#)

【太平时·元日姑苏】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卫岭

（2021年2月18日）

十里山塘百赤栏。
古街繁。
亭台高阁俯身观。
倚斜阑。

九曲桥头娇眷舞。
似天仙。
吴歌声里唱评弹。
在人间。

注：

白居易的《正月三日闲行》中提到“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三塘街三百九十座桥因为桥栏色彩鲜艳夺目，更显风情万种。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望梅花·疏影入轩窗】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戴莺
（2021年2月18日）

这几天朋友圈一直被梅花刷屏，千姿百态，色，香，韵，凌寒独自开。更儿时起就极喜欢“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调寄孙光宪《望梅花》作一阕。

剪春成萼暗生香。

素澹雅、冰姿风韵，缀遍琼枝羞众芳。

今夜月如霜。

魂梦孤山百转肠。

疏影入轩窗。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黄鹤洞仙·仙侣阆山来】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戴莺
（2021年2月2日）

仙侣阆山来，柔曼轻盈态。
款款琼姿弄影怜，诚可爱。
绮梦今犹在。

玉笛暗飞声，起舞心弥泰。
灏气霜风万宇清，喜更爱。
心印灵犀在。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采桑子·柳色春藏】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戴莺
（2021年2月20日）

钱塘苏小才奇绝，秀骨冠群。
何似凡尘？
怎奈多情坦率真。

名牵利绊郎难返，愁煞佳人。
变幻风云。
谁弄琵琶柳色春？

注：

柳色春藏：白居易有诗“柳色春藏苏小家”有了苏小小这位绝色佳人，将春色深深地藏在家中了。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相思儿令·飞马草场】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吴磊
（2021年2月2日）

滚滚铁蹄风烈，飞雪靛南疆。
晴暖牧场狂野，冬日塔林岗。

普马壮武豪芒。
看今朝、驰骋流方。
天山边塞金沙，草泥朝露阳光。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上小楼·摇篮曲】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吴磊
（2021年2月1日）

花倦了，荷塘雾淞。
娃娃好梦。
天上追星，河里捉鱼，绿地寻虫。

柳树丛。
芍药红。
碧空彩凤。
日出鹊灵报晴，腊梅香送。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玉液泉·小店之歌】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吴磊

（2021年2月14日）

水村郭，魔都城，小店知多少。

苦雨袭，楼市冰封，愁颜罩。

玉峰残叶寒草。

冷池沼。

吴江船，楚泽岸，朝暮通衢道。

石炉红，映四季年华，灶头旺，佳蔬美食名号。

绿亭旧了。

递倦客他乡念到。

书屋亮，锦堂明，梦萦心绕。

丹青画品，燕语苗山，金谷银丝，绣出红枝翠袅。

御风飞驰达晓。

云窗缥缈。

神州故事流芳，春丝缭。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归田乐·一色湖天音信匿】

—杭州大学政治系85级 董根生
（辛丑年正月初八日）

如赵斌涛老师一般，我站在鉴湖岸边，思绪翩翩，想起曾经也是湖天一色，伊人独立，拨动了初恋少年心弦。回来感作“归田乐”。

鸿雁寂，
一色湖天音信匿。
山葱翠，水清滢，兰棹急。
岸边人俏立，正初识。

旧梦已，银河隔，相思愁云织。
总须把，千千丝结，染成伤感碧。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定风波·暖日红梅残沁休】

—杭州大学政治系85级 董根生
（辛丑元月十三）

2月24日，再步瓜渚湖岸，其时暖日融融，游人如熏，海棠初绽，红梅将残。晓霞流彩，玉兰盛开，清风送香，鸥鹭戏翔。真个好一派春色。记及老师之约，再谱一曲【定风波】，愿青春永驻、春色长留。

暖日红梅残沁休，乱红飞去逐江流。
带笠渔翁舟初歇，同愜。
戏嬉云水一沙鸥。

胜景艳天霞彩灼，洒落。
镜湖熠熠映高楼。
闲听树莺声婉转，唯愿，
此时春色可长留。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风入松·访云居寺】

—杭州大学历史系80级 全根先
（2021年2月22日）

三十多年前与同事到访云居寺，印象深刻。今日再去，千年古刹，万卷石经，安然如故，令人欣慰。

玉峰山下历风霜。

始自隋唐。

千年古刹蒙兵燹，庙宇毁、世事沧桑。

薪传石经万卷，德辉众所瞻望。

寺中人静闻书香。

宠辱皆忘。

守时处顺居云谷，修身心、福泰安康。

侧耳梵音回响，抬头煦色韶光。

[返回目录](#)

【一剪梅·欢聚】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 高知贤

赵尽玉同学自温返乐，乐中试六三届十三位学友相聚欢酌，并于酒后同游清和公园观赏郁金香花。

欢聚倾杯迎故人。
情也清醇，酒也清醇。
满堂言笑老弥亲。
相对阳春，回忆青春。

微醉相携步水滨。
花亦欣欣，人亦欣欣。
芳园留影倍精神。
影自长存，谊自长存。

[返回目录](#)

【忆江南·儿时趣】

—杭州大学数学系77级 吴伟强

儿时生活的江南小镇，洛塘河穿越其中，一帮小屁孩主要的活动区域便是东起东环桥，西至西环桥的洛塘河两岸，我们在那儿嬉戏打闹、跳水游泳，追逐着栖着鸬鹚的渔舟看渔鹰抓鱼，不需一时辰，小渔舟的仓就满了，我们的心便随着渔夫的喜悦而喜悦……

儿时忆，常忆是东乡。
争似泥猴掏蟹鳝，犹如黄雀闹田桑。
人乐忘饥肠。

菰苇荡，白鹭柳莺翔。
霞映芦花秋色静，月浮烟水棹歌长。
鱼获满船仓。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醉太平·洞头观日】

—杭州大学物理学78级 王齐杭
（2021年2月16日）

春节长假，驱车四百余里，和几位好友相聚温州洞头南屏海边，日日茗茶海餐，晨曦沙岙旭景，夕阳霓屿晚色，淡了时光，忘了年华。

寒天季冬。
南屏海踪。
远涛潮起西风。
旭霞沙岙东。

夕阳壁空。
金波万融。
轻舟孤卧蒲丛。
尽染霓屿红。

[返回目录](#)

【醉太平·南屏晓溟】

和王齐杭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金玲玲

（2021年2月24日）

南屏晓溟。
轻踪鸟惊。
一轮红日东升。
照浮云景清。

滩涂可耕。
空舟自横。
眼前万物精灵。
享世间太平。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散余霞·搁浅孤舟】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彭捷
（2021年2月20日）

因点赞照片自讨作业。

金霞低映长滩润。
寂寞潮水忿。
云笼羞涩斜阳，捕鱼人莫问。

孤舟浅船影近
试问谁无恨？
今晚老友同欢，举樽谈阔论。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散余霞·谁洒流霞彩】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戴莺
（2021年2月22日）

西天谁洒流霞彩？
渐海生夕籁。
河畔枝萼莺啼，正熏风弄态。

宾朋冶春愜快。
放画船留待。
游赏逸趣依然，更听声欸乃。

[返回目录](#)

【应天长·木舟搁】

—杭州大学哲学系80级 徐秀强
（2021年2月25日）

汐退滩涂晨破晓。
搁浅木舟披旭照。
云泥合，烟水杳。
天地镀金光炫耀。

极溟深，何是微。
一叶沧浪浮草。
昨夜潮平风悄。
宇际流星扫。

[返回目录](#)

【望远行·本意】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天光烟水阔，一棹骋清波。
邈云间、依稀数岛似青螺。
为朝朝渔事，不管急流漩涡。
漫网得鱼虾来揭锅。

望洋常扼腕，风雨亦成歌。
叹无情春逝，劳碌日穿梭。
愿携游凭览，也去看山赏坡。
免说我平生虚浪过。

[返回目录](#)

【扑蝴蝶·宝钗扑蝶】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刘榕

（2021年2月12日）

《红楼梦》第二十七回。

大观园中，姑娘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用彩线将其系在树上，枝上。满园绣带飘飘，花枝招展。薛宝钗则在滴翠亭附近赏春扑蝶。

日前，赵斌涛在重温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经典“咏蝶”时，演绎了宋词版之花光蝶影【扑蝴蝶】。

应邀，也作【扑蝴蝶】一首。

莺啼燕唱，云深樱灿烂。
桃红点点，梨花飞雪漫。
小园曲径幽香。
芳草翩跹蝶影。
罗衣舞风团扇。

笑声婉。
脚踪迷惘，不知人眷恋。
春光荏苒，夕阳山外半。
滴翠亭外徜徉。
忘却潇湘路上。
依依别情款款。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厌金杯·雀金裘】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刘榕

（2021年2月7日）

贾母送宝玉雀金裘，却被宝玉烧坏，晴雯病补雀金裘。这个情节在《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寄调【厌金杯】，以赋。

婀娜身腰，机灵手巧。

夜阑珊、烛光柔照。

引针穿线，病补雀金裘，稀世宝。

艺冠红楼绝妙。

白雪冰清，黛眉姝貌。

向来就、志高心傲。

可怜命蹇，豆蔻即香消，情未了。

公子芙蓉谏悼。

注：《芙蓉女儿谏》见于《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这是小说主人公贾宝玉祭奠丫鬟晴雯时所用的一篇祭文，是《红楼梦》所有诗文词赋中最长的一篇。贾宝玉用最美好的语言，热情赞颂这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被迫致死的女婢。全篇文采飞扬、感情真挚、寓意深刻。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踏阳春·本意】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刘榕
（2021年2月14日）

踏阳春。
人间二月雪封尘。
阳春踏尽西风起，肠断人间落寞人。

【四犯令·落夕归舟】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2021年1月29日）

落夕销金天水熠。
淼淼孤舟弋。
山阻桥横流湾急。
波涌处、江风袭。

此夜江流归浪客。
强把相思抑。
梦里那人迎香陌。
梅树下、同箫笛。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满江红·钱塘暮色】

—杭州大学物理学78级 王齐杭
（2021年1月29日）

寒雨初收，云水静、高山日薄。
长桥隐、光弥天际，烟朦城廓。
远楫商家航满货，逍遥游弋碣湾箔。
月下走、行雨浪穿梭，时漂泊。

钱塘好，风流度。
波粼叠，花枝错。
千岛富春岸，鸟戏鱼跃。
夜幕江花红胜火，泛舟垂钓随潮落。
浮金涟、自漱酒怀香，渔翁乐。

[返回目录](#)

【一斛珠·触景生情】

—杭州大学外语系 84 级 陈中英
（2021年1月30日）

钱塘妆晚。
流金恣意迷人眼。
浅波轻浪温衾暖。
一抹幽香，又引心歌弹。

待到云开寒雾散。
罗衣湿透情无限。
为儿赋得声声慢。
且寄离愁，再饮相思盏。

[返回目录](#)

【四犯令·渔歌】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金秋芬
（2021年2月15日）

脉脉斜晖天水熠。
点点渔帆弋。
桥锁横江千里急。
峰夹岸、波涟碧。

寂寞孤舟随浪客。
湖海谋衣食。
强把别离相思抑。
归棹里，临风笛。

[返回目录](#)

【鹧鸪天·辛丑元宵节怀王梅溪公】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高知贤

展卷书斋过上元，追思千载仰先贤。
诗文彪炳名山业，忠孝明昭赤县天。

身兀兀，意翩翩，兴亡转瞬事如烟。
纷传微信迎佳节，缘底吾心独悄然。

注：

今晨醒来见王炳炜君微信谈王梅溪公《伤时感怀》作年事，遂翻阅岳父所编《王十朋集》与《宋史》帝纪、《纲鉴易知录》宋纪及《雁荡吟风》所载拙作《伤时眼泪满襟血》一文，因感作此词。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生查子·元宵】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戴莺
（2021年2月26日）

孟春节物早，又唤元宵到。
煖律递南枝，晴旭催黄鸟。

暄景瑞霭飘，丽日熏风袅。
谁问况如何？天意人情好。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生查子·辛丑元宵群中分享春意】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邓梅妮
（2021 年 2 月 27 日）

煦风拂面庞，桃李含苞放。
满园百花香，桂子来争赏。

无限好春光，难却心头怅。
游子念家乡，热泪潸然淌。

[返回目录](#)

【夜飞鹤·天鹅高歌】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吴磊
（2021年2月5日）

镜湖鸥鹭绝，千丈冰瑳。
红树冻枝婆娑。
明州晴日好游景，双城烟暖澄波。
暮冬夜暴雪袭，见飞英花篱，积素藤萝。
鸟行急急，越寒江、天路峨峨。

才女凝眸含泣，怜悯落单禽，莹独孤鹅。
三日狂风恶雨，惊呼碧海，遥对银河。
逆行疾舞，驾东风、群羽高歌。
看窗台翔影，庭院细语，万物祥和。

[返回目录](#)

【惜分飞·孤天鹅】

（毛滂体）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 戚志红

（2021年2月19日）

雪野朔风天将暮。
茕立孤鹅湖渚。
呜咽声凄楚。
欲知伙伴分飞处。

慈心倩女寻救助。
三日情牵挂虑。
惊喜群迁侣。
逆行接友偕程去。

[返回目录](#)

【折红梅·早春梅岭】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守东山银雪，寒风凛冽，含苞溪畔。
历年心、颗颗数来，初逢最惹依恋。
春情入眼。
先送到、枝头弥漫。
凭何宿意、红晕浮香，借云气岚烟，却与谁伴。

横斜细看。
聚天宇露华，精神无限。
因姑射、粉腮抹了，胭脂又匀三遍。
丰姿稀罕。
才拨动、锦弦流远。
喜客有幸、好上罗浮，亦沾些清雅，玉霄飞盏。

[返回目录](#)

【龙山会·春雷一响动芳心】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午后从宛委山循野道去香炉峰，半道山顶岩台上视野豁然开朗，东南望佃涌湖高尔夫球场草色还是一片金黄，西北射的稻桶岩壁耸立，左侧隔山便是香炉峰，右侧远望迪荡新城和老城区鳞次栉比。忽然乌云密布，疾风骤雨，春雷滚滚，好一阵酣畅淋漓的春雨，归来却又斜阳林烟，霁云青雾，下望景区红梅如霞……

天际云翻雨。

润翠春山，玉色争花树。

香风添几缕。倾城听、九阙鸣锣敲鼓。

消息动芳心，袅娜影、红装楚楚。

倚斜枝、脂腮粉靛，晴烟霁雾。

今朝声动清虚，明日东门，柳眼垂青处。

竹梅欢宴聚。

别料峭、记得一年辛苦。

愿燕子归来，还认得、柴门旧路。

不辜负、阮郎道隐，草庐新住。

返回目录

【雨中花慢·敲窗夜雨细流丝】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昨日傍晚，淅沥声来。经夜不息，清晨犹酣。却是甘霖，解除久旱。酥雨润梅，香色更艳。临窗一曲，雨中花慢。

岁末烟花，初春夜雨，窗外旧事阑珊。
却南枝新放，香色幽园。
入暮惹、心头意绪，浑忘却、水流年。
出东门看了，柳眼朦胧，灯火人间。

何人约定未老，借灵犀一点，菲露芳泉。
惠风及时来，青染云山。
化酥雨、飘飘洒洒，邀琼英、馥馥绵绵。
惜春回好梦，怎能辜负，这个瑶仙。

[返回目录](#)

【陌上花·采得南枝一缕香】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初三会稽山（旧时亦称茅山）上听到雨中春雷，昨日游霞川到鉴湖，陆游故里红梅盛开，傍晚一钩银月钻出阴云，鉴水流碧，柳岸扶风。这时居然从对岸田野传来阵阵蛙鸣，清脆悠远，真是“一夜春雷发，群蛰自相语”，万物有情，自然灵性。晚归书房静坐，初二摘得的一枝素梅还是幽香缕缕，流入【陌上花】一曲。

春雷夜醒茅山，蛙鼓晓愉阡陌。
柳眼垂青，何处暗香才觉。
几重宿露花枝影，早订旧年今约。
借东风、寄去素笺花页，晚晴西郭。

映霞川、挂一帘云帐，霁月银钩天角。
玉面清晖，水荡漾波光跃。
瓦霜脊雪逢春化，庭院依然安若。
採南枝、就是风情图画，不须雕琢。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清波引·黄昏偷闲走鉴湖】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赵斌涛

本来昨天打算趁碧空丽日认认真真去爬山一天，却被告知假期已经结束，该重操旧业了。打开电脑忙碌到午后，终于按耐不住，找个借口跑到鉴湖边，只见红梅灼灼，青柳袅袅。梅里尖衔落日，妩媚水流余霞，渔舟归晚摇碎一片水彩，景风上灯送来几缕暖香，鸥鹭渡汀渚，画楼倚虚碧，于是便【清波引】来一片春光……

春波霞浦。

访清客、暖香一路。

柳丝青缕。

渔舟响归橹。

绮色碎船尾，满载风情随去。

画楼水影悠悠，展云翼、望鸥鹭。

鱼笺托付。

驿亭外、清水岸渚。

竹廊花坞。

向南再千步。

来到玉溪侧，艳艳碧桃开处。

到时紫燕回家，听伊话语。

【越溪春·渔歌好唱口难开】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昨日午后在春寒料峭中，走马观花看了几个鉴水渔歌带村落：

鉴湖百里，水乡渔村，柳岸花田，景光旖旎。
风雨沧桑，繁华湮没，古韵流散，扼腕叹息。
盛世应解，乡愁情结，渔歌欸乃，重新唱起。
年久荒废，今欲接续，修旧复古，实属不易。
固然须得，财力物力，最是心念，文化底气。
碧波浩荡，青阙催发，因缘际会，天时地利。
风寒留恨，云暗有憾，流韵隐隐，苍茫寂寂。
翻新村容，一时靓丽，浮华有余，朴实不足。
但得可观，差强人意，对景感叹，【越溪春】记

春色为何还未染，清水岸人家。
六朝就唱渔光曲，怎奈何、萧瑟天涯。
空屋歪墙，沉船断桨，荒草枯桠。

潇潇刻下伤疤。
寒湿易生邪。
碧波何处照见古影，金银买了奢华。
柯竹晚风中弄笛，邀我看梅花。

[返回目录](#)

【柳初新·春风吹遍田野】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不知听谁说荠菜馄饨饺子很好吃。今天特地跑到桐梧坝内走遍河埠田野，山湾林间，找了一个下午，途中遇人就问哪里有野菜，都说以前这一带很多，现在不太有了，最后村民半送半卖给了一大堆刚从地头割来的菜峰，到家油炒一盘，固然鲜嫩可口，略解遗憾。但一路田园风光春色无边，梅花余香犹在，桃花已零星开放。玉兰高树，海棠垂丝。柳绦拂绿水，芳草泛阡陌。更有鹧鸪清脆，声传十里……

柳丝吐翠纤轻亚。

清水岸、依村舍。

芸台黄额，兰房粉脸，一缕暗香随嫁。

芳草苏醒田野。

系深情、家园牵挂。

等到梅妆起驾。

海棠红、鹧鸪传话。

碧桃园里，梨花树下，杜宇是谁魂化。

十里舞、东风玉姹。

梦归来、月明中夜。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青玉案·花落花开春雨意】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今天趁邻家来约去乡下挖荠菜之际，细雨中漫步村野。油菜花次第放光，红叶李坠英缤纷，桃红与海棠争艳，梅香同野樱风散，豆苗爬篱笆，翠柳拂绿水，烟霭一湖波浩淼，青雾十里山朦胧……

春风播洒天宫雨。
洗尘水、连青宇。
柳岸翠绦流几缕。
鹧鸪鸣早，送波东去，烟霭迢迢路。

醒来把梦抛何处。
只见芸台挂清露。
还润垂丝西府侣。
东门旧约，新年已许，谁把梅迎娶。

注：

芸台即油菜。垂丝和西府为海棠的两个品种。

[返回目录](#)

【玉堂春·贺立春生日】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卫军英

隐桥溪馆。
渐觉立春风暖。
舞榭清波，画阁回廊。

照影疏枝，正玉人相伴，几处梅花映夕阳。
最是座中人笑，舒眉闻酒香。
洒落情怀，一片纯真意，歌罢余音曲绕梁。

[返回目录](#)

【画堂春·佳人】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卫军英

画堂一朵净凡尘。
晶莹玉润琦珍。
浅斟樽酒醉佳人。
靥笑三分。

愉悦管他几岁，丹香环立方春。
曼歌华舞莫辞频。
梦里谁闻。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永遇乐·思回】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卫军英

（2021年2月10日）

湘君谓除夕当写《永遇乐》。此调历来浩荡，早年因稼轩千古江山而颇为喜欢。又东坡徐州梦盼盼词谓：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李易安写元宵：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皆常在记忆中回味。寻思此调音节苍劲，即便有悲凉如稼轩那样者：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古人写来也不失其间的英风浩气。凌晨梦回遐思无限，窗外鸟声清婉如是莺声。乃借用李清照首句，次韵东坡词，须臾间一气呵成此篇。

落日熔金，湖光波影，逸景无限。
别是春风，曲迥远径，迤迤何人见。
吟过梅骨，更观竹节，便教世尘遮断。
但回眸、遐思清迈，历历往事千遍。

但寻禅迹，偶然纵酒，风月为谁青眼。
解释空怀，绿杯红袖，笑问归梁燕。
相如老去，文君垆寂，忘了几多恩怨。
晓窗外、似闻莺语，莫须感叹。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柳梢青·道法自然】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 卫军英

（2021年2月12日）

不知何时除夕已不复守夜，春晚也成了鸡肋。爆竹声中醒来，恍觉得是年初一。昨夜的雨也停了，窗外传来几声早莺。沿莲花河边轻步，欣见河边柳梢初青。神奇的大自然，就是这般一点不会错失节奏。刚过去的一年，总说是百年之变，世人千般感慨，万般申说。回眸时我倒觉得也就这样，从茫茫宇宙来看，也没什么大的变化，之所以诧异，只能怪人类在宇宙自然之间太过渺小。日前汉字书写，写了一个道字。古人谓道法自然，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顺其自然，尊崇天道，自是生命本色。因以《柳梢青》小词，略写心境。

细雨无声。

潜归除夕，爆竹谁听。

风送流年，晚来疏淡，窗外花灯。

睡酣不觉平明。

梦回处、如闻早莺。

轻步随行，莲花河畔，细柳梢青。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西江月·美人如花英雄血】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 卫军英
(2021年2月15日)

昨日赋竹总是写不好，原拟写首古风，或者是一曲长调，终究没有如愿，匆匆写来自己也不甚满意。倒是今日小令快手挥洒而就，似写南朝宋武帝刘裕，颇有点英雄气：

万里平沙落雁，千军气壮山河。
问何人铁马金戈。
风舞旌旗贼破。

百战残阳如血，英雄引啸长歌。
历来青史费销磨。
半壁江山谁坐。

[返回目录](#)

【促拍满路花·草草赋竹】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卫军英

欲以古风赋竹，奈何诗意索然，夜来草草取调。写竹《诗经·卫风》有绿竹猗猗，谓君子气度也。《古诗十九首》冉冉孤竹生，也有此意。竹林七贤一任性情，更见品性高节；杜甫诗中的佳人，日暮倚修竹，别是一种幽独。爱竹爱的是那份自由自在的清高，随取调略以述怀：

陌上花开日，晓日弄春晴。
摩天云影淡晖清。
猗猗绿竹，十里远相迎。
感君还知意，为我萧萧万竿，翠染苍青。

野山根系深处，有冉冉孤生。
况佳人独倚亭亭。
但怜高节，风度也凭凌。
何必湘妃泪，意气从容，自然一任幽情。

[返回目录](#)

【离亭宴·一片糊涂】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卫军英

却说昨日江洋返归来，忽生自然感慨，江山湖海若有所思，因想到张昇《离亭宴》中句子，今日晨醒乃依韵填词，并附昨日纪事。

蓼屿丛生谁画。江返荻花潇洒。
细柳嫩芽横枝乱，水色天光斜射。
对望两重山，山外几间篱舍。

堤近片帆悬挂。树老叶疏垂亚。
湖底淤泥多少事，一片糊涂难话。
雪雨度春秋，寒日无言西下。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鹧鸪天·那是杜鹃在叫】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卫军英

（2021年2月20日）

昨日沪上秀强发来宋人刘学箕《不如归去》谓曰词牌，冀余凑趣一同填写。夜里看诸君多有作，欲写时却有所迟疑，总感觉此调不像是词牌。凌晨三点多醒来，又以浮想，稍加考索便发现，这是刘学箕《七禽咏》中之一首，于是有悟此乃杂言诗而非词也，亦非所谓自度创调之曲。

七禽咏即咏七种鸟儿，此篇所咏当为杜鹃。杜鹃有鸣声如“不如归去”，故古人以此代指也。传说中此鸟乃西蜀帝杜宇魂化而来，因鸟嘴色红如血，其声凄然，所以每每代指游子思归、离愁别恨之情。如秦观：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辛弃疾：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

“不如归去”的自《诗经》以来便有，其联系着日之夕矣牛羊来下，谓征人胡不归？后来逐步演变成古典诗词的一种意象，主要包含两种文化积淀：一是如陶渊明那样，回归田园的归隐；一是游子思归的感伤，如杜鹃悲鸣之唤归。类似这样的鸟儿还有一个鹧鸪，其叫声古人状如“行不得也，哥哥。”两种鸟都在春天来时开始鸣叫，如辛弃疾词：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鹧鸪鸟近日曾见到，且素来喜欢晏几道的几首《鹧鸪天》词，辛弃疾也多次写这个词牌，因用小晏同调“醉拍春衫惜旧香”韵，也作一首。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杨柳初生花渐香。
春归之日拟疏狂。
水风摇曳吟修竹，山径清幽看夕阳。

思渺远，意苍茫。
寄怀心绪几多长。
鹧鸪杂树闻声语。唤得诗书三两行。

[返回目录](#)

【水调歌头·问天探火】

—杭州大学哲学系 84 级 徐秀强

“天问一号”是中国首次独立自主开展火星探测，将一次性完成绕、着、巡三项工作。经过在轨飞行 200 余天，里程突破 4.7 亿公里。2 月 10 日，天问一号顺利实施近火制动，完成火星捕获，正式踏入环火轨道。我所 GNC（导航与控制）分系统团队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喜、可贺、可赞！

问天讯动地，入轨燕穿云。
霓光虹箭，大半年极速狂奔。
一段独孤征旅，昼夜不移其矢，寒去又临春。
漂移数修正，探火首登巡。

光阴迫，举国盼，苦耕耘。
四年积聚，精准一脚刹车神。
回首行程九亿，望后环期四月，还得倍加勤。
着陆火星日，把盏共甘醇。

[返回目录](#)

【蝶恋花·初二忽过午】

—杭州大学哲学系84级 徐秀强

欲脱夹衣寒未去。
春煦轻和，莺雀枝间语。
日上小楼光入户。
漫随香袅檀烟舞。

原地过年闲得趣。
朝食中餐，一盏茶过午。
拈读宋词滋味咀。
会通拍案心生妒。

[返回目录](#)

【踏莎行·游珠街阁】

—杭州大学哲学系84级 徐秀强

波漾珠溪，水明青浦。
画桥座座通舟旅。
游人如织满河沿，霓光宝气喧街铺。

屋里书香，槛旁春楚。
临河觅得清幽处。
咖啡两盏一壶茶，半闲半读灯深去。

注：

朱家角镇，位于上海青浦，紧靠淀山湖。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因水运交通便利，商业日盛，改名为珠街阁，又名珠里、珠溪，俗称角里。

[返回目录](#)

【添声杨柳枝·新梅】

—杭州大学哲学系84级 徐秀强

篱角新梅坼晓风。
睐明瞳。
枝柯交错向晴空。
势汹汹。

霜雪相形争峻峭，
占丘峰。
春棠常与竞天浓。
一般红。

[返回目录](#)

【恋绣衾·雨水时节】

—杭州大学哲学系84级 徐秀强

雨水时节倒春寒。

冷飕飕、层衣觉单。

晚来归、空空路，任骑行、风过耳喧。

上班首日无多事，逐个门、送福拜年。

愿此岁、都安顺，共元宵、梦好月圆。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桂殿秋·当归】

—杭州大学哲学系84级 徐秀强

枝密密，织簾帟。
网了赤乌看溪梅。
牛思上路传春信，意恐当途不让归。

注：

意恐，实乃疫恐也。

[返回目录](#)

【杏花天·夜渔叹】

—杭州大学哲学系84级 徐秀强

水光泠泠天破晓。
熹微吐、初春寒悄。
曳灯一夜渔情了。
收网拔篙归棹。

记事起、江湖鼓钓。
光阴转、橘皴人老。
如今儿孙常呵诮。
举桨只因景妙。

[返回目录](#)

【南歌子·燕归巢】

—杭州大学哲学系84级 徐秀强

一路紧盯，从看车、选车、办贷、按揭、保险、取车、临牌到今天终于选好车号（沪AG39373），真真费了老鼻子劲。本来节前可收到车牌，确保上路无忧。奈何上级一纸员工就地过年的通知，使我回家一炫智能驾驶的愿望泡汤。组织面前，个人就是一粒灰尘。是记。

雨霁春日朗，风和梅艳芳。
不嫌天冷费周章。
关牒加催备就、好还乡。

以为从长计，临门有主张。
奈何一纸梦成殇。
暮看归来双燕、结愁肠。

[返回目录](#)

【惜分飞·灵思蔓】

——题陈新錡老师油画《鸢尾花》

——杭州大学哲学系84级 徐秀强

姹紫嫣红驰意炫。
色流处、花蕃叶暖。
倩照溪桥畔。
几瓣轻蕊随风、幽香远。

画室经常高士满。
共切磋、颜深调浅。
兴至举清盏。
任他室外冰寒、灵思蔓。

[返回目录](#)

【醉乡曲·春江上】

—杭州大学哲学系 84 级 徐秀强

月照春江，越千里、空明映水流。
看花林草甸皆似雪，鸥鳧栖渚洲。
白云一片依孤岫。
伴青枫、浦上相厮守。
哪家子、弄扁舟。

宛然似川鱼江里游。
宛然似归鸿宇际悠悠。
今宵但有凉飕飕。
也难吹、几载望乡愁。
这当儿，风渐厉、若箜篌。

注：

箜篌：古代拨弦乐器。郭沫若《哀时古调》：“天风吹，海浪流。满怀悲愤事，聊以寄箜篌。”

[返回目录](#)

【湘春夜月·岁匆匆】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岁匆匆，恍然霜缕年高。
可奈一片柔肠，终换得徒劳。
昔日杏花香暖，想玉台珠阁，梦碎烟消。
叹九春枉度，三秋惰废，魂失兰皋。

青峰耸立，山河渺莽，功业遐遥。
古塔前头，空自望、灏江流北，天上云飘。
轻言薄宦，不足留、尘世风骚。
卸下了，但随心觅个、岩幽去处，闲听松涛。

[返回目录](#)

【庆春泽·春在何处】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野外觅春何处？
望草嫩初萌，柳黄方吐。
鹅掌拨清波，凫游开去。
叠白堆红，万樱玉枝舞。

重来雀鸟鸣树。
还绕水青溪，穿帘翎羽。
迷岁早人勤，锄禾耕土。
笑语飘漾，春熙在肺腑。

[返回目录](#)

【歌头·秦兴亡咏叹】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路艰辛、祖宗疆拓。
经年五百，东西南北扩。
似梟狼，侵羸弱。
凭函谷、六国兵惊，知难身却。
倚连横、山头刀削。
谋算八荒吞，雄才略。
风卷席，气喷礴。
豪手笔、一统江山色、日光烁。

铸铜人，砌长城，修玉阁。
万世太平，霓裳歌舞乐。
觅药欲长生，焉能有；“亡秦者胡”言，叹参错。
新君立，赵高宠，李斯休，尽误家邦败落。
举竿旗，大泽乡呼群应，
伤心天朝，霸王来，轩鼎碎，运何薄！

[返回目录](#)

【庆春宫·钱塘诗画水路】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草树苍青，风烟寂静，水涵澄碧平流。
山抹微云，舟犁细浪，鹭飞野渚沙洲。
景移峰转，漾波里、清凉入幽。
点尘不染，千态原生，一览全收。

钱塘水路优游。

频闻今古，几度春秋。

骚客文人，诗词曲赋，抒怀雅韵遐悠。

高才归隐，又多少、蓑翁钓钩。

渔樵传唱，历代兴亡，犹听前头。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虞美人·金陵怀古】

—杭州大学经济系84级 陆火亮
（2021年2月5日）

六朝风雨东流水，多少人间泪。
千年慷慨对黄昏，莫说秋云春梦、了无痕。

金钗八艳留芳处，满眼霓虹路。
谪仙邀月醉寒波，谁奏教坊遗曲、别离歌。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醉花阴·廊桥夜色】

—杭州大学经济系84级 陆火亮
（2021年2月14日）

流光溢彩当空秀，眉月西天走。
云散问苍穹，一幕繁星，点点春光否？

玉兰已到开时候，嫩绿丝丝柳。
风起闪波粼，孤鹭啼飞，深夜思红袖。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醉春风·梅信来】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胡雪梅

（2020年10月5日）

梅花，醉人春信。寄调无名氏体《醉春风》制一阕。

野境门庭闷。

寒宵多懒困。

闲阶空院蕊初开，粉。

粉。

粉。

天赋冰肌，日寻仙骨，暗香花嫩。

袅袅含风韵。

迢渺何方引。

六飞飘洒按时来，润。

润。

润。

梅雪交融，古今萦结，醉人春信。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甘露歌·梅香满地】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胡雪梅
(2020年10月12日)

三秩不见孤山梅，依调《甘露歌》宋·王安石体制一阕。

十里两堤春久候。
双峰仍影瘦。
甘露腾空湛湛霄。
朝暮把梅邀。

朵朵含苞寒冷顶。
西湖又绝景。
放鹤亭边孤自开。
林靖托诗来。

桥头雪屋红白醉。
雾日容憔悴。
坡满落花枝上稀。
香地月添姿。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脱布衫·梅衫】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胡雪梅
(2020年10月19日)

思乡，思梅，依调《脱布衫》元·张鸣善体制一阕。

白堤枯柳寂双峰，又空空掩尽花卉。
鹤亭横一枝冷傲，雪飘至情催寒蕊。
妆出天真淡粉衫，衫薄映肌骨凝脂。
梦醒凭槛望孤山，西湖水，恰朵朵是红梅。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遍地花·雪中红梅】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胡雪梅
(2020年12月22日)

今日白雪飘飘，无梅也罢。寄调《遍地花》宋·晁端礼体制一阕。

六出飘飘比肩奔。
望银瓦、雪堆三寸。
恰琼楼、似在广寒，谢家女、柳絮再问。

素色景、闲院幽幽，无梅蕊、雅兴自尽。
忆孤山、早秀先凋，怎堪看、别来最恨。

注：

谢家女指才女谢道韞，将雪花比作柳絮被风吹得漫天飞舞。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兵要望江南·军中绿花】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胡雪梅
（2021年2月20日）

1975年，省军区文艺汇演，找我出力，暂为军中绿花，与现役军人，同吃同住，同台演出。是以记。

文创赛，邀我暂当兵。
一朵绿花军旅盛，三枝红蒂舞台登。
鸣掌赞歌星。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醉中归·苏小小】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胡雪梅

（2020年12月1日）

苏小小，西湖伊人，身为名妓，却很自爱，性格孤傲，不媚权贵。她邂逅阮郁，便“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她专情待郎归，相思成疾，香消玉殒。曾受她资助的鲍仁，遵其遗愿，埋骨西冷。依调《醉中归》元长筌子体制一阕。

一片西湖绿。
红颜散游目。
油壁香车，九里遇郎情属。
依日月时沐浴。
醉与青骢荣郁。
同心别，思思念念，沉珠殒玉。

俯仰千年，梳妆慕才屋。
水佩云裳，缓辔鬓倾钗菊。
天涯近，闲独独。
傲骨仍如梅竹。
望亭外，诗歌再赋，风流故曲。

【梅梢雪·凤头山雀】

题温时幸入选封面摄影《美州凤头山雀》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孙淦钊

（2021年1月29日）

川山一色。
枝斜野外迎风袭。
冰光雪影掩芬苾。
凰冠裘身，独寻湘妃瑟。

几簇枸果红留迹。
今朝与子同栖息。
他年曲远悠如笛。
念罢依依，且去窗前啣。

注：

1. 美州凤头山雀 (Tifted Titmouse), 分布于北美洲, 如美国、加拿大、百慕大群岛, 以及中美洲如古巴、海地等地区。

2. 湘妃瑟: 湘妃鼓瑟, 同“湘灵鼓瑟”, 出自唐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 “不见湘妃鼓瑟时, 至今斑竹临江活。”

3. 且去窗前啣: 美州凤头山雀生性好奇, 喜去窗戶”偷窥”。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玩瑶台·一去天堂远】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淦钊

（2021年2月2日）

妈，您去了天堂快五年了，这五年，女儿沒有一天不想念您。每晚和您鞠个躬、道声安，期盼梦中能见您.....。稚孙前年向您拜毕，指着供品问，“Could great-grandma drop in and eat them during the night?”这一问，不免催人泪下.....。

愿母亲大人在瑶台安好，那儿没有病痛、沒有疫情.....

腊月愁春晚。

狭岛外、波滔自卷。

石路旁、冰封草怠，谷溪边、雪裹松懒。

百鸟黯、狐悲鹿憾，怅地冻野茫林无暖。

觅簌音、睡叶沉芬，溺冷意、苏枝醒蔓。

一去天堂远。

怎忍俊、朝呼夜唤。

凰歇处、宫黄殿窳，凤栖间、榭紫阁浅。

是阙阙瑶台吾母家，桃红缀、柳烟周苑？

盼凭帘再梦依依，同酣醉、歌莺昵燕。

（嵌了母亲大名）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玉京谣·人间仙境】

题温时幸摄影《上塔夸默农瀑布》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孙淦钊

（2021年2月8日）

上塔夸默农瀑布（Tahquamenon Falls）是美国三大瀑布之一，三面绕湖（Lake Huron, Lake Michigan, and Lake Superior），瀑布景色四季迥异，美不胜收。日前温总时幸摄得瀑布冬令美照二帧，遂有毛大师宝钗、徐子建秀强等赋词题照，因寄调《玉京谣》，也和一首凑趣：

九叠瑶台近，彩缎柔绸，泻舞流金瑾。
玉溅珠飞，烟浮如漫尤滞。
转眼是、轻雾环萦，倏突又、冰清琼砌。
相思泪。
姮娥恨远，韩凭忧思。

山边雪野皑皑，鸟散林寒，漏月光冷炜。
天路寻音，三湖波乐非弭。
莫叹嗟、春逝冬来，且品觅、碧迷银醉。
唯约你。
同入梦中遐迹。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蕊珠间·三色堇】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孙淦钊

（2021年2月17日）

三色堇又名蝴蝶花，早春开花，是冰岛的原产花卉，被定为国花。此花色彩鲜艳，红、黄、紫三色尤最，是为赋：

沐东风，濡春意，蝶恋花红黄紫。
粉揉闲黛沾悠，靥羞脯腻。
透莹从玉，晕浑如珥。
郁馨蕴幽珠蕊。

惹悲喜。
海泓天堑怎止？
潮汐晨波何已？
梦归冰岛，但诉萨迦连迺。
月朦云锁，雾开烟起。
化成笔尖香泚。

注：

梦归冰岛，但诉萨迦连迺：出自《冰岛萨迦》-冰岛最为著名的古典文学作品，人们开始定居在冰岛的时代写下的散文史诗。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留春令·鸢尾花】

题陈新锜老师油画《鸢尾花》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孙淦钊
(2021年2月19日)

紫薇如顾，翠莲似盼，娉婷娇楚。
几蕊金丝缀罗裙，递新意，香多许。

箭叶琛琛锜光吐。
衬飞云陈雾。
鸢尾依风述温柔，欲与你、留春住。

（嵌名：陈新锜）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留春令·茶芽露珠】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淦钊
（2021年2月19日）

蕴珠如翡，透珍似翠，欲收还滴。
嫩嫩新芽借春光，露揉玉、雯参熠。

莫叹冬长千叶佚。
待雪融花奕。
青柳红桃伴佳音，错枝迭、茶香袭。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怨遥夜·湘灵怨】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淦钊
（2021年2月28日）

风吹海浪抛，愁云不散。
独依冷窗梦追鸿踪，遥将那山望断。

月凉夜深泪斑丝衾，空觅根根怨弦。
湘灵应早知，潮升汐落，纵使有约地老天荒，玉石怎堪经年？

注：

“湘灵，舜妃，溺于湘水，为湘夫人也。”（唐·李贤）

[返回目录](#)

【荷叶杯·雯华天籁】

（温庭筠体）

欣赏陈雯演唱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 戚志红

映水绚雯燃火。

荷朵。

缀西湖。

玉才陈嗓似天籁。

流彩。

落珍珠。

（嵌名：陈雯）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春晓曲·欧风民居】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 戚志红
（2021年2月15日）

依山傍水初春晓。
树容新，花态窈。
粉墙红瓦倩台庭，小镇风情仙境貌。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宴琼林·慈母百龄遥有此寄】

（黄裳体）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 戚志红

（2021年2月17日）

盈尺雪临窗，引颈佇销魂，思绪旋卷。
念丘园、济济至亲欢，寿老百龄华诞。
回乡路，断经年，疫霾何日散？
视频前、母女求相拥，不能惟忧叹。

寄养婴孩，负笈闯谋生，行医脩善。
理内外、合家情暖。
渡风波劫乱。
勤诚俭、柔肠虎胆，爱花卉、植栽妍苑。
白头清心，泰然存歿，承奇异恩典。

注：

2021年2月17日是母亲99周岁生日。

[返回目录](#)

东风第一枝系列

【东风第一枝·春来第一枝】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卫军英
(2021年2月4日)

记得东风年年第一枝，梅风赋就冰魂若有思。山幽寺外江
畔溪桥月，唯将此心知处写清词。

舒卷梅风，清吟雅韵，年年辞笔相许。
放怀衣袂平生，记取暗香深处。
东风第一，问次第、竟为谁赋。
念瘦骨、雪净琼肌，寄我万千思绪。

宿寒宵、山幽寺古。傍夜月、泽边江渚。
蕴涵标格冰魂，更有几多回顾。
若非逸致，怎见得、芳心知著。
但不语、玉魄堪怜，成就自然如诉。

[返回目录](#)

【东风第一枝·小年】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伊建新

一曲新词，几多风雅，唤来春风如许。
深知往事随云，无有系人心处。
承恩杭大，最难得、与君共赋。
太不易、唱和同吟，寄我梦中情绪。

小年到、登高怀古。
新岁至、天涯洲渚。
抛开幽怨长叹，不须频频回顾。
金牛奋起，好借力、依然描著。
笑吟春、明年时光，再与大师同诉。

[返回目录](#)

【东风第一枝·冬尽春来】

—杭州大学化学系84级研究生 金友元
（2021年2月3日）

冰退钱塘，雪融西子，梅英已绽多许？
只教晨露开时，来寻暗香生处。
孤山乱玉，问林逋、可曾诗赋？
放鹤亭、疏影横斜，抒发一怀愁绪。

携竹筇、觅迹访古。
戴斗笠、循踪登渚。
偶逢鸂鶒闲游，更待黄鹂鸣顾。
趁期春意，渐可见、水清昭著。
那次第、向着东风，桃蕊柳条倾诉。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东风第一枝·春归】

—杭州大学哲学系87级 徐秀强
（2021年2月4日）

难得大师有命，匆匆草填《东风第一枝》一阙：

溪雪方融，青春悄至，东风海棠花萼。
镜中霜染须眉，眼底空流川漠。
年来禁足，整日价、徜徉层阁。
似忘却、岭上梅开，仄仄晓莺啼雀。

记那时、探幽寻壑。
辗转入、烟村云郭。
饥餐野蕨山肴，渴饮流泉冰魄。
竹溪曲隐，随梵呗、涤心清浊。
叹而今、何逊词穷，难再逸思如昨。

[返回目录](#)

【东风第一枝·春在何方】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淦钊

（2021年2月3日）

正当春回杭州，纽约却下了一场大雪，因问，春在何方？步韵卫军英教授，学金友元老师，跟伊建新、徐秀强两位师弟，也和一首凑趣：

梅影无踪，鹤声匿迹，夜深寒意千许。
肃风凜冽时时，飞雪飘迴处处。
凭栏问盞，卿知否、相如曾赋？
又道是、游子他乡，难解万丝愁绪。

觅湖边、宝俣恆古。
寻树畔、莲荷成渚。
青青柳浪莺闻，绉绉花波鱼顾。
桃紅櫻绽，蝶蜂绕、芬芳尤著。
却怎奈、梦幻春消，脉脉此情谁诉？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东风第一枝·和孙淦钊】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陈雯

（2020年2月4日）

朋友摄得院子里雪后梅花盛开，观后有感填词一首。游子在外，将中国家乡的梅花栽植小院内，精心培育，在冰天雪地开出艳丽花朵。借此词歌颂我们这一代人出国求学，扎根美国但不忘故乡的情怀。

腊象驰行，银蛇披羽，晶莹玉洁华府。
红狐踏访家园，斑鹿静居野墅。
悠闲小院，南窗下、金阳轻舞。
但见那、疏影横斜，高士报春波浦。

渡重洋、勇博风雨。
离故乡、笑迎险阻。
孤山清客情浓，断桥鸳鸯意裕。
梦中常念，化作这、栏边梅谱。
只盼望、冰消霜溶，环球往来无虑。

注

1. 斑鹿：梅花鹿。
2. 高士：梅花。明高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3. 波浦：波多马克沿岸，华盛顿特区。
4. 清客：梅花。

【东风第一枝·弄影】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周遇春

青瓦红墙，寒英瘦骨，萦萦暗香期许。
三分松竹幽怀，半缕芝兰妙处。
流连如我，问东风、欲为谁赋。
叹气节、忽又轮回，竟惹万般情绪。

莫言道、兴废今古。
自是那、沧桑梦渚。
炎凉未必怜悲，盛衰何须念顾。
不如放逸，且把这、空怀安著。
但无语、弄影梅花，寄去一腔倾诉。

[返回目录](#)

【东方第一枝·远方信到】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吴磊
(2021年2月5日)

倦客他乡，思亲故里，鸟鸣枝头今早。
红梅春日年芳，绿草冬寒梦了。
庭阶尘扫，看花狗、溜瞅欢叫。
暮岁暖、天际清音，归路雪泥鸿爪。

门铃急、远方信到。
暖意寄、孙儿问好。
双嘉笔墨浓情，一捧锦花拥抱。
十年离远，读心语、载欢谈笑。
祝新年、阖家平安，游子苦心知晓。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东风第一枝·抗疫】

—杭州大学物理系 78 级 王齐杭
(2021年2月5日)

眼看又到子鼠年关，可恶的新冠已虐全球一年有余，神州严防死守，欧美忙中多乱。喜在东西疫苗已出，期待灭疾驱魔，人间重回安闲！在全球抗疫一年，杭城梅花俏枝烂漫之际，拙阕一首【东风第一枝·抗疫】记之：

冬日缠绵，寒江未暖，瘟神祸降荆楚。
苦风空巷清街，凄歌闲门闭户。
无心花柳，近远隔、通途封堵。
恶冠虐、欧美难收，过亿举哀人处。

黄河急、内防外阻。
圣诞狂、悲欢暗舞。
九州齐聚拼争，八国望天寡助。
东西祈待，疫苗到、疾驱邪去。
月光好、春色梅香，环球又归安富。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东风第一枝·再赋溪梅】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 卫军英
(2021年2月6日)

前日写东风第一枝，引得同学校友唱和，一日之间竟得九韵。恰晓梦归来，见秀强发沪上杨君书法拙作，清秀流畅，宛然春云舒卷。兴致翩然而至，念梅韵如人，思及王安石明妃曲，及姜白石疏影词，乃再叠原韵有作：

细雨初收，薄寒依旧，横枝临水如许。
柴门幽径斜桥，独倚孤亭近处。
低徊静影，论仪态、丹青难赋。
更况她、塞外明妃，缱绻万千心绪。

寓此情、渺渺终古。
归梦里、江南烟渚。
姿容原本天然，淡妆若相眷顾。
清风流韵，还宛似、佩环衣著。
指纤纤、含笑拈花，咫尺向人倾诉。

[返回目录](#)

【东风第一枝·冬日才过】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金玲玲
(2021年2月6日)

冬日才过，春天已到，东风吹来酥雨。
两堤嫩柳轻摇，四处初香争吐。
氤氲红雾，招引来、燕莺歌舞。
笑脸对、艳艳还羞，馥郁沁脾凝注。

访处士、碑前客伫。
探大师、亭边人语。
梅妻共结逍遥，鹤子同心法渡。
此般佳话，传千古、愚痴多苦。
北山街、车流如龙，归途畅通无阻。

[返回目录](#)

【东风第一枝·春归葱蒨多许】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戴莺

（2021年2月6日）

梅柳争妍，卉花弄色，春归葱蒨多许。
一风皱绿溪阴，几树凝红野处。
玄都偏爱，亦咏此、当年曾赋？
尚记得、暖律吹和，更是凯风欢绪。

共携手、吟情高古。
满笑颜、画思芳渚。
跻攀龙井含娇，徙倚苏堤相顾。
与心无负，翠荫染、香盈衣著。
那黄鹂、啾啾呼朋，数声啾鸣轻诉。

注：

玄都：指桃花。出自刘禹锡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返回目录](#)

【东风第一枝·极地冰融】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彭捷
(2021年2月8日)

梅绽枝头，有花无叶，暗香何处寻觅。
大寒未尽开融，气温降升违逆。
前天海岸，锁百舸，江河冰溢。
北纬穷，极地涡旋，虐待虎狼声泣。

海水漫，岛国潮迹。
川岭裂，被分刀戟。
巴黎协定公平，减排须倾国力。
成群海豹，雪域上，北来熊弋。
甚潇洒，低碳人生，叶绿蕊芳心寂。

[返回目录](#)

【东风第一枝·红梅花开忆祖荣】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赵斌涛

《一钱太守》刘宠者，字祖荣，山东人氏，东汉宗亲。时任会稽太守，简除烦苛政令，禁察官吏非法行为，政绩卓著。后被升职入京，山阴县有五六位须眉皓白的老人，特意从乡下远来给他送行，每人带了百文钱赠送他。他不肯接受，只是从许多钱中挑选一个最大的收下，投入江水，钱入水清，该地至今称为钱清。刘宠被后人称为一钱太守。

江水钱清，波光流远，千秋齐国循吏。
太公风范恢宏，小白雍容大器。
宗亲袭汉，日月明、天心龙子。
护一方百姓安家，八百里桃源地。

问来者、何以为继。
鉴古人、谁心有二。
运河隋柳，纤夫血泪，斑斑史记。
寒风淅沥，浊浪高、红梅清丽。
念彼岸、舟渡蓬莱，五叟一钱情意。

返回目录

忆余杭系列

【忆余杭·本意】

—杭州大学化学系84级研究生 金友元

（2021年2月24日）

昨晚，校友方志刚传送给我几张照片，拍摄的是余杭苕溪。对我，这些照片是少年的梦、青年的心、晚年的魂。入夜，思乡之情如约而至，调寄《忆余杭》记梦。

魂系余杭，远水迢迢无计渡，浮槎万里返苕溪。
正是仲春时。

岸青芦浅游鱼戏。
乍见纸鸢飞起。
惯闻慈母唤儿声。
催我梦中醒。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忆余杭·本意】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朱小明

金兄好词！思亲忆乡之情，跃然纸上。当和一首，只是没法感人，闲情一下：

春色临安，曲径通桥烟水阔，万株绿柳锁西溪。
旧景忆当时。

庄生迷蝶翩来戏。
半夜小窗风起。
晓闻深巷卖花声。
尘梦正初醒。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忆余杭·本意】

—杭州大学物理学77级 魏子青
（2021年2月28日）

长忆余杭，还记当年湖墅景，江桥暮雨涨田畴。
来往运河舟。

喜闻梅子超山绿。
又见塘栖卢桔熟。
岭深泉细汇苕溪。
终向太湖归。

[返回目录](#)

【忆余杭·长忆西湖】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陈雯

我的小学在西湖边，曾和同学在一公园湖边学太极剑。少年习小提琴，常去湖边拉琴。还常和朋友骑车六吊桥。许多美好回忆留在西湖边。人人都看见西湖美景，而对长在西湖边后来又远离西湖的我，忆西湖则不仅仅停留在美景。填一首《忆余杭》，说一说我心中的西湖。

长忆西湖，湖面微风衔翠柳，柳边少女舞柔腰。
霞彩伴伊飘。

藕花莲叶红间绿。
六吊拱桥成曲。
小舟荡棹碧波开。
西子韵容来。

[返回目录](#)

【忆余杭·春到钱塘】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写钱塘的词印象最深的是柳景庄（柳永）望海潮。苏东坡的淡妆浓抹总相宜也把西湖的美概括了。白娘子与许仙在春雨霏霏的断桥边相遇，更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长忆钱塘，何处三潭能印月，长堤浅草一湖波。
西子影婆娑。

许仙心系雷锋塔。
法海难逃红蟹劫。
凤池归去怎么夸。
春到景庄家。

[返回目录](#)

【忆余杭·梦里归乡】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淦钊

确实，家乡是“少年的梦、青年的心、晚年的魂”，尤其每逢佳节。我年幼时随外祖父母住在东腾乡下，每年正月初，乡亲们就开始分工用篾和宣纸糊好龙灯的头、身、尾等共数十节。及至元宵，人们便把这些龙灯集中到谷坪上，然后点亮每节龙灯，每两个人举一节，排队沿着溪边，从这村子游到那村子。谷坪上那热闹的场景、溪水里那龙灯的倒影，成了我今天的梦！因步韵金友元老师[忆余杭·本意]，跟大家也和一首：

今又元宵，梦里归乡箫默默，龙飞炬舞印松溪。
花好月圆时。

谷坪埂畔楼台戏。
更伴鼓擂槌起。
话梅倚竹漾童声。
谁盼一朝醒？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忆余杭·佳节思亲】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吴磊
（2021年2月26日）

老师好词！佳节思亲，此情绵绵。斗胆学和一首。

佳节思亲，星路天涯游子泪，春愁草绿他乡溪。
新岁月圆时。

水城元夕花灯戏。
小院南窗丝雨起。
忽闻吾子敲门声。
还是梦中醒。

[返回目录](#)

【忆余杭·思乡】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朱小明

每恨元宵，身在天涯归不得，春思离恨苦匆匆。
孤枕想朦胧。

断桥流水湖东里。
日照白沙沉起。
几回梦里忽还乡。
堤上柳应长。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忆余杭·思乡】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周遇春

今又元宵，扑面西风催雨急，行人路上步匆匆。
灯火夜朦胧。

妙声如梦春寒里。
最把客愁勾起。
适逢佳节忆家乡。
久别愈情长。

[返回目录](#)

【忆余杭·元宵节】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无感元宵，细雨霏霏天色暗，马龙车水尽匆匆。
偏遇早高峰。

友亲微信劳鸿雁。
互递美词佳片。
料来灯火夜阑珊。
月在异乡圆。

[返回目录](#)

【忆余杭·望断飞鸿】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高知贤

望断飞鸿，镇日凭栏怜逆旅，斜晖脉脉水悠悠。
甚日放归舟？

昔年同览春山景。
纵酒我曾斥秦政。
奈何钩党祸同行。
歉疚永难平。

[返回目录](#)

【忆余杭·杨乃武与小白菜】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遥忆余杭，谋命通奸惊上下，严刑逼打屈成招。
牵涉众官僚。

几回庭审悬疑案。
一雪沉冤终了断。
可堪看破弃尘凡。
娥影入尼庵。

[返回目录](#)

三冬雪系列

【三冬雪·孤山梅】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胡雪梅
（2021 年 1 月 31 日）

西湖凉，桃柳阙。
桥冷水冻孤山绝。
只因恰是梅花开，春心映红三冬雪。

【三冬雪·过大年】

—杭州大学数学系 82 级 徐涌金
（2021 年 2 月 1 日）

腊月寒，新春热。
千里返乡为佳节。
万家欢聚过大年，何时喜逢三冬雪。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三冬雪·忽闻伙伴北归来】

—杭州大学数学系 79 级 陶蓓蓓
(2021年2月3日)

云暗沉，风凛冽。
影只形单哀鸣绝。
忽闻伙伴北归来，相守再过三冬雪。

注：

1) 前些日子看见落单白天鹅，我给野生动物康复中心打电话，请求救援，但被告知湖上太危险，不会有人上去营救的，说落单的天鹅终会死亡。不曾想三天后家住湖边的好友报告，白天鹅的小伙伴飞回来了。

2) 这时候天鹅都是南飞，从好友家后院拍的照片可以看出天鹅小伙伴是逆行北飞；万物皆有灵啊！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三冬雪·孤鹅】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金玲玲

（2021年2月2日）

为陶蓓蓓写照，远处一汪水池边，有一只天鹅在孤鸣。

一池寒，几声咽。
怎落得这般悲切。
空椅两树更凄风，佳偶另寻三冬雪。

【三冬雪·孤鹅】

—杭州大学化学系 84 级研究生 金友元

（2021年2月2日）

本家师妹慈悲心怀，可怜失群孤鹅独立寒风雪地里。依样画葫芦，次其韵制首《三冬雪》以和之。

头仍高，声却咽。
载立湖畔心悲切。
去岁俦伴今分飞，孤身独吭三冬雪。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三冬雪·孤鹅】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顾宏远
（2021年2月3日）

悲失群，望星月。
四顾无助寒风烈。
忽见天边情侣身，拥翅喜别三冬雪。

【三冬雪·孤鹅】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2021年2月4日）

戏水塘，钻冰穴。
逐雀舞风溅玉屑。
忽觉伴离已失群，啼泪顿作三冬雪。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三冬雪·孤鹅】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金秋芬

（2021年2月5日）

朔风凄，哀鸣绝。
空惨愁颜情悲切。
忽见天际鸿影身，飞回伴守三冬雪。

【三冬雪·孤鹅】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戴莺

（2021年2月5日）

舞朔风，弄冷月。
玩耍恣意雅所愜。
回首未见爱侣身，惊恐独对三冬雪。

[返回目录](#)

疏影系列

【疏影·风流犹古今】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卫军英

任平兄召集汉字年度书写，雅集镜湖厅。临湖对望孤山，风光无限，昔日曾与友人流连于此，颇多词章记忆。活动结束后，偕任平俞虹伉俪，环步孤山，经玛瑙坡、放鹤亭，言及智圆禅师与林和靖故事。到得放鹤亭下，却见绿萼开放甚是喜人。

早年曾闻导师言说，我的师祖夏承焘先生曾居住在平湖秋月边，当时未及细细寻问来由，今者任兄告曰：抗战后一批老教授同时担任浙大和之江大学课程，故民国政府以此地为浙大宿舍，其父任铭善教授也居住在此，故任平出生时便在此地。更巧的是俞虹教授读大学前，工作单位也是在这斜对面，寻思平湖秋月也映照了他俩的姻缘。一日雅集流连，写了汉字，看了梅花，夜来取调《疏影》，词以记之：

画檐风翼。

看波光潋潋，镜湖涵碧。

早是春风，拂柳催梅，吹来几许消息。

东君不语犹知著，更潜入、兰亭瑶席。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写性情、流水行云，一抹飘然痕迹。

疏影孤山对望，暗香浮动处，谁与寻觅。

绿萼红颜，鹤意禅思，记得辞章翰墨。

智僧百步邻和靖，曾唤起、箫声芦笛。

念古今、雅韵风流，西子尽成追忆。

[返回目录](#)

【疏影·柯亭闻笛暗香来】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清晨读到卫兄美词【疏影·风流犹古今】提及镜湖厅宴后孤山访梅。想到柯桥瓜渚梅园该是何等景象！又联想到柯亭美竹清笛，神思飘逸。明刘基《横碧楼记》有云：“予又闻柯亭有美竹，可为笛，风清月明，登楼一吹，可以来凤凰，惊蛰龙，真奇事也。”遂倚枕步韵卫兄作。

湖光掠翼。

度古今浩瀚，映波流碧。

早慧垂绦，迟暮横舟，柯亭美竹声息。

引来青鸟占枝秀，

唤醒了、暗香仙席。

有还无、瓜渚寒烟，飘逐当年心迹。

春眼朦胧醉意，浅梦到浦口，丝缕幽觅。

雪色嫣红，玉额香腮，邀得元章彩墨。

乘风万里来寻访，如听得、悠扬清笛。

就是我、站在高枝，倾诉一腔回忆。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暗香·放鹤亭】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卫军英

（2021年2月8日）

清早醒来，见山阴赵兄次韵余昨夜《疏影》，又得秀强转我，沪上杨老先生再书前日东风第一枝。情趣依然，意犹未尽，再用原韵填就《暗香》姐妹篇。

鹤亭画翼。

恰倚山照影，一湖清碧。

石级凝寒，鹤去人随也无迹。

空有楼前绿萼，含蓄处、旧时相识。

但不语、缥缈风流，何处得寻觅。

幽寂。

且叹息。

念暗香归来，谁与攀摘。

阁残雅席。疏影横斜冷魂魄。

便有游踪过往，应指点、梅花颜色。

又怎知、君到此，满怀追忆。

[返回目录](#)

【暗香·晓风吹醒罗浮梦】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罗浮梦翼。
度本家何处，月明星碧。
雪羽飞飞，欲上清虚踏香迹。
繁影花迷醉眼，会仙桥、凡人无识。
就算他、豪饮倾杯，一夜亦难觅。

寂寂。
念未息。
却翰音参斜，霜花堪摘。
酒残倦席。
醒了露华缀清魄。
点点从前飘落，正轻染、人间春色。
曙光里、山野景，怎须回忆。

[返回目录](#)

【暗香·鲲鹏展翼】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鲲鹏展翼。
在北溟高处，杳茫边域。
昨日游鱼，今上云天九重碧。
仙阁玲珑雾绕，旧梦里、似曾相识。
深水处、蟹往虾来，安有女神觅。

寥寂。
几叹息。
望浩渺青空，月星堪摘。
海涯倦客。
汹涌波涛荡孤魄。
幸遇修真点化，度凡劫、暗幽中出。
骋四方、飞五阙，任由飘逸。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暗香疏影·孤山寒梅颂】

—杭州大学化学系84级研究生 金友元
(2021年2月8日)

拜读杭城卫兄军英、山阴赵兄斌涛、兰溪毛兄宝钺《暗香》和《疏影》雅韵，心甚慕之。然力所不逮，不敢分和之，遂仿张芑，制《暗香疏影》一阕凑趣。

寒凝冻彻。

促雨饕风饕，酷霜皜雪。

劈面凄飏，练就一身矜傲骨。

惯听声声鹤唳，萧瑟下、枝虬肌洁。

却不觉、蕴孕芬芳，趋势待时节。

应比百花先绽，东君始睡起、立春催发。

洒脱平湖，疏影西泠，俊朗清神高杰。

暗香潜入重帘里，只驱散、隆冬忧郁。

唤林逋、移席亭前，浅醉半钩残月。

[返回目录](#)

【暗香疏影·梅妆】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梅妆：「武帝女寿阳公主日卧于含章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之华，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后有梅花妆，后人多效之。」调寄：

琼宫一别。

缠玉香丝缕，额妆叹绝。

云鬓烟鬟，黛绿映红分笑靥。

嫩醉微醺淡晕，扶弱柳、流波清澈。

沐曙色、瑞气祥光，飞舞下丹阙。

心动半城裙衩，菱花镜照里、去求来歇。

说是由缘，天定谁家，吐艳才招蝴蝶。

扫红幺妹留心看，拣馥郁、含章花贴。

问芬芳、公主风情，是否画眉描叶。

[返回目录](#)

【暗香疏影·雪梅咏】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寒天积雪。

看峭崖岩上，一枝梅发。

初绽柔红，浅蕊淡妆如玉洁。

处子轻盈舞袂，香暗送、冰容清冽。

入肺腑、荡漾周身，惊把梦魂摄。

休说绛仙高冷，疑来自碧宇、画楼琼阙。

雪压风侵，冰注霜溶，独出含幽清绝。

不经多次寒来去，孰赋有、沉香凝结。

似人生、锋剑无磨，怎立顶高云阔。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暗香疏影·本意】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戴莺
（2021年2月15日）

凝琼霁雪。

有几枝沾浥，一溪风拂。

莎径晴光，卉木吐云明似玦。

信步孤山独赏，松籁韵、旁穿黄叶。

冷欲冻、皎玉冰姿。

花萼正初发。

和靖隐归评品，佳言又载册、暗香奇绝。

赋骨骚情，孤傲风流，处士清名高节。

客归双鹤亭边唳，共享那、疏枝残月。

喜东皇、标格梅妻，自比众芳贞洁。

[返回目录](#)

春从天上来系列

【春从天上来·本意】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声透帘栊。

道娓娓心情，说与春风。

花叶怀旧，柳眼迷蒙。

等看十里桃红。

入烟溪回暖，濯清语、一路流东。

若游龙。送悠悠远去，迢递朦胧。

年年此时此景，听雨打芭蕉，凤戏梧桐。

嫩绿新装，老黄残叶，来去一夜幽梦。

但翰音鸣晓，怀南亦、对唱其中。

雨云浓。

上寺山闻道，悠远晨钟。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春从天上来·火瀑奇观】

—杭州大学化学系84级研究生 金友元

（2021年2月25日）

位于旧金山城西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占地辽阔，风景绮丽，乃是一处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

公园内奇峰林立，瀑布众多。其地标式山峰当属半圆岩（Half Dome）。记得三四年前，笔者曾为半圆岩赋过一首《寿山曲》，得王兄齐杭和韦兄广君雅和，至今存谢。

半圆岩矗立在公园内，一年四季皆可赏玩，每时各尽其妙。但是，另一处风景，火瀑布，却可遇不可求。一年当中，只有十几天内有可能出现火瀑布！而且，并不是每年都能出现！

平日毫不起眼的一条小小马尾瀑布（Horsetail Fall），只在每年二月中下旬的十几天里，才奇迹般地变身为火瀑布。这些天内，每当日落前一刻钟左右，最后一缕阳光如聚光灯般精确地照在瀑布上，同时，西侧的首长岩（El Capitan）挡住了背后的崖壁，只留中间一条明亮的金红色水线。时间地势阳光三者的完美结合，才使火瀑布横空出世。

换句话说，火瀑布的形成有以下三大要素，缺一不可。

一，水量及水量大小。无水就无瀑布，且这条小瀑布并不是年年在这个时候都有水。无水及涓滴细流，便没了火瀑布的宏观。尽管阳光仍有，那只是在悬崖上涂上一层金色而已。无水，就失去了火瀑布的灵魂。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二，时间及时间节点。必须在这十几天内，必须在这十几天内的十几分钟内，火瀑布才出现。前前后后，马尾瀑布可能仍在，但火瀑布的奇观却不在。

三，阳光及阳光的角度。每天下午以降，这块峭壁的部分或全部都有阳光，但不到某一独特角度，火瀑布亦不出现！

火瀑布鬼斧神工，乃是上天赐下的绚丽美景。且，此处美景发生在春季，故寄调《春从天上来》颂之。

表地巍邦。

渐腊雪融涓，溅水飞泷。

千仞岩阔，万丈峦庞。

灼灼一抹残阳。

恰初春时节，造就这、骇世奇泱。

晶光斜，照灰青峭壁，火瀑天降。

层林染毫绛色，使吼兽鸣禽，四顾迷茫。

老树仍衰，嫩枝回翠，却是几度兴亡。

正和风延爽，偕朋侣、暂缓烦忙。

酒卮旁。

对半弦娥月，酣畅浮觞。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春从天上来·火瀑】

—杭州大学哲学系 80 级 徐秀强

（2021年2月26日）

闻说美国旧金山城西国家公园里有一火瀑，十分神奇，可遇不可求。如果有幸，在每年二月中下旬日落前一刻，会看到平日毫不起眼的一条马尾瀑布，奇迹般地变身为火红火红的火瀑布，炽烈奔放，叹为观止！故学赵金二师，寄调《春从天上来》颂之。

绝壁飞红。

幻百尺危崖，坠火游龙。

疑是天上，陨石离宫。落入亘古鸿蒙。

任寒冰侵噬，万千载、不息其锋。

泼啦啦，作红绸劲舞，虬发飘风。

天工恁为奇绝，恣肆抹丹青，妙思无穷。

只在初春、斜阳时候，光影弄魅苍穹。

把人间凡景，妆扮出、万世情钟。

意消融。对一帘悬瀑，如在迷中。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春从天上来·马尾瀑】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淦钊

（2021年2月26日）

元宵佳节，金友元老师上传了位于旧金山城西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马尾瀑布(Horsetail Fall)的美图美词，叹为观止！今依韵金老师[春从天上来·火瀑奇观]，寄调《春从天上来》，也和金老师、赵大师、和徐、伊子建们一首：

雪峨银岗。

见麋鹿闲游，鹰隼翱翔。

欲诉春早，却恋冬殇。

遥望缕缕斜阳。

透千层云彩，正为那、暮色添妆。

莫惊疑，是瑶台九叠，飞泻琼浆。

轻携露滋雾软，沐紫气霞金，撩卷霓裳。

流吐芳心，动传芬意，恰似娇凤啖凰。

让丝丝悬念，随风去、海角潇湘。

且徜徉。

这世间天外，仙境神乡。

[返回目录](#)

【春从天上来·红叶李】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卫军英

细雨娇红。

怎料得飘然，一夜凉风。

便教怜取，轻坠残丛。零落向小园东。

感知春归意，不须管、绚丽仓匆。

乍春寒，任风吹片片，浮水悠溶。

翻飞偶然一霎，正十五元宵，缱绻相逢。

未约花灯，雨天轻别，尽付往事如空。

落花成思量，思深处、梦里飞鸿。

忆芳踪。宛若归来季，还似游龙。

[返回目录](#)

【春从天上来·春到人间】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戴莺

（2021年2月27日）

寂阒高寒。

叹帝女瑶姬，阆苑欣然。

暖律催柳，晴旭舒泉。

暂别玉殿琼筵。

便凌云飞海，喜那处、二月人间。

嫩春天。

好奢豪绮丽，天下临安。

西湖雨晴争秀，就胜地寻芳，淑景吟妍。

三竺烟霞，六桥风月，莺燕双对娇喧。

正东风吹软，何又梦？往事如烟。

又凭阑。

对一江流水，乘月回还。

[返回目录](#)

咏海棠专辑

【转调木兰花·海棠曲】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金秋芬
（2021年2月24日）

日调和，春染绿。
青笼绛彩，态幽姿淑。
横枝影绰风光足。
琼妆秀色，蕊丝花簇。

暮暮云霞轻烟沐。
寻芳逐胜，锦亭香扑。
心清意净无烦碌。
笙箫玉笛，海棠词曲。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柳青娘·咏金姐海棠工笔画】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陈海红
（2021年2月27日）

红腮绿萼细心描。
赤冠金蕊聚神雕。
叶清绸素丝丝画，舞芒毫。
咫尺丹青灼艳娇。

四十夏冬成至交。
一生细雨见芬昭。
几载西溪孜苦读，同暮朝。
岁岁春秋醉玉箫。

（嵌名：金秋芬）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江南树·海棠】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陈雯
（2020年2月21日）

春雨无声，润醒廊前新叶。
桃李渐飘零，艳丽海棠如血。

香亭曾记否，巧染杨妃颊。
不睡伴东坡，静赏春江月。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荐金蕉·海棠著雨】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卫岭
(2021年3月8日)

本部校园红楼前有棵海棠，胭脂著雨十分惹人怜爱。今年就要荣休了，以后是否还能年年花开时见呢，有些舍不得。

春愁千绪无人晓。
解语花前绕。
胭脂含泪眼迷离。
苦别东君，还待梦中思。

注：

解语花，海棠花之雅称。传说能听懂人语。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夹竹桃花·海棠花】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胡雪梅

（2021年2月21日）

海棠花，素有“花中神仙”、“花贵妃”、“国艳”之誉。
因金秋芬的海棠画，寄调《夹竹桃花》宋·曹勋体制一阕。

白日蓝天，青山碧水，一棹依依仙侣。
西湖潋潋，春草双堤飞絮。
柔酥国艳芬芳，恰蜂蝶去来闲歌舞。
那贵妃娇嫩，花间并比，边携手微步。

向瓣瓣、初绽挥毫去。
让朵朵三秋有主。
绿叶粉红金蕊，寄与悠悠莺语。
神韵海棠画，兰蕙纨质才女。
须裱绫、赠送吾郎，定情断桥处。

（嵌名：金秋芬）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抛球乐折花令·海棠春】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刘榕
（2021年2月27日）

草长莺飞，新枝翠幕斜阳倚。
燕语处、柳丝起。
云雀跃林轻，海棠春丽。

随流香缓缓画中行，缱绻忘返，缱绻忘返，蝶影花光里。
一醉千秋，千秋一醉。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太清舞·国艳报春】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 戚志红
（2021年2月25日）

海棠萼蕊崇光泛。
映辉西湖潋。
蝶舞缀莺歌，故乡春妍探。

新年必见疫灾息，喜讯携、繁枝国艳。
有望越洋归，太清衷肠感。

注：

- 1) 海棠为中国特有植物，其花素有“国艳”之誉。
- 2) 首句中“崇光泛”化自“东风袅袅泛崇光”（苏轼《海棠》）。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柘枝舞·海棠画韵】

—杭州大学外语系84级 陈中英
（2021年3月8日）

回眸忽见海棠现。
浅深芳颜暖。
唤莺歌、著雨琼英，处闾苑怨春短。

妙手丹青意蕴彻，
仕女翩跹团扇。
云鬓追蝶醉花阴，惹两情迷乱。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传花枝·一片春心付海棠】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张晓音
（2021年2月22日）

芳姿淡雅，桃红颜婉。
懒争艳、妩媚幽香染瓣。
丽花妍，煦风软，石阶牵挽。
蝶戏舞，蜂低语，柳絮飘散。
又道是、笑谑盈盈，情缘切切、忘却何冷暖。

西溪惜别，音容渐远。
天涯客、抱思愁伴。
读新书，苦劳作，孤人向晚。
忆往昔，海棠蔓，梦枕怅潜。
待吉日、愚老还乡，再聚友、醉毫池苑。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传花枝·题金姐海棠图】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吴磊
（2021年2月23日）

西溪水绿，云窗花语。
细毫染、五彩缤纷燕舞。
锦笺铺，砚台搁，绛英烟缕。
素袖展，纤指绘，翠叶柔序。
辛丑岁、万象韶光，千门乐事、洒墨作颂赋。

丹华馨烈，霞辉滴注。
娇红袅、并蒂妍妩。
玉玲珑，萼点缀，金茎冷露。
粉白漫，黛色接，雅韵淡驻。
画轴展、香国赏心，凤蝶闹、海棠欣慕。

[返回目录](#)

【忆桃源慢·海棠赋】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淦钊
（2021年2月22日）

丰镐林苑，洛阳金谷，司马文中荟。
浓妆轻抹，春与棠仙同睡。
疑是女神浣绢纱，却又霁牵月闭。
花羞思许，香敛欲诉，娇柔艳妍何能已？
更幽幽，平沙落雁，一曲广陵和真。

玉洁清澈如洗。
萼轻轻、错枝疏棣。
蝶飞蜂绕，青柳红桃逊馁。
芳草纤环烟雾袅，偷得梅魂梨蕊。
杜蘅沾菊，潇湘泪竹，斋爽无酒人却醉。
铺书笺，蘸笔研墨，旧梦新愁岁岁。

注：

1. 丰镐林苑：丰镐，长安。出自长安汉武帝林苑，“四株海棠”。
2. 洛阳金谷：洛阳金谷园，荊州刺史石崇建造之海棠花园。
3. 司马文中荟：司马相如《上林赋》对海棠的“棃、柰、厚朴”的相关的记载。
4. 偷得梅魂梨蕊：化自红楼梦潇湘妃子《咏海棠》诗句。
5. 杜蘅沾菊，潇湘泪竹，斋爽酒无人却醉：化自红楼梦海棠诗社。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金花叶·海棠图】

—杭州大学 77 级数学 林超英
（2021年3月5日）

雨罢飞花扬柳。
众芳落、海棠独秀。
红隐绿、晶莹剔透。
蝶蜂穿左右。

美女秋芬妙手。
制成扇、挥毫锦绣。
蓓蕾笑、柔情似酒。
赞初心依旧。

[返回目录](#)

现代诗

雨打除夕

—杭州大学哲学系 84 级 董绍林

立春后的雨自是春雨
林中鸟惊起，抖落翅膀上的水滴
再向高枝处栖息

小区内的草地已有些浅绿
腊梅的热情还最热烈着
玉兰花树梢上萌出了最新的春意

阴霾的日子过了整一年
厮杀后的土地归于安宁
撕裂后的情绪还未平静

庚子所有委屈等待一夜释放殆尽
其实牛也只是一个喻义
那却是我们登山过岗时心底的希冀

（2021年2月12日牛年正月初一 杭州）

在远古的荒原和未来的铜像之间

——献诗，给“七七级”

——杭大中文系 77 级 陈文育 余刚 王自亮 王依民

在黑沉沉的宇宙空间
成千上万个太阳
涌动着无数盏红色的梦
时间被拉近了，纠缠着
在远古的荒原
和未来的铜像之间
诞生了一群脚印
雪与血熔铸的大道
切开了混沌的记忆
时间开始了
大陆在黄色的地图上漂移
古老的传说无情地剥落

断层横亘在红色的天幕上
思想在造山运动中辗转
忧郁，像雪花一样
世界变得模糊
凝聚成巨大的冰块，渐渐透明
依稀斑驳的墓碑

压在周口店人的颅骨上
使我们痛苦
我们唱完了二十支情歌
而最后一支绝望的歌
却难以出口
于是，我们从海滩起步
地平线便有了新的意义

在白昼与黑夜的低洼处
坚实的对话
敲打出久远的回声
江河和熔岩酝酿着新的悸动
浑朴的画面破碎又合拢

世界算得了什么
既然它堆满了化石
我们鄙视直线和平衡
因为阳光也是弯曲的
只有人的脊梁才挺拔而起
我们寻觅深沉的存在
擎起金黄色的思维
把所有的秋天连成一片
让心灵的每一个角落
都变成鸽子的故乡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如果我们的工作没有收获
人类还有什么值得赞美
我们要使每个人都演化成新星
写进永恒的空间
在宇宙和更远的宇宙之间
将留下我们这消逝者的微笑……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 年 3 月号）

少年同学

——老同学云上聚会
——杭州大学数学系 79 级 陶蓓蓓
(2021 年 2 月 14 日)

千里冰雪
鸟飞绝
少年同学
云上约
满屏喜悦
情难却
更有热血
从头越

注：

今早老同学 Zoom 上相聚，诗以记之。谢沈劲同学召集！

[返回目录](#)

毛里求斯，我美丽的梦乡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张也频

除了歌唱，
我就爱梦想
每每在歌吟中入梦
又在梦中把歌唱响

一条飞龙驮起我
不，是虹霓载着我的歌声
向上向上
向着金色的太阳

迎着耀眼的金光
我唱出七彩的歌
向南向南
跨过赤道翱翔

白云在前面引航
凉风滋润着我的歌喉
向西向西
第一次飞越印度洋

盘旋复盘旋
我听到渡渡鸟在歌唱
飞舞再飞舞
海明威拽住彩虹的翅膀：

瞧，这就是毛里求斯
——天堂的原乡

火山坦露出黝黑的胸膛
椰树挺拔潇洒绿叶修长
热烘烘的海风亲吻着我
毛里求斯张开热情的臂膀

我睁大眼睛
仰望，蓝花楹蓝到神怡心旷
俯视，碧绿的蕨草撩拨着我的衣裳
侧目一看，火龙果火龙花缀满枝条
回首远眺，凤凰花点燃了天边的富丽堂皇

我屏息倾听
雨打芭蕉阵阵，伴着钟声悠扬
邻妇洒扫庭除，院内小狗汪汪
雀儿嘀溜清脆，鸽子咕咕嘎嘎
我听到了毛岛晨曲的交响

我想五味尝遍

房东种的芒果树，绵软甜香
学生摘的五星杨桃，清冽酸爽
华人的月饼烧卖，仍是客家风味
印度调料何止五味，完全超乎想象

我想深深地嗅一嗅

除草机隆隆地搅拌着草屑与阳光
法棍棕榈芯沙拉蘸着朗姆的酒香
海风海浪海滩海钓者们的海腥味
一任它扑面而来嗅觉迷茫

我想抚摸

海滩上，白的黑的粉的，珊瑚与沙
码头石，印着当年奴隶的第一次踩踏
杂货店，乌黑的算盘傍着大红门闩
蔗糖厂，榨干了生命等着发电的残渣

我还想抚摸，我的小学生们

棕色的肌肤黑亮的头发

我想为我的学生留影

不管男女无论老少

我想给我的班级录像
无论成绩优劣进步多少
非裔华裔欧裔印度裔
客家克里奥尔英语法语

我们一起
从“妈麻马骂”启蒙，
从“横竖撇捺”开始
从“老师，您好”起步
从“学而时习之”发轫

一个个音节模仿
一遍遍试错纠偏

构成今天的顿挫抑扬
一道道笔画临摹
一字字音形意的契合
终成今日的斑斓文章

七百多个日日夜夜
我们凭着汉语这道美丽的彩虹
两年的上课下课，课上课下
我们共同书写了华丽的篇章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我爱梦想
还爱在梦中歌唱
新的华彩新的乐章——
毛里求斯，我美丽的梦乡

[返回目录](#)

茅家埠撷影

—杭州大学经济系 77 级 赵红

这一方山水
终于败给岁月轮回
恋恋不舍地放开了
深秋的臂膀
给金黄的万物披上了白霜

被吹得形销骨立的芦苇
抖擞起最后一丝残留的精神
在寒风中昂扬

身后的鹅卵石
早就收敛起
年轻时的血气锋芒
圆滑地静卧于此
企图与倔强的邻居们
地老天荒

垒成小路的石块
以自己的不朽
排列成行

用相互鼓励的肩膀
承载游人的欢畅
身边淌过汨汨溪水
载着春的信息
丝般柔爽

夕阳恣意地将金骰子
洒向湖面
澹澹发光
白色的寒鸥拍羽轻点
衔起上香婆婆手中的
迎春花束
飞向远方

无法通行的疏竹栈道
蜿蜒引向芦荡深处
分明是拾级而上的云端
已经飘逝的青春笑语
仍在那里回响

汽笛一声
将风中飞舞的思绪
唤醒
机帆船剪破金丝缎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却是辛勤茅家人的
惬意唱晚

注：

一：南宋时此地为“上香古道”，香客们在此弃船登岸，前往灵隐上香，这一带因此商埠云集，酒肆林立，热闹至极。

二：此地为本人中学时代学农劳动采茶之所在，故曰青春笑语。

三（仅作参考）：埠上牌坊的对联：渡湖海江河登岸不唯通佛国 来东西南北安心自可悟禅机

[返回目录](#)

感受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陈雯

1. 一颗泪珠

一颗泪珠
自天而降
摔成四瓣
滴入雨字
是悲是喜
只有上帝知道
但，它是柔的
正如
我是水做的

2. 美颜像机

今天，不会再有
特洛伊战争
打开手机
满是大眼高鼻尖下巴
小芳小燕小娟还有小花
都成了海伦

造物主再也找不到
原本的夏娃

3. 落幕前

双手
伸向天空
张开的五指是舌

头
奋力向后仰
与脊椎形成直角

肌肉
在躯干上
建设几何图形

舞台灯光暗下去
落幕前
舞者的流动作品定格为
雕塑

[返回目录](#)

立春对艾子说

—杭州大学中文系 85 级研究生 张德明
（2021年2月3日）

如何对一个刚满两岁的孩子
解释春天？
是说有个头戴花冠的漂亮姐姐
从天上飘下，一路撒花？
还是说太阳公公把手里捧着的
金子
分发给小狗，小猫和小猪
让它们开心的又唱又跳啦？
或者说小草感到头顶暖暖又痒痒
一个劲儿想钻出地面来看看
究竟发生了什么？
或者说，记得我告诉过你
水是你掌中的雪变的
现在你看整个地面变成了一只
温暖的大手掌？
不对，不对，都不对
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
春天来啦！你的头发长了
可以梳小辫子啦！

高中时代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顾宏远

消失了教室里的书声，
远去了操场上的喧闹。
夜晚的校园，
到处都静悄悄。

风儿轻轻地吹，
树叶儿把满地月光摇碎。
夜晚的校园，
回响着我的步声清脆。

有浓浓的惆怅，
慢慢爬上我的心窝。
夜晚的校园，
让我感到了宇宙永恒的寂寞。

[返回目录](#)

初见大海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顾宏远

传说，人是鱼变的。
大海是人类最早的故乡。
初见大海，
仿佛游子重回久别的故乡，
一切是那么地熟悉。
阵阵涛声，
似是母亲对儿的呼唤
一声声都那么亲切。

啊，
大海
你无边无际，
唤醒我内心深处远古的记忆，
记得曾是你怀中的孩子
不知何时与你远离
今天我回来了
却不知如何再投向你的怀里

永远无法平静的心
难道是对故乡永恒的牵虑？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多少次梦游大海
难道是对故乡无尽的思绪？
啊，
大海
何时重回你的深处，
我远祖的故居？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稷下学宫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余刚

采集，燕子的运输方式
八爪鱼，球形果，立场和朝向
信徒的开始
信徒的重新开始
必将戴着比翠鸟更亮的锦冠
耀眼的开始

于是选择燕窝的地点
以稷下之山为齐国的烹调方式
收集大海和浪花的身形
衔接不断触及的大片草籽和紫色
同时化身亮光
以磁铁吸引的方式
通知各地迷茫的星辰
以石榴爆裂的方式，蒲公英远走的方式
耗费无法遏制的春秋无义战
在那个注定要迎来不朽的时刻
得到可以传世并累积的果实
它们浇灌着云彩的形式、树和荒地
以蜜蜂的穿插追求特有的芳香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它们直接推倒了固有的阵势

可以一种无花果和香料的方式，渐渐走近

那个质朴的、命名为临淄的地方

可是稷门已经消失（像慢动作的流星）

我寻找不到那个杰出的地段

无法到崇高和悲壮色彩的花房采蜜

也到达不了齐国的高度

那是比墨子的城梯更为优雅的天梯

那是淘金者千辛万苦的淘洗

种植不认识的、可以雅集的星光

我寻找不到，在宽敞的田野，看着世界野合

明目张胆地，向未来的某声叹息通风报信

也看到人们性情和行为的乖张

和渐入迷离的怪癖、怪招

（对于世界的削弱

未免太明目张胆）

比肩头脑的暴君，犹如暴君般地生长

丝毫没有违和感，丝毫不用脸红

为了自己的声誉，去赌已经掉色的国运

不，这只是稷下之学的一次对峙

没有详细的记载，却又如此现成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国家主义的巨大染缸，就像风中的新娘
被大风刮走了婚纱，在任你想象
宫殿或宫殿的一角倒塌
血性的橡树和久远的铁树垂落
眼前的麒麟难看地被捕获
孔丘终于在腰肌劳损时表示了绝望

消失，这只是一次千年内的遭难
在医治部落的兽医的催促下
开动黑夜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动情
人称是青纱帐一次朦胧的暴动
沉船的一次非理性的倒塌
它也是在沙漠上亢奋的种植
当种子播撒在紧皱眉头的石狮子上，声效十分微弱
在互联网上有着迹近于白痴的回响

时至今日

或许是雨林的金刚鹦鹉，半个红顶商人
与农田水车车水的声音，格外不同步
就连夏朝的山色，也未看清
就连崖山的模样，也未瞧到

时至今日

醒着的睡狮和睡着的醒狮，与大漠的沙漏融为一色
经常以帝国的形式敲打寂寞的山寺，却无得道的高僧沉吟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任由伍子胥搅拌的潮汐开道，不失为一种风度
任由大风更改沙丘形状，沙漠还是沙漠

在淄博，我寻找不到那些上好的木材
那些已经制作成的榫头、船桨
在晨曦中，将改变时间的走向（时间如此笨拙
居然是缓慢地勾勒空间）
与孙臆同窗的没头苍蝇是如此之多
而晏子的雄辩终归会还原为诡辩
这不是鸟儿的吵架，而是临淄的衰落
由于道尽苦衷的一个人的野心过早没落
也是因为齐国和晋朝的讲室没落、曾经长流的淄水枯萎
留给历史的滋味是我辈熟悉的复辟
（获麟一词是何等虚妄）

在一块战国的平地，在城之西门，在淄水旁
齐恒公，宣王和威王，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气势
寻找世上有识之士，授徒和辩驳
其巨大的银河效应，两千年后还在闪耀
那个犀利的一百五十年是如此风光
就像黄河经过左冲右突，终于有了宽敞的出海口
而思想史上有了孟轲、荀况等数十位巨人
以及所有学派如星云般地悲壮西移
（“民为贵，社稷次之”远矣）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以及所向披靡的无碍辩才（“鸡三足”“卵有毛”远矣）
那块土地虽不见得很大，却分明在雄视天下
也许，足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谁知道呢
《齐国史》一再将法家、儒家和杂家揉在一起）

从前是多么耀眼
但无法撼动现在

[返回目录](#)

杭大人歌声

这个栏目收录具有一定演唱水准的校友作品，由刘宪钊负责，每月一组。

播放这些歌曲，请点击每页下方的播放图标。在电脑上播放应该没有问题，但在手机上，点击播放图标可能没有反应。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请试用以下步骤：

1. 点击手机右上角的三点；
2. 选择其他应用（Open in Other App）；
3. 点击显示更多应用程序（More）；
4. 选择一个浏览器，如 UC 浏览器，百度或 Firefox；
5. 点击想听的歌曲播放。

注：

如果你的手机在打开其他应用时，看不到有浏览器供选择，建议你在手机上安装 UC 浏览器。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苏州好风光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卫岭演唱



全民K歌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苏州好风光



[返回目录](#)

780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无人的海边

—杭州大学工业心理系 83 级 贾怒演唱



全民K歌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无人的海边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Somewhere My Love

—杭州大学旅游系 84 级 乐淳演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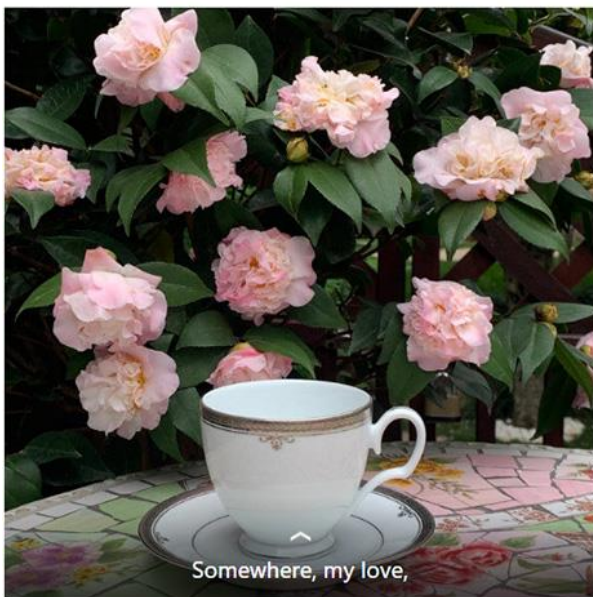
全民K歌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Somewhere My Love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同桌的你

—杭州大学数学系 85 级 吴诚演唱



全民K歌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同桌的你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春山空

—杭州大学旅游系 87 级 邹晏演唱



全民K歌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春山空



他山隔溪烟



返回目录

784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相思河畔

—杭州大学物理系 78 级 王齐杭演唱



全民K歌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相思河畔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返回目录](#)

785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Vincent

—杭州大学经济系 77 级 赵红演唱



全民K歌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Vincent



[返回目录](#)

786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京剧】贵妃醉酒

—杭州大学外语系 81 级 蓝育青演唱



全民K歌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京剧】《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初转腾



海岛冰轮初转腾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沂蒙山小调

—杭州大学外语系 81 级 蓝育青演唱



全民K歌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沂蒙山小调



人人那个都说哎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美女与野兽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胡雪梅演唱



全民K歌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美女与野兽(Live)



海洋与星空



[返回目录](#)

789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臭美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胡雪梅演唱



全民K歌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臭美(Live)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记得

—杭州大学中文系 88 级 朱红宇演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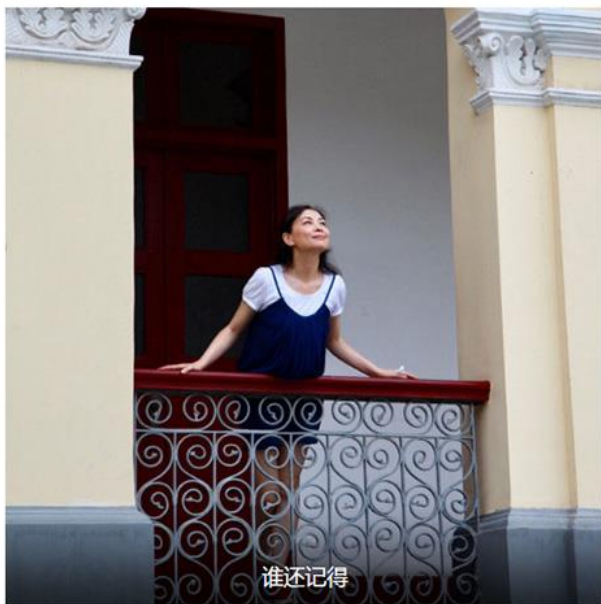
全民K歌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记得



谁还记得



[返回目录](#)

791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雁南飞

—杭州大学图书情报专业 86 级 何灵巧演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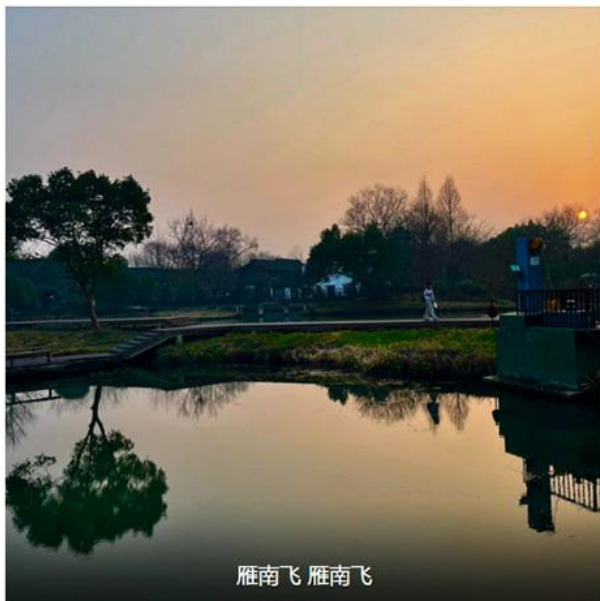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雁南飞



雁南飞 雁南飞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灯碗碗开花在窗台

—杭州大学图书情报专业 86 级 何灵巧演唱



全民K歌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灯碗碗开花在窗台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桃花谣

—杭州大学哲学系 81 级 何美华演唱



全民K歌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桃花谣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落叶

—杭州大学哲学系 81 级 何美华演唱



全民K歌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落叶



你静静 你静静地飘落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哥哥不来花不开

—杭州大学中文系 81 级 袁婷演唱



全民K歌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哥哥不来花不开



桂花岭上桂花开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大地飞歌

—杭州大学中文系 81 级 袁婷演唱



全民K歌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大地飞歌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

—杭州大学法律系 84 级 李菁演唱



全民K歌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



Hangzhou
云雀唱着歌在天上飞
I love you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荞麦花

—杭州大学法律系 84 级 李菁演唱



全民K歌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荞麦花



[返回目录](#)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爱我的请举手

—杭州大学哲学系 86 级 罗群演唱



全民K歌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爱我的请举手



[返回目录](#)

800

【杭大人】（2021年3月号）

Laughing With

—杭州大学哲学系 86 级 罗群演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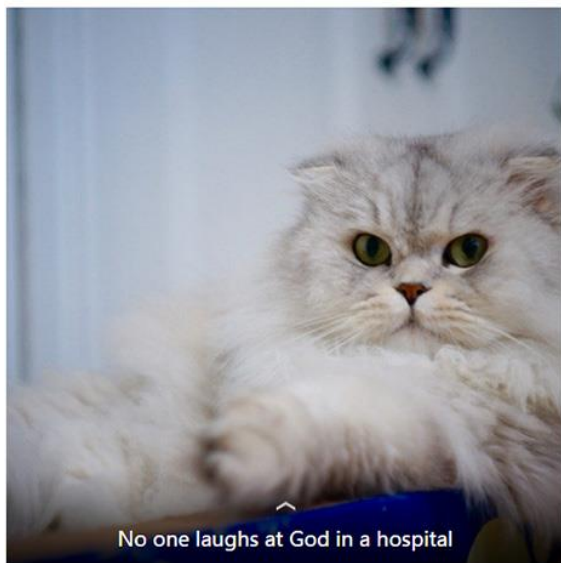


[首页](#)

[大赛](#)

[VIP中心](#)

Laughing With



[返回目录](#)



“杭大”在哪里？

——题杭大人出版社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施建基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路标里。宝石山下，黄龙一脉，文教胜地。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新村里。道古桥边，历史街区，年轮刻记。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民宿里。古刹钟声，径山深处，心有成蹊。

杭大在哪里？在西溪校园里。求是育英，千钧校训，百年桃李。

杭大在哪里？在万人履历里。饱经岁月，遍走四海，徽证如一。

杭大在哪里？在微信电波里。五洲同频，日夜泉涌，永不消逝。

杭大在哪里？在光影绘画里。青葱翠莲，冰天烈焰，长情醉忆。

——杭大在哪里？在心里，在梦里，在眼里，在远方和诗里……



(国际标准刊号：ISSN 2641-9068)